



## 下九流

作者： 熊沐

---

电子书制作： 知识混子 | [8x8.page](http://8x8.page)

## 作者简介



**熊沐**，本名高光。生于 1952 年。满族人。编剧、作家。曾在八十年代写纯文学小说，先后在全国获各种奖项。武侠小说以写感情和故事见长。第一部作品为《骷髅人》。以熊沐为笔名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发行三十八种(部)，在港台海外发行二十余种(部)，在东南亚甚受欢迎。

共创作 39 部作品，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出全。先后著有历史小说《秦王恨》、《虎符》、《西施泪》、《岳飞与秦桧》、《孔子》《司马迁》六种(部)，为昆仑出版社出版；现代小说《生死荣辱》由作家出版社作家文库版。现代小说《北方图腾》由昆仑出版社出版。编剧作品：2007 年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导演：赵宝刚、2006 年电视剧《我想有个家》导演：郭少雄、小说《挣扎》由中日改编合拍电影《葵花劫》，在日本大受欢迎。

# 第一卷 神鬼不测之机

## 第一章 铁嘴说人命

宋时京都汴梁，原是个大都会。

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满街的人，满街的买卖。更有许许多多小贩，小摊，耍艺的，卖唱的，酒楼有狎笑笙歌，茶楼有丝弦小调，沿街有耍把戏的，弄猴耍狗的，卖弄手艺的，极是热闹。热闹都会，便不乏能人。

京都有个手帕子胡同，胡同内是贫命之人麀居之地，这里住的人都从未见到过大块银子，从未吃过大碗肉，没畅畅快快地喝过大碗酒。

但也就在这胡同内，每天聚来了不少的达官显贵，清晨绝早，一个个乘车坐轿，悄悄而至，离胡同半里之遥，便早早下轿下马，慢慢踱进这个小小深巷，来到一间破旧得不能再破旧的小屋门前立候。来人之中，多半是头戴大笠，面笼薄罩，互相之间，绝无言语的。

料峭春寒，清晨之冷凄清苦，自然可以想见。但这些都默默无言，暗自庆幸。

向前数上一数，朦胧晨光之中，前面恰恰是八个人，数到自己，正好是第九个人，心里暗叫惭愧，恰正是最最后一个。

只有九个人，才能进得去这个小屋。后面就仍有来者，但来到门前一看，门前已缕缕行行，恭恭敬敬站了九个人，就只好望天一叹，顿足失悔，悔自己来得晚。

这九个人默默等候，他们要等到什么时候，那扇破烂的门才会打开？那扇破门看上去不堪一击，好像只要有人轻轻一推，就会应声而开。门是虚掩着的，且又不曾掩得严实，前头那人隔门窥得见半间屋内之情形：一张破旧的桌子，一张只剩半边扶手的太师椅子，还有一个破烂的瓦罐，看来是盛水用的。另有一件破袍子，随便搭在椅子上。

屋内之人在酣睡，鼾声如雷，一声声传出来。

屋外之人没一个敢大声喘气。如果他们吵醒了这个人，他们今天一大早的勤快都白费了。

慢慢小巷里就有了活气。

有男人走出来，揉着眼睛去巷根浇尿，有女人衣衫不整，头发蓬松出来送尿盆儿，有孩子从小巷里走出来，手里攥几个大钱，去小摊那儿吃零食，有做生意的小贩挑着挑子来来去去。

尽管他们已经饥肠辘辘，但没有一个人想去吃点喝点东西，暖暖身子。

太阳从巷子头上升起。这些人中，有的是头一回见到太阳从巷子头升起，因为他从来也没起过早，所以从来也没见过早起的太阳。前面就慢慢传来了话儿，话语是悄悄的，但也饱含着喜悦：“先生起来了，正在打哈欠。”

打哈欠怎么要这么长的时间？他打哈欠的时候，屋外人在冷风中又站了一刻时辰。

“先生在伸懒腰。”

伸懒腰的时间比打哈欠的时间久，外面的人只好悄悄地等。

这先生的懒腰伸得很别致，黧黑的瘦脸上一无表情，眼泪鼻涕齐流，用力伸腰，伸了又伸，伸了又伸，终于伸够了，就不动了。

“先生在看天棚。”

天棚有什么可看的？但先生在看，在看天棚，从床上面吊下来一缕缕网尘，这是灰尘吊线，那是蜘蛛网线。先生的双眼看得发直。“先生穿衣服了。”

这对于众人是个喜讯儿，先生已经穿衣服了。

又等，等先生洗脸，等先生喝茶，等先生吃进肚里两个小小的包子，等先生漱口，等先生坐下。

太阳升起一竿子高了，外面的人才听见先生说的这一句话：“进来一个人！”乐得外

面等的人心怦怦直跳。

就进去了第一个人。

看见了屋里很腌臢，桌子上满是灰尘，先生的脸洗的时间很长，但很马虎，只洗了一下脸面这一圈，脖子上依然可见污垢。椅子少了左手的扶手，就只有右手轻轻在椅扶手上拍。手指甲很黑，也很长，先生的脸色也灰白。

这第一个人先向先生深深施礼。

先生没卦具。

大凡做这行生意的，多是在屋内挂上那么一幅中堂，写上“神机如周公测鬼，妙算似孔明通神”一类的话语，桌子上摆着卦筒筒内是竹签，或者是金钱，让求卦者摇上几摇，先生便直言说鬼，隐言道神，显不测之机变。

但这先生桌上无卦筒，无金钱，甚至连任何可以测算占卜的东西也没有。

难道先生测字？

先生也不测字。

求卦者小心翼翼，问了一句：“求先生算一算出行。”

先生伸出五指，五指在桌上疾速抖动。

“交卦金三十两。”

求卦者一惊，怎么要这么多卦金？但马上交上了两锭银子。

先生看看求卦者：“你此行凶险，虽无生命之忧，但所带巨财一定遗失。”

求卦者一愣，脸色变得通红。

除了本主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他这次保的镖是五十万两银子的红货，也没有任何人知道这批货物是什么。

他是带着易容面具而来，先生无法认出他就是京都狮吼镖局局主西门寿。

西门寿向先生一揖道：“先生有何良策，使我不至于失财？”

先生摇摇头：“没有办法，除非你退掉这笔镖货。”

那人一叹，转身匆匆走出。

第二个人是女人，她只是看着先生，不讲话。

先生盯着她的眼睛，这双眼睛很漂亮。

“你不会讲话？”

女人点点头。

“你想问什么？”

女人从袖子里掏出一柄扇子。这是一柄洒金扇，楠木为骨，苏绸为面，扇子无字。扇子放在脏兮兮的桌子上。

先生似十分为难，又似颇为诧异。这是一柄极普通的扇子，哑女人将它摆在桌上，要做什么？他望着这哑女人，又看看这扇子突然间若有所悟，抓起这柄扇子，放在鼻边嗅一嗅，不禁面上变色。

“他把扇子放在你的屋里？”

哑女人点点头。

先生一叹道：“我没有办法。你看没看见那个放扇子的人？”

哑女人脸红了。

先生道：“如果我猜得不错，那人大约二十四五岁年纪，脸很白，手指很细，见人总是在笑。他放下扇子时，一定告诉你，今晚或明晚去你家……”

哑女人使劲儿点头。

先生一叹道：“这个人很难对付。你为什么不去大相国寺？走过大相国寺三进院子，有一个偏殿，殿中有怒目金刚四座塑像，塑像下有一个坐在蒲团上的和尚，你可以哀求他。如果哀求不动，你就高喊，就喊这和尚要对你非礼，一定有许多和尚来劝你，扯你，劝你出寺，扯你离开，你一定不要离开那间偏殿，直到那和尚问你出了什么事，你才把

扇子给他看。”

哑女人点点头。

先生一叹道：“切记切记，否则你有性命之忧。”

从外面走进来第三个人。

这个人头戴罩巾，只有两只手露在外面，一揖道：“在下做一笔生意，想发一注小财，现闻知先生灵验如神，特来问卜一次，看这财发得发不得？”

先生看着这人，未作一语。

那人在等待，他的手指在桌上一根一根抖动。

先生望着那双手，突然莞尔一笑道：“先生这注财本来是笃定到手的，可不料生了一点变故，横财不光飞了，而且还有小小的惊扰。”

那人道：“性命无碍么？”

先生低头凝神，沉吟有间，方才答言：“性命当然无碍。”

那人朗声而笑道：“性命无碍，不是天大的喜讯么？好卦，好卦！”

那人扬长而去。

外面这几个人中有一个年轻人，他本来排在第四位，偏偏他比其他人都稳当，就把这些人一个个都让至前面，直至第八个人走出来，他才慢吞吞进去。

先生望着他，忽然一笑：“你这个混蛋，有什么事儿要问？”

年轻人大笑道：“你想不想喝酒？”

先生答得很快：“想。”

年轻人道：“你知道我带来的是什么酒？”

先生沉吟了一会儿：“一瓶女儿红，一瓶熊酒。”

年轻人惊愕道：“你果然有些门道。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是一瓶女儿红，一瓶熊酒？”

算卦先生哈哈大笑：“你昨晚从皇宫里偷出了四瓶酒，两瓶五十年陈的女儿红，两

瓶长白山熊酒。你是只馋猫，每样不喝过一瓶，你怎么肯来见我？”

年轻人也笑。

## 第二章 劫镖人

西门寿骑在马上，他忧心忡忡，明知这趟镖有人劫，但又不得不硬着头皮走。

他是汴梁城里有名的硬汉，擅长一种佛门狮子吼，又擅用一双点穴笔，左笔长二尺三寸，右笔长二尺四寸，四笔点八脉。

他这趟镖走的是一批红货，有珠宝藏在暗处，明里十几辆车上，装的都是草药。

十辆车咕噜噜响，趟子手高呼：

“狮子大开口，狮子一吼！”

这是汴梁城里狮吼镖局的号子，狮吼镖局在江湖上很有名，黑道人轻易不敢问津，何况这一次又是由狮吼镖局的局主西门寿亲自跟车押镖。

西门寿性子刚烈，急风如火。他不相信那位算卦先生的话，但狮吼镖局副局长严复再三劝他去问问算卦先生，以防不测。

算卦先生的话让他忐忑不安，他告诉了严复。

严复问道：“要不要多去几个人？”

西门寿一笑道：“除了老弟同我一起去，不然，多几个镖师，又有何益？”

严复默然。

狮吼镖局除了局主西寿和副局长严复之外，其实的十几个镖师人人武功平常，没什么过人的本事。

但镖局并不只有这一镖货，两人之中只有一个人能走。

西门寿豪兴不减，笑道：“还是我去！”

如今，他把那批红货放在只有他和严复才知道的地方，十辆车走在去洛阳的大路



上。

他情愿那算卦先生的话只是胡扯。

大路上，空无一人。乌鸦在叫，叫得人心不安。

西门寿让三个镖师走在中间和后面，自己带头走在前面。他很小心，提着精神，怕生万一。

前面施施然走来了一个男人，一个戴面具的男人。那人拦路，站在路中间。

西门寿心中一怔，这人在算卦先生门前见过。

那人嘻嘻一笑，道：“把货留下来！”

西门寿拍马迎上，沉声问：“不知你想要什么？在下是汴梁狮吼镖局双笔西门寿，如果先生要在下保的这镖草药，区区几千两银子，不值得动这么大的干戈……”

那人笑道：“我无病无灾，不想要什么草药。你只把这十辆车的车轴弄下来，给我就是了。”

西门寿大吃一惊。

只有他与严复知道，这笔红货在车轴里。

他冷冷一笑道：“你开什么玩笑，要货自有货，要车轴做什么？你拿去车轴，我怎么赶车？”

那人哈哈大笑道：“这些障人耳目的草药你弄去洛阳也无大用，不如一下推在路边，烂掉算了！”

西门寿道：“你为什么不来试一试？”

那人道：“好！”

那人身法很快，他手无兵刃，只用大力金刚指的功夫。

他一出手就捏碎了一个镖师的喉核，连连出手三次，三个镖师声也不出，躺倒在地，从喉咙处汩汩冒血，脸上神情十分惊骇。

西门寿暗暗吃惊，他掏出双笔，仰天一吼，就向那人出手！只有三个回合。

西门寿左笔出手，笔尖距那人胸前一寸。右笔探出，那人一闪身，又只是偏了一寸多的距离。西门寿知道这人对他双笔极为熟稔。那人左手一出，手指捏住西门寿的笔管，另一只手叭叭点在西门寿臂上，点他手太阳小肠经脉的养老、阳谷、天宗三穴。

西门寿顿时痴立路中。

那人沉声道：“我只劫这镖红货，与你们趟子手和车夫无关。”

车夫和趟子手只好走开。

那人也不用刀，只是走到每一辆车侧，用手一攥，车辖便被捏脱，又用力一砍，车轴便被砍开。车轴被抽出，车厢便哐啷坠地。那人全不理睬，把车轴斜起来一倾，从车轴内滚出珠宝玉璧来。

那人笑道：“这就是了。”

遂一一倒空车轴，抛弃这满地草药、十辆破车而去。

西门寿眼睁睁看着那人扬长而去。

头一次尝到技不如人的滋味。

他默默地让趟子手们扶他上路，拦住一辆马车，回汴梁城来。

一匹快马，直奔汴梁，马上是一个戴面具的汉子。

汴梁城外，五里短亭上，一个年轻人抱着一只酒瓶。正一点一点儿吮酒。因为酒瓶里已经没酒了，他躺在短亭的石凳上，瓶口对着嘴，狮子大张口，等着瓶底儿那一滴酒。

这时，那匹马飞驰而过。

叭——，一粒石子打在马眼上。

马扑通而卧，挣扎未起。马上男人一手拎包袱，一个纵身飞上了凉亭。他瞪眼看着年轻人：“你为什么要伤我的马？”

年轻人嬉然而笑：“看你发了财，要么你马上给我一瓶熊酒，要么你把弄来的财宝

分我一半。”

男人冷笑道：“什么财宝？”

年轻人一叹道：“何必装假？你刚刚劫了狮吼镖局五十万两银子的红货，东西还在你手里拎着，何必否认？”

男人道：“好，给你！”

男人身子一纵，就飞向年轻人。他看准了年轻人的喉结，年轻人的喉结很大，他想一出手便可以把它捏碎。

年轻人仍躺着，一只空酒瓶仍然在向口中倒酒。

眼前一晃，年轻人已经站在了这男人身后。

年轻人仍然在笑：“我可不想杀你，我只是想要你这一个包袱。”

这男人一击不成，性子更躁，转身斜势，又空空捏去一指。这一指之后，另外一只手已经飞速将那包袱挂在腰上，更斜出一指，又向年轻人喉间捏来。

这两指极快，也是这男人的金刚指得意功夫“双龙抱珠。”

年轻人身子一晃，人又没了。

这男人只觉得腰间一轻。

再回头，包袱已经落在了年轻人之手。

这男人惊讶得闭不上嘴。他头一次知道，他与别人动手该有多蠢。

他疾忙转身逃走，好在那年轻人没追。

那年轻人在口里念叨：“便宜你一回，让那个王八蛋又算准了一次。不过，这一瓶酒怎么会这么快就没了？”

他又往嘴里倒酒，可瓶里无酒，连一滴酒也没有。

### 第三章 轻罗小扇扑流萤

汴梁城里，有钱人家太多，多到了满城都是富豪，漫街都是豪绅的地步。

哑女人的父亲是汴梁城里的一个大豪。

豪绅家的女人，大都住在二楼三楼之上，有回廊，有绣帘，浅浅隐隐的可以见那里面红衣绿袄，锦簇佳人一个个来了又去，也有的凭栏眺望，便向街心里流香，向街空中送笑，让年轻公子佻思春。

哑女人住在三楼，一幢汴梁城内极豪华的楼阁。

哑女人如果从这里向外眺望，也只可能隐隐约约看出外面那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不清楚，更无法倚栏嗔笑，翠袖送香了。

哑女人楼前是一片花园。

正是思春时节。

哑女人坐在床前，看着这一柄洒金扇子。

那个男人把扇子放在她面前，笑了一笑，就走了。

她隐隐觉得不好，她不敢告诉爹，怕爹着恼，只好偷偷出去，问算卦先生如何是好。

算卦先生要她去找那个和尚。

她去了。

和尚告诉她，今晚不要睡，不要脱衣服，只要坐在床上，就行了。

她在等，等那个男人来。

夏夜长，汴梁不夜，从远处传来笙管之乐。

哑女人有些目困倦。

这时，一阵轻轻窗响，那个男人从窗子走进来。

这男人很潇洒，也很英俊。

他对哑女人笑。

“春夜溽热，没扇子还真不行，只好又来麻烦一次，惊扰姑娘了。”

哑女人指指桌上，示意扇子在那里，让那男人拿走。

男人去拿起扇子，莞尔一笑道：“唐人有诗说得好：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想那唐人，也知道牵牛织女之恋，姑娘独坐春夜，漫漫长长，不嫌寂寞么？”

哑女人低下了头，心怦怦跳。她是富家女人，也是闺中女儿，不曾听得过这样的话。她很喜欢听。

男人就笑了，笑得很迷人：“我来为姑娘春夜添香，好不好！”

男人依偎过来。

这时，就听见一声沉沉的佛号声：“阿弥陀佛！”

“谁？”男人低声喝叫。

“大相国寺僧人无心。”

男人惊讶，大相国寺？大相国寺僧人之中，唯有住持禅师清静是高僧，又擅武功，其余都没什么过人的本事。

男人把扇子哗地打开，向暗中一喝道：“既是无心，何必碍人？”

从屋外缓缓推开两扇门，僧人慢慢入内，奇的是，僧人不动，两扇门又复关上。

男人脸色一变。他手里握着一柄洒金扇，就不甘心无功而退。

“你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少管闲事？”

僧人一笑：“佛劝人善，佛也度恶人。”

男人道：“好。”

洒金扇一挥，十六枚扇骨一齐打出。

十二枚扇骨对准和尚，四枚扇骨对哑女人，只要和尚一出手对付扇骨，哑女人必死无疑。

和尚手只一伸，十六枚扇骨便无踪影。

男人把手里的扇面握成一团。

扇面中也有毒粉。

他刚想向僧人一扔扇面，僧人袍袖一挥，一道大力甩来，嘭地把他摔在墙角。

男人被摔晕了。

和尚一把抓起男人，从窗子向外纵去。

仍是春夜星空，仍是远远的笙管弦歌。女人痴痴坐在床上。静夜不寐，她在想那个男人，那个会念唐人诗句的男人。她是不是后悔她去找了那个算卦先生？她是不是懊悔她又去找了那个大相国寺偏殿的和尚？这个男人如此多情，知道牵牛织女星，知道女人会用“轻罗小扇扑流萤”，他一定是个善于体贴女人心意的男人。她还去哪里找这样一个男人？她还去哪里找一个可以在白天夜里飞身而上这高高三楼的男人？

## 第四章 西门寿

西门寿回到狮吼镖局，一连三天没出门。

第四天，他一身黑衣服，一个人悄悄出了狮吼镖局。

他悄悄来到了那个算卦先生的破屋门外。

天黑了之后，算卦先生当然不会再去算卦。

算卦先生在喝酒，在喝女儿红。

男人喝女儿红，本来就有那么一点女人味儿，偏偏喝时又那么真心实意的样子，让女人动心，知道这男人至少对酒有一股真情。

算卦先生在一杯一杯地喝，喝得很有兴致。

西门寿推门而入，直直地走到算卦先生面前。

算卦先生只有三尺距离，他凝神瞠目，注视着算卦先生。

算卦先生仍很悠闲地喝酒。

“如果你想问卦，可以明天一早早一点儿来。”

西门寿道：“我不想问卦，我只想看看你。”

算卦先生半醉地道：“你想看什么？”

“你的手指头。”

算卦先生有点喝醉了。也许只有他在喝醉了时，人才变得这般好脾气？他冲狮吼镖局局主西门寿伸出手来。

这只手放在桌上，五指迅速抖动。

西门寿吃惊地看着这手指。

难道这只手擅金刚指？难道这只手曾一个一个地捏碎三个镖师的喉核？难道就是这只手劈下车辖，倒空车轴，让西门寿五十万两红货丢失？

西门寿冷冷说道：“我来是告诉先生，先生果然料事如神，我保的那一批红货失了。”

先生点头道：“嗯。好，好。我在天黑之时，从不谈那些卦事，只是饮酒，脑子必然不十分清楚，西门寿道：“先生脑子不清醒手指清醒就行了。”

西门寿倏地出手，双手化笔，疾点算卦先生胸前大穴。

算卦先生不动。这双手如直戳他胸，他必不免一死。

叭——叭——两只酒瓶都打在西门寿手上。

一个年轻人站在他的面前，神色肃然道：“你为什么要杀人？”

西门寿的手被两只随意掷过来的酒瓶震开，双臂还隐隐作痛，他心中十分恼怒，冷笑道：“你以为他会静静地等死不成？”

年轻人轻声一叹：“当然，你一出手，他只有死。”

西门寿不解，他呆呆地看着年轻人，看着算卦先生。

年轻人一语惊人：“因为他只会算卦，一点儿也不会武功。”

西门寿惊呆了。

难道这个汴梁城内可测人吉凶祸福，可告人鬼神之机的算卦先生竟然是一个不谙武功的凡夫俗子？难道他只是空口无凭谈福祸，妄自臆猜吉与凶的江湖术士？

可这年轻人是谁？他看来有一身过人的本事，为什么要来管这件事？

“你是谁？”

“乞丐无用。”

乞丐无用，从小无父母，丢在街上，人人皆言他无用。收养他，他不干活。雇佣他，干劳主人心神。所以人人称他无用。他本也无名，所以就乐得用这一个名称，叫无用。

乞丐无用，在汴梁城内很有名头。

西门寿不禁肃然起敬，一揖道：“原来是无用先生。”

无用笑了：“既然是先生，就可能有用，既然是无用，就不是什么先生。”

西门寿脸色一红，不再讲话。

无用又笑：“西门局主夜里来访，为什么不痛饮一杯？”

算卦先生笑道：“他想杀我，我为什么要给他酒喝？”

西门寿突然笑了：“先生如此小量，怎么能测得鬼神之机？”

西门寿走出门去，喊过来一个在街上逛的闲汉，告诉了他一句话，那闲汉飞快跑去。

无用问道：“你要他干什么去？”

西门寿道：“我有三坛佳酿，是六十年陈的，我要他去狮吼镖局取来。”

无 uso道：“他为什么跑得那么快？”

算卦先生道：“我猜你一定是告诉他，如果快拿来，给他十两银子。”

西门寿一笑道：“先生果然妙算，只不过错了一点儿，我告诉他的是：我是西门寿，你快去狮吼镖局，让人把我床下三坛美酒带来，我给你三十两银子。”

三个人突然哈哈大笑。



须臾，来了两个狮吼镖局的镖师。

两个人见果然是西门寿，就放下三坛佳酿，给了那闲汉三十两银子，自回镖局去了。

西门寿道：“我见先生气量，实在胜过武林之人多了。我愿同先生、无用兄弟三人共谋一醉。”

无用道：“狮吼镖局局主西门寿，汴梁城内响当的一条汉子，和你喝醉，也不为过，来，来！”

三人捧坛喝酒。

三人很快就喝得微醺。

西门寿脸色微红，捧坛而呼：“来啊，来，好好喝上一喝。”

无用举坛而饮，象饮清水。

算卦先生倒有一点醉态，向西门寿笑：“你那双笔点八穴的功夫，直冲我胸前要穴出手，你一出手，我必然就会死了。我要一死，明日早晨，门前足足有九个人得哭得很伤心，他们遇上的难事再也无法排解，对不对？”

西门寿一笑：“先生神算，佩服。”

喝得正在兴头上，却没酒了。

无用道：“酒是好酒，可惜少了一点儿。”

他把酒坛子倒过来，人躺在桌子上，往嘴里倒酒。

算卦先生道：“可惜，可惜，西门局主，如果此时弄来三坛佳醉，我一定帮你再算一卦，保你开怀许多。”

“此话当真么？”

应声推门而入的是一个中年汉子，这人略有些矫胖，一脸福相。他向三人一笑道：“在下严复，是西门寿兄弟的帮手。听得局主在这里畅饮。也动了酒虫子，就拖着几坛酒，来这里共谋一醉。”

无用和算卦先生只好见礼。

严复回头道：“搬进来！”

三个镖师又进来了，搬进来九坛酒。

这九坛酒是狮吼镖局的存酒。

三坛火酒，三坛佳酿，三坛熊酒。

算卦先生看看严复，看看西门寿，突然道：“我什么都算到了，就是没有算到还有一个严副局主。”无用也无话。

西门寿酒兴更豪：“来，来！喝上一坛酒，咱们先来喝上三坛佳酿，然后喝火酒，再喝熊酒，怎么样？”

严复大笑道：“错了，错了。火酒性烈，如吞咽烈火，自然先喝，待酒在肠胃里滚过，就再喝佳酿。佳酿性柔，如饮清泉。但一入胃，就更翻江倒海。最后人再不醉，就喝那三坛熊酒，让肚肠索性烧起来，好不好？”

三人连连道好。

就放上四只空碗。

西门寿道：“我来斟酒。”

他以两指挑起酒坛，以一指破空，点破封泥，就斜斜倒酒，须臾一碗，四碗皆满，酒坛飘忽落桌。

四人捧碗，一饮而尽。轮到严复倒酒。

严复双手捧坛，冲远处空碗一逼，酒自成束，一射而至，须臾四只空碗皆满。

这纯是用内家真力，也是一流功夫。

转到无用斟酒，他笑了一笑，并不用任何手法，只是把空碗排齐，一只只倒满，然后放下坛子。

西门寿突然喝彩道：“好功夫！”无用一笑道：“你喊差了，我根本没用什么功夫。”

西门寿道：“你是不想用功夫，象你这般年轻，却不愿炫耀，不愿以功夫示人，这就是真功夫。”

无用一笑，也不分辩。这时，严复突然向算卦先生一揖，问道：“先生刚才说，如果有酒，可以乘兴再谋一醉，不知先生这话算不算得数？”算卦先生道：“当然算数。”

严复哈哈大笑道：“我在这里等待先生，就等这一句话哩。”

西门寿无话。他自然也愿意让这能测鬼神之机的算卦先生一算。他愿马上得知那一笔镖银失落在何处。

算卦先生沉吟，他看看西门寿。西门寿的眼光很直率，他想马上得知是谁劫走了镖货。

算卦先生又看看严复，这个狮吼镖局的副局主一向以谨慎缜密著称，这会儿也在目不转睛地盯着算卦先生，等他讲话。算卦先生笑了，他很快活。虽然他不会武功，但这些江湖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谁对他也得毕恭毕敬。

他缓缓说道：“一定是有人漏了风声，你的镖货才被人劫走。”

严复道：“这不可能，把镖货放在车轴内，这件事是我与局主亲自做的，没有任何人会知道。”

算卦先生在笑，他要说出一句语惊四座的话来，虽然他面前只坐着三个人。

他刚刚要讲话，突然觉出肢下一阵麻木。

他怔住了，无用为什么要点他足太阴脾经脉中的血海、冲门两穴？他只好笑而不语。

## 第二卷 愿为人情误

### 第一章 不怨和尚怨巫士

哑女人很愁苦。

她从那长夜漫漫中体悟到了女人的愁苦。

她不能告诉她父母她思念男人，想念一个曾经想强暴她的男人。

她茶饭不思。

父亲是汴梁大豪，问她：“你想做什么？”

父亲以为，除了天上的月亮，瑶池上的云，一切都可以拿来的。

母亲也问她：“想要什么？”女儿只是失意地一笑。

那个男人何等温柔？他还会念诗：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他还会笑，彬彬有礼的。

那个男人去哪儿了？她决心去找那个男人。

要找那个男人，就得先去找大相国寺的和尚。

哑女人告诉父母，她要去大相国寺进香。

父母当然高兴。女儿进香，常常代父母了却一桩桩心愿。佛前一炷香，图的是平安与灵验。

哑女人坐上轿，带上丫环仆人，去大相国寺了。

大相国寺是宋时的护国寺，这寺庙很大，是皇宫嫔妃常去降香之所。本来寺院庙宇多在深山，图的是一种敬畏。高高山上，待你尽了力气，爬得上那高高山坡，一座巍峨庙宇就在眼前，让你对神灵不得不百倍敬畏，对神灵不得不万般信服。可帝王降香，也从来没缘由去爬这么高的山，秦始皇出游时，曾在泰山封禅，那一封也惊天动地，但秦始皇是出游时突然驾崩的，让后来的帝王明白还是“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这个名

言的可信。于是，再也不会有帝王乐于爬上高山去降香祈愿了。

就在京都，在闹市也有了辉煌的金碧庙宇。哑女人进了大相国寺，在正殿上烧过香，焚过一陌纸，对着佛像庄严地一一祷祝而毕，就对丫环仆人点点头，要一个人踱到偏殿去。丫环仆人只好肃然退至大殿外，静静等待。哑女人慢慢向前走，穿过禅堂，绕过藏经楼，径直来到偏殿。

偏殿之上，仍然是那四座塑像，塑像是四大金刚横眉怒目，持伞、持蛇、持琵琶、持剑，都看着这哑女人。

佛像前面，蒲团上果然还坐着那个和尚无心。

哑女人站在无心面前。

无心闭目趺坐，他不想再扰清修，就不想理凡尘之事。而且他已经知道，这个哑女人正是几日前来求过他的那人。

哑女人痴立不动，在等。

无心终于缓缓睁开眼睛，打了个稽首，问道：“女施主所求之愿已经了却，这次还有何事？无事就不要在这里停留，怕误了和尚的晨课。”

她向无心和尚一揖，这一揖是谢他前日相救之情。然后她掏出一张一千两的银票来。

和尚道：“阿弥陀佛，女施主送小寺如此多银子，可使小寺能再塑佛祖金身，再整庙宇了。”

哑女人点点头。

无心和尚向哑女人合掌一揖。

哑女人从袖里掏出一块绢，绢上有字。

“那日夜晚，你带走的那个男人哪里去了？”

无心一愣，他无暇细思，喝了一声：“多心！”

从殿后走出来一个很清秀很俊俏的和尚。

这和尚向哑女人深深的施礼：“小僧多心向女施主行礼！”

哑女人一愣，她要找的是那个说话带笑，风流倜傥的男人，那个敢在白日深夜飞上女人绣楼的男人。这个和尚唤来小和尚做什么？但她心又怦怦一阵子激跳。这和尚眉眼很熟，他那俊目低垂，不正是那双会讲话的男人媚眼么？他那身材高大，不正是那个飞来飞去的男人么？哑女人走上去，要拽这和尚的手。

和尚慌忙躲闪不迭，慌得连连叫唤：“师父，师父！”

无心道：“女施主为什么要拉扯和尚？”说完起身，长袖一拂，哑女人便向一边趑趄退去。

无心又深深施礼：“女施主请便，这一张银票璧还。”

哑女人恨恨地看着和尚，突然哇哇地大叫起来。

没人能听得懂她叫什么，但偏殿之外幽静，也时常有香客往来，一听得有人哇哇乱叫，分明不是佛门清静之举。就有人好这热闹，围拢来观看。

人越聚越多，无心和尚很是焦急。

须知这里并不是一般禅寺，而是皇上时常驾临的大护国寺。如果人言沸沸，传言哑女人与和尚起了争端，外人不明底里，误以为寺中和尚六根不净，悖反佛规，他如何受得住？无心和尚只好向哑女人再三合什道：“女施主有话便讲，何必如此？”哑女人仍扯住那多心和尚不放。

她要带这多心和尚离寺，要带这多心和尚回家去。她要把这本是个风流男人的多心和尚带回她那绣楼上去。

无心和尚明白了她的心意，不由得大吃一惊。这多心是个淫荡男人，是江湖上人人畏惧的黑道高手。如果让他随这哑女人去，无疑是放虎归山，对这哑女人也十分不利。所以他肃然道：“女施主，你不该动此心念，如果你把他带走，对女施主没一丁点儿好

处。”

哑女人仍扯住多心和尚不放。围观者中就有人打探这女人为何扯住这和尚不放。

这时，哑女人从怀里掏出一块白绢，掷与众人。

众人中手快的，出手抓住，展开来看。只见那块绢上写着：还我丈夫！人们便一声叫喊：“原来这和尚是她丈夫！”

众人恍然大悟，原来这女人的丈夫是这个男人。或是夫妻一时口角，男人愤而出家。或是夫妻感情不和，男人出走，出家在这大相国寺。但无论原因是什么，人家妻子登门来索要丈夫，你大相国寺凭什么不让人家丈夫归去？

众言汹汹，无心一时哪里说得清楚？无心不开口，多心也不抬头，哑女人又揪住他不放，一时僵在殿内。

突然一声响亮的佛号声道：“阿弥陀佛！”这佛号之声不高，但很深厚，在偏殿之内响起，竟压倒了众人的嘈杂之声。

众人回头，见到住持清静大师身披袈裟，手持禅杖，率一千僧众入殿。众人见是大相国寺住持，得道高僧清静大师来了，就平息了怒火，且看他如何发落这件事。

清静问道：“无心，这是怎么回事？”

无心显然早向清静大师讲过这多心，也可能经过清静大师的允诺，多心才被剃度为僧，所以清静大师一问，无心便向清静大师一揖道：“禀住持，这位便是那绣楼上女子。”

清静回着看了看哑女人。

这女人神情决绝，人且貌美，只是失态，不然是至善至美之人了。清静道：“女施主，不知你意欲何为？”

无心道：“她说多心是她丈夫，要带他回家。”

清静大师一愣，他也决然料不到这哑女人会有这番举止。

清静大师道：“多心多心，所以入寺修持，想求六根清静。女施主何必来寺惊扰？”

哑女人只是哇哇乱叫。

清静大师一笑道：“女施主回去吧，不然会受人世沉沦之苦。”

哑女人哇哇叫起来。她从怀里再掏，这一次不再掏出绢帛，而是掏出一把极为锋利的剪刀来，向自己胸前刺去。众人齐声惊呼。

清静大师见势不妙，袍袖一拂，剪刀便刺不下去。

众人一片慌乱。大相国寺为护国禅寺，殿堂之上，有人想自决于此，这还了得？

清静大师见势不妙，只好向哑女人连连点头道：“情孽，情孽，女施主此举，是逼相国寺放这多心和尚入俗世么？”哑女人点点头。

无心合什向住持，刚想讲话，住持清静大师微微合眼道：“佛度有缘之人，女施主既然想把这人领回去，就只好听任施主便了。请吧！”哑女人很高兴，扯起多心和尚便走。

无心还想拦阻，清静大师一叹道：“魔障魔障，心魔不起，何来魔障？就由他们去好了。”

哑女人扯着多心和尚，上了轿。

丫环仆人不敢多言，见小姐从大相国寺出来，手里还扯拽着一个和尚，都暗暗惊奇，但知小姐哑人，老爷夫人又都十分宠爱，便不敢多言，抬起轿子便走。

轿子由角门直接抬到了绣楼下。

哑女人扯着这多心和尚上了绣楼。

这家是裴府，是汴梁城内首富。

老爷子叫裴独，在江湖上也算得一号人物。他宠爱女儿，因为他只有这么一个哑女儿。

当哑女儿在楼上同那个和尚吃酒时，仆人匆匆跑来禀报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小姐从大相国寺里领回来了一个和尚，现在上了绣楼，丫头说，小姐正同那个和尚



吃酒呢。”

裴独一听，立即火冒三丈：胡扯！你是不是犯了失心疯？我女儿哑是哑，可决不会从大相国寺领回家来和尚，也决不会把他领上绣楼，还同他一道吃酒。

他叭叭连打了这个仆人两个耳光。

“胡说！”

仆人不肯讲了，嘴里出血，掉了两粒门牙，又不敢吐出来。老爷子裴独起身，身子斜斜一趁，便飘出了大厅。他疾步急走，过了角门，又上了楼，直奔三楼绣楼。

他惊呆了。

果然他的哑女儿同一个和尚在喝酒。

他女儿满面春风，脸上有说不尽的情意，向那个和尚频频注目。那个和尚低着头，只喝酒，默默无语。

谁敢打裴府的主意？谁敢说裴老爷子一个不字？当年汴梁城内留守使张时房为元旦花灯之事，骂了裴老爷子一句守财奴，三个字吐出口，裴老爷子用足了劲儿，京官儿都向皇上进言，张时房足足吃了三年的冤官司，差一点儿掉了头。

裴老爷子，睚眦必报。

裴独沉声道：“大胆和尚，怎么擅闯民女绣楼？该当何罪？”谁知这和尚竟不理不睬，只顾扬眉带笑，冲哑女人频频举杯。他竟然敢无视裴老爷子？

裴独向前一冲，双手化掌，双掌齐推，要向这和尚胸前推去。

和尚竟然一动不动，他难道不怕死？这双掌推向和尚胸前六要穴：血阻、归阴、黑虎心、斩命、捉命、游魂。六穴被击，人焉有命在？

和尚不动不阻，竟然毫无惧色。是他已知这一双掌不会轻易杀人？还是他不识武功招数，不知他三魂将失，六魄无依？

裴独老爷子生生把双掌阻在中间，掌力向下，波波两声，地上方砖破碎。

“我会斩了你！”裴老爷子冷冷说道。和尚竟然一笑：“你不会。”

裴独的声音中有几许惊疑：“你怎么知道我不会？”

和尚笑道：“因为你是汴梁大豪裴独，因为我只是一个和尚。不管我做了什么，总是罪不至死。”裴独冷冷道：“好多不该死的人在我看来，都已是个死人。你死不死，也全凭我高兴。”

和尚莞尔一笑：“现在不行了，你如果杀了我，你的女儿会不高兴，她会恨你一辈子。”

裴独看看女儿，他头一回见到容光焕发的女儿。裴独泄气了，问道：“你是谁？”

和尚一笑：“夜鹤。”

裴独的脸色变了，手又握成了拳。

夜鹤莫雨是一个采花盗，一个黑道人物，常常来去无踪。汴梁城内几次大案，皆由这夜鹤所为。汴梁官府悬赏，花三千两银子买他的人头。

裴独冷冷一笑道：“好，好！来得好！但我只知道夜鹤莫雨是一个年轻书生，不知你什么时候却作做了和尚？难道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么？”

夜鹤莫雨道：“我与你女儿有缘，前夜来会，谁知被大相国寺和尚无心撞散。我不幸败于他手，被他强行剃度了，这才算是做了和尚。”

裴独冷笑，这夜鹤莫雨也忒大胆，竟然敢在夜里来女儿绣楼，不杀了他，必为祸患。

他慢慢走向莫雨。

莫雨突然向哑女人一笑道：“梦姑，梦姑，你爸可又要杀我了。他这一进楼来，总想杀我，你可是白白把我从大相国寺里救出来了，虽然惊动了全天下，可也救不了我的命。”

莫雨说这些话时，口齿伶俐，竟没一点儿惧意。

裴独明白莫雨的话。

一个哑女人，又是他裘府的独生女儿，闯进大相国寺，扯拽着一个和尚，又同轿而出，直奔裘府。这件事如今一定不胫而走，转眼之间就会传遍全城，全汴梁城都会知道裘府有这么一回事。这让他裘独好生丢脸。

裘独一吼道：“我不管，我宰了你！”

他又挥双掌，向莫雨冲去。

“老爷！老爷！”他面前突然了一个人，是他的妻子裘夫人。裘独恨得面色涨红，但他无法把双掌拍在夫人身上。

夫人在笑，看着那个和尚：“你是夜鹤莫雨？”

和尚点点头：“正是莫雨。”

夫人仍在笑，但那笑十分冷峻：“小女扯住你时，你怎么不挣脱而去？她不会武功，要挣脱很容易，你为什么不走开？”

夜鹤莫雨人入佛门，心未皈依佛门，这时竟敢向裘人狂笑道：“我为什么要挣开？我早就羡慕裘府小姐姿容，甚至来不及备办一份聘礼，就急急半夜来求琴瑟之好，我为什么要挣开？”裘独气愤已极，吼道：“夫人，你让开，让我来宰了这畜生，让我裘独也尝尝领官府赏银的滋味！”

裘夫人转头向裘独一笑，这一笑让裘独顿时气消：“夫君何必着恼，待我问完了，你想杀他不迟。以夫君的功夫，杀死他不是很容易么？”

夜鹤莫雨看着裘夫人，忽然浩然一叹。裘夫人问道：“你为什么叹气？”夜鹤莫雨道：“早就闻知，江湖上有四美人，四美人以裘夫人为首，前些日子见了小姐姿容，便生入闺之心，谁知小姐的美貌，比起夫人来还是差了许多。”

裘夫人笑了，曼声道：“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坐在桌边，以肢支桌，显然腰身乏力。以你之功力，断然不该如此。一定是被人所制，受了内伤。是不是？”

夜鹤莫雨一叹道：“夫人所见不差。莫雨技不如人，一招败在了那个大相国寺和尚

之手，被他带去大相国寺。他要强行剃度我，我不服从，便被他用内力伤了阴、阳二脉，如今已是内伤难医了，残躯如此，就不怕裘老爷再赏我一次双阳神掌了。”

裘独一怔，原来这和尚不是不畏死，而是心中求死。

既想求死，杀之何勇？裘独老爷也不由得一怔。

裘独老爷没看见，他的宝贝女儿梦姑正用一把剪刀对着她自己。

她等待母亲与父亲决断。

裘夫人一笑，明白女儿的心思，道：“你让莫公子先下楼去，让爹娘问他一些话，好不好？”

梦姑想了想，她轻盈地坐起，坐在床上，睁大了眼，比划着告诉爹娘：

——她一宿不合眼，等他们。如果他們要杀了这个莫雨，她也死。

## 第二章 糊涂杀人讯

京都春夜，遥闻犬吠知巷深。巷内那间陋屋里，坐着那个算卦先生。

他在笑。他今天又收了三百两银子，有九个人对他作揖又磕头的。

有人敲门，算卦先生不应。

那人进了屋。

“多少银子？”那人问。

“三百两。”

“拿来！”

算卦先生慢吞吞地把银子放在桌上。

那人看见银子，笑了，然后慢慢把银子揣在衣袖里。

算卦先生看着那些碎银子，似乎心有不甘，突然对那人道：“我要喝酒！”那人笑：

“好，喝酒好！”

那人一拍手，从门外又走进来一个瘦子：“告诉他们，给大爷拿一坛酒来！”

瘦子转身而去，不一会捧来了一坛酒。

算卦先生喝了一口，连连吐掉，叹道：“不好，不好，一点儿也赶不上前些日子狮吼镖局主的火酒、女儿红、熊酒。”

那人道：“严局主不光有女儿红、火酒、熊酒。”

算卦先生凝神道：“他还有什么？”那人道：“女人，他有全汴梁城最红的女人。”

“谁？”

“李二姐。”算卦先生笑了，“这酒喝上去，也不十分难喝，对不对？”

那人笑了：“当然，下九流之人，还想喝什么酒？”

算卦先生突然抚掌大笑：“好，好！说得好！”算卦先生捧着酒坛，边喝边唱：“江湖之人多凄惶，忙忙碌碌为哪桩？一流巫士二流娼，三流大神四流梆，五跑堂的六吹手，七戏子八叫化九卖糖。”

他喝过几口酒，唱完了这段唱，回头找人。人呢？那人和瘦子都没了。

突然，有一个人向他讲话。

“有人想杀你！”

算卦先生不惊不慌：“是不是你？”

“不是。”

“谁想杀我？”

“不知道。”

“不知道谁想杀我，你怎么知道有人想杀我？”

“因为有人真想杀你，你不知道？”算卦先生摇摇头：“这就难了，我怎么能知道谁想杀我？”

那人幽幽一叹道：“你真的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算卦先生道：“你总该知道是谁派他杀我吧？”

那人幽幽一叹道：“不知道。”

算卦先生一筹莫展：“你什么都不知道？”

那人沉默了一会儿：“杀你的人是个男人。”

算卦先生道：“世上之人，除了女人都是男人。”

那人道：“他是个男人。”

算卦先生哭笑不得。

那个要杀他的男人是谁？这个告诉他信儿的男人是谁？

算卦先生坐在床上。他不会武功，只好等着被杀，他不等被杀，还会等来什么？

春夜寂寞，汴梁城内有阵阵花香袭人。

算卦先生自言自语：“等人多累，何况是等着来杀人的人。既然我反正要被杀，去睡就是，醒着被杀睡着被杀还不是一个样儿？”

有人接上话碴儿：“那不一样。”尖声尖气，象公鸭嗓儿。

屋门慢慢推开，进来一个人。这个人很瘦，很小，下颏儿上无须。

他站在床前，算卦先生躺着，身子也和他齐肩高。

算卦先生问：“那有什么不一样？”

这人声如厉哨：“睡着被杀的人不会叫，叫时也是闷声闷气儿的。

睡着被杀的人不会跳，跳时也只是蹬蹬脚儿，一点儿都没劲头儿。所以我从来不杀睡着人的人。我要杀人，总得在你醒时杀。你睡着了，我可以等你。如果不耐烦等，我就把你弄醒。”

算卦先生来了兴致：“如果人家不愿意醒，你怎么办？”

这人尖声窃笑道：“那我有办法，你试试你看……”

这人手中一动，手中一亮，一柄薄薄的、长八分的小小刀片在空中一晃。算卦先生

的前胸就没了一大片衣襟，胸乳旁边被削去拳头大一块肉皮。

算卦先生吼叫一声，弹坐起来。

这人尖声而笑：“我说不杀人时就不杀人，我削去了你一片肉皮，甚至都不出血，当然会慢慢渗血，但不会流血。我不喜欢流血。”算卦先生慢慢说道：“我知道你是谁！”

那小人仍尖声而笑：“你说我是谁？”

算卦先生沉声道：“大男人小片刀！”那小人咯咯笑着道：“对了，我也知你是算得准的巫士。”

算卦先生道：“我不是巫士，我是巫四，排行老四，但人都叫我巫士，我也没办法。”

大男人小片刀也一笑道：“那你也没办法。其实我该叫小男人大片刀，你说对不对？”算卦先生道：“谁让你来杀我的？”

小男人笑：“你得罪了人。”

算卦先生不知道他得罪了谁。小男人拍手笑：“我是乐意杀你这种人，湖涂鬼儿，死了还不知道是被谁算计了。”

小男人把刀片耍得呼呼风响，从算卦先生身上削下来的一块衣片儿，被他削成了缕缕。

“你说，我是不是先杀了你，然后再去酒店喝上那么一小杯？”算卦先生巫四说不出话来，他算不准这个。

小男人得意地哈哈大笑道：“你算不明白了吧？我可以告诉你，我先杀死了你，然后到一个酒店，稳稳当当坐下来喝酒，喝上那么一杯，一杯，又一杯……”

就有人搭腔了：“如果你不马上从这里滚出去，你一杯酒也喝不成了。”

门口站着一个人，狮吼镖局的局主西门寿。小男人马上苦起了脸，蔫蔫地收起小刀片，走了。

算卦先生巫四看着西门寿。他为什么不向西门寿说一声谢谢？为什么脸上很冷漠，

没有一丁点儿表情？

西门寿笑了：“你以为这是在求你算卦？我救了你，你为什么不说一声谢谢？”

巫四冷冷道：“我为什么要谢谢你？这个小男人是你找来的，让他杀我，然后你来救我，让我领你的情意，好告诉你那笔红货在哪里。不然你为什么不杀死他？”

西门寿脸上没了笑意：“你以为我应该杀死个侏儒，一个玩耍小片刀的侏儒？”

西门寿的脸气得通红。没想到巫四会这样说，堂堂狮吼镖局的局主，怎么会对一个江湖上的小侏儒动手？

西门寿转而又冷笑，心想巫四只不过是江湖上的巫术之士，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自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他能指出一些江湖隐秘之来龙去脉，多半是靠了一些人言来去的道听途说。如今他失了这笔价值五十万银子的红货，巫四不知道货落在了谁手里了，所以才一味用这些话来激他刺他。他是堂堂狮吼镖局的局主，何必同这个巫术之士一般见识？

他冷笑一笑，道：“那好，西门寿告辞了。”

他刚刚走到门口，就听到巫四笑着说道：‘如果走出这间屋子，你一定会后悔。’

西门寿冷冷一笑道：“我没什么后悔的。”

算卦先生这一回话说得快，因为他要说不快，西门寿就会走出门外去了：“我告诉你，今晚还会有人来杀我。如果我真被别人杀了，你要算的那一卦就没了，也就没人能告诉你去哪里找丢失的那笔红货。”

西门寿马上站住了。他回过头，看见了算卦先生巫四的笑脸。

### 第三章 情病却难医

汴梁裘府在江湖上多与黑道人物往来。传闻说天下黑道高手雷霆与裘老爷子裘独是莫逆之交。汴梁裘府在江湖上的面子很大，是那些黑道人物公开往来的麋集之地。



裴老爷子裴独擅一双吴钩剑，且又使一手好双阳神掌。

更重要的是裴夫人，裴夫人乳名叫小差，年少时游侠江湖，被黑道梟雄雷霆和当时天下豪富裴独看中，不知为什么后来情有独钟，嫁与了裴独，但传说她与雷霆也仍有往来。雷霆后来成为武林中绝无仅有的一派宗师，也照旧与这裴夫人有往来，裴独不但十分宽谅此事，而且还特别敬重雷霆。这三人之事，也是黑道武林人传颂的一时佳话。

裴独称雷霆为大哥，裴夫人也自然称雷霆为大哥。

裴独对夫人很推敬，因为夫人貌美，嫁他又不十分得意，半生无子，只有一个哑女儿，这就让夫人十分不快，神情始终郁郁，不乐于家。裴独只好每每小心奉承，曲意言欢，让夫人回心转意，回嗔作喜。这样日子长久了，就时时处处由着夫人的性子来。如今女儿的事，裴独十分气愤，但最后还是听了夫人的，何况夫人讲得也十分有理。

如今这个男人已经不是那个天下武林中人愿得而诛之的采花淫贼夜鹤莫雨了，他只是一个剃度过的僧人多心和尚，而且他阴、阳两脉受伤，已很难再复功力，就让他成为哑女儿膝下之臣，又有什么不好？

夫人的一番话说得裴独点头不已。

“好，既是如此，就交给我来办，好不好？”裴夫人对夜鹤莫雨很有好感，就对裴独笑道：“要成为自家人了，你对他客气点儿，省得以后你女儿受气。”

裴独笑道：“他给我女儿气受？我女儿不给他气受，就不错了。”来裴府的夜鹤莫雨生死不惧，他除了一死之外，决不会比在大相国寺里更苦。他决心在裴府里扎下根来。

现在，裴老爷子正目光炯炯地盯着他。

裴老爷子道：“你伤了阴、阳两脉，再不能练武了，你才决定到裴府。你以为躲在裴府，会很安全么？”

夜鹤莫雨突然一阵狂笑，笑得双肩乱抖，泪水直流。

裴老爷居然不以为忤，冷冷地看着他：“我说错了么？我裴独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

年，竟说错了你？”莫雨一笑道：“你当然说错了，而且错得厉害。”

裴独道：“我错在哪里？”

莫雨神色惨凄：“我心慕裴府小姐貌美凤仪，夜半来探自是我一片诚心所致。你以为我不知道裴老爷在江湖的名声么？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一探失势，我性命不保么？我落在大相国寺僧无心的手里，他伤我阴、阳两脉，不是出家人的本性。我活在大相国寺中，仇不得报，冤不得伸，我为什么要在那寺中苟且度日？天可怜见，梦姑痴情于我，我为什么不脱身而出？我不出相国寺，难道还要老死在那里不成？如果说因伤而愿蜗居，自然是大相国寺胜过裴府。裴府再森严，毕竟江湖人还可来去，相国寺中，仇人更难杀我。不是还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一说么？”

裴独默然，这夜鹤莫雨讲得很有道理。

夜鹤莫雨自知有他的算计。如果裴府可住，梦姑可近，他自然可以向大相国寺僧无心寻机报复。这样，在裴府自然比在大相国寺里好上许多。

裴独道：“你的武功已经被废了，你怎样去报仇？”

夜鹤莫雨冷冷一笑：“战国时有个孙臆，他的双膝都被割坏，可他坐在车上，指挥军队杀死了自己的仇人。没有武功的人就没有智慧了么？”裴老爷子道：“你算计来算计去，只是没有算计到我。”

莫雨道：“我只知道你喜欢你女儿，这就够了。”

裴独冷笑，他不能不承认，夜鹤莫雨算得很周到。

他想入赘裴府，成为裴府的乘龙快婿。他夜半闯入绣楼时，只想奸人家女儿，哪里曾想到要娶她为妻？但大相国寺的和尚无心，断了他的劣性，他再不能采花，这才要入裴府为婿。

事儿岂能这么容易？如果夜鹤莫雨想向大相国寺寻仇，那他一定会借助裴府的力量。还有谁比裴府更有势力？还有谁可以同这个敕封护国寺一较短长呢？

裘独冷冷道：“你想用我们的裘府之力去为自己报私仇，这打算是不是有些异想天开？”

莫雨冷冷道：“我不需你为我报仇，大相国寺无心和尚之事，是我自己的事，与你们无关。”

裘独走了出去，心里暗暗敬佩这个夜鹤莫雨。

夜鹤莫雨是个汉子，养儿当如莫雨。但裘独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哑女儿。他是不是可以留下莫雨做为自己的帮手？

裘夫人同哑女儿也有一场谈话。

母亲讲话，女儿用手势。

母亲问道：“天下好男儿多的是，你干嘛要他？”

哑女儿羞涩了：“他比别人好。”

母亲一叹。

一个夜鹤莫雨，天下武林人人知道的采花贼子，有什么好？是不是他会美美地笑？是不是他会冲哑女人甜甜地说同几句好话？难道那笑那几句好话就迷住了哑女儿么？母亲道：“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发出帖子，召集一些江湖人来，你看中了谁，就可以向他提出婚事，好不好？”

女儿摇头，她手里握着剪刀。

凡是情痴一事，天下人多半无法解释，象裘府哑女儿梦姑，竟然一见那夜入绣楼的男人就钟情于他，这也是天下奇事。她觉得这男人彬彬有礼。如果是他头一回来时，在那个晴天白日就对她非礼，她也喜欢。但她更喜欢的是，这男人向她讲了许多好话，告诉她晚上再来。在哑女人梦姑看来，男人向女人嫁聘，不也就是这么一回事么？母亲告诉她，这男人是个采花贼。女儿一笑。美貌少女总是被人喜欢的。如果夜鹤莫雨不喜欢美貌女人，他哪里会冒死上绣楼？他怎么会被那个大相国寺和尚废去武功？再说他已

经被废去武功了，他再也飞不上别的女人的绣楼了，这对她梦姑有什么坏处？她坚持得很，她要跟夜鹤莫雨成亲。

## 第三卷 怨天恨海

### 第一章 婚为女儿羞

汴梁城内已夏日。

正赶在这夏日之时，裘府张灯结彩，为女儿办喜事。

没人知道裘府的喜庆新郎是谁。是黑道高手？江湖豪杰？还是豪富阔绅？

请帖上没言明，只是讲明裘府为女儿婚庆才举行这么一次盛典。

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江湖上的人都赶来裘府致贺。

贺喜之人，都在花厅喝酒。

没人能见到哑女儿与新郎。

众人心中诧异，有与裘府主人交好的，便向裘独打趣道：“裘兄，时辰已至，为何不让令婿伉俪来与贺客们一见哪？”

裘独哈哈大笑道：“不瞒众位兄弟，因小女自幼便哑，不会在人前酬酢。这是她的吉庆之期，我自然不能违她心意，就让她与小婿二人，在楼上自饮，合卺之礼行过，他们自行其是了。在这里，裘独向各位兄弟赔罪。”

众客见裘独正色起来，忙哈哈赔笑道：“不妨不妨，看老兄份上，自然一切任从了。”

但这些贺客们自心中疑虑。新婚之日，自然该向宾客炫耀新人。依这裘独老爷的性子，这一次如有一个得意女婿，怕不得在人前显上半日？

裘夫人坐在她的房间里，薄施脂粉，重画黛眉。

她的心思不在客厅，也不在女儿绣楼，而专注在她眼前的门上。

如果他没走到天涯海角，如果他还在汴梁城里的千里之内，女儿的婚讯一传，他会星夜赶来的。因为他最疼爱这个哑女儿。

他应该来，如果他白天来，她乐意等他一白天。如果他晚上来，她乐于一夜不眠。

脚步声橐橐响起，他的脚步一向很轻快，轻快得象是欢乐中女人的脚步。他不象那些江湖上的高手，平时走路也象个猫一样，总想告诉人们他们有踏雪无痕的轻功。他走路时很放松，放松得每一步都象脚有些滞重，每一步都象进行了一次放松和调整。

他就是雷霆。

终于，他站在了她的面前。

是他。满面征尘，双眼闪光，但掩不住千里奔驰的疲惫。

他的声音沙哑，问道：“蕾儿，你给梦姑找了一个什么样儿的狗男人？”

这就是她正在等的男人，一个除了自己以外，把世上的一切男人都称为狗男人的人。

她痴痴地看着他，幽幽一叹道：“你呀，你，干嘛一回来就问梦姑？你走了这么久，难道就不会问候一句我么？”

女人的眼光幽怨，双眼含泪，又嗔又痴的呆望着他。

男人一笑，笑得很生涩，看来，他脸上的肌肉并不习惯于笑。他走过去，用一条左臂搂抱住女人：“蕾儿，蕾儿，我累了……”

他慢慢把身子全沉在女人的怀里。

他很剽悍，但他能把身子都沉入女人的怀里。

女人的胸怀永远比男人宽广。

这时，楼下匆匆走来了裘府老爷裘独。

客厅里的人们喝得半醉，一个个吵着要见女主人，哑女儿婚期之喜，不见就不见了吧，新郎也去陪着哑女儿上了绣楼，那么你的夫人呢？难道老岳母也去陪新姑爷姑娘上

了绣楼不成？宾客们都起哄，要裘独去请夫人下来敬酒。

他们都愿意见见裘夫人，因为她是江湖上有名的美人。

裘独只好匆匆上楼来。

他听到夫人的房间里有男人声音，不再往前走了。

他那快活的脸上突然没了喜色，僵成一脸痛苦的表情。

楼上房间里，他的妻子被雷霆抱在怀里。

在久别之后寻找熟悉，那些熟悉是从一种陌生中渐渐呼唤回来的。

她依偎在他头下，问道：“你都干些什么呢？忙忙碌碌，都干些什么？”

男人不回答。他知道她每次都问，每天都问，问男人，也问她自己。他用不着回答她。

女人长长地发出一声哀叹。

男人抚摸着她的头：“你把梦姑嫁给谁了？嫁给了哪一个坏蛋？”女人笑了，轻轻地窃笑：“我把他嫁给了一个象你一样的坏蛋。”

男人不以为然，以为她是在说笑：“那个男人是谁？你说说看，看我是不是认得？”

女人象办了一件很得意的事儿：“你当然认得，你认得他，他在江湖上虽然没有你那么有名，但他也是江湖的一号人物呢。”

“他是谁？”男人问。他很有耐心。如果他在江湖上行走，哪一个被他问过三遍话，还没有一个满意的回答，那个人早已经是躺倒在地的死尸了。

他凝神看着女人，目光很温柔。

江湖上的人都闻他的名字而色变，没有见过他有这样一双温柔的目光的。

女人只好慢慢说道：“他叫夜鹤莫雨。”

男人的眼睛紧了，眼光逼成了一线，露出了隐隐的杀机。他突然松开了女人。

“你说的是真话？”

女人很坚定地点点头。

梦姑真的要嫁给夜鹤莫雨？难道蔷儿也同意她嫁这个夜鹤莫雨？夜鹤莫雨是个什么东西？他只是一条狗，一条到处乱嗅女人味儿的骚狗而已。

梦姑决不能嫁给他！

梦姑就是嫁给皇子皇孙也不为过，凭什么要嫁夜鹤莫雨？

他猛地站起身，要走出去。

“雷郎！雷郎！”女人又贴在他身上。

“梦姑决不能嫁给夜鹤莫雨。”

他说得斩钉截铁。

夜鹤莫雨是个什么东西！他专门在夜半三更去爬女人的窗子，除了嗅女人的味儿，他还能做什么？江湖之上多英豪，打家劫舍不丢人，吃赌喝脏不算坏，只有夜鹤莫雨这样的人，才是黑道之中的坏蛋，人人不屑一唾的狗。

夜鹤莫雨甚至算不上一个象样儿的狗男人。

他站在门口：“我去宰了他！”

女人偎在他胸口：“他同女儿已经在一起了。”

他呆了一呆。

“如果你宰了他，女儿会死。是她自己看上这个夜鹤莫雨的。”

他叹了一口气。

“如果我不愿意，梦姑会用剪刀刺死她自己。”

男人呆了，他也无奈。如果是梦姑自己愿意，他又能说什么？男人仍是要走。

女人的声音很温柔，很缠绵：“你要去做什么？”

男人道：“你放心，我可以让他娶梦姑，但我一定要废了他的武功，让他再也不能去找别的女人了。”

女人一叹道：“你以为他还会有武功么？他有武功，我就把梦姑嫁给他么？”男人怔住了。

“谁废了他的武功？”

“大相国寺和尚无心。”

男人说声道：“好，好，废得好！”

女人道：“梦姑用剪刀逼着胸口，要嫁给这个夜鹤莫雨。”

男人听了，一怔，随即又笑了。

女人一叹，幽情万分，说道：“她这脾气，可象你了。”

夜鹤莫雨和他的新娘子裘梦姑坐在绣楼里。他低着头，并没有多少快乐。

梦姑的眼里闪着惊喜的目光。她认定，这人是男人之中最好的。他很聪明，这几天已经能同梦姑用手势交谈了。

梦姑问：“你为什么不高兴？”莫雨道：“我很快活，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我很快活。”梦姑道：“我已经答应了你，慢慢我会让爹爹为你报仇的。”

莫雨道：“我不担心这个，我只怕你爹爹不喜欢我。”

梦姑道：“那没有什么，只要我喜欢你，只要我娘喜欢你就行。”莫雨一叹，他知道，谁也不喜欢他，除了这个对他痴情缠绵的梦姑。

但他也渐渐释怀，只要他与梦姑结为夫妻，只要他得到梦姑的喜欢，其他人不喜欢不喜欢他，又算得了什么？

门被敲响，敲门声很沉，一连五下。

梦姑突然笑了，道：“你别动，是雷叔来了。”

她比划一下个头。莫雨听不懂，只知来了人，不知来人是谁。梦姑去开了门。

进来了一个很高大的男人，这人身穿一件紫衣，一进门，目光炯炯地看着莫雨。

梦姑却扑上去，扑在他的怀里，笑。



这是比她爹还亲的雷叔。

莫雨却觉得很不自在，因为雷霆那一双眼象箭一样，直射向他心里。

雷霆对梦姑比划了许多手势。

莫雨心中一动，他很善于用手势说话，他特地为梦姑学会了手语么？那么说，他一定很爱梦姑了。

雷霆放开梦姑，走向莫雨。

“你是夜鹤莫雨？”

莫雨道：“我是夜鹤莫雨。”

你是谁？”

他说：“雷霆。”

这是个人人闻风而逃的江湖黑道第一高手。他杀风婆婆于艳溪，嵩山一战屈少林达摩九长老，他同白道英豪大悲风柳元敬那一战使天下英雄失色。雷霆，这是个黑白两道人人畏惧的人。

莫雨的脸色变得苍白。

雷霆道：“你夜闯梦姑绣楼？”莫雨点点头。单单是他夜闯梦姑绣楼这一件事，雷霆也可以把他杀死。

雷霆道：“你以为这是你平日来去自如之处么？”

莫雨冷冷笑了，他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我喜欢梦姑。”

雷霆道：“喜欢之后，就把她杀了？”

莫雨道：“她将是我唯一一个只会喜欢而永远不会杀死她的女人。”雷霆看着莫雨，他明白这个年轻人的心境。

“梦姑也喜欢上了你，这算你幸运。不然，别说是大相国寺，就是你跑到了天边，我也会宰了你！”

莫雨叹气。他相信这点，雷霆讲话，没人敢不相信。

雷霆问道：“你被废去了功夫？”莫雨点点头。

雷霆倏地出手，抓住了莫雨的腕脉。

他试一试：“他伤了你阴、阳二脉，让你一用力便疼痛？”

莫雨点点头。

雷霆突然笑了：“我很喜欢梦姑，你知道么？”

莫雨点点头：“她告诉过我。”雷霆又道：“如果你伤害了她，我一定不会饶过你。”

莫雨刚想讲话，忽觉一阵大力涌来，从手腕脉传过一阵阵暖流。他知道雷霆是在用内力为他疗伤。

雷霆马上放开了手。

莫雨向雷霆一揖道“多谢雷叔叔。”

雷霆无语，只是转身向梦姑一笑：“我给你带来了礼物，放在你母亲那里了。”

他走了，脚步声很稳。

## 第二章 仇恨在心

哑女人很快活。

她终于有了一个男人，而且是一个这般善解女儿心意的男人。

男人快活着，就流出了眼泪。

哑女人比划着问：“你为什么要哭？”

男人无语，他只是用手去理女人长长的柔发。

哑女人又问：“你为什么不说？我们是夫妻了，我要问你，你不说，我会急死了。”

男人道：“我没法儿习武，没法儿，象一个不会走路的人一样没气力。”

女人笑了：“这没什么，我也不懂武功。”

男人一叹：“女人可以不懂，男人可以做事，可以做许多事。”

哑女人睁大了眼看他，目光中是诧异。

男人搂着女人：“有了你，我当然不会再做坏事。我可以做许多事，许多好事。”

女人笑了，女人总是很相信她们喜欢的男人的话。

哑女人问道：“你有什么心事，可以对我说。”

男人道：“我要杀那个大相国寺的僧人无心。”

哑女人不愿意违忤这男人的心意，但她心中明白，要没有这个大相国寺的和尚无心插手，夜鹤莫雨不会这么快就成了她的男人。她不想杀死和尚无心。

男人又道：“我还想杀了那个算卦先生。”

哑女人点点头。

那个算卦先生可杀，她对那个算卦先生可没一点怜惜。

男人道：“你要帮我。”

哑女人有点闷闷不乐，但又不好拂这男人的兴头：“我怎么帮你？”

男人道：“这很容易，告诉你爹，说一定不要让人知道我就是莫雨，这对你家名声有损。一定要杀死那个算卦人，不然你没脸儿活。”

哑女人点点头。

算卦先生和西门寿坐在酒楼里。

西门寿在笑。他很有耐性，他在等算卦先生说出那镖红货的失落之处。

但算卦先生只是专心对付酒，没有一句话同西门寿讲。

夏日的汴梁，酒楼早早就有了些散客。

这是些嗜酒之人，想是头一天没喝够酒，就第二天早早来到这酒楼上，寻找酒趣来了。

西门寿旁边桌上，一个老人一个孩子在吃包子，老人也喝酒，孩子一边吃包子，一

边眼光滴溜溜转。

靠边儿一桌上，坐着两个大汉。两个大汉在喝酒，喝得很轻闲，很自在。

这是一大早的酒楼，自然生意清淡。

西门寿问过算卦先生几回。但都被他用言语支吾过去。

巫四不说他不知道这一批红货落于谁手，就说明他知道这件事。

他如果能给西门寿一个暗示，西门寿就可以去寻找去讨回这一镖货。他没法儿认赔这五十万两镖货。如果一年内赔上这么一两起，他的镖局只好关门了。

西门寿道：“先生别只管喝酒，最好告诉我一点儿线索，让狮吼镖局的几十号人有饭可吃。”

算卦先生不语，只是左顾右盼。

他突然脸色一变。

西门寿以为奇怪，问道：“先生怎么了？”巫四叹气道：“恐怕我又得要你救一次命了。”

没等西门寿讲话，就听耳边呼呼风响。

那两个大汉竟然从桌边一跃而起，一个手持双剑，一个握一柄精钢刀，向巫四杀过来！双剑上下齐飞，一招“双蛟闹海”，直奔巫四的前胸和头颅。另一个大汉单刀如飞，刮向巫四的腰肢，却是一式泼风刀中的绝招“刀刀见血”。

这二人连话也不讲，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双剑单刀，直奔巫四，看来是只想杀他，没一点犹豫之处。

西门寿这时刚刚站起身来。

算卦先生巫四居然毫无慌乱之意，一边乱摇着手，一边尖声叫喊：“杀人啦，杀人啦！”

西门寿身子一斜，人就站在了巫四面前。

他左手探出，拳一曲一绕，啪地打在那人一柄剑上，这剑差一点儿被打飞。那人一愣，两剑咯咯相撞，便再也递不出招去。另外那使单刀的见状不妙，大吼一声，刀便向西门寿劈来。

这一刀使足了劲，是一招“刀劈泰山”。

西门寿见势极猛，就身子一斜，人向后撞去。这一撞竟把巫四撞倒，倒地不动。西门寿身子一边向后闪，一边左手扳起一条长凳，长凳一竖，立在刀前。

叭——一刀正狠狠嵌入凳面，再也拔不出来。西门寿转身就向两人出招。

他使的是双笔点八脉的功夫。

他两手化笔，直点向那使双剑的人。那人见西门寿出手代笔，便心中生出畏惧，知这是遇上了点穴的大行家，忙忙向后而退。不料回身稍忙，锋尖绕在外侧，那剑便带在了使单刀的汉子臂上，一时把那汉子的右臂弄得血流如注。

两个人忙向后退，从窗子向外一跳，跌在街上，爬了起来，趑趄歪歪地走了。

西门寿看着外面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逃走时不很匆忙，显然有恃无恐。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杀这个算卦先生巫四？他们并不是什么高手，只是一些平平常常的杀手。是他的仇敌本来就没什么本事？还是他们并不想马上杀死他？

西门寿一回头，忍不住哑然失笑。

从楼下闯上来的那些酒客们正在议论纷纷，可头上刚刚跌了一个包的算卦先生巫四，却在桌边坐着，自斟自饮呢。

西门寿问：“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巫四淡淡一笑道：“你为什么不问问他们？”西门寿道：“你不会总有这么好的运气，我也不会总在你身边看你喝酒。”

巫四淡淡一笑道：“就是你总坐在我身边，和我形影不离也没用，因为他们会再派人来杀我。”

西门寿问道：“他们是谁？”

巫四一笑道：“裘府，富甲天下的汴梁裘府。”

西门寿无话了，他明白，巫四说得对，如果同巫四为难的是汴梁裘府，就是他西门寿天天跟在巫四身边也没用。

西门寿问道：“他们为什么要杀死你？”巫四突然笑了：“这件事很麻烦，说起来话很长。”

西门寿道：“反正我闲着没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讲一讲。”

巫四告诉西门寿，裘独有个哑女儿，如今他的哑女儿同一个男人成亲了。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江湖上人人厌憎，避之唯恐不及的那个夜鹤莫雨。夜鹤莫雨并不是一个翩翩公子了，变成了一个和尚。

巫四边讲边笑，西门寿也觉得很可笑。可最后，他笑不出来了。

哑女人和夜鹤莫雨都想杀死巫四，巫四怎么笑得出来？如果他巫四死了，西门寿那一笔莫名其妙失去的镖货无处可查，他西门寿又怎么笑得出？

巫四看出了西门寿的心思。

“我可以告诉你一条线索，你去找中州大侠邓飞。”

西门寿还是吃了一惊，他曾历数过几个擅大力金刚指的人，他没敢怀疑邓飞。邓飞是中州大侠，他不会劫狮吼镖局的镖。

巫四道：“你对他说，你知道他劫了镖，劫镖之后又被别人劫走了。你只要中州大侠邓飞暗暗赔你一半银货就是了。”

西门寿道：“他肯赔么？”巫四笑道：“只要你狮吼镖局守口如瓶，只要你答应不再找他的麻烦，这二十五万两银子，对他只是一个区区小数。”

西门寿道：“多谢先生指点。不过，另外一半镖银……”

巫四朗笑道：“如果局主讨回了这一半，再来找我，我包你有另一半好了。”

西门寿大喜道：“如此多谢了！在下就告辞了。”

巫四晃晃地走在街上。

他的脸上满是得意之色。

可他的额头上仍然有一个包。

又有人对巫四讲话了：“看不出你还挺快活？”

巫四一笑道：“不然怎么办？哭么？”

那人叹气道：“他们肯定要杀死你。”

巫四道：“他们没得手，已经走了。”

那人道：“这一次不算，还会有下一次的。下一次决不会派这么差的人来。”

巫四问道：“他们会派什么人来？”

那人道：“杀手。他们会派一个个杀手来，直到把你杀死。”

巫四道：“为什么要这么干？”

那人道：“有人与你有仇，他只想杀死你，仇恨在他心里。”

### 第三章 登门讨债启齿难

中州的夏天，正是花团锦簇的世界。

西门寿带着四个镖师，入了中州城。

他无心观赏景致，也没去酒楼喝酒，径直奔客店而去。住店之后，派一名镖师去探问一下，中州大侠邓飞是不是在家。派去的镖师回报说，中州大侠邓飞抱病在家，已经月余了。

西门寿冷冷一笑，看来算卦先生巫四的话有了几分牢靠。邓飞抱病在家，且称月余，大概是想告诉人他与那件汴梁城外的劫镖案没什么瓜葛，宣称他已经很久不在江湖上走动了。谁都知道中州大侠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时常在江湖上奔走，为他人忙碌，他

决不愿长时间住在家里。

西门寿让一个镖师投帖子，说办事经过中州，要见中州大侠邓飞。

门房进去好久，才回来告说，明日晨见。

西门寿准备好了礼物，第二天绝早就登门拜谒。

中州大侠邓飞有一所好宅院。

院内树枝虬劲，蓊郁幽深，香炉飘轻香，小径净如水，一路入去，穿中堂过门厅，一直到了中州大侠的邓飞的书室。

宋时武人多有习文，文武兼备者极多，看中州大侠藏书极丰，便知此人极有文才。西门寿过一排排书篋，直入到书房内里。

中州大侠邓飞迎出书房内门，抱拳而揖道：“久闻西门局主镖局好生兴旺，忙碌得很，不知今日怎么得闲，逛起中州来了？”

西门寿带笑施礼道：“好久不来中州，也好久不见大侠的面，今日知贵体欠佳，就来打扰了，想看看大侠好些了没有。”

邓飞笑道：“多承关顾，多谢了。”

两个人入座，仆人献茶。

西门寿一路踌躇。如果你讨到了确凿证据，便可以理直气壮向他索要银子，不怕他矢口不认。

可这只是算卦先生巫四一词，不知内中确否，也不知中州大侠邓飞是不是肯认。如果邓飞不承认，他西门寿无凭无据，没有什么办法，只好匆匆而来，再匆匆而去。

西门寿暗暗失悔，当初算卦先生巫四告诉他找中州大侠邓飞讨要这一半银两时，应该好好问一问巫四才对。

如今，他怎么向邓飞启齿？邓飞在等待。

中州大侠邓飞是中州一带的巨富，他时常仗义疏财。很有趣的是，他自己原也不十



分富有，一边仗义疏财一边自己便富裕起来了。他仗义疏财时，往外掏的银子都从哪里来的？人们不问这个，人如果一仗义疏财，别人称赞他还来不及，哪里还有人问这个？

西门寿知道他必须讲话，即便是得罪了邓飞，他也得讲。

西门寿道：“邓大侠前些日子不知听没听说狮吼镖局失镖事？”邓飞一怔，似乎对这话题颇为意外，但别人只是一问，就只好不答：“听说过，说是汴梁城外就失了镖。看来这日子也太不平静，在天子脚下就发生这样的事儿，叫人不敢相信。”

西门寿心一横：“敝局的镖丢失后，也曾四处打探，如今我上门来找邓大侠，就是向邓大侠请求偿还一半镖银。

虽然大侠得而复失，镖银又被别人拿走，但邓大侠一定得偿还这一半镖银才行。”

邓飞一怔，看看西门寿。

话既已说出，西门寿就觉得一身轻快。他既然把话讲明，邓飞即或反目，他也只好横下心来应付了。

邓飞半晌无语，冷笑道：“局主不知道邓飞已经在家卧病月余了么？”

西门寿道：“当然知道，但也有人汴梁城外见到过大侠。”邓飞淡淡一笑道：“是么？不知他在哪里见过我？”

西门寿道：“算卦先生巫四门前。”

邓飞不语了。

他如果真的劫了镖，他就是那个在巫四家问卦，最后问失镖银后性命是不是无碍的人。

邓飞笑了：“是有人指点西门局主来这里的，是不是？”

西门寿道：“当然。否则也决不会向邓大侠讨这一半镖银。”邓飞不答言了，仍一口一口地啜茶，俄顷，一笑道：“银子好说。西门局主是不是在我这里看一看？”

西门寿知邓飞这些话儿，这意思既不是认，也不是不认，只是转而说其它，让西门

寿无法再开口讲话。

他碍不过邓飞的面子，只好答应。

邓飞带他与镖师从后厅走出，入了花园。

花园里，有一个水榭，榭上有亭。亭造得极为别致，牌匾上却大书三个字“恶人亭”。水榭临一片湖，这片湖水很开阔，竟然一眼看不到边。亭边系一只小舟。

中州大侠邓飞道：“西门局主有兴，不妨下船去，邓某带局主去一个所在。”

西门寿一笑道：“好！我便随大侠去，你们四个人在这‘恶人亭’内等我，如果两个时辰我还不回来，你们便可以回汴梁去了。”四位镖师点头答应。

邓飞竟然不以为忤，只是一笑道：“用不着两个时辰，只要一个时辰便可归来。”

西门寿下了小船。

船便由中州大侠邓飞棹舟，直飞如箭，射入那湖面深处。一刻钟左右，小船到了一个小小的沙滩上。

中州大侠用力撑船，直让船尖冲上沙滩，滞在沙滩上。他才招呼西门寿道：“到了。”

中州大侠邓飞身子一纵，人便平平飞起，在空中极为美妙地旋了三旋，便远远地落在沙滩上。

他这是一式“鹤旋三转”，看来他功力，实在非凡。

西门寿知轻功不如邓飞，他便起身一纵，拔一个“梯云纵”，也落在挨近邓飞的沙滩上。

邓飞一笑道：“好，走吧。”

小小沙滩上竟然有无数飞鸟走兽，啁啾不止的飞鸟不时在二人身边鸣叫。一种白白的鸟儿，长翼尖喙，嘴角之外全身皆白，绕二人身边翔鸣不止，竟有一只直落在西门寿的肩上。一群野鹿驯顺地来去，样子很悠闲。

二人直走到一排竹舍门前。

邓飞的神色甚是恭敬。

“弟子邓飞来向师父请安。”

室内便有人沉声道：“好，进来就是。”

邓飞示意西门寿入内。

这是修缮得极为马虎的竹舍，墙壁似乎透风，屋内有三个人静静席坐于地。细一看，三人都坐在蒲团上，一动不动，象三尊佛像。竹舍内满是鸟粪，蜘蛛网线。

这三个人是三个年已近百的老僧。

邓飞恭恭敬敬，向三个老僧行弟子礼。

邓飞道：“有狮吼镖局局主西门寿前来，要讨二十五万两镖银去，弟子不敢擅自主张，特来请师父裁决。”

这三个和尚正中一个骨瘦如柴，肩上竟然有一个用柴草刺儿搭起的鸟窝。那鸟窝里，几只喳喳叫着的小鸟都很安然，浑然不觉是在人的肩头上搭了鸟窝。这瘦和尚无须无眉，满面脸皮皱成了一张苦脸，让平常人望而生怖，以为决非人相，谁也不会知道这位老僧有多大年纪了。右面一个和尚却满面红光，耳大口方，一脸福相，看那样子决超不出四十岁之外去。他脸面带笑，人似无忧无虑，对世上一切都决不会放在心上。左边一个和尚也让人看不出年纪，似已十分苍老，但脸上无忧无虑，无喜无悲。那皱纹象是用无欲无求的雕刀刻出来的。

右面和尚道：“是汴梁城内的狮吼镖局么？”

邓飞恭敬施礼：“正是。”

西门寿知道这三僧绝非常人，就上前去施了一礼道：“在下狮吼镖局西门寿，特地来向中州大侠邓飞讨要二十五万两镖银，不想却惊动了三位高僧。”

胖和尚道：“二十五万银子决不是小数，今年秋成之时，陕川受饥，民将饥馁饿苦，西门局主不知肯不肯锦上添花，就将这二十五万两算做赈灾之捐，让老僧三人用来救

人？”

西门寿一听，心里又惊又喜。

惊的是，这和尚一开口便要他西门寿花去二十五万两银子。他这一生，能挣得几个二十五万两？这开口便道用来赈灾之银所需之多，二十五万两竟不是正宗大项，而只能做为锦上添花之用，这也让他十分震惊。喜的是，这和尚说要他把二十五万两银子捐出赈灾，显然是承认了中州大侠邓飞曾经劫过他的镖银。

西门寿答道：“听高僧一说，西门寿很是惶愧。狮吼镖局虽然面子很大，但内里很空虚，这五十万两亏空之后，便再也没什么支撑之力了。所以在下还是期望高僧怜悯，发还这二十五万两银子。”

胖和尚一笑道：“你为什么这般执迷？你要讨回银两，为什么不去找那劫镖的正主儿？你虽然知道邓飞与你这一次劫镖有关，却不知他劫镖之后又已经失了，那镖被另外一人得去，你找到他，自然可以讨回你的五十万两银子的原货。”

西门寿道：“在下只知道与在下交手的是邓飞邓大侠，邓大侠擅金刚指，在下是不会忘的。”

西门寿的意思也很明白：我找到了那个从我手里劫走银货的人，我不找你，还去哪里找另外一个人？谁知你劫到货之后又出了什么差错？你是正宗劫镖的主儿，我不找你，去哪里去找另外一个人？

坐在中间的那个愁和尚突然讲话了：“银货未脱手，西门寿可以同邓飞一起去，把那些东西找回来。”

西门寿没讲话，心里暗忖：如果邓飞肯同自己去找，事情或许有望。

邓飞脸色踌躇，那个神秘莫测的年轻人三招两式就从他这里轻易拿走那包袱，他决不是那年轻人的对手。

神色淡然的和尚道：“你怕胜不了他？”

邓飞道：“弟子与他交手，只是三招两式，便被他从腰间摘了包袱去。他那步法诡黠，弟子不明白。”

愁和尚道：“好，你在这里先试试比划几步来。”

邓飞道：“弟子比划不明白，只记得弟子第一式是用的‘一指渡阴’，第二式是‘双龙抢珠’，没等身子转过来，那人已经飘出去了。”愁和尚道：“你用用这两式看。”

邓飞端的是了得，他身姿一趁，便横身而起，一指飞向面前，竹舍也微微而颤，指风及处，竹节片簌叭叭作响。他一指甫出，又化二势，左右手联袂齐出，双指一直前抢。

西门寿凛然，他知道这二式一出，自己定然无法招架。

邓飞的身子一落，人已经定定站住。

愁和尚道：“这时他在你身前身后？”

邓飞道：“左侧。”

愁和尚对笑和尚道：“师弟，你去走走看。”

笑和尚站起身来，在邓飞身前身后速度极快地飘飞了一遍，最后站在邓飞身体左侧。

愁和尚和淡和尚脸色一变，看着邓飞道：“这是天罗鬼步。”

天罗鬼步，据传为宋初一个道士所创。这道人夜半酒醉，醉中有人教他练此步。又告诉他这步是天罗鬼用来躲避人间阴世灾难的一种怪步。如果这步走起来，可以让你对面不睹人，闻声而不见人。

可是这天罗鬼步已经早已失传了，如今怎么竟又从江湖得见？愁和尚看看笑和尚，又看看淡和尚，就道：“既然如此，就由师弟告诉邓飞那‘金刚八法’，不然他决然对付不了这人。”

笑和尚道：“好，邓飞你看着。”

西门寿见人家师徒传艺，而且是对付“天罗鬼步”的秘诀，就想走出去不看，但见

人家三位高僧未说让他出去，就知道如果自己要走出去，就未免显得有些矫情，只好站在一边。

笑和尚先是走出了几个步势让邓飞看，让他记熟。

这步势很别扭，胖和尚慢慢一走时，就象艺人玩高跷，一走一变，全然不类常人。

邓飞也走得极别扭。

然后笑和尚突然啸了一声，人便如鬼魅，走起一种怪步来。他的身影在邓飞身前身后飘。西门寿根本看不清这步子是怎么走起来的。

邓飞的身姿就渐渐活泛起来，金刚指指指用力，直逼向笑和尚。

笑和尚倏然立定。

邓飞大喜，向笑和尚深深一揖道：“多谢师父指点。”

笑和尚一笑，仍回蒲团上坐定。

三个和尚都闭目入定，不再理会邓飞与西门寿二人。

## 第四章 乞丐无用

算卦先生已经有好几日不回去弄他那营生了，他每天躺在乞丐无用的床上。

叫化子的床很脏，而且这床脚总是在咯吱咯吱响，象马上就要塌了架似的。

巫四问道：“你为什么不弄一张好床？”

无用笑道：“你忘了我是乞丐了？乞丐能填饱肚子就行，哪顾得上弄一张舒适的床。

巫四也笑，两人就饮酒，乞丐无用总是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找来酒。

喝酒时也唱。唱的都是街巷里的俚曲，都是些下九流人所唱的。

“江湖之人多凄惶，

忙忙碌碌为哪桩？

一流巫士二流娼，

三流大神四流梆，  
五跑堂的六吹手，  
七戏子八叫化九卖糖。”

又唱：

“叫化子，睡凉炕，  
人穷货也囊；  
年年冰凉不得病，  
全凭火力旺。”

乞丐无用道：“你为什么不去卖卦，凭你那张说翻了天的铁嘴，哪天不对付上三百二百两银子？那时咱们这下九流的日子也好过。”

算卦先生冷笑道：“你没见人家到处找，想要我的命么？你以为我的命就只值三百二百两银子？”

无用笑道：“当然不止这些。”

两人就又笑，又饮酒。

嘭——嘭——有人敲门。

算卦先生要去开门。

无用酒醉趑趄着，说道：“别开门，别开门，如果是一个女人来了，你说她跟我们两人谁走？如果是一个男人，把你的酒给他喝，还是把我的酒给他喝？别开门……”

门外的人显然没有耐性，嘭嘭敲门之声很急迫。屋内两个人仍然喝酒，恍若无闻。

嘭——门被撞碎了。

门外冲进两个人，狮吼镖局局主西门寿和中州大侠邓飞。

这两个人冲进来之后，站在床前，看着乞丐无用和算卦先生巫四。

巫四就笑：“这人是狮吼镖局局主西门寿，你看他这气哼哼的样子，一定是我的卦

不灵，他特地来找我算账的。”

乞丐无用笑道：“可这位是中州大侠邓飞，天下有名的侠客呢。你又怎么得罪了他？”

巫四道：“大概也是没算好命吧，本来该有进财的，谁知却要破财，哪一个大侠也受不了这个啊。”

二人边喝酒边笑。

邓飞脸色很难看，定定地看着乞丐无用：“我是来找你的。”

狮吼镖局局主西门寿也盯住了乞丐无用道：“我也是来找你的。”

乞丐无用一脸惊愕：“你们找我做什么？”

巫四一边笑：“他们肯定是想请你喝酒。”

中州大侠邓飞冷冷一笑道：“你抢了人家的镖货，却要在这里装穷，你装什么鬼？”

乞丐无用哈哈一笑道：“你怎么知道我抢了人家的镖货，你才抢了人家的镖货呢。”

邓飞面色一红，说道：“我是抢了西门局主的镖货，但这些镖货后来又都被你劫走了。”

乞丐无用冷笑：“我怎么会劫你镖货？你怎么知道那会是我？”邓飞道：“我就知道一定是你，不是你，难道会是别人？”

邓飞话没说完，人已扑向乞丐无用，狠下杀手。

这是一场好杀，邓飞用大力金刚指功夫，指指不离乞丐无用的咽喉。他出指有力，扳、捏、拿、扣，又狠又准。

乞丐无用只好滑步移开。

邓飞冷笑道：“果然又是这‘天罗鬼步’，那天抢走包袱的一定是你！”

邓飞又向乞丐无用出指，这一次他脚下的步子变了，他的身姿倾斜欹歪，步态不类常人。

乞丐无用的身影突然每一次都暴露在邓飞眼前。他每次动步，眼前总晃着邓飞的手



指。

这是触人即死的金刚指！

看来乞丐无用的武功多半来自那神鬼莫测的“天罗鬼步”，你无法测得这步法的先机，便无法制他于先，常常被乞丐无用忽焉于身前，忽焉于身后的那步势所钳制，就没胜算。如今邓飞身子一变，步法也变得诡异，行态不类常人，这就使乞丐无用处处被动。

这时，算卦先生突然脸色一变，叫道：“金刚八法！”

他这一声惊叫，使乞丐无用更是心中惊惕。

他知道“天罗鬼步”行步奥妙，但也知“金刚八法”也是佛门一种极怪的步法，见这邓飞用这诡异步法，他正心惊，听得算卦先生巫四一叫，他才知邓飞的步法是“金刚八法”。

但这时已经晚了，邓飞的金刚指已经捏在乞丐无用的臂上。

邓飞冷冷问道：“你把劫去的镖货放在哪了？”

乞丐无用笑道：“你找不到，我也找不到。”

这时，算卦先生巫四突然动了。

他的身影很快。

本来是西门寿在监视着他，防备他有什么诡计。但西门寿知他是一介文士，好迂腐酸气，能占卜说卦，却不擅武功，就只是在一边冷冷地瞧着。见邓飞用“金刚八法”步势一出手就占了先机，以金刚大力指握住了乞丐无用的胳膊，不禁大喜。

不管是谁，如果被邓飞捏住了胳膊，那就象捏住了他的命一样。

这时，算卦先生巫四冲了上去。没人看清他如何出手，他的手拍向邓飞的后脑玉枕穴。

邓飞听到头后风响，只好扯住乞丐无用一转身，让过这一掌。

巫四掌式一斜，便拍向邓飞前胸大穴。

邓飞身子一转，以大力金刚指向巫四捏去。

巫四身子一歪，手便搭在邓飞臂上。

这臂上有手少阴心经脉的通里、阴郄、神门、少府四大穴。邓飞一惊，只好松开手，用另一只手向巫四这一条手臂捏去。邓飞一松手，乞丐无用就向外跳。

巫四也罢手不斗了。

邓飞和西门寿看着算卦先生巫四。

他们没料到巫四是高手，他们从来不知道巫四会武功。

巫四冷冷道：“邓飞，你号称中州大侠，名义上是仗义疏财之人，背地里谁又知道你都干些什么？你要不要算卦的巫四给你算一算你这几年弄到了多少财富？”

邓飞只是冷笑。

西门寿抱拳揖道：“原来巫先生好身手，看来西门寿几次献丑，都让巫先生笑话了。早知先生有这功夫，西门寿何必班门弄斧，总想搭救先生呢？”

巫四向西门寿深施一礼道：“西门局主何必谦逊？在下巫四向西门局主施礼，多谢西门局主两次搭救之情。”

西门寿道：“不知无用先生肯不肯赐还镖货？”

无用道：“你的镖货自然会给你。不过你这镖货是有人出银子让我们劫的。如今镖货自然可以还你。”

西门寿道：“不知是谁劝无用先生动此主意的？”

无用道：“既有镖货归还，西门局主何必那么认真？”

无用把床挪开，打开一个搁板，板下是一个包袱。

西门寿和中州大伏邓飞都认得这个包袱。包袱里装的正是西门寿保的镖，那笔五十万两银子的红货。

四个人各奔东西，西门寿同邓飞分手。

邓飞问道：“难道局主不想知道镖货为什么失窃？”

西门寿摇摇头，一叹道：“我已经不想知道了。”

邓飞一笑道：“你这个人很怪。”

西门寿慢慢说道：“你也很怪，最怪的是你那座‘恶人亭’。”

邓飞一笑，也不再分辩。

乞丐无用和巫四也分了手。

乞丐无用垂头丧气。

巫四笑道：“你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如果不会那鬼步，你恐怕连包袱也拿不走。”

无用道：“你为什么要我还他这包袱？我看这个中州大侠根本就不是个什么好东西，那个西门寿也不怎么大方。”

巫四仍笑：“人家并不要我们真劫他的镖货。”

无用吃惊道：“不要我们真劫？那我们劫来了这些镖货，不是办错了么？”

巫四道：“人家只要我们劫了之后再还，就这样办。”

无用道：“我不明白。”

巫四道：“我可是有点明白了。”

## 第五章 兄弟之情

严复很惬意，他新近有了一笔大收入，而且他占有了一个女人，一个全汴梁最红的妓女，这女人叫李二姐。

李二姐名字叫李小钰。

严复用一大笔银子把她赎了出来，在婆婆巷里买了一进宅院，让她在那里居住。

严复天天到这里来，夜夜良辰，如胶似膝。

李小钰道：“你为什么要赎我？我可不象你想象的那么好。”严复抱着她，象抱着一

件爱物：“你不好？你不好谁还更好？谁还值得我花两万两银子赎身，谁还值得我花两万两银子买一处宅院来养她？”

李小钰笑：“你是狮吼镖局的大局主嘛，当然有钱了。”

严复一笑：“你说错了，我只是狮吼镖局的二局主，而且也不怎么有钱。”

李小钰偎在严复的怀里：“你没有银子，也来赎我，我更快活。”

严复道：“我希望你快活，你总是这么快活才好。”

门被推开了，从门外走进来一个人。这个人脸色很冷，他是狮吼镖局的局主西门寿。

严复慢慢站起了身子，他推开了李小钰。“是大哥？”西门寿也不点头，也不说话，慢慢坐在椅子上。严复看看李小钰，看看这间很华美的房屋，他知道他不用讲话。

西门寿道：“我只想知道你把走镖之事告诉了谁？你得了多少好处？”

严复看着西门寿：“大哥，我……”西门寿直直地等他讲话。严复只好心一横，低头道：“我告诉了中州大侠邓飞，他答应给我八万两银子。”

西门寿看着严复。他们一同创立了狮吼镖局，他们一同走镖十余年，他们已经成为生死不渝的兄弟。可是，严复出卖了他，“你没有钱，不能赎这个女人从良？”

严复看着西门寿：“我一直在青楼上醉酒混日子，我没有家，没有一个可心的女人。”

西门寿看看李小钰：“这个女人也不一定会可心。”

李小钰半天未讲话，这时突然向西门寿嫣然一笑，说道：“你又不是我的男人，你怎么知道我不可心？”

西门寿无话可说，只是看着严复。“你并不光是为了女人。”

严复脸色一沉：“我还为了什么？”

西门寿道：“你当然知道。”又转身对李小钰道：“如果你是一个可心的女人，你现在最好为我们拿酒来，拿来好酒！”

李小钰一笑，出去拿来一坛好酒。西门寿为自己斟一杯酒，又为严复斟满一杯。

“这是你我喝的兄弟酒。”西门寿举杯一饮而尽。

他低头看看手中的空杯，将杯子摔在地上，转身走出去。

李小钰问道：“你为什么不拉住他？”

严复坐下，沉沉地看那一杯酒。他举起杯，一口口把这杯酒啜下去。这是一杯苦酒。

“我跟了他十年。”他眼中突然有了泪水。

李小钰道：“你看不起他，你认为他比你还差。”

严复道：“你说错了，他比我强，他失镖之后，比我镇定，追镖也比我有法儿。”

李小钰道：“你何必自谦？你根本没去追镖。”

严复不再讲话。

突然，院里传来一声尖叫。严复突然长身而起，一冲而出。

这宅院很大。严复的身子很快，他一冲冲到了前院，看见西门寿倒在血泊之中。

严复抱起了西门寿。

“大哥，大哥！”

西门寿睁开了眼。

“我没有你……这个兄弟。”

严复泪水长流：“大哥，大哥，我一定不离开你，我一定不离开狮吼镖局。你答应我，你答应我！”

西门寿道：“你记住，杀我……天罗鬼……”

严复点头，哽咽道：“我记住了，我记住了。”

西门寿道：“狮吼镖局，镖局……”

严复点点头：“大哥，大哥，狮吼镖局在，镖局在，只要我严复在，镖局就在。”

严复泪水流满腮：“狮子大开口，狮子一吼！”西门寿笑了：“你想当……局主，也不容易……”

## 第四卷 痴情女儿不言愁

### 第一章 李二姐

李小钰在笑鸿楼里被男人们称为李二姐。

李二姐很媚，想做李二姐入幕之宾的男人很多，但真正入得罗帷中去的很少。李二看中的男人不多。

相传有一个江湖黑道高手甚为倾慕李二姐，他是李二姐的得力杀手。只要有人敢戏弄李二姐，就会在半夜被人杀死。

被人杀死的男人都怀里抱着一只枕头。可奇怪的是，他们脸上都带着笑，象入了瑶池，得了嫦娥为伴侣，死得极为安逸。

这些传闻更添了李二姐的风采。

狮吼镖局在京城并不算是第一家镖局，严复在江湖上武林中也并不是极为有名。但严复知道心疼女人，知道女人常常缺少什么。他去笑鸿楼找李二姐。

他没有家，时常去逛青楼，寻找那一夜的露水情分。

李二姐接待了他。

大凡红妓待客，多是接待时看看，看来人是不是很雅，是不是可以相得中。如果红妓看中了人，才会有让茶，摆花酒，才有最后的握手言情，两情缱绻之举，才会有夜来锦帐里，鸳鸯不独栖的旖旎风光。

李二姐让他进了客厅，待茶闲谈。

严复时常出入妓楼，狎欢浪笑，十分随便，但因他从来也不曾见到如李二姐这般严肃的妓女，便十分局促，不知如何是好。

李二姐道：“严局主在狮吼镖局做事？”

严复点点头答道：“不错。那是一家很不错的镖局。局主西门寿，是个很有本事的

男人。”

李二姐启齿一笑：“别人都说严局主很有本事，做事缜密细致，比西门寿更难对付”。

严复冷冷一笑：“幸亏这话是姑娘说的，不然我会怀疑你想要对付狮吼镖局。”

李二姐笑了，严复是一个硬汉，一个很解女人心意的硬汉。严复问道：“人家为什么叫你李二姐？我觉得这叫法并不比你的名字好听。”

李小钰一笑道：“我跟你不一样，我喜欢听人家叫我李二姐，因为他一叫，我就明白了自己是一个青楼女人。”

严复无语。

李小钰一笑：“只有我喜欢的男人，才可以叫我李小钰。”

严复道：“好！李小钰，从今我就叫你李小钰。”

李小钰冷冷道：“你闹错了，你该叫我李二姐，你并不属于我喜欢的男人。”

严复道：“过去不是，今后就是了。”

他慢慢走过去，抱住李小钰的头。

李小钰的声音仍然冰冰冷：“如果你这样抱着我，我会喊人来的。”

严复道：“你不会，因为你会喜欢我，慢慢你会喜欢我，喜欢得忘记了世上的一切男人。”

李小钰道：“我从来没见过象你这么自以为是的男人。”

严复道：“如今你见到了。”他更紧地抱住了她的头。

李小钰眼里闪着光，这是厌憎，还是愤怒？“来人，来人！”闻声而来的是一个瘦子，这是笑鸿楼里听任何女人呼唤都闻声而至的人。

“小姐，有什么事？”严复搂着李小钰的头，回头向这男人一笑，随手抛给他一块银子：“你去李姑娘屋里，摆上一桌酒，我要与小姐夜酌。”

那男人急急转身跑了。

李小钰道：“你别想让我陪你喝酒。”

严复笑道：“你可以不喝，我一个人喝，只要你坐在一边，烧刀子也胜似陈年女儿红。”

李小钰无语，她不知再对这个男人讲什么才好。

这一夜，李二姐醉了。

严复将她扶到鸳帐之中去睡。

严复轻轻脱鞋，将脚放在鸳被之内，看李二姐的睡态，这一坐直到天明。

她睁开眼，头一回见到一夜不寝的男人。

“你为什么睡不着？”严复一笑道：“你并未要我睡。”

李小钰一叹：“男人入了此屋，便当想此床，除了这一件事，笑鸿楼还有什么事儿可做？”

严复一笑道：“看美人睡态，思人生极乐，不也很好？”

李小钰道：“夏夜漫漫，男人也很难熬煎。”

严复道：“没有两情欢悦，求之何益？”

李小钰笑了。她起身来，露出白皙玉臂，拽他去睡。这一次，她抱着他，象抱着一个婴儿。

轮到了他睡，她看这男人的睡相。

后来，她就走出了笑鸿楼，成为这所宅院的女主人。

## 第二章 当街珠宝店

李小钰走在汴梁城宽街上。

宽街很宽，石头条柱立在地上，排成了鱼鳞状的路面。

车马一过，咯咯响动。这条街可以并排驰骋好几辆马车。



李小钰想去珠宝店，挑选几件珠宝。

店内柜台边，赫然坐着的竟然是算卦先生巫四。

李小钰笑了：“没人杀死你？”

“还没有。”巫四竟然叹了一口气。被人追杀的滋味很难受。李小钰道：“你干珠宝可不那么内行，你还是对江湖上的人胡说八道好一些。”

巫四叹气道：“没人听我胡说八道。”

李小钰道：“你可以对来店里的人说你的珠宝如何如何好，让珠宝店的买卖兴旺，店老板自然可以让你发财。”

“我用不着他。”随声挑门帘而出的，竟是乞丐无用。

乞丐无用什么时候变成了珠宝店的老板？李小钰对无用笑了一笑，显然她与无用也极熟悉。

这时，三个人突然都不动了，从宽街对面走过来一个汉子。这个人很剽悍，但神情落寞，象许多年来也不曾有过开心的日子。他低着头，自顾自向这珠宝店走来。

可巧这时街上车多，一辆镶金嵌玉的马车直冲向那个汉子。那汉子恍若不见，仍慢慢向这里走。

马头已经疯了似地撞在他身上，车夫的鞭子也飞缠似蛇，叭叭炸响在他的头顶。这男人手指一伸，那条鞭子便不知怎么象长了眼睛一样，飞到了那人手里。那匹马的额头上汨汨流血，马的头骨已然裂开，马嘶鸣连声，僵卧在地上。

这大汉一甩手，鞭子直飞向街对面的面铺，叭地一声，鞭杆直直地嵌入墙中。

没人敢再走过来拦这大汉。这大汉悻悻然走入了珠宝店，看着乞丐无用。

乞丐无用，算卦先生巫四，还有李二姐三个人都知道这男人身上有无穷无尽的杀气。

乞丐无用只好向这大汉笑笑：“不知这位先生要些什么？”

大汉一皱眉：“女人用的货色，要上等的。”

乞丐无用陪笑：“是年轻女人，还是……”

大汉淡然：“刚刚出嫁的女孩儿。”

乞丐无用道：“好，好！”无用很快摆好了许多上等货，让大汉挑选。

大汉左看右看，看不明白。

乞丐无用知道他不明白珠宝，就想劝他买这一些货色，或买另外几件。

大汉突然一挥手，人身子一动，虽然身形不变，人已射出店门之外。

店门之外，有一个瞎子站在门口。

大汉道：“你过来。”

那瞎子颤颤地跟大汉走进了珠宝店。

瞎子向大汉打揖道：“不知大爷为什么呼唤小人，这是一家什么店铺？”

大汉冷冷一笑道：“刘护，你何必装假？你是天下有名的珠宝商，怎么会闻不出这是一家珠宝店？你想杀我，总跟着我，我又不是不知道。”

连乞丐无用，算卦先生巫四和李二姐也都吃了一惊。如果这人是并州刘护，那他是天下第一识珠宝之人。闻说十年前这人就爱宝如命，一搭眼就识得天下珍宝，因为一次误看错了，将一件宋人伪制的赝品当成真货，就自愤而炙瞎双目，从此更精于珠宝，终于成为天下珠宝第一人。

经刘护看过的珠宝，立时便可抬高品价。因为刘护一言定九鼎，这珠宝的质地肯定不会有讹。

这瞎子就是并州刘护？

这邈邈、肮脏的瞎子会是那个天下第一珠宝商人？

谁知这瞎子面色冷漠，不卑不亢道：“我就是刘护，我确实想杀死你。你现在动手吧，我只好死在你面前了。”

这瞎子自忖不是大汉的对手，竟然一动不动，任他杀戮，这也实在是惊人之举。

大汉冷冷笑道：“你想杀我，是因为我与你有仇。你明里杀不死我，只好天天跟着我，下毒啊用暗器啊找机会。你能杀死我的机会不多……”

瞎子黯然道：“我几乎根本就没什么机会……所以，你也可以杀死我了。”

瞎子一叹，似有无限惆怅。

大汉道：“你还有机会，何必气馁？”无用三人又一惊。谁见过这样的人？他面对着一个千方百计要杀死他的人说安慰话，告诉对方还有机会。

他这人是疯了，还是对瞎子刘护根本就不屑一顾？

瞎子刘护睁着黑洞洞的眼睛看着对面这个仇人。

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大汉长成什么模样，个头有多高。但他记住了这个大汉的声音，他紧跟着这个大汉，听他那脚步声。如果这大汉要让他听不到脚步声，实在太容易了，因为他可以毫不费力就使用起踏雪无痕的轻功来。但他太骄傲了，宁愿被这个一心寻仇的瞎子跟着，也不愿当着他的面施展轻功。

瞎子冷笑道：“你要干什么？”

大汉道：“你跟着我，也很劳累，但我想求你一件事，要你帮帮我。”

瞎子一惊，众人亦一惊。

瞎子同他已势成水火，还会帮他做什么事？他为什么要求瞎子？有什么事儿要求瞎子办？

瞎子缓缓说道：“你别忘了，你是我的仇人。”

大汉笑道：“这事与你我的仇恨无关。”

瞎子象在用心斟酌，他想不出这大汉有什么事要他去办。这是个力能通天，技艺通神的人，他日思夜想都无法杀死的人，他会有什么难事要求人？

瞎子道：“你说！”

大汉笑了，这一笑很灿烂，象个孩子。

“好，我先谢谢你。”瞎子沉默。

大汉道：“我有一个心爱的女人，这人的命比我的更重要。我要送她一些珠宝，你为我选一些，要这店里最好的，你帮我挑一挑，好不好？”

刘护愣住了，好半天，才长吁了一口气，慢慢说道：“好，我答应你。”

大汉脸上一片欣喜，他向刘护深深一揖道：“如此多谢了。”

乞丐无用不明白，李二姐和算卦先生巫四都不明白，不明白这两个势如水火之人为什么会这么相待。

大汉道：“我现在有一点相信了，相信你可能会杀死我了。”

瞎子一叹道：“我现在更相信了，更相信我可能会追踪你到死，也杀不了你，但我能杀死我自己。”两人竟对面一笑，这一笑更让在场的人莫明其妙。

乞丐无用如今是用了十二分的小心，一件一件往外搬弄珠宝。

谁见过瞎子做珠宝生意？谁见过天下第一珠宝商是瞎子？但偏偏这个并州刘护就是天下第一珠宝商，偏偏刘护就是个瞎子。他为了辨识珠宝，特地把眼睛灸瞎。

瞎子怎么辨识珠宝？

众人都注视瞎子刘护，看他如何辨识。

瞎子刘护让乞丐无用把最上等的玉扣拿来。他不看，只是摸。

三只玉扣摸完了，瞎子刘护无语。

无用问：“先生为什么不讲话？”

瞎子摇摇头：“这三只玉扣质量虽是上乘，但一块暖玉属玉根，无轻叩之巧；另一块白玉属玉屑，质地不坚；第三块玉本来没什么缺憾，但又差在秋凉之时开采，便没了玉的湿润之气。这三块玉扣都不是上乘。”

众人大吃一惊，才知传言不谬。这瞎子确实是神人。

无用摇头道：“那店里再也没有好玉扣了，你只好不买。”

瞎子道：“不对，我嗅你左边有一处，有玉石之清气，这象是古物之气，地气也好，那味儿也浓，为什么不拿与我看看？”乞丐无用这时在心中暗暗一叹，心道毕竟这人不是明目之人，瞎子无法视物，便妄生臆测，难免不出失误。那边有一只破箱子，箱子中收有各处收回的玉璧玉块，多是些残破之物，哪里有什么好玉？

但瞎子一说，无用只好答言。

无用道：“那里只是一些废玉。”

瞎子肃然道：“拿来我看。”

就只好把这一箱废玉拿来，让刘护去嗅。

刘护让无用一件件向外检视，且边检边报玉璧玉环名目。

无用道：“一块白玉，汉玉佩半块；一块玉璧，残成五唐形状，有饕餮花纹；一块玉扣，象是本朝之物，中间磨工微挫，残缺半眼……”

刘护沉声道：“好，就？片玉扣，拿给我看。”

无用将这一片玉扣放在刘护手里。

刘护用手抚摸了一下，就说道：“好了，就是这一块玉扣。”他把玉扣放在大汉面前道：“这是一片好玉扣。”又对无用道：“出个价吧！”

乞丐无用说不出话来。

那是用几文钱还是用一点可怜的碎银子换来的一片玉扣？它是做为零头搭来的？还是随着一大批货色一齐进了这箱子？乞丐无用说不出这玉扣值有多少银子。

算卦先生突然一叹道：“既然是天下第一珠宝商把它拣了出来，我出十两银子买它。”

李二姐突然一笑，笑得嫣然红颜：“我出五十两银子。”

大汉看着瞎子刘护。

瞎子刘护道：“既然你把他扔在那只箱子里，既然我又把它拣了出来，就出五千两

银子买了它吧。”

众人一惊。就这么一片玉扣，一片残破的玉扣，竟然值五千两银子。

大汉便应道：“好。这一片玉扣我要了，五千两。”

瞎子刘护为大汉挑选了十来件珠宝。

这些东西都不是乞丐无用店里的上等货，都是瞎子刘护从那一般珠宝中拣出来的。

他让大汉花了三万两银子。

大汉没讲话，把银票放在柜台上。

他又向瞎子刘护一揖道：“请把这些东西的好处说上一说，我也好向她说明？”瞎子刘护一笑，笑得很凄苦：“那片玉扣应该是汉高祖时之物。高祖夏盛之时，在冷泉出一块热玉。这玉石所在之处，当阳日照，咕咚咚煮得水响。如无日，则水成温凉。人之性也如此，夏日之时，最是溽热，人以为溽热害人，却不知夏凉害人为甚。这玉扣可以贴肌肤，藏于腹正，便可避夏凉之毒，又可以避夏日一切瘟毒。”

众人见说得确凿，再看那一块不大起眼的玉扣，就半信半疑。

瞎子刘护也知众人分明不信，就说道：“拿一只水钵来。”钵中盛水，玉扣放于水中。

瞎子刘护让把水钵放在门前，在日照入室之处。

半刻钟，瞎子刘护道：“好了。”

果然奇异，众人便见那玉扣边象是一股旺泉，咕咕地冒起水泡来，又象在久煮沸水，直直地不断地泛起水珠，一串串水珠涌起，煞是好看。

众人不由得喝了一声彩，知道这块玉扣为宝。

瞎子刘护一叹道：“世上任什么人也都开珠宝店，都把好好的宝物扔在箱子里，任其无光拖垢，没有一点用项，看来有眼无珠的人开珠宝店也不为过。”这一句话原为感慨之言，却让乞丐无用闹了一次大红脸。

李二姐偏偏口快：“依刘老板看来，这块玉扣值多少银子？”瞎子刘护道：“至少也

值三万两银子。”众人默然，按说，如此宝物，要三万两银子也不为过。可除了天下第一珠宝商人刘护，谁又知道这一块玉扣是天下至宝？

众人又眼看着这一对仇人分手。

大汉道：“我要去送这些宝贝了，我想她一定会高兴。”

瞎子刘护仍然神色冷淡：“你到哪里也不必告诉我。”

大汉道：“我一定要告诉你，因为我要离开你一天。明天到午时，我来这儿的酒楼上等你。”

他为什么要告诉瞎子刘护？他要走了，还得告诉自己的仇人么？瞎子刘护一笑道：“我杀不死你，睡觉也不安稳。”

大汉却朗声而笑道：“你还是得好好睡觉，不然你不光杀不死我，走路也会跟不上我，你怎么有机会？”两人一笑，分手。

乞丐无用偏生好奇，他问瞎子刘护：“刘老板，他是谁？”

瞎子一叹：“他是天下第一高手。”

无用道：“你也是天下第一高手。”

瞎子一笑，颇为狂傲：“我也是天下第一高手。”

### 第三章 柔肠千转儿女情

一个人影渐渐走近裘府。

他的身形很快，转眼之间，就在占地极广的裘府绕了一圈儿，停在后花园墙外。

墙内之人都入睡了么？有没有谁在宁静的静夜中宵，夜不能寐，而独苦苦思恋着一个羁旅游魂？他头低着，迟疑不决。魂牵梦绕之人就在这高高的裘府之内，他为什么不进去？难道他真的还有什么迟疑与惧怕不成？

他不能总在这墙外等候，他很不情愿，只能长长地啸吼了一声。这是一声动情的虎

啸，这一声啸惊醒汴梁千家万户人的中宵夜梦。但最先醒来的一定是裴府中的那裴老爷和夫人。

两个人躺在床上，互相望了一眼。

“他来了……”裴独默默说道。

裴夫人偎在他身上，只是不动。

裴独道：“你别这样，也许他马上就会进来了，他这个人，最不耐烦的就是等人。”

裴夫人轻轻放开了手。

裴独坐了起来，很快就穿好了衣服。他的身子一滑，人就飘向了后花园。

他对面站着那大汉，夜半黑暗之中，那人仍有无限威严。

“我想来看看她们。”

裴独点点头：“我去书室读书。”

大汉应了一声，就缓缓向室内踱去。

女人披衣围被，坐着。

大汉向女人温柔地一笑，这一笑，马上把女人的泪水笑出来了。

“雷郎，雷郎，你为什么总是这么折磨我？”

大汉冲过去，紧紧抱住这个女人。这是个他须臾也不该离开的女人。如果他不走江湖上走动，如果不是江湖黑道上的枭雄，他会天天静夜中宵搂抱着这个女人，睡一夜一夜的安稳觉，那样他会不会更幸福，更快活一些？可他是黑道上的第一高手，他的胸前、背后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他，等着他困倦，等着他疲惫，好一冲而上，乱刀乱剑割碎了他的身体。那时，江湖上的豪杰们又多了几个英雄，这几个英雄因为杀了黑道第一高手雷霆而将名满天下。

他决不会给人以这样的机会。

江湖梦中，原本该有三件：美人、宝马、名剑。



他不缺美人，但美人不能天天搂在怀中。他不缺宝马，但他走路已经不比马慢，要马有什么用？他更相信自己的一双腿。他也有名剑，但他把那几柄剑都埋在深山里了，他已经用不着剑了，天下没有谁可以让他用一柄剑来对敌，他已经活到了江湖人的巅峰，但他仍孑然一身，独往独来。

女人问过他：“你为什么 not 找许多人，让他们做你的奴才？”大汉一笑：“他们做你的奴才时，你也就做了他们的奴才。”

他不愿意开帮立派，实在是因为他不愿意做别人的奴才。

女人一笑，明白他的心意，又问道：“你这一次来，可以留下来几天？”

大汉一顿道：“明日便走。”

女人幽幽一叹，她实际上是这个大汉的妻子，她是江湖上第一恶人雷霆的妻子。但没有人知道她是，没有人知道，除了那个和她同衾共枕的男人裘独之外。

“你快要把我们忘了。”

“我没有。”

“那你总是这么飘来飘去的，飘泊不定，让我们怎么知道你在哪里？”

“其实，我到了哪儿，总会有人告诉你的。”

她默然，这话很对，江湖人只要一坐下来，就讲江湖事，一讲起江湖事，很少有哪一回不提到黑道第一高手雷霆的。

女人偎在他胸前，用力咬，咬得他胸前肌肉都变成红红的斑痕。

“你不该把我们寄放在这里，你不该把我交给另外一个男人，你好狠心……”这是呢喃，也是每一次的埋怨。他会讲什么？他什么也讲不出。他知道，他这么做是对的，只有做了裘独的夫人，她才会活得很安逸，才不用担惊受怕，每日食甘味，睡安枕。

“梦姑……好么？”他问得小心翼翼。

女人幽幽地叹了一口气。

“我为她找一个男人，找了一个江湖上的恶人。他虽然没了武功，但他仍然是江湖上的恶人。恶人有什么坏处？只要他一片痴情对梦姑。这就够了，你说对不对？”

男人一叹，他明白女人的心思。

天要大亮了，大汉悄悄走出了屋。他抬头看天，象在寻找晨曦，他走了几步，来到了绣楼下。身子一纵，人如一片飘絮，落在了瓦檐上，轻轻放开窗子，人从窗子进去。这是非常华美的一间闺房。他悄悄走近去，挑开帷帐，看熟睡中的梦姑与多心和尚。多心和尚已经不是和尚了，他的头上长起了短短的茸发。

梦姑睡得很惬意，她用白白的玉臂搂住男人的脖颈。她是不是怕这个男人会飞走？她的睡梦是不是很香甜？不然她为什么在笑，笑的那样子既纯真，又调皮。

多心和尚睡醒了，睁开了双眼。

雷霆悄悄比划了一个手势，让他不要动。好像在这个江湖第一恶人的眼里，没有比把梦姑惊醒这一件事更糟的。

莫雨道：“你为什么要点她的睡穴，我们好好谈一谈？”

大汉未讲话，终于伸出一指，隔空一点。

莫雨暗暗吃惊。他从未见到人可以随心所欲，就隔空慢慢出指，一下点中人睡穴的。

莫雨仍然起不了身：“我起不来，她抱得我很紧。”

大汉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点点头。

莫雨一顿道：“你能够恢复我的功力，我知道你能。”

雷霆点了点头，说道：“但我决不这么做。”

莫雨冷冷一笑道：“我也没要你做这个。”

雷霆看着这个莫雨。他从来没遇上过和他面对面讲要他做什么事的男人，这个莫雨是第一个人。

莫雨道：“我要你去杀了大相国寺后面偏殿那个和尚无心。”

雷霆忽然一笑：“和尚既然无心，你杀他何益？”

莫雨道：“他让我受辱，为了这个，我坐卧不宁？”

雷霆点点头道：“我明白了。”

莫雨道：“你同意帮我？”

雷霆道：“我从来不为别人做事。”

莫雨笑了：“我也从来不为别人做事，可我现在每天做事，都是为梦姑，为了让她笑，我才做这一切。你也可以试一试。”

雷霆道：“我为什么要试？”

莫雨道：“为了梦姑，因为我知道你很喜欢她。”

莫雨看一看桌子上的那些珠宝，雷霆进来时，把这些珠宝都摆在桌子上。

雷霆看着莫雨，象看一件很稀奇的东西。他在冷笑：“你会不会为了梦姑，叫我自己杀死我自己？”

莫雨笑了：“你是江湖上第一大恶人，你怎么会自己杀死自己你顶多是多杀几个假模假样的大侠名士。”

雷霆笑了，因为江湖上至今没有人敢同他这样讲话，因为莫雨对他讲得很直截，直接请他去为莫雨杀人。

莫雨看着他：“如果你喜欢梦姑，你就一定会这么做。因为你喜欢梦姑，而梦姑又很喜欢我，所以你只好也喜欢我了。不然你怎么办？”

莫雨的样子很愁苦，也象是很无奈。

雷霆一语未发，转身向外走去。

莫雨慢慢说道：“雷叔叔，我等你十天。”

莫雨没说十天之后会干什么。

但雷霆明白，他说十天，就是十天。否则他也不会是江湖上那个叫人头疼的夜鹤莫

雨。

## 第四章 风雨相国寺

大相国寺很大，大相国寺中有很多高手，这里很少有武林人士敢来骚扰，因为他们惧怕寺中的和尚。

江湖上传言，单是大相国寺住持清静禅师的武功，就已让江湖上人人钦敬，已臻化境了。更何况还有心字一辈的三五个高僧。很少有人知道，大相国寺也在江湖上走动，也在江湖上理乱平暴。

这一日是礼佛日，大相国寺内人来人往，很是热闹。

人们都来礼佛，愿意让佛照应自己的生命、运气。

一个大汉在佛殿上降香，他默默祝祷之后，随后扔下一张银票。银票是一张薄纸，就飘飘地摇曳落地。守寺殿的知礼僧忙捡来一看，大吃了一惊。

这大汉随手一丢，就是三千两白银。

寺僧大惊，忙去禀报住持。

大汉礼佛之后，人便漫漫散散走向后殿。他在寻找那间偏殿，那是一间有四大金刚塑像的偏殿。然他找到了，四大金刚座前，蒲团上坐着一个和尚。

这和尚低眉敛目，正在喃喃诵经。

大汉道：“人有冤孽债，佛有轮回劫，大师如此不悟，只是苦苦念经，又有什么用处？”

和尚低头，停止了诵经，回道：“人有冤孽本非债，佛有轮回原非劫，世人着相，便生灾生难。”

大汉一笑道：“果然是得道高僧，请问大师法号。”

那和尚一稽首道：“贫僧无心。”

大汉笑道：“僧本无心渡人世，佛向空门寻烦恼。”

和尚一怔，便知大汉寻找和尚定有缘由。

大汉道：“我要杀了你。”

和尚突然抬头，目中精光四射，道：“和尚既然无心，你又怎能杀他？”

大汉一笑：“皮囊仍在，就击杀他皮囊，让他心也没有，皮囊也不存在，岂不更好？”

身后有人接言道：“心既然没了，皮囊自然也不在了，你用人间尘念去击杀他，哪里杀得到？”

大汉慢慢回过头来，他看到了一个很瘦的老僧，披一件七宝袈裟，执一根无忧禅杖，站在他身后。

“清静大师？”

“老僧清静。”

大汉向清静禅师一揖道：“在下告诉这位无心师父，要取他性命。”

清静禅师轻轻一笑道：“无心自在，你何时要来取他首级，自然由你，但这一张银票上满是戾气，怕我大相国寺无福承受，你还是收起来的好。”说毕，这一张薄纸从清静手中弹出。这一弹用了内家真力，一片薄薄纸页竟然平平展展，缓缓飞向大汉。

大汉手掌一扬，说道：“佛心慈悲，即或对堕入阿鼻地狱之人，也要念上几句浮生咒语，助他超脱。佛前之愿，自然该被成全。”这一张纸飘向半途，忽然停住，象是有物在托它，又慢慢飞向清静大师身边的那个知礼僧。

这一片纸来时无声无息，只是缓缓平飞，去时却速度稍急，急忙之中，竟然有隐隐风雷之声。

知礼僧想伸手去抓这一张银票，然后再掷回。

清静大师心中一惊，猛然出掌，将知礼僧一掌推至旁边。

这银票竟然如一枚暗器，疾射向门上。谁见过银票可以做兵器的？谁见过一张银

票，如许薄纸，竟然有半分嵌入门板，飘飘垂垂，象挂一张招贴纸。

清静大师暗暗吃惊，心中道声惭愧。

知礼僧知道侥幸，这一张银票飞来，他如用手去接，非被切断一只手不可。

清静大师稽首，念了一声佛号，道：“原来是江湖上的‘风雷动’雷先生到了。”

无心也一怔，知礼僧等和尚也心中一惊。“风雷动”是江湖上第一大恶人雷霆的功夫，这功夫据说当世武林罕有其匹。如果他用的这一手是“风雷动”，这大汉就一定是天下第一恶人雷霆。

雷霆也一笑，回礼道：“我来与你大相国寺随缘，只是有一些尘事要与无心和尚了却，望大师成全。”

清静一怔，雷霆竟然以一个江湖第一高手身分，向大相国寺中的无心挑战，这实在是让人不解。

清静大师道：“大相国寺中僧众虽多，但能挡得雷先生一招半式的人却极少。无心虽有武技在身，却远远不及雷先生。如果雷先生要与大相国寺为难，为什么不与我寺中僧众一斗？”

大汉笑道：“好，好，那也好。但只是不要走了这个无心。待我斗过你们寺僧众人，自然要杀死这个无心和尚。如果我败了，我不会杀你们大相国寺中一人。好，我就在今夜子时前来，与寺僧众一会如何？”

清静大师道：“好，好！恕不相送。”

雷霆走了。

清静大师看着大相国寺僧众。大相国寺会遭受一场浩劫。“风雷动”雷霆决不是他们大相国寺僧众可以抵御得了的。

清静禅师道：“敲钟集众！”

钟声响了，除了大殿上仍有一两个小沙弥在看守香火，照应香客外，一千大相国寺

僧众都来到了偏殿。

清静禅师看人都到齐了，就缓缓说道：“自我大相国寺从开国之年被宋太祖高宗束力封护国，一直是优渥有加，香火旺盛，上百年来，不曾受过一灾一劫。这是大相国寺的福分，也是佛祖护佑的结果。今日事儿不同了，刚刚来过了一个恶人，这人是江湖黑道上第一高手，叫‘风雷动’雷霆。他的‘风雷动’神功，我也抵他不住。”

“众僧一听住持讲有人想犯大相国寺，不由暗暗好笑。”束封护国禅寺，谁敢来这里讨野火吃？但又一听是江湖上的第一恶人雷霆，又个个心中生惧，知道这人极是难惹。

有一知客僧便稽首道：“既然寺众不敌，何不派人去禀报兵马司，让朝廷派人来管这件事？我们是束力封护国禅寺，圣上不会不理大相国寺之乱的。”

有的僧众便说这方法极好。

清静禅师道：“这话错了。插手江湖之事，是我大相国寺僧众所为，如今一旦有事，便向朝廷求助，这不是我大相国寺僧众本心。这一灾劫，只好由我寺僧众鼎力救助。”

见住持也这样说，众僧便无言语。

清静禅师道：“无心！”

无心和尚肃然而揖：“无心在。”

清静禅师道：“你可以躲上一躲，因为雷霆扑寺，第一为你。如果你不在，或许可以少许多杀机。”

无心一笑道：“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依弟子看，这雷霆杀我，似乎志在必得。不如由我去与他交手，如战败不敌，就舍了这一副臭皮囊与他，又有什么不好？”

清静禅师道：“他找上门来，寻的是大相国寺的过失，并非只是寻找一个挂单僧。你是本寺僧人，又执掌金刚殿，为大相国寺入世度劫之僧，岂能让他随便滥杀！”

无心一揖道：“无心明白。”

清静禅师道：“不管怎样，今夜难免这一劫难。”夜里，风雨交加。

大相国寺上下僧众都在等待，等着“风雷动”雷霆前来。

禅室之中，清静禅师首座，下面排坐八大弟子。

八大弟子分别是无心、禅心、凡心、尘心、虚心、俗心、僧心、经心。他们团团围坐，隐然共清静禅师组成一个阵势，已是夜半子时。便听到远处滚滚风雷，一路雷霆，直奔大相国寺而来。须臾，雷声风声尽收，只有沙沙雨响。

有人在高声道：“大相国寺僧众听着，我马上就要杀入殿上来了，除了和尚无心，与他人无干，还请让路，免遭误伤。”

大相国寺中传来住持清静禅师的话，在风雨中也极清楚，稳重：“雷先生既已入寺，何不来殿上一叙？”

雷霆朗声长笑道：“好！”

人声未动，身形先动。

拦在殿外的几位知客僧被雷霆一抓一掷，一抓一掷，须臾之间全部被扔到了身后。

雷霆掌中挟雷，劈开了殿门。

一阵风吹过，殿内长明灯摇摇曳曳。

殿正中，坐着清静禅师与八个心字辈的弟子。

清静禅师道：“以雷先生的盖世武功，我大相国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与先生抵敌的，所以老僧只好召集心字辈僧众八人，与雷先生做一次较量。”

雷霆须髯皆动，大笑道：“好，好！”

九个僧人排成一种阵势。中间形成五花，从前后左右哪一边冲入去，都以清静大师为蕊心。

以心御敌，以心驰援，可以保这阵势的威力，但雷霆是天下第一高手，自然对这阵势无所畏惧，他长笑一声道：“好，好！”之后，人随即飘向这九人大阵，坐在前面的僧



心与经心一见雷霆入阵，便起掌而击，这两掌恰好拍在雷霆臂上。雷霆身子一滑，向阵中飘去。这两掌不能成功。尘心、凡心、虚心三僧马上联手而击，清静大师见雷霆一攻就几乎闯入阵中，不由得大吃一惊，连忙出掌，这是佛家的般若掌功。雷霆不敢大意，闪身一躲，让过了这一掌，回头向清静禅师劈出一掌。这一掌隐隐生雷，掌力极沉，清静禅师运起十分掌力，回了他一掌。两人身子都闪开，让过了这一掌。这时，凡心、俗心、尘心已经结好阵势，三人掌法更为娴熟了。

一阵阵汹涌内气正攻向雷霆。

雷霆哈哈大笑。他身形突然疾射，在阵中倏忽往还，三进三出。“这算个什么阵势，算个什么阵势？真正让人好笑了。”

他又立定在清静禅面前。

清静禅师突然一叹，罢手不斗了。

众僧也皆默默静坐，不再言语。

雷霆立在阵中。

这阵势为“九子佛珠”阵。本来该攻前而后至，攻后遇前击，让你首尾皆可接触，独无力攻至中心，中心中一人为佛珠，偶现光华，便炫人眼目，可使人无从攻起，全阵浑然天成，无懈可击。但“九子佛珠”试上几试，皆被雷霆以极神速身法闪入阵中，直逼佛珠。可见这阵势无法与雷霆的功力相敌。

清静禅师道：“阿弥陀佛，雷施主果然好本事。”

雷霆道：“我只要无心和尚，与他人无涉。”

清静禅师道：“雷施主错了。凡大相国寺上上下下之事，无一事不经贫僧允诺。或是事由无心做起，也全是听凭住持吩咐。施主如有恩怨要了却，为什么不寻找我这个住持老和尚，却要去找无心这实施之僧？”

雷霆道：“清静，你是得道高僧，怎么也这样婆婆妈妈的，这有什么用处？空惹别

人好笑。我只要找无心和尚说话。”

无心迈步出阵，向雷霆稽首道：“贫僧无心，特向雷施主施礼！”无心和尚向雷霆一揖。

雷霆道：“无心无心，因为你多管闲事，我要杀了你！”

无心和尚淡然一笑：“如果雷施主杀死我，贫僧再就不管什么闲事了。如果雷施主杀不死我，闲事总还是要管的。”

雷霆道：“好！”他慢慢走向和尚无心。

清静一叹道：“无心无心，空向凡尘，不为恶念，无谓丧身？”无心淡然一笑道：“无心无心，爱向凡尘，不为恶念，无谓丧身。”

清静大师肃然而揖。

众心字辈僧人皆跪地相送。

凡心、尘心、俗心见雷霆走向师兄，猛然一吼，三人从背后向雷霆扑去，伴随着这一扑的是厉声啸吼。

但雷霆身子未动，只是手掌一抡，凡心先飞了回来，又摔跌了尘心，一掌又击得俗心呕血。

无心肃然一喝道：“师弟，师弟，凡心不褪，无佛境；俗心不除，无佛身；尘心未减，无佛意。何必动手，自取其辱？”

三僧仍想冲上，被清静大师一喝而止。

清静大师向无心一揖道：“佛无佳境，达者为悟，无心，你悟了。”

无心淡然一笑。

雷霆知道大相国寺不可久留。他已经走向了无心。

无心双目圆睁，神色安然，望着他。

雷霆倏地出手，疾忙在空中点了两点。这两点是隔空打穴，击在无心前胸的斩命、

捉命二穴上。

无心倒地而毙。

## 第五卷 男儿当自强

### 第一章 狮吼镖局新局主

西门寿一死，狮吼镖局便由严复掌管。

埋葬了西门寿，严复去西门寿家探望西门寿的妻子和儿子。西门寿的妻子很漂亮，很文静，是个柔弱的女人，西门寿的儿子只有八岁。

西门寿的妻子请严复落座，说道：“这些天，多亏了你里外忙碌，也累坏了你。”

严复拱手作揖道：“嫂子说哪里话？大哥的事，就是我的事，忙忙也是该当的。”

女人哀叹道：“只是不知道，杀死他的人是谁，严局主可以帮我们访查，如果找到了凶手，还望为我们报仇才是。”

严复肃然道：“那是自然。”

因为无话，严复就寒暄了一阵子，退出了内室。

他慢慢踱回了狮吼镖局，镖局的门脸儿很大，很壮，那面狮子大开口的狮旗在风中猎猎而舞。他看了一会儿这镖旗，想着没了西门寿，只剩下他一个人去应付这镖局上上下下的大事。他能不能比西门寿干得更好？

他坐在狮吼镖局的大厅里。大厅里很暗，他吩咐下人，不许点灯，又叫一个镖师给拿来一坛酒，他独自默默地喝酒。

“你为什么要点灯？为什么在这里喝闷酒？”

一只柔软的手放在他的肩上。这是个女人，是那个他曾经魂牵梦绕过的女人。

她不是在那所宅院里么，为什么又来到这里？

“你什么不呆在家里？”他沉声问。

女人笑了：“我告诉你一件事，我前天上宽街，进了一家珠宝店，见到了‘风雷动’雷霆……”

严复无语，但他在用心听。

“风雷动”走到哪里，都决不会只是走路，吃饭。他会给那地方带来死亡，带来血腥。

“雷霆进了珠宝店，为女人买了一些珠宝，那都是一些价值不菲的珠宝，有并州珠宝商人刘护为他挑选，最后他花了三万两银子买了一些好东西……”

严复仍怔忡着，不明白这跟他严复有什么关系。

李小钰在笑，把一对笑靥笑出灿烂带露水的花儿来：“他说是给一个女人买的，一个刚出嫁的女人……”

严复也愣了，刚出嫁的女人？雷霆没有家，江湖人都知道，他给谁买这些珠宝？

李小钰笑了：“这些对你都没什么用处吧，是不是？”

严复点点头。

李小钰仍笑，笑得很可爱：“严局主，你可错了。”

严复惊异地看她。他错了，错在哪里？

李小钰道：“任何江湖势力你都不该忽视，说不准有哪一天，他们就会向你捅刀子。也说不准哪一天，你就会用上这些江湖关系。”

严复看着李小钰，他似乎不大认识，不大熟悉这个女人了。

严复问道：“你知不知道是谁杀了西门局主？”

李小钰吃吃而笑：“不管是谁，对你有百利而无一害，西门寿不死，你能当上狮吼镖局的新局主么？”

严复不语，是不是这个女人在中间做了手脚？严复不能问，也不敢问。他有心病，

有一块很大的心病。

女人抚摸着他，男人焦急时，不自信时都需要女人，需要女人的抚摸。夜很深了，严复让李小钰睡在他房里，他仍坐在桌前喝酒。他有着很深很深的忧虑，都有谁知道他曾经出卖过狮吼镖局？都有谁知道他曾经为了这个女人，为了八万两银子，就把狮吼镖局的那一趟镖货出卖给邓飞？他现在要的是销去这次赃，不让外人知道这一切。

他杀不死邓飞，但他可以收买邓飞。邓飞虽然号称中州大侠，在江湖上颇多美誉，但许多大侠都喜欢财富，喜欢待客豪爽，喜欢挥金如土。这样的大侠很容易说服。

这时，他的房门开了，从门外走进来一个人，是中州大侠邓飞。邓飞冷冷地看着严复。

“我要是你，现在就不一个人喝闷酒。或者找个女人陪陪，或者把江湖朋友们都找来，象模象样的庆祝一番。”

严复道：“庆祝什么？”

邓飞道：“庆祝你做了狮吼镖局的新局主。”

严复看着邓飞。邓飞仍是那么散散漫漫地站着，仍在笑。

严复心里一抖，这个人也许并不太好收买。

严复道：“我与中州大侠一向默契，如今我执掌了狮吼镖局，还望大侠予以成全。”

邓飞心不在焉：“好说，好说。”

严复看着邓飞，慢慢地问道：“如果邓大侠没什么事，我可就要去睡了。”

邓飞道：“有事，有事。不知道严局主和我那一约还有没有效了？”

严复心里一惊。他曾经答应邓飞，可以劫几次狮吼镖局的镖货。那时是西门寿做局主，而且失镖是在西门寿手里。如今西门寿已死，他又做了新局主，他怎么会让邓飞再去劫镖？

严复道：“西门局主已死，我已执掌狮吼镖局，此事邓大侠尽知，邓大侠为什么还

来问我？”

邓飞突然哈哈大笑道：“好，好！没想到严局主忘性竟这么快，原来的允诺转眼之间都全忘了。这件事若说给江湖人听见，不能让人家相信啊。”

严复道：“不知邓大侠要向江湖人讲什么？讲你如何劫走狮吼镖局的镖货么？还是讲你邓大侠蒙面为盗，盗走狮吼镖局的银两？这件事说向江湖，邓大侠会有什么好处？我可不明白了。”

邓飞看定严复：“我可不那么傻。”

严复也看定邓飞：“你是不是有更好的主意？”

邓飞只是冷笑。

二人之间，杀气缠绕，恨不能马上一斗。

严复突然笑了：“听说邓大侠的庄中，有一座很漂亮的亭子，叫‘恶人亭’，不知有没有这么一回事？”

邓飞愣住了，不知严复此时提这亭子有什么用意。

严复道：“恶人也有朋友。”

邓飞突然笑了，他明白了严复的心思。

“三十万两银子。如果严局主肯给我三十万两银子，我将对此事决不再提一个字。”

严复点头道：“好，一言为定。”

## 第二章 恶人亭

中州大侠挥金如土，每年他都亲自带人或派最得力之人去灾区赈灾，他赈灾的银子一花就是上百万。没有人惊异，都对中州大侠邓飞十分钦敬，每年经邓飞赈济，能活命下来的人岂止成千上万？

中州大侠邓飞是中原第一号活菩萨，中大侠邓飞自己的日子据说过得很节俭。

邓飞来到了恶人亭，抚摸着亭柱子，感慨万分。

如果他死去了，后人知道了他的所作所为，会怎样看他？他们仍会对他交口称赞，称他为中州大侠，为万民的济难菩萨，还是叫他为十恶不赦的坏蛋？

他有一次去川陕赈灾，在回来的那一日，江堤之上有上万民众送行，有上百个老年人把一顶万民伞送与他。这顶万民伞是官员遮阳的伞具，是用上万块碎布剪下来缝缀而成的。

邓飞当时流下了热泪，跪在地上，接受了这顶万民伞。在回来的路上，他打马停在一个高坡上。这高坡很荒凉，是个无人来去之处。邓飞命手下人把那顶万民伞埋在这土坡上，他不往回带一丁点儿东西。他独自棹舟上了沙洲，进了竹舍。竹舍内，三位高僧仍然在坐着。

笑和尚道：“你回来了，事儿办得如何？”

邓飞行礼道：“禀师父得知，我一说，严复便答允了，狮吼镖局可以出三十万两银子。”

笑和尚道：“好，你辛苦了。”

邓飞一揖，不再讲话。

淡和尚道：“你与那个擅天罗鬼步的人一战如何？”

邓飞讲了他与乞丐无用一战的经过，他抓住了无用的手臂，不防旁边那个算卦先生会出手，所以无功而退。

淡和尚点点头。

愁和尚突然问道：“邓飞，上一次在大街上，那个刺客想杀你，那是在什么时候？”

邓飞肃然道：“去年要去赈灾之前。”

愁和尚道：“这就对了，今年要入秋时，你又要去川陕一趟，那人想必不会放过你。你要小心。”

邓飞应是。

见三位和尚再无问话，邓飞就躬身而退。

十年前，当三位高僧找到他时，他只不过是一个流浪街头的孩子。是笑和尚把他领进了一个破庙。

笑和尚喊道：“师兄，师兄，你看，你看，我找到他了，我找到他了！”

就从庙里无声无息地飘出来了另外两个和尚。

淡和尚抓住他的肩骨，用力捏了捏，道一声：“好！”

愁和尚看看他的眼睛，又看看他的手，点了点头。

从那一天起，他邓飞注定就要成为中州大侠，成为名动江湖的大人物。

邓飞慢慢棹舟，回到了恶人亭。

他坐在亭子里，他还要在这里坐到日暮。他总是匆匆来去，忙忙碌碌。一旦有了闲暇，他忘情于这一片湖水。

身后边传来了脚步声。

这人直走入恶人亭。

邓飞明白，这人不是他庄子内的人。他庄内的人都明白这一个规矩：决不可走入这恶人亭，决不可接近这一片湖水。

邓飞觉出那人的脚步突然快了，那人已经走近了他。

邓飞不动，他没法儿动作，只要那人不出手，他就不会动。

但他觉得喉咙发紧，噪子有些干，背后逼来一阵阵杀气。

不知过了多久，暮色就一点点浓蔽了亭子。

终于那人开始讲话了：“邓飞，告诉我，你今年要去哪里送你的银子？”

邓飞沉默了，他明白了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曾经有一次要杀他，但那一次他与邓飞战了个平手。



邓飞说道：“如果我没猜错，你曾经想杀死我。”

那人道：“不错。现在我也想杀死你。”

邓飞道：“那你为什么不杀？”

那人沉了一沉道：“因为你在恶人亭。”

恶人亭？恶人亭。

邓飞为什么要造这一座恶人亭？是因为他每年去筹措银两时就做了恶人？还是他心中仍有恶念？是因为他自惭他的行止，还是认定要做个作恶多端的恶人？那人为什么说他在恶人亭，就不想杀他？是因为那人出手没把握，还是他在犹豫，无法断定邓飞究竟算不算得一个恶人？

那人缓缓说道：“邓飞，你一连五年，在川陕、两湖、山东、浙江、关中救赈，活了无数人性命，你做下了这功德无量的好事，让我佩服。”

邓飞笑了一笑，他自己也不知对自己是该佩服，还是该自责。

那人道：“可有人不愿意你赈灾。你明白么？”

邓飞缓缓道：“明白。”

那人道：“司天监告知今年川陕有灾，川陕一带巨富都开始囤米贮粮，欲居奇生财。你猜，他们第一件事想的是什么？”

邓飞心中一抖，他明白，他们第一件事就是要找杀手，杀死年年去灾区赈灾的邓飞。

那人道：“他们一定要杀死你。在你秋天去川陕之前，他们一定要杀死你。”

邓飞道：“你也可以杀死我。”

那人傲然一笑道：“不假，虽然你又学了金刚八法，可你还是敌不过我，我还可以杀死你。”

邓飞道：“不知道你.....是不是川陕之人？”

那人一叹道：“我不是。”

邓飞道：“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从哪儿来？”

那人犹豫了，半晌没讲话。

邓飞慢慢道：“你觉得为难，就可以不讲话。”

那人道：“我是汴梁人。”

汴梁？邓飞他身在中州，为什么汴梁有人要杀他？是狮吼镖局？还是其他苦主？

那人又道：“你得记住，我不是江湖人。”

他不是江湖人，他是什么人？

那人问：“邓飞，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邓飞没一点犹豫：“我是个坏蛋。”

那人一叹道：“好，好。只有我知道你确实是个坏蛋。你不光杀人劫货，还有许多事儿做得并不那么让人佩服。所以人家叫你中州大侠时，你应该心惊胆战才对。”

邓飞低头不语。

那人一笑：“邓飞，我走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希望你这个坏蛋活着。”

### 第三章 裘府老爷

裘府仍很平静，这平静似乎有了二十年，谁也没见到裘府老爷同人交手，谁也没见过裘府同江湖上哪一家门派过不去。曾经有人对裘府老爷颇为不敬，但那些人都莫名其妙的掉了脑袋。而那人死去时，裘独老爷子还正同宾客们喝酒，喝得醉了，醉得一塌糊涂。有人报来：“大刀客卢风死了！”

裘独老爷一愣，然后就念叨着：“卢风死了？卢风死了？死得好，死得好！”

他就继续喝酒。没有人以为卢风的死会与裘独老爷有关。

裘独老爷用一双吴钩剑，据说剑法不凡，而且他还擅一手双阳神掌，江湖人都知道裘独老爷子是江湖上的一流高手。但裘老爷从来也不曾与人对敌过。

二十年前，突然在汴梁城西，矗立起来一宅院，这就是豪华气派的裘府。

没人知道矗立起来的这一所宅院是谁家的，人人艳羡，以为是皇子王孙兴建的外宅。这宅院豪奢，华美，直逼似帝王宫室。

这宅院盖起来后，悄悄住进去了江湖美人儿范蔷儿。

后来，忽然传了喜帖子，范蔷与裘独成亲了。

成亲那一日，人们知道裘独喝得大醉，范蔷儿独一个人坐在洞房里。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儿了。

裘独老爷子坐在客厅里，喝酒。这二十年来，他几乎手边没有离开酒杯。他喝得很慢，象在把岁月一点点斟入杯中，喝进肚子里。

有人飘进了屋，是女主人范蔷儿。

她的声音很温柔：“你为什么总要喝酒？”

裘独的声音空空洞洞：“喝酒可以让人忘记许多不快活。可以让人知道，所有的大事小情统统不过是一场空，只有杯中才有实在。”

范蔷儿叹了一口气：“要不要我来陪你喝几杯？”

裘独道：“不用，让我一个人清静清静。”

女人就飘走了，象来时一样无声无息。

连这个女人的功夫也比他高出许多，他看着女人衣袂飘飘的步态，又闭上了眼睛。

他身边的一切，都告诉他一件事：他不如别人。

不如别人，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当奴才，虽然表面上象主子，但实际上是奴才。另一条路就是死。

他选择了前者。

他的面前站了一个人，是叫他老爹的新姑爷夜鹤莫雨。

“你来做什么？”

夜鹤莫雨道：“我想告诉你一声，我也会喝酒。”

裴独想一下把酒杯摔在地上，怒目而骂：“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也配来同我喝酒？”但他却点点头，道：“好，坐下来喝。”

心扉紧锁，借酒浇愁。

夜鹤莫雨看出裴老爷子的颓丧。

夜鹤莫雨很聪明，聪明得一眼就看明白了裴府中最大的秘密。因为他搂着梦姑的身子，同雷霆谈过话。因为他看见了雷霆瞧梦姑时那少见的慈爱的目光。夜鹤莫雨找准了时机，他要雷霆杀死大相国寺僧无心。

他听说无心死了，知道是“风雷动”雷霆夜半子时闯入大相国寺，当着众僧杀死了无心。

夜鹤莫雨笑了，他头一回领略这快乐。你这边搂着女人一夜温馨，那边仇人的头颅便落地了。这不费自己什么气力。

夜鹤莫雨的心境很好，他啜了一口酒，道：“好酒！”当然是好酒，裴老爷子雅好杯中物，难道会喝些劣质的烧刀子酒不成？

夜鹤莫雨道：“老爷子功成名就，就这么一日日悠闲饮酒，岂不也是人生的一大乐事？”

裴老爷子看看他，心中暗道：王八蛋，你知道个屁！

夜鹤莫雨道：“但是……老爷子广有田产，有这么多的钱财，在江湖上又有势力，为什么不振作一番，让天下人都知道裴老爷子在江湖上有响响亮亮的名头，那样岂不是更好？”

裴老爷子看着莫雨：“据我所知，江湖上任何一个下三滥的家伙轻轻一拍，你这条命就了账了。不知你这人为什么竟然还有这么大的雄心？”

夜鹤莫雨狂笑道：“人总要利用自己的机会。该行云者行云。该布雨者布雨，轰轰

烈烈干一番，也不枉江湖上一场。”

裴老爷子笑了，这主意不坏。

如果他在江湖上搅起一番风浪，那又会怎么样？更重要的是，他想起了那一个人。

为什么他那么悠闲？让他知道裴府也不很稳当，把女人托付给别人并不是一种最好的方法。这多好！

## 第四章 破庙会

汴梁城的夜。有沿城巡河水在流，零乱的梆声更敲得汴梁的夜冷冷清清。

汴梁城东有一座很破旧的关帝庙。

宋人崇敬关羽，认为他合伦理，守纲常，又兼能仁义礼智信，就尊他为帝，称为武圣帝。

这座庙年久失修。庙里有香火，但没有守庙之人。残灯飘摇，闪一地清凄。

有人进了庙，是那个乞丐无用。他进了庙后，静静地席地而坐。不一会儿，传来了嗖嗖的衣袂破空之声。

这回进庙的是那个算卦先生巫四。

后来又有人闪进了庙。这个人竟然是那个严复局主的女人李二姐李小钰。

后来又陆续进来了六个人，九个人席地而坐。

有人问道：“狮吼镖局的日子怎么样？”

李二姐道：“严复新当了局主，当然很认真。他现在很谨慎，近日之内只是整饬内部，很少接下大宗镖货。”

那人又问：“他想怎么做？”

李二姐道：“他看样子想找到杀死西门寿的凶手，想替西门寿复仇。”

那人一笑道：“那好。”又问道：“雷霆在做什么？”

乞丐无用道：“他杀死了大相国寺和尚无心，连清静老和尚和七大武僧都拿他没办法。”

那人默然，半晌一叹：“毕竟是雷霆。”

这九个人都沉默了，对于雷霆，他们能说什么？

乞丐无用道：“雷霆也不是不可以一战的。”

众人惊愕，以为他在说胡话。在这九个人中，他的功夫不算很高。

乞丐无用道：“我和四哥在珠宝店，正碰上雷霆来买珠宝。”巫四点头道：“不错。”

乞丐无用道：“你可能忘了，他说了一句，那些珠宝是给一个刚出嫁的女人买的。”

巫四沉吟道：“我也想过，一个刚出嫁的女人，决不会是雷霆的意中人。”

乞丐无用道：“你那么能算计，怎么又糊涂了？他宁可冒着被瞎子刘护羞辱一番的危险，也要为那个女人买一点好珠宝。你说他对那女人是不是很痴情？”

巫四点头称是。

他们如果能找到那个女人就好了，他们就知道如何对付雷霆。那人又问乞丐无用道：“那个中州大侠邓飞怎么样了？”

乞丐无用道：“他带着西门寿来，把镖货弄回去了。现在就是不知道他这人想干什么，一会儿阴，一会儿阳，拿不准他会有什么主意。”

那人冷冷道：“可每年大灾，总是他中州大侠去赈灾，不是你无用去。”

无用道：“所以我把银两镖货还给了他。”

那人突然道：“江湖之上，突然又有了几个不明不白的人，整日在中州和汴梁之间来回。看那样子，身手都不弱。上次老九去探，那些人中的一个进过邓飞的庄子，看来也不是善类。他是不是想杀邓飞？”

众人无语。如果杀死了邓飞，他们会怎么样？是高兴，还是难过、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

那人道：“我们和邓飞有仇……”

九个人皆默然。邓飞一次劫镖，伤了他们最亲的亲人。他们不想放过他，但那亲人临死时，告诉过他们，不要去找邓飞报仇。他不是不想报仇，是因为只有邓飞，才能每年赈灾救人一回，这功德无量。

那人道：“川陕如果被灾，最先难过的日子当然是我们这些下九流人物，不知我们兄弟们会死掉多少，所以邓飞不能杀。老四，老六，你们记住，不能杀死邓飞。”

巫四慢慢说道：“我们不杀他，还有别人想杀他。”

那人问：“谁？谁想杀邓飞？”

巫四道：“我想，这些人大概是禁军头领。”

八人皆一惊，但一想这也有理。如果你是皇帝，一连五年都有一个江湖豪杰替你去灾区赈灾，你心里不慌？皇帝肯定想杀邓飞。那人道：“师父临终时，再三告诫我们不可动邓飞。师父的话不可不听。可要我们去保护他，那就太……”

李二姐道：“如果我们不护着他一点儿，他很可能被杀。”

那人道：“不行，谁也不能杀死邓飞。”

巫四道：“我恨不能马上宰了他。”

那人道：“师父有话，你不可以杀他。”

乞丐无用道：“他杀死了师父……”

那人道：“你以为师父不想杀他？只要他每年去灾区赈灾，你就不能杀他。”

巫四恨恨道：“好，我等着。”

那人道：“最近江湖多变，裘府中人屡进屡出，三弟和五弟常去探探，看看那是些什么人，他们要干什么。千万要小心，别大意有失。”

众人之中有两个汉子应诺。

月光清冷，照在这破庙的荒地上，分外凄凉。

## 第五章 禁军头领

中州大侠邓飞慢慢走入甬道，甬道很长，在甬道里有好多密室。第一间密室里灯火通明。屋子里满是玉器古玩，桌子上，有一堆玉鼎、洗马、香炉、玉如意、玉笔洗、金缕玉带、珠宝佛塔。邓飞站在这些玉器珠宝面前，一件一件地赏玩。

他第一回是在劫了并州大豪于文敬时，留下了一柄玉如意的。据说那柄玉如意是黄帝警世时驻蹕使节的信物，其价值无法用金银估量。拿这一柄玉如意时，邓飞的心还有些哆嗦，但后来三位师父并没过问他去劫珠宝之事，只是点点头，认为他办得很好，他于是心安了。从那以后，他每劫一次镖货或抢劫一次豪富，都把最好的东西留给自己。

他在劫第三次时杀了人。

回来后，淡和尚问道：“你杀了人？”

他愕然。

淡和尚一叹：“你额上凶纹已现，隐隐杀机暗伏，如此下去，你必然会造孽于世。”

邓飞知三位师父是避世高僧，看得透许多尘世之奥妙，便跪下回禀道：“好教师父得知，这次弟子出手，险些没了性命，那人舍命来夺，弟子走不脱，只好杀死他。”

淡和尚一叹不语。

愁和尚突然道：“你入世劫财，本就是劫人性命。你如同我三位兄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灾民要赈，钱财无处筹划，不劫人钱财，靠什么救人？你只好勉为其难了。”

邓飞一跪受教。

他明白愁和尚的话，只要他不滥杀，三位师父不会怪罪于他，如入地狱，至多也是三位师父同他一起去。他怕什么？

邓飞喜欢珠宝。他从小只是个乞儿，从未见到过珠宝。他现在有了这么多的珠宝，而且都是天下最好的。

他劫来的钱财越来越多地被他留下，每年赈灾所劫的越来越多。他已经不光想着赈



灾了。

他越来越喜欢劫人钱财这一勾当。

邓飞坐在珠宝之中，一件一件地抚摸，把玩。他决不会向三位老和尚那样，清清凄凄地苦对自己。他要过最奢华的日子，将来如果有机会，他要告诉天下武林中人和江湖中人，全天下最富有的人不是汴梁城的裘独，而是中州大侠邓飞！

他为这个而苦苦寻觅着珠宝。

现在，他去劫谁的镖，抢谁的家财还要和三位师父商议，三位老尚总是要顾及那人的声名、罪恶或者那人的豪富程度，思忖再三才同意他动手。总有一天，他愿意抢谁就抢谁，愿意劫谁就劫谁，天下的珠宝会源源不断地落在他手里。

他已经嫌三位老和尚碍事。但他有三位老和尚撑腰，则出师必利。三位老和尚是武学的大宗师，天下几乎没人可以敌得住他们的功夫。

一旦失手，他有三位师父，可保无碍。

他看过了珠宝，走到了另一间密室里。

这里面有两个他抢来的最漂亮的女人。

他刚刚把这两个女人抢来时，她们又哭又闹，最后她们不闹了，不吵了，她们天天话也懒得说。再后来，她们和好了，因为除了送饭来的一个哑丫头，她们看不见一个活人。她们很亲近，她们很讨好邓飞，每一次都把他侍奉得很快活。她们手里有很多珠宝，还有银票，邓飞每一次给她们时都大方，让她们总是在梦想有一天回到地面上那个花花世界里时，她们一下子成了人人艳羡的富人。只有邓飞知道，她们永远也不会成为地上的豪富，她们永远是他的地下奴仆。邓飞不顾那两个女人的纠缠，慢慢走出甬道。

他掀开了那幅中堂画轴，跳了出来，回到自己的居室。

来过这里的江湖人物自然不少，他们先是愕然，为中州大侠邓飞的俭朴而感到脸红和羞愧。一间好好的中厅，糊着廉价的窗纸。中堂是两幅联，上联为：家国世事难得少，

下联为：欲贪求心简亦多，横额为：清风拂袖。这一联额道出了中州大侠俭仆之风的可贵，客人就慨叹怪不得中州大侠每年能向灾民赈灾百万两银子，原来人家居家度日简直是在苛薄自己。看到这中厅里残破的桌椅，看到那陈旧的缺边茶碗，客人自愧弗如，认定只有中州大侠邓飞才是唯一的江湖侠客，别人实在无法与之比肩。就又有好事之客前去主人居室，室中一榻一桌一椅。榻是硬木，榻上有布衾卧具，洗得已然发白，一柄古剑挂于床头，显大侠豪士之风。桌是旧桌，一腿残败，用赤丝系足，显得十分寒酸。桌上有砚有笔有墨，皆是街头阿二之类小人物用的便宜货，椅子背也已磨坏，用丝系住，连椅上座垫儿也是粗布的。有好事者从中偷偷抽出内絮来看，原来是待客杀鸡后留下的鸡毛。

中州大侠名满天下，但中州大侠平日不骄不矜，待人接物又十分平易，且脾气极好，武功很高，又不与人斗气逞狠，让江湖武林豪杰人人佩服称赞。

他们都知道中州大侠邓飞是孤儿出身。知道了这个，就叹了一口气道：“怪不得。”一边自宽自慰他是孤儿，可以过得清苦日子，我不是孤儿，自然不该象他那么清苦。即使要做大侠，也要另外一种做法。他们又知道了中州大侠邓飞在沙洲上有三位高僧为师，这三位高僧是避世高人，在沙洲上清修，据说沙洲上更苦，粗食淡菜自不必说，连所居竹舍也是四处漏风的。他们这又长吁了一口气道：怪不得。

虽然不能象中州大侠那样做，但人心可贵，人人都知道中州大侠不是凡人，他是武林豪杰中的人杰。

邓飞坐在椅子上，看书。

他每天看书。起先是为下人看的，下人看到中州大侠是文武全才，必然更加敬佩。但后来他从书中悟到了许多东西，这是他的三位师父不曾教过他的忍耐、狡猾、机心，他就认真地读书了。

他的身后有了声音。邓飞没动，他知道他不能动。

如果来人身手和他一样高，他动也晚了。如果来人比他差，根本就不用动。如果来人比他身手更强，他动一下，马上就会被杀死。那人站在了他身后，笑了：“原来中州大侠就是这么个人物？人家千里迢迢来杀他，他还忙着读书，连抬头看人家一眼的工夫都没有？”

邓飞缓缓放下书，说道：“如果我放下了书，你就杀得成我么？你为什么不试一试？”

那人仍笑：“试？为什么要试？杀你只需要一剑就够了，为什么还要试？”

邓飞道：“我知道你是谁了。”

那人道：“你知道了最好，我是谁？”

邓飞一叹道：“一剑萧晓，八十万军禁头领萧晓。”

那人道：“不错。你知道，我平生杀人只此一剑，绝不向人出第二剑。”

邓飞之所以一叹，是因为人知道了今日的事情大为不妙。一剑萧晓，是八十万禁军头领，巴巴地从汴梁赶来杀他，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这人本领高得出奇，据说天下黑白两道的高手死于他剑下的人不计其数。武林中人曾言，萧晓雷霆，是可以比肩的两个人物，实在不能分出这二人谁强谁弱。

萧晓很傲，对邓飞并不大在意。

“你放下书，可以回过头来，面对着我，想着用你的武功来对付我。你不是从三位师父学了大力金刚指么？听说你最近又学会了金刚八法？看来三位老和尚的本事差不多倾囊传授与你了。你为什么不借这个时机试上一试？”

邓飞苦笑，他知道他不能试。对别人可以试，对一剑萧晓和风雷动雷霆不能试。

邓飞道：“我不想试，我只想问问，你为什么要杀死我？”

萧晓一笑：“我奉旨杀你。”

邓飞道：“我又不曾谋逆造反，皇上为什么要杀我？”

萧晓道：“因为你五年来，每年花上百万两银子去灾区赈灾。”邓飞奇怪道：“这是

好事，皇上为什么要杀我？”

萧晓道：“这是皇上的事儿。皇上的事儿他自己不办，当然不愿意让别人去办。你替他办了，他不但不领你的情，还要杀了你。”邓飞一叹，知道自己大限已到。

一剑萧晓道：“我不愿意杀你，因为我知道今年皇上也没准备一百万两银子救灾。皇上正忙着修宫殿呢。我出宫时问过司天监，他告诉我今年戊星犯日，主川陕旱涝不均，是小灾之象。我不愿意杀你，杀了你，谁拿一百万两银子救灾？但圣命难违，我一定要杀你。我杀人平生只此剑，如果我一剑杀不死你，我自可以向皇上复命，让你活下去。”

邓飞精神一振。他看看一剑萧晓，萧晓站在面前，无式无姿，不成规矩，这让他莫测高深。

他能躲过萧晓的那名动天下的一剑么？

崤山四魔不服一剑萧晓，找上门去寻衅，萧晓跣足而出，剑绦未系，戎装未穿，剑一出鞘，四魔登时了账。

邓飞自忖，他如今一人还是不敌四魔的功力，这一剑不能试。邓飞笑了：“如果萧大侠能剑下留情，让我躲过这一剑之厄，萧大侠回皇宫那里断难复命，那时皇上一旦怪罪，萧大侠自家的性命便不保了。萧大侠何必守这一剑一誓呢？”

邓飞这话，是想挤兑一下萧晓，让他坚执守信，执这一剑之约。萧晓昂然道：“我一剑无功，自然引身而退。在皇上面前，我也有自己的交代，顶多让皇上拿去我的顶上人头。这个我想不用邓大侠费心。”

邓飞知道，他已不能不战。

他头一回知道怕死的滋味。他的腿有些紧，觉得有一阵阵寒气从地底向上漫来。

他镇定住自己，想他是不是该先出手，先发制人？那样他可以让一剑萧晓拔不出剑来。但他知道这决不可能。一剑萧晓从来没有拔不出剑来的时候，他拔剑的速度很快，死于他剑下的人都不知道他如何出剑的。

他出剑的角度很刁。

邓飞站了起来，他知道他不能先出手。他如果抢先出手，他就无法判断萧晓如何出剑，就更没办法躲过他那致命的一剑。

萧晓慢慢说道：“你很聪明，看来你很可能躲过这一剑之厄。”邓飞明白他的话意。

一侠萧晓道：“好！我不愿杀你，所以等你，等你镇定下来，等你有信心时再出手。”

萧晓出剑了！

邓飞简直说不出他心里是什么滋味。他那本来蓄得满满的自信被这一剑的剑气杀得无影无踪。他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一剑。

世人皆猜测萧晓出剑人都看不清，可邓飞看得清清楚楚，他看见萧晓的五指握住了剑柄，看见了那柄剑马上变成了矫健腾飞的蛟龙，看见了剑芒上飞舞着的那耀人眼目的死亡之光。

邓飞知道他根本躲不过这一剑。

他身子闪了三闪，那柄剑还是直刺向他的咽喉。

这剑很快。

邓飞马上就可以听见剑尖刺入咽喉的那一声轻响，马上就可以看见从他咽喉喷出一股鲜血，他还可以看见萧晓执剑冷淡地站在面前那既怅惘又冷漠的神情。

叭——叭——

从斜刺里射出了两枚暗器。第一枚暗器打在剑上，剑身只颤了颤，乱了剑的剑气。第二枚暗器打在剑上，剑才向旁斜了斜。

这一剑还是刺中了邓飞，这一剑刺在邓飞的肩上，深入寸许，剑出，流血。

邓飞自然站着，向一剑萧晓凄然一笑：“你并不想杀死我。”一剑萧晓浩叹道：“有人不让我杀你。”

从屋角边走出一个人，这个人破衣烂衫，但人很年轻，二十多岁的年纪，眼里闪着

倔强的光。这人是下九流的乞丐无用。

在屋门边走出来一个文士，这人象个酸气十足的迂儒，他手里握着一柄扇子，向一剑萧晓笑。这人是下九流中的算卦先生巫四。萧晓冷如冰霜：“原来是你们两个？下九流中的乞丐和巫四？难道我就不会再对你们挥剑一击么？”

巫四一笑道：“萧大侠当然能。巫四恐怕没邓飞这么幸运，怕今天躲不过这当头一剑了。”

乞丐无用也一叹道：“你那鬼剑，我看着就心跳不止，怎么躲得过去？”

萧晓道：“你们又何必多管闲事？”

巫四道：“你以为我喜欢这个鬼模鬼样的中州大侠？”

乞丐无用道：“咱们只不过是喜欢他那一百万两银子就是了。”一剑萧晓冷冷道：“我向你们俩出剑时，决不会象对邓飞那样客气。”

巫四道：“那也没什么办法。”

一剑萧晓看定了他的宝剑。他一手握着剑柄，另一只手握着剑鞘。

剑如出鞘，巫四与乞丐无用必然会有一个人要死去。

乞丐无用道：“四哥，你让开，让我来尝尝他这一剑杀人的滋味。”

巫四一笑道：“你还不如我呢，不如我来对付他。”

两人争着要敌这一剑。

一剑萧晓缓缓地放了手。

他看看中州大侠邓飞，又看看巫四、乞丐无用，突然一叹道：“既不能一剑杀人，多伤几人，又有什么用处？”

一剑萧晓转过身去，慢慢走出了屋子。

屋子里，只剩下了乞丐无用和巫四，还有中州大侠邓飞。邓飞嗒然若丧，虽是败在一剑萧晓的手里，毕竟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他的心情很不好受。

他想起了与三位师父的对话。

笑和尚道：“如果遇上了风雷动雷霆，你没有一点儿机会，你唯一的办法是早一点儿逃离他，离他越远越好。”

他当时心中惊悚，连连点头。

淡和尚道：“雷霆并不可怕，他只知道为自己而杀人，如果你不去惹他，他又何必要来杀你？更可怕的是一剑萧晓。如果他想杀你，只须剑光一现，你就没命了。你没有办法躲避。他杀人时只须一剑。”

记得他当时请教道：“徒弟行走在江湖上，如果遇上这个一剑萧晓时，怎样才可以用自己的一招功夫躲避过他这当头一剑？”

愁和尚看看淡和尚，淡和尚看看笑和尚，三个人都摇了摇头。

## 第六卷 孔方令

### 第一章 江湖恶风波

汴梁城内很平安，虽然江湖上时常有传闻，来讲谈几件大小事件，也不外是“风雷动”雷霆杀了几个人，一剑萧晓又同谁对敌了，江湖上几个下三滥的采花贼被豪杰给杀死了。再没有什么大事可言。

说是并州大豪，人称铁手分金的严大威被人杀害。

这消息刚刚传来，江湖豪杰都不大相信。

铁手分金严大威是江湖上的一个铮铮硬汉，是江湖白道上的一个豪富。这人仗义疏财，乐于助人，天下英豪多有受其资助解救的人。他人称铁手分金，不光是讲他为人仗义、公允，也是说他那一双手能劈幽冥神掌，又擅分金错骨三十六式。这人身手功夫了得，却怎么被人杀了？

可眼见得报丧之人丧服如雪，颜面似霜，打马飞奔而来，雪白丧帖递上来，不由你不相信。

原来，铁手分金严大威一日正坐在厅堂上，与家中管家主事的仆人们议事，有人报说来了一个黑衣人，这人自称是孔方令的送令人。

严大威惊异道：“什么孔方令？”

也难怪他有这一问，他在江湖上多年，确实没听说过有什么孔方令。

那家人匆匆出去道：“我家老爷说了，他不知道江湖上有什么孔方令，你赶紧走吧。”

那个黑衣人冷冷晒笑。他人很瘦，背插一柄宝剑，颜面冷若冰霜，慢吞吞地看着这家人：“你家老爷没见过孔方令？”

家人点点头：“对，你走吧。”

黑衣人道：“这就是孔方令！”

他一扬手，一枚制钱就钉在家人的咽喉上。

黑衣人就站在严大威面前。

“阁下就是那送孔方令之人？”

黑衣人点点头。

严大威虎起了脸色：“我与你素日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杀我家人？”

黑衣人说话很倨傲：“因为他说他不认得孔方令。身居江湖，不认得孔方令，这人岂不该死？”

铁手分金严大威很是悲愤：“照阁下这说法，我也不认得什么孔方令，想必也在该死之列了？”

黑衣人慢吞吞道：“如果严庄主想明白了，请求在下递与一枚孔方令，在下自然可以从命。如果严庄主认为可以执意不认得孔方令，那么严庄主也不免一死了。”

严大威抑住悲愤，仰天大笑道：“好，好！想我铁手分金活了五十多岁，竟然要劳



阁下来教训我，要我去认下什么孔方令？这岂不可笑？”

黑衣人道：“严庄主执意不认此令了么？”

严大威道：“不假。”

黑衣人手中摆弄着一枚制钱，又缓缓说道：“如果你认下孔方令，便可做为金银帮的一方舵主，他日富贵，必不可言。严庄主还是三思而断才好。”

严大威一笑道：“我严大威行事从来不悔，我活有五十多岁，没你这孔方令，活得也很好。”

黑衣人一叹道：“可惜，从今天起，你活不成了，世上就再也没有了铁手分金这一号人物。”

黑衣人如鹄翔天，一飞掠至。

铁手分金严大威何等人物？他一见黑衣人身形掠起，似崆峒派的一招剑法“众峰竞来”，就还了一招分金错骨手，这一式叫“小拿五岳”，这一式中含三个机变，可以掣腕，可以弹剑，可以避肘。但铁手分金严大威错了，黑衣人的剑很快，从他意想不到的腋下部位刺来。

剑从腋下入，从颈后出。

严大威的手仍在向外递，身子就已经被剑刺成僵直，嘴角开始流血，双目圆睁。他兀自不肯相信，说了句：“怎么会……”就死去了。

黑衣人扔下了一枚制钱，扬长而去。

这是一枚宋朝开国第一代皇帝太祖皇帝乾德二年的制钱，是一枚五铢钱。

但它显然又不是本朝开国皇帝太祖的乾德二年制钱，因为它比那种五铢钱大，也重，它足足比那一枚真的“乾德通宝”重有一倍。太祖皇帝在乾德二年并未制过十铢钱。幽州地近渤海，幽燕之地，多慷慨赴难之士。

幽州金刀云泰闻听到铁手分金严大威的死讯儿，已经是一个月以后了，他与铁手分

金是誓同生死的好朋友。

他在家里的灵棚，广邀了幽州三十六处的白道人物，齐聚幽州，决心去寻找孔方令，寻找这金银帮。

设誓一过，金刀云泰便在灵堂前摆酒，同幽州三十六雄共议如何找孔方令报仇。

幽州三十六雄是幽州路上的豪杰，都与铁手分金严大威有旧或受到过严大威的恩惠，自然人人踊跃，想齐心为严大威报仇。

金刀云泰道：“我知道兄弟们的心意，但我想一个人先去探一探，看看这个金银帮究竟是个什么帮派。他们既然能杀死我的兄弟铁手分金，可见在江湖上决不会是一群无名之辈。我们却为什么也没有听说到一点金银帮的消息？”

幽州三十六雄个个血热，决心同金刀云泰一齐去找金银帮报仇。

金刀云泰朗声而笑道：“各位兄弟暂且忍耐一时，让为兄先去并州，寻找这个瘦瘦的黑衣人，看他有什么能为要老夫也接他的那一枚什么狗屁孔方令。如果那里有什么急处，老兄自然派人来告诉兄弟们，那时大家再一起去寻上金银帮报仇，怎么样？”

幽州三十六雄议了议，认为金刀云泰老爷子的这话很对，就都匆匆告辞，回家去等消息。

金刀云泰带人去了并州，可他并没有走到并州。

当并州已经在望的时候，他看见了一片树林。

云泰老爷子豪爽，吩咐家人们入林子休息，少喝上一点儿酒解渴，然后再入并州城。

一行人都冲进了树林子。林子正中，有一棵虬松，这树极大，又老，虬突盘结，蓊郁成了团团帷盖，众人都坐在树下乘凉。

金刀云泰把金刀递与家人，正想也坐下来歇歇腿脚时，就听见空中有人一声断喝道：“云泰！你匆匆忙忙来并州，就是为了找金银帮算账么？”

金刀云泰一惊，抬头看去，面前蓊蓊郁郁皆是树木，并不见一个人影。

那人笑了：“云泰，你耳目如此不聪不明，何必远远地来并州寻死？”

金刀云泰抓过刀来，向四外巡视一遍，待他走出树荫，抬头一看，方才看见蓊郁如云的松上坐着一个人。

这人很胖，个头十分矮小。他穿的衣服也很怪，一件好好的衣服，偏象是被人从中间齐齐斩了一刀，又缝合在一起。左半边是黄色的，半边黄领子，半边黄衣襟，半边黄袖子，更奇怪的是，他站了起来，连他穿的裤子也是左右各为异色，左边一条裤腿是黄色，右边一条裤腿成白色。

饶是金刀云泰见得多，识得广，也认不出这人为何如此奇异装束。

金刀云泰沉声问道：“你是谁？为何在这里大呼小叫？”

那人笑了：“你千里迢迢，要来并州找金银帮。我就是金银帮的人，你有眼不识泰山，又何必一问！”

金刀云泰顿生敌忾之心，道：“好，好！”

那小小胖子从树上一跃，人已飞落在云泰眼前。

金刀云泰道：“是你杀死了铁手分金严大威？”

胖子道：“不是我。”

金刀云泰道：“是谁杀了他？”

胖子道：“你何必问这个？你今天如果不接这枚孔方令，你也死定了，到了阴世地狱，你自可以去问那个铁手分金。”

金刀云泰大怒，金刀一挥，人就冲了过来。

金刀沉、猛、狠。有人试过，用牛背厚的石块抵这金刀，也被云泰一挥而断。金刀云泰的刀不光沉、稳、狠，而且也能用得轻、灵、便。

有人也试过，叠一百张茅透纸，下面铺上碗，金刀挥砍三十六刀，刀刀切在纸上，刀刀碎裂之声不绝。光止刀收，碗皆成碎片而茅纸没一点儿伤损。有这一手绝技在身，

金刀云泰在江湖上声名不堕。

可这一回，他用重三十六斤的金刀对敌这小小胖子，刀法走得滞重吃力，简直象在推磨。

那一手如风泼刀哪里去了？

小小胖子只是用一双空手，不时地抽空儿向云泰的身上拍上一掌。

一等他出手，云泰的刀就只好向后撤。等小胖子一回手时，他再向前递招。

家人都明白，这样了打下去，云泰迟早会败。

小小胖子声音很是响亮：“金刀云泰，你还是接了这枚孔方令吧，那样子至少可以保住你这条命，不然你这人只好一死，金刀云泰这一号人物便没了。”

金刀云泰拼死挥刀。

胖子颇为不耐烦了，扬手一挥道：“云泰，你干不干？”

金刀云泰心一横，骂道：“你想让金刀云泰服你这个矮子？……”他一句话没说完，只觉得喉咙一紧，一枚铜钱正钉在他喉咙之上。

两天后，过路人看见了乌鸦聚集处的十七具尸体。在短短两个月内，幽燕之地，中州并州，徐州和汴梁城外，共被金银帮杀死了江湖白道人二十四位。这二十四位都象铁手分金严大威、金刀云泰一样，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豪杰。

金银帮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专杀白道英雄？他们想干什么？

## 第二章 一剑风雷动

皇宫内，神武殿前。

小太监领着八十万禁军头领一剑萧晓，等着皇帝圣旨召见。

上次一剑萧晓被派去中州刺杀大侠邓飞，一剑未成，引身而退，回宫复旨领罪。连太尉梁儒都认定这一回萧晓必然会领罪，至少是判他杖责四十，发配幽州。但皇帝拈须

沉吟好半天才说了一句：“我不该派萧晓去，让他下去吧。”

萧晓很惊讶，不知道皇上为什么放过了他。难道今日宣召，是为了重提旧罪？

他心中忐忑不安。

这是北宋仁宗皇帝庆历四年事，此时仁宗皇帝已在位二十四年，五改年号，由元圣改为明道，又改为景，再改为宝元，又改为康定，最后改为庆历，由这年号改出，也可看出仁宗皇帝渐渐悟出，圣非圣，历为本，民心要倚重这一道理。

太监终于传旨，宣八十万禁军头领萧晓入宫见驾。萧晓进了神武殿。

仁宗皇帝正在看各地的折子。

仁宗皇帝待萧晓叩拜毕，命他平身，看了他两眼，笑道：“爱卿近日来可好？”

萧晓躬身施礼：“微臣这些日子感愧圣上恩宠，禁军事务，倍加努力，不曾有一点荒疏。”

仁宗皇帝道：“好！你听没听说江湖上最近出了一个新的帮派？”萧晓道：“什么帮派？”仁宗道：“他们自称金银帮，已经杀死了江湖豪杰几十人了。”

萧晓道：“这个，微臣不知道。”仁宗道“你去看一看。”

萧晓道：“不知道圣上要微臣怎么办？杀了这个金银帮的帮主？”仁宗笑着摇头：“不，我不喜欢他们太猖獗，又乐意让他们杀几个江湖豪杰。你看怎么办才好？”

萧晓一躬道：“微臣明白了。”

第二天一大早，萧晓就去禁军衙门告了假，说他要公干三日，禁军左都知也知他是皇上的红人，时常被差遣干一些神秘差事，就唯唯答应，还十分客气地要他去领盘缠费用。

萧晓一笑，说他这次公干不用离开汴梁。

虽然他只是内侍省左班都知的手下一个押班，但他这个押班武艺高强，面子极大，又时常被皇上单独差遣，所以内侍省的左右都知对他都十分客气，比对那些副都知都

高看一眼。

萧晓告过了假，就上了太白酒楼。

太白酒楼是一座好酒楼。三楼皆画，一角冲霄。传说前朝诗圣太白曾经过此楼，在楼上饮酒，酒微醺，豪气增，便击坼而歌，挥剑而舞，歌唱道：

“酒气难得冲霄去，且把剑云耀北斗。”

萧晓慢慢走上酒楼，拣一副干净座位坐了。

店伙看这人打扮，知道是皇宫内院的人，就十分小心，凑过来问道：“这位大爷，要一点什么？”

萧晓一笑：“来一双筷子。”

店伙一愣，这要极怪，来到太白酒楼的人都是为了喝酒，为了吃菜，他却说只要一双筷子？

店伙计陪笑道：“大爷取笑了，筷子是肯定要给的，只是不知道大爷要什么菜，点好菜，我便下去告知厨子给大爷弄。”

萧晓一笑，又说了一遍：“我告诉你，我只要一双筷子。”

店伙计递给了萧晓一双筷子。

萧晓接过了这双筷子，拿在手里把玩。

店伙计大吃一惊，他从来没见过过人能把筷子玩得这么熟练，玩得他连筷子的影儿都看不见。

店伙计正惊奇间，只见萧晓手轻轻一抖，一双筷子电射而出，叭——叭——都钉在了朱红色的楹柱上。

一支筷子正钉在那个“酒”字右边“酉”字中间一横上。

另一支筷子钉在了另一条楹联的“剑”字的一竖上。

店伙计又惊又怕，战战兢兢地问道：“大爷，你……你……”萧晓一笑：“这一双筷

子不要动，如果你动了，三天后我就来烧了你们这太白酒楼！”

萧晓回到家中，自斟自饮，把剑摆放在桌边，等着人。他等了三天。

第四天清晨，他听到一声呼啸来自城西，隐隐有风雷之声。萧晓很小心地把剑佩好，又重新结了结鞋子，就向城外走去。一跃出城门，他越奔越急，一直来到了城西坟场。这儿晨曦刚刚透出，所有的坟墓上都隐隐舞动着雾气，象一群群不愿被晨曦驱逐的野鬼。

在一座最大的坟墓墓碑之上，站立着一个看不清身姿轮廓的人。那人的身影如同钉立在石碑上，他象是铸在石碑上的一个魔鬼。萧晓慢慢走了近去，晨雾渐渐被逼退。

那人道：“好！”只有他，才知道在萧晓的内力驱动之下，冷冷的晨雾突然化为水珠，落在地上，再没有一点雾气了。

萧晓昂声道：“风雷动？”

那人道：“一剑？”

两人又不言语，这问话权当问讯，全当执礼。

风雷动雷霆很是倨傲，如果说江湖上还有几个人让他做梦时可以梦见，恐怕这个一剑萧晓要算是头一个。他同萧晓没有什么交往，互相敬重，十余年不曾交手。

他们想交手，甚至每一天都把交手想过千遍万遍，想得血脉贲张，想得夜不能寐。但他们还是没有交手，他们在等。象是在等最好的时机，但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机；在等对方挑战，但都没有把握知道是不是有一天对方会来挑战。

天下人都说：“一剑风雷动”，这是说一剑和风雷动是天下最好的武林宗师。但究竟是一剑强些？还是风雷动强些？人们渴望知道。风雷动雷霆道：“我去了太白楼。”他和萧晓有约，如果相互之间有事呼唤，就在太白酒楼三楼上以竹筷刺入那“酒”字与“剑”字。

萧晓看着他，雾气渐渐从他身边升起，向他身上缠绕过来，在他身边回旋。只有萧

晓知道，他的“风雷动”风雷一吼全是从这雾雨雷电的汲取中得来的内力。

萧晓道：“我找你，有事。”

“风雷动”雷霆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萧晓问道：“你笑什么？”

雷霆忽然不笑了，意兴索然：“我没料到，你竟然有勇气约我来决一死战。”

雷霆算计过一百回，他算计到萧晓进出皇宫，锦衣玉食，富贵者畏死，他决不会向雷霆提出决战。

正象萧晓一样，他算计到雷霆柔情缱绻，情丝未断，决不会舍却一切，决心同他一战。

萧晓一笑道：“我找你来，并不是为了一战。”

雷霆失望，深深地失望。失望之时，是不是也有一点侥幸，有一点快慰？

“你找我做什么？”

萧晓道：“最近江湖上出了一个新帮派，叫金银帮。他们人人身穿一件奇异服装，左边是黄色，象金子的颜色，右边是白色，象银子的颜色，在江湖上行走，他们行一种令，是一枚比五铢重一倍的十铢钱，叫孔方令。不知雷兄是不是这个金银帮的帮主？”

雷霆道：“萧兄忘了我的一句话？我说过，当别人做你的奴才时，你也就做了别人的奴才。”

萧晓道：“如此说，这个金银帮与雷兄无关？”

雷霆道：“当然。”

萧晓道：“那就好。”

雷霆心中一凛。他明白，一定是皇上有什么圣谕，要萧晓对金银帮动手，否则，他决不会前来向雷霆讨这一个口信儿。

雷霆道：“看来萧兄又要对江湖黑道朋友动手？”



萧晓道：“我只是想告诉他们，不该胡乱杀人。”

雷霆道：“萧兄别忘了，江湖黑道上还有我一个。”

雷霆的言外之意是，如果你要杀江湖黑道中人，我雷霆就不会去杀你江湖豪杰么？

萧晓道：“他们杀死了二十四位江湖上的好汉。”雷霆道：“可我一个也没杀。”

萧晓道：“好。”他转身就走。

朝阳已经升起来了。

他的身影浴在朝阳之中。

### 第三章 奴才也是主人

夜色阴沉。

一个人又走在裴府外面，他围绕着墙转了三圈。

他很气愤，裴府已经不是那一个死气沉沉的裴府了。他从静夜之中，能嗅到裴府内的血腥气息，他从这静夜的鼾睡之中，能听到武林人的野心梦呓。他头一次不啸而入。

他飞快地在院内走了一遭，来到了她的房前。

女人在对镜梳妆。她夜夜理妆，在等谁？是等待她的丈夫裴独？还是在等她的亲人雷霆？她把头发一根一根梳直，又抚平，梳直，又抚平。她难道就这么默默梳妆，就这样打发漫漫长夜？雷霆看痴了。客厅里，裴独和莫雨正默默坐着，一个人一个杯子，在喝酒。院子里响起了匆匆脚步声，叩门，进去了四个人。

四个人都跪下，向裴独磕头：“属下参见帮主！”

裴独很威严，一挥手道：“站起来讲话！”

一个小胖子禀报道：“属下完了事，让那三个人了账了。”裴独点点头，道：“好！”

另一个道：“属下去了崆峒，他们的宇文净掌门很客气，很尊敬，但显然很是犹豫。他们作为名门大派，不愿与我们合作，但显然又惧怕我们金银帮越来越旺的势头，所以

想观望一阵子。”

裴独冷笑道：“观望有什么不好，只要他们观望，我们还怕腾不出手来宰他们？”

另一个瘦子道：“属下去了少林，他们的方丈圆通大师说，少林一向不参与这些派系恩怨之争，不过他们要来向我们金银帮问罪，因为我们杀死的那个金刀云泰原来是他们少林的俗家弟子。”裴独到：“他知道我们多少事儿？”

瘦子笑道：“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裴独到：“好，等他们找到我们，也得半年，我们会好好收拾他们的。”

第四个人禀报道：“属下去说服江湖上黑道各派朋友，颇有成效。这个是属下拿回来的信物。”

那人就从怀里往外掏，掏出来的东西不少，是各处山寨，江湖上一些门派的令旗、印信、玉符等信物。可能是这人去了各处，恩威兼施，收服了黑道上一些帮派山寨，使他们成了附属。

裴独大声喝道：“好！”

裴独遣散了那四个属下，他对莫雨道：“看来不错，如果天下七大门派不知我们金银帮的底细，用不了一年，我们就可以统治天下武林了。”

夜鹤莫雨为裴独斟酒：“帮主，看来你很快就要成为武林第一人了。”

裴独哈哈大笑。

他很得意。他有钱，很有钱，只要雷霆活着，金钱就会源源不断地向裴府运送。他也有人，他有一些武功极佳的下属，这些人为钱卖命，为金银帮卖命。

他一定会成功。

这时，他听到了一声很沉重的叹息。这一声叹息，把欢天喜地的裴独打入到冰冰冷冷的冰窖之中。

这是雷霆，风雷动雷霆的叹息。他怎么忘了？他怎么忘了天下还有个雷霆？他刚刚

起事时还天天忐忑不安，在等着那静夜的一声雷啸，但夜夜平安，事事如意，他就忘了，把雷霆给忘了。

裴独的脸色变得苍白。

还是夜鹤莫雨有胆有识。他对窗外道：“来人是谁？是不是雷叔叔？”

雷霆一步一步走入屋中，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微微闭目。他不想看见裴独那失魂落魄的样子。

夜鹤莫雨陪笑道：“雷叔叔近来可好？”

雷霆点头道：“好，好，很好。”

夜鹤莫雨脸儿再大，也知道风雷动雷霆是天下第一煞神，最好别再讲话。

雷霆道：“不知道金银帮帮主在此，雷某这一次来得唐突，得罪了。”

他说得很客气，但也很冷，象讥诮，象讽刺。

裴独的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他看着雷霆，眼珠子象要暴突出来。

雷霆的声音很轻：“你为什么不说话？你为什么不说话？”

雷霆的这声“你”顿时唤起了裴独的无限心酸，无限痛恨。

裴独冷冷说道：“我说什么？你是名动天下的雷霆，是风雷动。可你算个什么，你算个什么狗屁天下第一人？你连老婆都不敢娶。你把她丢给了我，二十年了。你总叫我‘你’，‘你’，你连叫我一声裴独也没叫过！”

雷霆的目光很惊奇，二十年来，他头一回见到了会发怒火的裴独。

“你以为你是天下第一人？狗屁！你的老婆也是我的老婆，你问问她，谁是天下第一人？不是我，可也不是你！是别的敢做敢为的男人。你算个什么？你什么都不是……”

裴独颤抖着手指着雷霆。

有人这么戟指着骂过他么？没有，甚至没有人敢在背后骂他。一个江湖豪杰借着酒兴，刚说了一句：“雷霆算个什么天下第一人？”这一句话还没说完，没等他讲出理由

来，一支筷子由他左眼刺入，从后脑飞出来。这人死了，甚至没有人知道他想说为什么雷霆算不得天下第一人的理由。

可现在裘独骂他，当面指着他的脸骂他，骂他不是个男人。他难道连个男人都不是么？

雷霆没站起来，但裘独突然觉得气闷。雷霆身上的杀气已经逼向了他。

夜鹤莫雨知道糟了。

他在雷霆进屋时，已经开始在肚子里打一千次一万次小算盘了。他打算劝雷霆做金银帮的帮主，打算让雷霆助他们一臂之力，打算婉言劝说雷霆为他们帮忙。但没等他讲话，裘独就连声羞骂，一发而不可收。

他明白，这次雷霆一定不会饶过裘独。

他突然一咬牙，站在裘独面前。

雷霆冷静地说道：“你闪开！”

莫雨摇头。

雷霆的声音很冷：“没有用的，我只要把掌放在你身上，掌力一吐，照样可以不伤你而只杀死他。”

雷霆慢慢伸出了手，把手放在夜鹤莫雨胸前。这正是夜鹤莫雨的心脏之处。

他竟然有这种奇功，可以透过人身上命穴不伤此人？

夜鹤莫雨信，他知道，雷霆说到哪里就做到哪里。

夜鹤莫雨突然一吼道：“别动！你如果要动，你的女人就成了寡妇！”

雷霆愣了。

他想起了他的女人？他还有女人！可笑的是，他这么恨恨地要杀死的人正是他女人的丈夫。

他缩回了手。裘独突然也哈哈笑起来。

“那可不妙了，我是她丈夫。不管怎么样，她总得哭吧？她总得穿上、一身孝衣服，冲我裴独的灵牌磕头吧？备不住她还会当着人面骂几句天杀的杀我夫君一类的话儿呢，你说这好不好？”

雷霆的眼里闪着怒火，身子在抖。

他转身走出去，一步一步地走出去了。

夜鹤莫雨喘了一口粗气。

他们过了一关，他们已经死过一次了。

莫雨把身子扑在桌上，他已经没一丁点气力。

桌子哗啦啦一声，碎成了木屑片片儿。原来刚才雷霆气愤之中，手摁在桌上，内力已把桌子击碎了。雷霆匆匆走向裴夫人的居室。

他想，决不能再让蔷儿同这个畜生在一起，决不。宁可让豪杰追杀，把她砍死，让她成为荒山野鬼，也不让她同这裴独在一起了。他也要把梦姑带走，他决不让他心爱的女人落在这群野兽手里。

他走在范蔷儿屋外，推开门。

他听见了那梦中千萦万绕的声音：“裴郎，是你么？”

雷霆站在门口，象被雷劈了。

他以为范蔷儿只叫他“雷郎”，他以为她只会对他缠绕，说那些让人心魂俱失的情话。她对他叫“雷郎”，说她是她的心上人。她会不会也叫他为“裴郎”，他想不会，她会象他对裴独一样，冰冰冷冷，没一丁点儿亲热。

可她分明是叫了一句“裴郎”。

她没想到他会来。他每一次来时都在墙外雷吼似地叫一声。难道这个女人就等着他叫过一声之后，才打点精神叫他一句一句甜蜜的“雷郎”么？

范蔷儿觉得有些奇怪，裴独在屋里同在外面判若两人。他一入屋来，便对她很亲热。

他一走出她的这间屋子，就对她很恭敬。他很能掌握这个分寸。

二十年了，她也熟悉这一切。

她呼唤了一句之后，听不见脚步声了，听不到裘独的欢声笑语，有点诧异。

她慢慢回过了头——她看到了雷霆。

雷霆转过身去，慢慢走出屋外。

范蔷儿的泪水在心里流。

她在心里一千次一万次喊他：雷郎，雷郎……可她口里什么也唤不出，她是个识羞女人。

她为什么要叫裘独裘郎，是因为裘独她这样叫的。她答应了，虽然是五年之后，但她很少叫。二十年了，她叫得有时很顺口，可这怪她么？

雷霆走出去了，他奔走在汴梁城中。

他来到了城门口。把门的两个兵卒看见了他，吼他：“回去，回去，城门明早才开呢。”

但两个兵卒马上就惊呆了。

这个男人用手掌贴住城门，人的身体就一点点升上去，须臾，上了城楼，又一纵，就飘了下去。

城外，又马上传来一阵阵咔咔的风雷呼啸声。

汴城城西的居民，这夜多半在梦中惊醒，以为要夜降大雨，谁知出门一看，漫天星斗闪耀。

但奇怪的是雷声隐隐约约，一夜不断。

## 第四章 访下九流

萧晓身穿一袭白衣，白鞋，白袜，走出家门。

他虚掩家门，他的家门从来不上锁。如果丢了东西，他就会找街巷里的无赖，他们会把东西找回，原样放在原处。后来，他们怕东西找不回来受苦，就只好为萧晓看门。只要萧晓一出门，就有两个无赖为他守门。

本来是专偷人家的无赖，却要辛辛苦苦为人家守门望户，防止别人来偷，这滋味肯定不好受。

萧晓走进了一座很破旧的关帝庙。

庙内没有一个人，萧晓就坐了下来，把佩剑放在一边，点着篝火，闭上双眼，象在休憩。

已是午夜时分，他似乎已经睡得很熟了。

破庙内没一点儿声响，只有风吹破墙洞的那嘶嘶风声。

萧晓突然说话了：“你们出来吧。来了八个人，为什么还缺一个？”

人象都是从地底下爬出来的。

八个人都走近了，坐在篝火边。

萧晓看着篝火：“你们的老七做什么去了？”

算卦先生巫四道：“他兄弟被金银帮杀了，他去帮办丧事，过几日回来。”

萧晓看了看这八个人。这八个人他都很熟悉：老大招魂生余符；老二妓娃李二姐；老三更夫徐不夜；老四算卦先生巫四；老五店伙计胡端；老六唱戏的贾慧；老八叫化子无用；老九卖糖人笑笑翁。

这八个人，再加上一个老七吹喜丧的吹破天灵贵，就是京都汴梁城人人皆知的下九流人物。

怪的是这些人中，老大招魂生余符四十余岁，却没有老九笑笑翁年纪大，笑笑翁今年至少有六十五岁了。

下九流，汴梁城内的下九流人物，没人注目，但只有江湖武林中人知道，下九流在

汴梁城内不可惹。

老大招魂生余符看看萧晓，叹了一口气，看来萧晓很知道他们每月一聚的这底细。

萧晓道：“我是从皇宫里知道的。”

他这一解释，老大更是愀然不乐。原来皇帝也并不光会吃喝玩乐，对这些下九流人还关照着呢。

萧晓道：“实在对不住，若不是有要事找你们，也决不会唐突冲撞你们的聚会。”

招魂生余符道：“萧大侠虽然是皇宫中人，但也是我们江湖上人，有什么话尽管说，兄弟们听萧大侠吩咐。”

萧晓道：“最近江湖上出了一个金银帮，用一枚十铢制钱传令武林，叫做孔方令。据说这个帮派势力很大，在江湖上已经杀了二十多位豪杰高手，不知你们是不是知道此事？”

招魂生余符一叹道：“不瞒萧大侠说，我们兄弟这一聚，也正是为了这事儿。我们老七的兄弟灵剑也被金银帮杀死。金银帮同我们已经势同水火。只是不知道这金银帮的帮址在哪里？不知道它的帮主是谁？更不知道它在江湖上都有些什么打算。看来，这金银帮神秘莫测，很难探到一点底细。”

老九笑笑翁道：“依我看，这多半是风雷动雷霆所为。他这个人在江湖上走动，时常率性而为，随意所动，做事全凭自己好恶。这事是不是他做下的？也许只有他才有此能力，做下这一番大事业来。”

萧晓摇头道：“我见过雷霆，不是他。”

众人一惊，但萧晓说不是雷霆，那就肯定不是雷霆。

招魂生余符道：“萧大侠在宫中，又在江湖上，声望又隆，此事还望萧大侠出手，抑制邪恶势力才好。”

萧晓摇头道：“我奉圣谕来办事，本来也可杀死几个金银帮的人物，以示警诫，但



我同雷霆有约在先，如果我杀黑道上一人，他必然动手杀江湖豪杰一人。这样，我便无法动手。”

招魂生余符想想，问道：“那么萧大侠的意思是怎样办？”

萧晓道：“如果下九流可以出手，至少可以得知这金银帮的帮主是谁，可以得知他们的意图。如果知道这些，一切都可以交给我去办了。”

招魂生余符一揖道：“好。这件事我们兄弟去办。一定可以把这件事查一个水落石出。”

## 第七卷 三入裘府

### 第一章 竹子·口袋·锥子

女人为男人做寿，多半是因为她喜欢这个男人。

男人为女人做寿，多半是为了他自己。

裘独是这么想的，他也在这么做。他从来没有为妻子做过寿，他似乎觉得那不是自己的事。而且多半在那一天，他的妻子由另外一个男人陪着，默默地度过她的生辰。这一日，他做丈夫的没了丈夫的资格，他在这一日已然不是她的丈夫。

他决定为夫人做寿，是因为他决定今年的九九重阳日，他决不会再把这个女人让给别人了。

不管怎么讲，她在名义上仍然是他的妻子。他决不让雷霆再来，哪怕以死相拼。

裘独把他的决定告诉夜鹤莫雨。莫雨听了，只是轻轻一叹。裘独知道，莫雨这一叹是在说他们决不可能斗得过雷霆。

金银帮已经有很大的势力了，但没有一个人可以斗得过天下第一高手风雷动雷霆。

裘府很热闹。

很多陌生人住进了裘府。裘府的夜，到处都有人巡视。

喜庆之事，为何要弄得这样森严？

女人无泪，她已经没有眼泪了。流泪，并不是人最痛苦的时候。她默默地坐着，看朝暾日暮。

她头一回发现，等待并不痛苦，等待是幸福。一个女人，还有可等之人，还有等待快活的时刻，她活得就很有兴趣，如今，她不用等待了。

裘独看着她。

“我想为你做生日，九九重阳日，是你的生日。”

她没说话，她从没过一次生日，她何必要过生日？她同心上人在一起的日子，不就是她的生日么？可现在她对一切都无所谓了。裘独道：“这是我为你做的第一次生日。我要告诉全汴梁的人，裘府夫人在九九重阳这一天过生日。”

她看看裘独，为什么要给她过生日？他不知道她很不舒服么？府中弄许多生人来来往往，他不知道这会扰她清静么？她不喜欢那些忙碌，也不喜欢吵闹，她只要清静。

“我很累，我不想过生日。”

“你必须过，以后每年你都要过生日，因为你是裘府的夫人。裘府的夫人比皇后娘娘也不差。”

裘独看不见她的眼泪了，他以为她慢慢会忘了一些事，包括那些她永远也不愿意忘记的。

男人愿意这么想。

范蔷儿自从那一夜在梦里惊醒，就再也没梦见雷霆。

她知道雷霆一定是出事了，他在哪里？他怎么了？他死了么？他也许没死，正走向海滩，他要漂洋出海，去一个海岛，做避世之人。他不是总对她说，要和她一起出海么？他现在不会和她一起出海了，他很可能会自己孑然一身，漂洋出海，从此再也不来了。就

是那样做，他也该告诉她一声。难道他就这么一转身走了，不再来了么？此情梦里不堪忆。

她明白了，梦里可忆者，还不痛苦，也不难受。最苦的是，梦也不再来了，相忆之时，无恨无悔，无情无思，只有一丝淡淡的怨苦。

怨谁？怨雷霆么？世上没有比雷霆更喜欢她的男人了。怨谁？怨她自己么？她不该答应裘独，叫他裘郎么？可是，你怎能夜夜同榻，没有一丝一点儿情分？如果是那样，她岂不是早早就自尽了么？她恐怕早已不能容许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自从那一夜，雷霆走入时，她无心呼出一声裘郎，她再也不对裘独讲话。

裘独知道她，二十年来她总是如此，所以一点儿也没发作，何况近来他又很快活，又很累。快活的人总是很有容人之量，很累的人总是不愿意多事，喜欢平静。她面前站着三个人。这三个人很怪，身穿的衣服很奇特，长相也很不一般。一个身穿竹蔑片缝成的衣服，竹蔑片半缝在衣服里，半露在衣服外。这人是怕暗器伤身，还是怕刀棒剑棍？他身子很瘦，一走路时如果摇摇摆摆，身上的竹蔑片就咔咯咔咯作响，如果他不摇摆，用起轻功走路，身上的竹蔑片就没一丝儿声响。这人叫竹子。一个身穿口袋，身上衣服是用大大小小的口袋缝制的，因为他很胖，这些口袋就都很圆，他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他的双臂无论夏天冬天都是赤裸着的，他有时夏天穿一件皮口袋，光着臂膀；有时冬天穿一件布口袋，也光着臂膀。这个人个子很矮，脸上总带着笑，他叫口袋。第三人个子很高，脸很细长，他的手很长，手指很尖。他总是穿一件满身都是兜儿的衣服。他的手如果垂下去，双手的手指会垂至小腿肚子处。他那些兜子里装的全是暗器。他的脸很黑，总也不爱讲话。人家叫他锥子。

这是川陕之道上的三个煞星。

范蔷儿知道，这三个人来，必然是挟怒而至，她静静地看着他们，冷冷一笑道：“川陕三怪？”竹子把身子轻轻摇了摇，竹蔑片便噼啪一阵轻响。

“对，咱们就是川陕三怪。也有人叫咱们川陕三恶，更有人叫咱们川陕三鬼的，叫什么随便你。”

口袋笑嘻嘻道：“有人告诉咱，说汴梁城内第一漂亮的女人是裴府老爷的夫人，说这范蕾儿是天下少有的好女人，咱不相信，就来看一看。”

范蕾儿突然一笑：“你相信了？”

口袋笑道：“信，信。咱不知道皇上的老婆啥样儿，可就你这模样，当个皇后也行。”

竹子道：“你再说下去，我可就舍不得杀她了。”

范蕾儿冷冷一笑，笑得冷峻，人更有一种超俗之美。“你们想杀我？”

竹子轻轻一叹：“咱们跟你本来无怨无仇，但另外一个人可就不同了，他是咱们的大仇人。”

口袋道：“如果你承认你是他的女人，咱们才杀你。如果你不承认，咱们决不杀你。”

竹子问道：“你是不是雷霆的女人，就是一路风雷动雷霆的女人？”

三个人紧紧盯着她。

她认识这三个人。这三个人有一个天下有名的师父——黑煞罗雄，黑煞罗雄被雷霆杀死了。

这川陕三恶决心为师父报仇，但他们只是躲着雷霆，他们如果和雷霆交手，决斗不过三个回合，就得丧命。

他们躲了五年。五年时间，他们除了天天练习武功，他们还天天想着如何杀死雷霆。

他们杀不死雷霆，但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新方法，他们找到了裴府裴夫人，这个曾名满江湖的美人。他们听说这个女人是雷霆的女人。

范蕾儿笑了，笑得很凄伤：雷郎，雷郎，你千方百计，不想让江湖人知道我是你的女人。你甚至为我找了一个丈夫，为我找了一个很富贵堂皇的家，可现在仍有人要杀我！她百感交集，又有些失悔，雷郎，雷郎，你一番苦心为我，怎知道还有人想杀我？

她也擅武功，她会三十六式越女剑，擅神英掌。

但她不想动手。只是轻轻一叹，说道：“我是雷霆的女人！”

竹子、口袋、锥子都愣了。

他们只是听说雷霆曾经来这裴府，夤夜来去，不是总会女人，又会是什么？他们一打听，范蔷儿是名动天下的美人，又是雷霆旧相知，便猜测可能会如此。决定来探问一下，谁知道这个女人竟一口承认。这让他们三人失神，吃惊。

竹子道：“那咱们只好杀死你了！”

口袋道：“杀死你之后，还要在你的身上留下字，写上这是雷霆的女人。”

锥子突然冷冷道：“杀！”

这三人之中，锥子是老大。一个“杀”字出口，竹子和口袋马上变了脸色。

三个人一齐扑向范蔷儿。

范蔷儿身手不错，在这三人围攻之下，也可以走上三招五招。但她不动。她情愿死去，她情愿被杀。

如果雷霆在场，知道他千方百计想出的方法其实没有一点儿用处，他是不是会悔恨？他会悔恨把这个女人交给裴独，他悔恨他这个自以为可以保护女人的方法根本没用，甚至不如他一辈子领着这个女人流浪，让这个女人始终在他眼前，那样才更能保护好她。

如果雷霆已经死了，她活着还有什么用处？她宁可一死，到了阴世间，他或许会让她再叫几声雷郎。

范蔷儿闭上了双眼，等着被杀。

锥子用一支毒刺刺向她，竹子用两片云板，口袋用三枚蝴蝶镖打向她胸口。

范蔷儿闭上了眼睛，她这一会儿只想着雷霆。雷郎，雷郎，你在哪儿？三枚蝴蝶镖奔向了范蔷儿的胸口。

这时，一个人硬生生地闪在了她面前，三枚蝴蝶镖被他一掌拍飞，一枚叭地钉在了梁柱上，一枚钉在墙上，另一枚飞得无影无踪。随后，一只手抓住了毒刺，另一只手夹住了一双云板。

“裴独？！”锥子、口袋、竹子三个人都看到了来人。

裴独脸上带着笑，冷冷的笑。

“不知何事，让三位动怒，竟然夜半闯入我妻子的卧室杀人？”竹子道：“她是你的妻子？”

裴独点头道：“不错。”

口袋道：“可她承认是雷霆的女人。”

锥子冷冷道：“雷霆的女人，一定要杀！”

裴独笑笑道：“如果你们不想与裴某人一生为敌，就不要污辱我。我再告诉你们一遍，范蔷儿是裴独的妻子，我们成亲已经二十年了。”

口袋、竹子、锥子相互看看，不知如何是好。

锥子突然道：“裴庄主，我想知道你妻子为什么要承认她是雷霆的女人？”

裴独一叹道：“何必要问？她是雷霆的朋友，我也是雷霆的朋友。你如果问我是不是认识雷霆，我也会承认认识，而且还是友。”锥子默然。

如果范蔷儿是雷霆的女人，他们一定要杀死她。可她不是呢？她只是裴独的妻子，是裴独厮守了二十年的妻子，他们为什么要杀裴独的妻子？他们与裴独无怨无恨，他们何必要得罪裴独？

锥子转身就走，口袋、竹子也随着他走出去。三个人消失在夜色里。

裴独看着范蔷儿。

她只承认她是雷霆的女人，为了雷霆，她甚至不惜去死。她同裴独在一起二十年，为什么就不肯为裴独说上这么一句？她为什么不肯想到裴独？她心里没有丈夫，她只

有一个男人。

而那个男人让他十分痛恨。他恨不能杀死那个男人。可二十年的日了让他学会了忍耐。

他笑着看范蔷儿：“天已经很晚了，你为什么不睡？”

范蔷儿不讲话，只是默默地走去睡。

裘独看着她解开头发，拔去簪子，看着她脱去长衣，慢慢去打开被衾，看着她缓缓躺下去，双眼望着天棚，长长地吁一口气，看着她的双眸明亮，睫毛在灯下一闪一闪。

裘独看了她二十年，他爱看，他知道这个女人是天下最优雅最美丽的女人，他不能没有这个女人。

## 第二章 青楼女人与裘夫人

裘夫人很爱清静，但也有消闲解闷的时候。她很想同人讲讲话，同一个外人讲话，一个既不是雷霆也不是裘独的人。她更喜欢同一个女人讲话。所以她愿意见来访的狮吼镖局局主严复的女人，那个叫李小钰的女人。

她的脸上有了笑容，对管家说：“请！”

李小钰来了。她低着头，脸色绯红，还有点羞涩。她刚来时，管家说夫人不一定愿意意见她，她可能是觉得有点不大好意思吧？范蔷儿道：“请坐。”

李小钰看看她，就坐，慢慢启齿道：“我丈夫听说裘府夫人要办寿日，就打发我先来拜一拜。狮吼镖局自从我丈夫接手以来，生意并不很大，江湖上多风波，也要请裘老爷在江湖上帮忙撑撑面子。所以，裘夫人办生日时，有什么大事儿小情儿的，也可以告诉我，我来帮夫人传个话儿，办件事儿什么的也好。”

范蔷儿笑道：“如此就多谢了。其实要办生日，也不是我的主张，我一向喜静不喜欢动，从来不想做什么生日。”

李小钰道：“我也喜欢静，不愿意有人吵吵闹闹的，如果裴夫人喜欢，我就来这里陪你，直到你做完了生日我再走，每天陪你说说话儿，也好解闷儿。”

范蔷儿道：“怕只怕你那丈夫不行，你们是年轻人，又是新婚夫妻，怎么好让你来陪我？”

李小钰一笑，走过去，抚着她的肩道：“裴夫人说笑了，你也不老啊。”李小钰静静地躺在客房。裴府的夜很静。她没看出什么来。可她听得乞丐无用说，有许多人日夜来去裴府，这些人的来去都很奇怪。

乞丐无用告诉了她来去的那些人，一笑三杀许应风、伶俐虫丁杰、小聪明徐敬、竹子、口袋、锥子、梅花三影、黑杀陆平。

这些人够让下九流惊心动魄的了。

这些人都是江湖黑道上的杀手，是杀人不眨眼的人物。其中有些是来去无踪的人物，在江湖上做事从来不留下一丁点儿蛛丝马迹。

他们怎么会在裴府匆匆来去？他们想做什么？

李小钰进了裴府，她想知道这些。

她只有三天机会，三天。

今天是第一天。她同裴夫人谈了半天话。她几乎想她不该来的，如果裴府有什么重大事儿要做，这裴夫人不会不知道的，可她为什么还是这么安然，这么平淡，这么镇定？

她想，裴夫人一定是不知道那些人，不是她不熟悉那些人，就是她不知道那些人匆匆来去裴府。

李小钰决定出去探一探。

夜色很静，裴府里有巡夜的人，李小钰闪在一边，等巡夜人过去之后，她摸向小楼。因为那一栋小楼有三层，是在这花园边很明显的一处。

她走到楼下，探湿窗纸，向里面张望。



大厅里有许多人，正中间有一张椅子，椅子上坐着裘独。

旁边有二十四把椅子，左面十二个中，有梅花三影倚梅、笑梅、红梅。右面那几个人中，有一笑三杀许应风、伶俐虫丁杰、黑杀陆平。

三声檀板响过，左右两边人一齐站起，向坐正中的裘独施礼：“祝帮主快活百世，愿金银帮威令天下！”李小钰看得明白。

谁会想到，那个横行天下，滥杀白道无数英豪的金银帮不在山野，不在外邑，却在这京都汴梁？天子脚下，防范反疏。这些人除了裘独之外，都穿同一种衣服，左半边身子皆成黄色，右半边身子皆成白色，连所穿的裤子也是这样，一条裤腿是黄色的，一条裤腿是白色的。

他们都是金银帮里的人物，而且裘独就是这里的帮主。

她刚想转身而去，就被人一掌击在后背上。

李小钰倒地，吐血。她看见了三个人，中间那个人是夜鹤莫雨，他手里仍摇着一柄扇子。左面的人是红梅，右面的是倚梅。梅花三影是世上轻功最好的人。

夜鹤莫雨笑道：“据我所知，狮吼镖局的新局主严复并没失过镖啊，她夜半三更，来这里找什么？”

李小钰不语。

倚梅咯咯艳笑：“如果我告诉你，这个女人叫李小钰，原来是汴梁城最红的女人，也是下九流中的老二妓娃李二姐，你是不是还觉得她有些怪？”

夜鹤莫雨一笑道：“那就对了。如果不是下九流中的人，怎么会探人家的窗子？”

李小钰只是望着他们，一句话也不讲。范蔷儿睁开了双眼，已经是子夜时分。

裘独进了她的屋子，走到床边，把手慢慢伸向熟睡的范蔷儿。范蔷儿睁开了双眼。睡眠惺忪的女人有着夜的气息，有着热的气息，最美。

裘独道：“你为什么不动？你为什么不说话？”

女人仍然不动，仍然无话可说。

裴独恨，恨这个女人。女人再美，冰冰冷，象一具石像，又有什么好处？

他又很泄气，他可以杀了她，可以扑向她。杀了她，她会无悲无泪，扑向她，她会不言不语。对于这个女人，你能怎么样？

女人终于讲话了，仍双眼看着天棚，一字一句地说道：“你得把严夫人放出来，因为她是她请来的陪伴，如果你关起来她，你杀了她，我怎么对狮吼镖局的严局主交代？人家是新婚夫妻……”

裴独没料到她会讲出这番话来。

范蔷儿道：“你想做帮主，也没什么不好，可你不能杀死她。你杀死她，让我怎么做人？”

裴独冷笑了，他早该料到，范蔷儿不聋不哑，不瞎不傻，金银帮之事她早该有个猜测。这种惊天动地之举，如何瞒得住她？

裴独道：“我也该告诉你，她知道了这里的一切。我把她关起来，只是顾及到你叫她来的，我才没杀死她。”

范蔷儿道：“你不能杀死她。”

裴独道：“她还是下九流中的老二妓娃李二姐。”

范蔷儿不讲话了。李小钰是妓女，而且不是一般的女人，这她明白。可她是下九流中的那个老二妓娃李二姐，这就不妙了。她来时，是为狮吼镖局，还是为下九流？

范蔷儿道：“我可以想一个办法，但你决不能杀死她。” 李小钰被关在地下室。

这里很暗，很潮湿。

她感到她面前有人。在她做女人卖笑生涯的时候，她就有这种本事了，无论什么时候，无论男人脚步多轻，她都一定会醒，她看见了裴府夫人范蔷儿。

范蔷儿轻轻一叹，道：“我知道你的来意，我明白你不是要来同我谈话的。我只是

问了管家一句话，就明白了你的心意.....”

她终于止不住好奇心，问道：“你问了他一句什么话？”

范蔷儿道：“我只问他：严夫人是在婚前同严局主相知相近的，还是在婚后才到一起的？”

李小钰默然。

范蔷儿很聪明。如果是在婚后才到一起，两个人未必很相知，也就只是多了一份缠绵，多了一份情分，哪能愿意天天来陪位女人？夜夜住在客房？是婚前的才对。

范蔷儿的话是指明她来裘府，也不会是为了严复，不会是为了狮吼镖局。

李小钰无语。她很佩服范蔷儿，这是个神情娴雅，心机很深的女人。

范蔷儿道：“他们告诉我，你不光是狮吼镖局严局主的新婚夫人，你还是汴梁下九流帮内的二姐妓娃李二姐。是么？”

李小钰明白了，他们知道她的一切，决不会放过她。她叹口气道：“不错。”

范蔷儿看着她，眼睛睁得很大，半晌，才哀声一叹道：“其实，你用不着说你是为了看我的。我一个人坐坐，也很清静...”

李小钰知道范蔷儿在责怪她，她慢慢说道：“不管你信不信，我还是要告诉你。如果我不是下九流中的老二李二姐，我不是狮吼镖局严复的妻子，我还是乐意来陪你坐一坐，讲一会儿话。”

### 第三章 寿宴之会

九九重阳日，裘府夫人范蔷儿寿诞之日。

天下群雄毕至。这些人都是黑道枭雄，绿林好汉，还有与天下黑道白道俱交往的镖局局主、江湖豪富。

裘府的喜宴一直摆到了花厅之外，一共排了近六十桌席。

裴独坐在主席陪酒。

这一桌席上是黑道上最有名的几个人物：括苍山野瓢道人；灵云堂清灵长老；北方丐帮总筐头唯明；长白十二峰老大恶林峰。

在这一桌上的还有一个女人，这女人是笑梅三影之中的老大倚梅。裴独举杯道：“夫人身子不爽，只好由我来陪诸位喝上几杯。”

众人忙举杯应酬、饮酒。

六十桌席一时杯动箸举，笑声，应酬声音不断。

这时，府外忙忙跑来一位管家，到裴独身边，禀报有来客到，说那来人架子不小，随身带了三十六个人，这些人都是很老，都有六七十岁的样子，一个个一派仙风道骨，三十六人皆身穿白衣，隐然世外之人。但奇的是，这三十六人徒步，中间却护着一顶轿子，轿子显然有更大的人物在内。其中的一个老人手只一挥，一张拜帖便缓缓飞向门环，叭地钉在门环之内。

管家递上拜帖。

裴独一看，这拜帖只是平常草纸，匆匆写就两行字：

绿草儿拜见范蔷儿，九九重阳日，汝可思亲情？裴独深以为怪。绿草儿是谁？

管家道：“那老人神色冷峻，很是高傲。如果不好好迎接，怕生事端。”

席上的野瓢道人冷冷道：“怕他什么？他难道会打上门来不成？”灵云堂清灵长老道：“你说那三十六个老人都穿白衣，都身手矫捷？他们都有六七十岁的年纪？”

管事道：“不错，他们都象是这轿子里人的奴才。”

灵云堂清灵长老道：“如果是那三十六个人，一定是商山三十六叟。但商山三十六叟从来不过问武林事，不涉世情，怎么会做人家奴才？”一听说是商山三十六叟，再无一人答话。

武林中传闻很多，名动天下的是一剑萧晓与一路风雷动雷霆。但他们是当世英豪。

商山三十六叟都是几十年前的江湖英豪。商山三十六叟在江湖走动时，雷霆与萧晓或是不曾出世，或只是呀呀学语的稚子。

裴独起身，想向外走去。

已经晚了，花厅之内，六十席的人，都看见了这三十六个老人。这三十六个人长相各异，或胖或瘦，或高或矮，或俊或丑，但三，六个人都穿一式白布麻衣，脚穿青色软鞋，一个个神情淡漠，走在一乘轿子前面。那是一顶很怪的轿子。众宾客之中马上有人认出来了，这是当年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用过的第一乘皇帝的轿子。轿子左右各有一块轿板，轿板不是用木板做的，而是用一整块玉雕成的。

左面雕的是陈桥兵变，太祖黄袍加身，进位为大宋皇帝的故事。右面是大宋皇帝赵匡胤同他的兄弟太宗赵灵围猎之事。轿子缓缓从花厅中间穿过，向厅上走来。

裴独和这一席上众人都迎了上去。

裴独扬声而呼道：“不知哪位豪杰，来为拙荆暖寿，裴独在这里谢过了，请下轿见礼。”

但抬轿子之人仍不留步，围着轿子的三十六个老人也不停步，一直走上厅来。

厅下之人喧哗，厅上之人都一个个暗自运起功夫，想把这些人逼下去。但一阵子噼啦爆响，站在裴独身边的那一千人都被一股大力推向厅内，象箭一般射在墙上。

野瓢道老人、清灵长老等人都是黑道上数一数二的高手，一向自视甚高，哪想到未出一招，就被弄得这般难堪，自然十分恼怒。野瓢道人刚想冲去，被清灵长老扯住。清灵长老朗声道：“来者可是商山三十六叟么？”

走在最前面的一个老人道：“商山不老，人难老。在下难老叟。”其余那三十五位老人无语，不置一词。

轿子终于抬到了大厅上，在酒桌之间。轿子落下了，可轿子里的人还是不下轿。

裴独朗声道：“既然投帖暖寿，为什么不见主人下轿？这样倨傲见人，难道是客人

之道么？”

就听得轿子里一个女人声音道：“你也配讲什么主人之道客人之道？”

这声清脆柔软，听上去好像在讲啾啾情语，让花厅上下的豪杰们不禁为之一动。

抬轿之人就打开轿帘，从轿子里徐徐走出一个女人来。

这女人很年轻，很俊美，身穿一套素绉纱衣，一头青丝缠绕，满面俊秀嫣红，又有一双如水美瞳，在闪闪烁烁撩人。她那隐约可现的胴体竟然雪白，让人疑为不似活鲜鲜的血肉之躯，而只是纯色白玉而已。这女孩至多也就十八九岁年纪。

她向裘独嫣然一笑道：“我要见见你裘府的夫人。”

裘独也在思忖，在想她这人的身分。在江湖上，可以调动久已不闻世事的商山三十六叟为她出力，且象役使仆人一样为她开路，这恐怕没哪一个人可以办得到。这人难道非人世中人？难道她是来自群山峰壑的仙子不成？

裘独也知道，单是这商山三十六叟，天下无人惹得。

裘独就淡淡一笑道：“拙荆现今卧病，已然有三四日无力起身，不然今日怎会不来同这些兄弟们喝酒酬酢？”

女孩笑了：“好啊，你同我去看一看她，有什么病，要在这喜日子干巴巴地躺在床上，这一点儿也不好玩啊。”

身边一个老叟忙躬身答应。

女孩就轻移莲步，向花厅后走。

裘独突然身子一动，拦住了她。他想起了那张拜帖。那张拜帖上的话很蹊跷。

九九重阳日，汝可思亲情？这问话决不是什么好言语，思亲情，决不可能是问范蔷儿是不是思他裘独，这思亲情之语一定是指别人。这是指什么？指谁？范蔷儿要思谁？

女孩儿笑道：“我要为你的夫人祝寿，我又不是男人，不想在这里喝酒，你为什么拦着我？如果你夫人有病，我同这位神医叟去为她看一看，她马上就会好的。”

裴独道：“拙荆的病需要静养，她不想见人。”女孩儿突然笑了，笑得很调皮，很妩媚。她突然喝道：“知情叟！”有一老叟应声而出，脚不移步，身子一滑，便稳稳地立在她身边。

女孩儿在笑：“知情叟，你把你的本事向这位裴老爷说一说。”这老叟神色木然：“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商山不老，商山知情。在下商山知情叟。裴独，要不要老夫讲你的一世隐情？”

人尝有言：心中无愧事，夜半不心惊。但裴独心中有事，他怕人言。他怕别人言及他的妻子，更怕人言及近日江湖风波。他沉吟着，看着商山知情叟。此老儿神情淡漠，冷然而立，他对裴独及金银帮之事，究竟知得几许？

知情叟突然道：“如果裴独你不让开，让我们去见你家夫人，你看……”

知情叟向裴独迅速一展手掌。知情叟的动作很快。除了拚近他的裴独，任何人也没看见知情叟给裴独看的是什么东西。

裴独的脸色变了，他向那女孩儿一揖道：“既然你有心与拙荆相见，我当报与她知，让她迎接姑娘。”

女孩儿一笑道：“不必了，知情叟，为我带路！”

那知情叟竟然一揖听命，和那神医叟一起向花厅后走去。

裴独向三十四叟一揖道：“既然三十六老来此，足见盛情，为什么不坐下来，同天下豪杰一起饮酒？”

三十四叟皆不动，让裴独马上脸色涨红，十分难堪。

还是那个难老叟宅心仁厚，他向裴独淡然一笑道：“裴庄主不必顾及我们这些人，你们自喝你们的酒便了。”

但天下豪杰都觉得不很自在，有商山三十叟六在厅上站着，你怎么能安心喝得下去这酒？知情叟和神医叟在前，那女孩儿跟着，三个人一齐走进了一栋小楼。

女孩儿看见了卧病在床的范蔷儿。女孩儿一笑道：“我是绿草儿，听说今天是你的生日，就来看一看你。”

范蔷儿看着她，心中很惊异。她不认识这女孩。她从来没过见这么轻狂的女孩儿。

她身穿一件薄纱，薄纱又不蔽体，就把她全身的女人轮廓让人一览无余。她漂亮得出奇，乌发垂肩，双臂如脂，她再一笑，足以荡人心魄。

范蔷儿知道自己很漂亮，但也惊叹这女孩儿之美。这女孩儿的美有一种逼人的野性。

绿草儿道：“你病了？你不喜欢这些人吵吵嚷嚷为你做寿？”

范蔷儿见她脸色带笑，一片真挚，就点了点头。

绿草儿道：“这是商山三十六叟中的神医叟，让他为你看看病如何？”

范蔷儿一惊。商山三十六叟早已不履尘世，难道这一位就是神医叟？

神医叟突然道：“她的病不用看，忧心伤情，缠绵病榻。”

范蔷儿心中更是吃惊。这女孩儿能带商山神医叟来，这绝非容易之事，她是谁？为什么要来看她范蔷儿？女孩儿笑道：“知情叟，这次不要你来讲，我也来说说这女人的心事，好不好？”

女孩儿道：“你心中惦念着一个人，这个人在江湖上很有名，他叫一路风雷动雷霆，对不对？”范蔷儿脸色绯红，突然厉声而问：“他在哪里？你怎么知道的？”

女孩儿神色黯然：“他死了，一路风雷动雷霆已经死了。”范蔷儿不语。

女孩儿道：“他摔下了涧谷，我找到了他。他昏迷时总在含叨着你……”

范蔷儿神情痴木，果然雷郎死了。她从今以后不会再召唤雷郎了。就是那个夜晚，她突然从梦中惊醒，她听到了雷霆坠入涧谷时蔷儿、蔷儿的呼喊、果然他死了！

她突然明白了，她如今只剩下了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活在这世界上。

梦里，再也不会有一路风雷了；梦里，也决没有那缠绵的呼唤之声了。



她心已死。

## 第八卷 狂狮一吼

### 第一章 下九流

狮吼镖局日子很不好过。严复手下的那些镖师都见不得大阵势，没有哪一个很干练，有一个手上人的功夫。这样他就不能接下大镖。

坐吃山空，他的日子越来越紧了。

他同意李小钰去裘府拜寿，去同裘夫人交好。他愿意同裘府往来，让裘府的那些黑道朋友们对他的镖多一点关照，希望他的日子更为兴旺。

他有两件心事还没放下，一件事是西门寿之死他还没有查明是谁干的；第二件事是他还要给中州大侠邓飞三十万两银子，以缄默其口。

他没去裘府拜寿，因为他没有那个心绪。可等到了晚上，妻子李小钰仍未回来，严复坐在客厅里，一直等到二更天，起身穿好衣服，去城西那座破庙。

破庙里有八个人围坐在篝火边。

这八个人或默默喝酒，没有人讲话，象在等人。严复看清了这里没有他的妻子李小钰。

他慢慢走了进去，坐下。

八个人都默默看着他。严复对老七吹破天灵贵道：“给我酒。”老七默不作声，把酒葫芦递给了他。严复猛地喝下了一口酒，这是很辣很劣的烧酒。

严复道：“为什么不讲话？告诉我，她现在在哪里？”

老大招魂生余符道：“她可能陷在了裘府。”严复：“你怎么知道？”余符道：“我们派她去，去看一看裘府里来来去去那些人，他们在忙些什么。她去了，可能也看到了点

线索，他们就没放过她。”严复又抢过了吹破天灵贵手里的酒葫芦，猛灌了一口，这一口酒呛得他直咳嗽。

余符一伸手，抢过了酒葫芦：“你不能再喝了！”

严复一笑道：“为什么不能再喝？我要喝。她是我的老婆，也是你们兄弟。汴梁九下流么，你们为什么不去找她？找回她，找回她的尸首也好……”

严复的眼里流下了泪水。

有谁知道严复对李小钰的情意？有谁知道他什么把西门寿鏢出卖给中州大侠邓飞？又有谁知道他为什么一直不对李小钰说破这件事？李小钰喜欢他做副局主，他千方百计做上了局主，连他的大哥西门寿也给人害死了。如今又没了李小钰，他如何办？

严复问道：“余符，你是下九流中的老大，明人不做暗事。你能不能对我讲老实话？”

招魂生余符思忖了一会儿，毅然道：“能！”严复道：“好！”严复——看这八个人。

老大招魂生余符，在汴梁城内内外外为人看明宅，算穴位，时常为死人招魂唤魄。据说他最拿手的绝技是在旷野招魂。他一声声唤去，直唤得愁云黯淡，惨雾迭起，愁云惨雾中走来这招魂生，人影如魅，声凄似鬼，直唤得阳世人也如赴阴曹，一阵阵心惊肉跳。

老三更夫徐不夜。这个人脸色蜡黄。据说这人昼日行走而能昏睡，夜里昏睡却能行走。其魂魄夜里不寐，时常从梦中醒来，一个更次一敲竹梆，绝不会误上一点时辰。这人且又有一点拿手活计，夜眼极明，夜中视物，牛毛细针也显如山岳，看得极清。

老四算卦先生巫四，时常在穷街陋巷，居室而卜，求卜者日不过九。巫四闲言论人，断言讲鬼，玄言说神，直弄得汴梁城内人人知有巫四先生。后来说是有仇家想杀他，大概是他直言讲去，得罪了那些极想不为人知者，便有人苦苦追杀，才迫得他放弃了那间陋屋。

老五店伙计胡端，在太白酒楼端盘，没人知道这个人为什么成了下九流中的一号人

物。看那样子，矮胖胖的，其貌不扬，很难想象这人会做出什么新鲜事儿，有什么过人的本事。

老六是唱戏的贾慧。宋时人不叫唱戏，那时只是叫会伎舞。这伎舞是春秋时就兴下来的。春秋战国时，吴国国王夫差战胜了越国，越国称臣而降服，就献上了美女西施等八个绝色美女，为吴王夫差备后宫枕席。西施等人又善伎舞，有战阵之舞、宫闱之舞、民间之舞的区别。战阵之舞，是这几个女人戎装，持那战阵所用的干、戈和盾牌，头戴羽旄簇拥的帽子，身穿将士铠甲，做冲锋刺杀样子，来炫耀吴王夫差的战阵功绩。宫闱之舞，就柔和得多，做出些儿女情态，缠缠绵绵，亲亲密密。象是两情十分欣悦的样子。而这民间之舞，多半从春秋战国时的诗歌总集《诗经》那些诗歌中取材，剪成一些故事来演给君王看。象诗经之中的《将仲子》，就是写一个女人很心焦地等着男人爬墙来会，她一会儿怕那只狗的唁唁狂吠，一边盼这男人别惊醒了她熟睡中的兄嫂。这些伎舞，到了唐代，就演得更大，演得更奢华了，唐玄宗是个看演戏的皇帝，他甚至亲自同乐工操鼓，吹箫，看贵妃、宫女伎舞。

贾慧实际上是仁宗皇帝宫中的伎舞班子里的红人。如今在伎舞班子里，女人也时常用男人扮。这贾慧生得面皮白净，是一个漂亮的伎舞女角。

老七是吹破天灵贵，这人在汴梁城有名，据说一次两府办丧，在正街中央就相撞上了。灵车不动，人也不动，两府爵位又相等，就无法相让，两府灵车在街上等着，两府的丧喜班子吹手就各自上前，一阵子鼓噪。一大早出殡，至午时灵车不动，两家老爷都怕回灵有灾，信这不吉祥的说法，便直言道看哪一家吹手得胜，输者便挽回灵车，另改它途。这就由两府各自八个吹手一齐鼓噪，从上午一直吹到午时，再一直吹到太阳西斜，一十六个吹手中，这边七个那边八个都吹哑了调子，都嘴皮子肿得透亮，一吹时就咕噜噜象放屁吹出一串串泡泡儿响。只有一个灵贵，这时小调儿反吹得更响，就势吹起了宋时流行汴梁的那哭天调儿：

“哎呀呀，我的妈，你是我活活的小冤家啊，你娶了我，你抛下了她，你眼儿斜着又看上了她；三个人你让谁等，你活活的让我守上了寡。她呀，一听你死，脸儿笑开了花儿，抹上了油，搽上了粉儿，绳子扑上去直打滑。一溜儿小跑她上了酒楼，她就势偎在梁大少的怀。哎呀或地直叫妈。还有个她，听说没了你，砸了梳妆的菱镜，剪了夹头的簪花，低声骂了一句：该死。从此她不把你牵挂。只剩下我，日也思，夜也盼，想你的亲，盼你的疼，一句一句，暖暖和和的叫我——冤家呀……”

两府中守丧的人都喝了一声彩，于是对方的灵车退了回去，由此，这灵贵得了一个大号：吹破天。

汴梁城内，匠工仵作，三教九流，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吹破天灵贵。

老八叫化子无用，是京城上千叫化子的头儿。无用的功夫很高强，就连中州大侠邓飞也不得不再习那“金刚八法”，才可以制服得了他，可见这人功夫已臻一流。他时常嬉笑嘲弄，流连于陋巷，藏身于闹市，其实这人是个处变不惊，能力极强的豪杰。

老九是卖糖人儿的笑笑翁。

叫他笑笑翁，是因为汴梁城内孩子哭，媳妇儿闹，一见他来就变笑。笑笑翁皓首蟠发，挑一副卖糖人儿的担子，前头挑着糖稀罐儿，杆儿串儿，后头挑着炉子、板子、火匣子。一到当街，就围上了一群人，笑笑翁连忙放下挑子，生上火，把小锅儿坐好，就摆好杆儿、串儿、糖稀罐儿，然后就放好板子，抓起火匣子，吹好风炉子，开始熬糖人儿。

他一边熬还一边唱：

“小哥儿你别哭，丫姐儿你别闹；看见了笑笑翁，咧开了大嘴笑。笑得嘴边流涎水，涎水变成河，河水流滔滔。看咱笑笑翁，糖人儿耍得高。来一个霸王别姬——马儿是乌骓，虞姬粉红袍，黑脸的霸王，他脸色咋不好？江山也没了，美人也要糟。他流的泪水甜甜的变稀了……”

小哥儿就笑了，要霸王别姬。小丫姐儿就笑了，要孔雀东南飞。笑笑翁便依样照做。

闲人看汴梁，八大景之一就有一景是笑笑翁甩糖人儿。笑笑翁甩糖人儿，观者如市。

糖稀开了锅，笑笑翁用一根长长吹管，直立在板上，吹管底端实心，内里空的，左手扶这吹管，右手提起糖稀，将锅提至半空，轻轻一倾，糖稀便粘稠如线，细细流淌，一分一毫不差，直直地落入吹管之。待浇成八分落管，便将锅子放一，抓起吹管，拔出管底吹塞，便将腮帮鼓圆，吹将起来。远远的人便喝一声彩，知道这是真功夫——别人吹糖人儿，只是将吹管儿对着板面，直如用笔在板面上画。这也没什么稀奇，凡人皆可做得。这笑笑翁吹糖人儿，把一根吹管直冲向天，糖稀变化一条条稠线，在空中如散花，不由得又喝了一声彩，浓淡相宜，是一幅完完全全的霸王别姬画图，霸王的穷途末路，虞姬的哀戚伤神，乌骓马在着急以蹄踏地，比水墨丹青画还好上几分。严复道：“汴梁下九流，坏人见了愁。在下自信并不太坏。所以见了八位兄弟，也不怕什么愁苦。只是有事儿不明白，想向招魂生老兄请教。”

招魂生余符看着他，等他讲话。

严复问道：“我想知道，是不是小钰告诉了你们，才有无用兄弟去劫这镖货？”

招魂生余符看定严复，点点头。虽然严复千次琢磨万次思忖，但还是不愿相信无用劫镖是由小钰告知的。他想他应该相信这个女人，因为这个女人发誓与他生死与共，两相知心。但他还是在心里疑惑，以为下九流插手，一定是因为小钰。

招魂生余符道：“她不愿意让你同那个中州大侠邓飞搅在一起，而且我们下九流与邓飞有极深的恩怨。”

严复等着，按江湖规矩，如果人家不告诉他，他就不应该探询。老九笑笑翁道：“老大，我来告诉他。我知道，不讲明白，他不会相信二姐的。”

笑笑翁等老大默然低头之后就缓缓说道：“中州大侠邓飞与我们有杀师之恨。”

严复心中一震。如果是这样，她不愿意让严复受中州大侠的恩惠，也是有苦于心的。

将来下九流一定会与邓飞算这笔账，她怕那时她与严复会因邓飞之恩而难于自拔。所以她让无用又劫去了邓飞的镖货。

严复又问道：“我想知道，我大哥西门寿是谁杀死的？”

招魂生余符看着他，其余七个人也看着他，八个人都不声不响。严复道：“大丈夫做事，敢做敢当。为什么不讲话？”

这时，有人轻轻一叹道：“是我杀死的。”

严复抬眼一看，吃了一惊。答话的人是下九流中的老六贾慧，他文弱如女人，脸色苍白，人也荏弱，哪里来的力气杀死西门寿？严复闻声而出，就晚了一步，西门寿倒在血泊之中。那人出手之狠辣，比无用巫四更强。难道那个人就是这个天天在朝阳宫神武殿虚挥干戈做戏的人所为么？严复道：“是小钰让你杀他？”

贾慧一笑道：“不是。只是在青楼，一次我与二姐，七弟饮酒。二姐突然一叹，说她与你情有所钟，但你不甘久居人下，将来必有一番磨难。这句话让我记下了。”

严复道：“我大哥无甚罪恶，不该这样轻易被杀……”

招魂生余符道：“下九流什么事儿都会做错，只是不会杀错了一个人！”

余符的话说得斩钉截铁。他的话是说西门寿这人该杀？西门寿只不过是狮吼镖局的局主，十余年来辛苦走镖，难道他也做过什么违心之事？

严复不问了，只是长长一叹。也许连他也知道西门寿的那些不可告人的秘事？所以他才不再问下去，怕问下去只会生出难堪？

严复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下九流无人答话，也许他们认为，有些人为之过是不可原谅的。严复道：“不知在下所犯的过失是不是可杀？”

招魂生余符道：“我们不想杀你。你要想被下九流杀死，你还不够坏。”

贾慧闷闷不乐：“就是你够坏了，我也不想杀你，我不想让二姐伤心。”

招魂生余符道：“你好自为之。”

严复看看这八个人。他知道了下九流，明白小钰不光是他妻子，也是他们的兄弟。他说道：“我想去裴府一探。”

更夫徐不夜笑了：“这可轮不到上你，这一回该我去了。”

严复道：“为什么我不能去？”

更夫徐不夜笑道：“我要没了，汴梁城有的是更夫。你要没了，大哥哪里给这狮吼镖局找一个新局主去？”

严复看着他，眼里有些泪水。

巫四道：“三哥，我告诉你几句话。”

徐不夜道：“讲。”

巫四道：“无用兄弟说，雷霆有一个女人。有人说，二十年前雷霆同裴府夫人范蔷儿友情甚笃。”

徐不夜点头。

巫四道：“裴府有一座楼，是三楼。这楼上住着一位哑女人。这哑女人是裴独与范蔷儿的独生女儿。前些日子夜鹤莫雨半夜进楼，想污这哑女人，被我定计，使大相国寺无心和尚去给撞了。无心带这莫雨回大相国寺，强行为他剃度，取了法号多心。不料又被这哑人打上大相国寺，将多心劫走，与之成亲。后来，听说雷霆夜半入大相国寺，一人力敌住持清静禅师与八大心字辈高僧，最后杀死和尚无心，从容而去。从此也总有人来扰我居处，时时想杀死我。我告诉你这么多话，你明白么？”

徐不夜道：“我明白。”

巫四道：“那个无心和尚废了夜鹤莫雨的武功。如今，这个夜鹤莫雨身无一点功夫，但好像在裴府更为得意了。三哥为什么不去访一访他？”

徐不夜笑道：“好主意。”他站起身来，从怀里掏出木锤、竹梆，说了一句我走了，

身子一转，人已电射出门。

## 第二章 夜半闻梆心更惊

裘独想告诉那个女孩儿同范蔷儿讲了些什么，但范蔷儿不说，只是痴痴木木地坐着，脸上没一丁点儿表情。她一定是听取了雷霆的消息，看那失魂落魄的样子，恐怕没什么好消息。裘独乐意知道这消息，但范蔷儿只看一看他，不开口。

似乎很久以来，范蔷儿就不再开口讲话了。

夜色之中，裘府自是很静。静寂之中，是不是还有血腥？莫雨带着倚梅、红梅走进地下室。这里关押着李小钰。

夜鹤莫雨轻浮地一笑：“妓娃李二姐，昨日已经过了夫人的寿诞之日，咱们放风出去，说你在下午就乘轿回狮镖局了。镖局也派一个镖师带轿来接你，但裘府告诉他们，你已经回去了。就这样，你这个人就消失于尘世。过得几日，我们便可以杀了你。”

李小钰看看他。

严复会来找她的，他只派了一个镖师么？他会不会自己也来裘府探问？也会的。他一定会急着寻找她，他不是很喜欢她么？还有她的兄弟们，更夫徐不夜，灵旦贾慧他们都会来寻找她。他们都很关心她，因为她是他们的兄弟……倚梅笑了：“下九流之中，难得也有她这人材，莫雨少爷为什么不怜香惜玉，把她收为己用，也好壮大我们金银帮的势力？”

莫雨道：“你可不知道，这下九流中的几个人，一个个自诩正义，总是要包管天下不平事，咱们可以杀了她，可夺何不了她这志向啊。”

莫雨向倚梅嘻嘻一笑，那笑很淫荡。

红梅问：“为什么还不杀了她？”

莫雨道：“等着，等下九流的人来救她。”



倚梅道：“你说他们自以为很正派，不会依顺金银帮的。”

莫雨道：“也许有一分机会。”

倚梅道：“一分机会你也不放过？”

莫雨道：“机会难得，哪怕只有半分，也不该放过。”

倚梅、红梅、莫雨走出了地下室。

夜来了，倚梅突然咯咯而笑，红梅也吃吃笑个不停。

莫雨站住了，问道：“笑什么？”

倚梅身子一斜，站住了：“笑你。”

莫雨回头，夜色之中，隐约只见得红梅与倚梅那火辣辣的双眼。倚梅道：“夜鹤莫雨，好好的一条汉子，女人丛中行来去，怎么变得规规矩矩，天天守着一个哑女人？”

红梅娇娇地道：“莫公子多识，肯定知道，有千般风情，也得向人述说，是不是？女人没什么话，一句也讲不出来，会有什么风情可言？”红梅的身子已经偎在他身上了。

莫雨突然一叹道：“你们三个人都是好女人，是不是？”

倚梅、红梅一愣，从莫雨口中，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莫雨看着倚梅、红梅：“帮主虽然有夫人，但他很不快活，你们知道不知道？”

倚梅、红梅很诧异，看着他。有这样的男人么，把身边的女人支向别处？

莫雨道：“他很喜欢夫人，多年来一直很喜欢。可夫人不快活，所以他也不快活。做为一个男人，他不快活。”

倚梅、红梅静静地听着。

莫雨道：“如果他只是一个男人，他快不快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如果他只是裘府老爷，他快不快活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但他是金银帮的帮主，他不快活，我们怎么会快活？他不是一个渴欲得到一切的男人，我们会得到什么？”

倚梅、红梅看定了莫雨，这是个心机很深的男人。

莫雨道：“如果这世上还有人可以让他快活的，除了弄梅三影之外，还会有谁？”  
裴独走出范蔷儿的屋子，他又要在书房里冷枕冷衾地度过一夜了。

竹梆敲二更，突然门开了，走进来一个人。没有谁可以走近他，如果是他们，一定要向他施礼，然后恭恭敬敬地讲话。可这是一个女人，一阵隐隐的麝香气息刺激着他。是范蔷儿？除了她没人会离他这么近，不说一句话的。不是范蔷儿，是弄梅三影之中的老大倚梅。

她浑身淡素，灯下影姿，更是妖娆。她蛾眉舒展，没一分愁容，笑吟吟地看他，她的声音很轻，似在梦中：“你为什么要一个人在这里？你知道，一个人呆着，很冷清……”

裴独冷冷看着她，心里很震惊，突然闪出一个念头：这女人比范蔷儿年轻……倚梅道：“我来服侍帮主就寝，好不好？”裴独无言，只是点了点头。

倚梅站在他身后，一点点拨去他的头簪，撩开他的头发，为他梳成小髻。

“你已经有许多白发了……”倚梅的声音中有同情，也有感叹。

裴独知道他操心多少事么？他以前并不操心别的事，只要顾及范蔷儿，要避着雷霆，这算不算男人最大的羞辱？他是不是有了这羞辱，多了满头的斑斑白发？他何必这么执著？范蔷儿一言不发，他何必执意垂问呢？

倚梅抚摸着他的肩头，一点一点轻轻的拿捏，揉动。她那笑吟吟的模样，勾起了他做男人的欲望。他还不老。他是帮主，而她只是他的下属，他要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裴府的夜三更，有一个人拎着梆子，无精打彩地向地下室走去。两个看守喝道：“站住！这里不是更楼，你来这里干什么？”

喝声刚落，就见到那人影子一闪，人已经到了两人面前，倏地出手，锤子敲在一个天灵盖上，另一只手的梆子打在另一个人的太阳穴上。

这两个人都一声不吭，倒在了地上。这人把尸体抛到了石坡后面，急急闪身进了地下室。

地下室时，昏灯如豆。

“二姐，二姐！”李小钰睁开了眼。

“三弟？”

她急忙扑到囚室边，徐不夜为她打开囚室，他很匆忙，手有些抖。

身后就有人冷冷说道：“做这件事时，一是要快，二是要狠，三是要准。你够狠，也够准，但不够快。”

更夫徐不夜停住了，慢慢回过了身来。他看见了一个人，一个全身都披着白麻条的人，这人是一笑三杀的许应风，据说，他身上的布条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有多少条了，他每笑一笑，就杀死三个人，每一条麻布就是一条命。

他是江湖上杀人最快的杀手。更夫徐不夜脸色苍白。许应风道：“我正在这时考虑，要不要笑一下，我笑一次要杀三个，可你们只有两个，我杀了你们两个，再去杀谁？总不能笑一次才杀两个人。”

许应风如鬼一般矗立，说话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更夫徐不夜笑了，他笑得也很快活。

“象你这种人早该死了，想笑都不能笑，活着还有什么乐趣？人笑的时候是最快活的时候，可你一笑非杀人不可，还有什么快活？”

许应风道：“你当然不知道杀人时有多快活。我只有在要杀人时一笑，心才嘭嘭跳得快一些。”

徐不夜道：“既然你杀人这么好受，为什么不过来杀我？”

许应风道：“我正在等，等着你把牢门打开。你如果打开了那牢门，我就可以杀死你们两个人了。”

更夫徐不夜道：“可我突然变了主意，我不想打开这间囚室的门了。”

许应风道：“这可不行，这样，去阴间地狱的路上，你一个人就太凄苦了。”

许应风拔出剑来，冷冷地看着剑芒。

李小钰突然道：“三弟，你错了。”

徐不夜看着她。

李小钰道：“你应该先打开这牢门，让我出去。”

更夫徐不夜在踌躇。如果她走出囚室，许应风就可以一笑而杀他们二人了。以他们两人的功夫，是抵不住这江湖杀星许应风的。但李小钰要出来，她决心要出来，他怎么办？

更夫徐不夜就打开了囚室。

李小钰走了出来，笑盈盈站在许应风面前。

她虽然被关押了几日，但鬓发不乱，人仍俏丽。她笑着对许应风道：“你杀女人时比杀男人快，还是慢？”

许应风一叹道：“我杀女人时比杀男人快。因为我不忍听女人那惨叫，不忍见女人花容失色，所以我杀女人时总是很快。”

李小钰道：“这一回你可以试一试了。”

许应风道：“这一回我想还是先杀了这个男人，他拎着梆子那样儿让我很不舒服。”

话没说完，许应风一道剑光，扑向徐不夜。

徐不夜在许应风一扑而至时，突然用力敲了三梆子，从梆子中电射出一蓬细针，这是一蓬毒针。毒针全部射向许应风，但许应风一卷而至，一阵剑风将这蓬毒针吹得烟消云散。许应风的剑光已经指向徐不夜。

这时，李小钰动了。她身姿一飘，人便扑向许应风很少有人见过下九流中的娃娃李二姐出手。她的武功很怪异，人一飞飘起来，但形如鬼魅，掌法怪异，似一股又柔又轻的阴风缠住了许应风。

许应风只好撤剑，把锋利的剑尖指向李小钰。

李小钰冷冷一笑，吼道：“快走！”

更夫徐不夜毫不犹豫，身子向前一扑，扑向许应风。

许应风以为他要同李小钰来拚死，就掣剑一击，迎向徐不夜。但徐不夜的身子突然停住，竟以更大力气向后退一冲，人直冲向地下室门口。

许应风一叹道：“如果你不走，还有活命，为什么要逃？”徐不夜心中欣喜，只要他走出裘府，李小钰也会也有救，下九流也会再来。

但他身后有人冷冷说话了：“你还不如同一笑三杀搅一搅，那样子你还可以动动手，你如果走到我这里，还有命么？”

徐不夜抬头，看到了括苍山野瓢道人。

徐不夜知道凶多吉少，他慢慢举起了他的梆子。梆——，梆——，梆——，他又敲三更了。

这三声梆子响因他用力灌注了内气，便显然格外刺耳，声音很尖，很响。

野瓢道人冷冷笑道：“你敲错了，现在是四更天，不是三更了。”他倏地伸出手来。

徐不夜急忙躲避。他闪了一闪，又纵身一飞，再落地一滚。可这三变时，野瓢道人如附形之蛆，随后而至，待徐不夜身子疾落，野瓢道人一伸手，就抓了过来。徐不夜手中一空。

野瓢道人道：“我告诉你这是四更。”

徐不夜的梆子和竹槌都落在了野瓢道人的手里，他慢慢地敲起来。

梆——，第一声敲得极响亮。这灌注真力之一击，把徐不夜脸色敲成惨白；扑——，第二声如击败革。这一下就将梆子打碎。

口扑——，第三下就如同敲在棉花上。他手里的梆子已被他震成碎木片。

叭——，只一下，梆子的碎木片就飞满天。

野瓢道人只是把梆子碎片扔向漫天时，身子向前一顿，手指插在徐不夜的胸前。

徐不夜挣了一下，双眼用力瞪着他，突然嘴角流血，他慢慢说了句：“现在，还不到四更……天……”

徐不夜倒地而死。

李小钰听到了梆子的碎裂声，马上停了手。

许应风的剑横在她白皙的脖子边。“你为什么不动手？”他很恼怒，这个女人竟同他对抵了五招，五招之内让一笑三杀杀不死的人，在江湖上该有点名气。

李小钰的脸色很漠然，只是喃喃说道：“他的梆子碎了。”更夫徐不夜的梆子碎了，人岂能还活着？她不顾脖子边的宝剑，慢慢走出去。

地下室门边，躺着徐不夜的尸体。

她蹲下去，看着他胸前那汨汨流血的伤口。野瓢道人手指直接探入了他的心脏。

李小钰看着野瓢道人：“你杀了他？”

野瓢道人冷冷一笑。

李小钰道：“你必须得死，杀死他的人决不可能活在这个世上！”李小钰和野瓢道人、一笑三杀许应风站在静夜之中。

天很黑，这是天亮前最黑暗的那一个时辰！

### 第三章 三十万两买一诺

严复坐在西门寿的那张椅子上，看着他做副局主时坐了十年的椅子是空的，心里的滋味很不寻常。

人都想做局主，但做了局主，就要被那些日夜扰人事务弄得坐卧不宁。

他一恍惚间，那张空椅子上竟然坐了一个人。

这是中州大侠邓飞。他坐得很安逸，整个身子都缩进了椅子里。严复心里不舒服，邓飞对他很轻视。

邓飞在笑，声音很响：“其实，这张椅子坐上也没有什么不舒服。我如果是你，就好好地坐这一张椅子。一切闲事让西门寿去操心，岂不更好？”

严复冷冷一笑道：“如果你没坐过这张椅子，就总想坐一坐。你坐上了，才知道滋味也没什么好的。”

邓飞道：“我来只是想告诉你，今年川陕大灾。我马上就要去了，去赈灾。我还是要带一百万两银子去。一百万两银子可以买很多米，天天放粥，我一连要忙许多天。我到了川陕，那儿会少死许多人。”

严复道：“可你一走，天冷了，许多人还是得死。”

邓飞笑了：“你很聪明，他们还得死，但我在时，就救了他们，救他们不死。只有中州大侠邓飞不在那里，那里才会饿死人。你说这听上去是不是很好？”

严复道：“当然很好。”

他想到那些川陕百姓伏道送邓飞的情形，心中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这人做事，也可称天下一绝。

严复道：“我不知道你这个人为何如此行事，善善恶恶，大善大恶，又是何必？”

邓飞大笑道：“严局主怎么了？这事儿不是很明白？活在这世上的人，要么做大善事，要么做大恶事，平平淡淡，了此一生，又有什么意思？”

严复默然。

邓飞道：“严局主答应我三十万两银子，所以我远远地来这里取。还望严局主早早付我才好。如果我在川陕赈灾成功，岂不是也有严局主的一份功劳？”

严复苦笑，他无心赈灾，也无力赈灾：“你知道镖局足有两个月没有接什么镖活儿，坐吃山空，镖局的日子很紧。”

邓飞笑了：“我当然知道。应该说，如果把这三十万两银子付。狮吼镖局的日子才会很紧。”

严复道：“你想让狮吼镖局关门？”

邓飞一笑道：“关门有什么不好？如果狮吼镖局关门了，江湖再传言严局主如何对镖局局主之位用心，也是无用的了，因为是严局主亲手解散了镖局的，你看这个方法好不好？”

严复心里一阵阵愤怒，他冷冷盯住邓飞，手气得直哆嗦。

湖上很少有人知道这人是奸恶之人，因为他是中州大侠。如果你说是邓飞曾经劫人镖货，听到的人一定说你是胡说，邓飞是疯子，拚死劫镖之后，花一百万两银子去赈灾？

严复道：“我只想告诉你，我没有三十万两银子给你。”

邓飞笑了：“严局这话可大大不妙了，难道就没顾及后果么？据我所知，严局主不光找人劫了镖，而且是不明不白地在他的院子里死了西门寿。如今西门寿的妻子儿子尚在，你不知对他们会怎么说？你决不会告诉他们你曾经同人合谋劫西门寿的镖货，对不对？”严复道：“杀死大哥的凶手我已经找到了。这个我自会料理，用不着你费心。”

邓飞笑道：“如果我现在拿到了西门局主妻子儿子的信，召集天下镖局同道，向严局主问一个明白：西门局主是如何死的？你有什么办法？”

严复无语。

如果那样，他如何向天下同道交代？就是他说出杀西门寿的凶手是谁，人家也会疑心他。

邓飞一叹道：“如果西门寿不死就好了。”

严复看着他，不明白他何以说出这么一句话。

邓飞道：“如果西门寿不死，你们两人至少可以同我一拚。虽无胜算，但可以比试那么几招。可剩下了严局主一个人，那可就孤掌难鸣了。”

严复突然一吼，扑向邓飞。

他要杀了这个邓飞，杀死他，让他再也不能在江湖上骗人！



邓飞的身子带着椅子向大厅后的墙壁撞去，又稳稳落下。

严复怔怔地站在原地。

邓飞缓缓道：“你的妻子还陷在别人家，你还有狮吼镖局，你还有西门寿的仇没有报，西门寿的老婆孩子你也得管顾，你何必这么冲动？”

严复道：“我只想杀了你！”

邓飞道：“你可以把这件事处理好，然后来找我，杀我，好不好？”

邓飞象在劝他。

严复缓缓坐下了。他象一个疲惫的老人，象一个长途跋涉而不得休憩的老人。

严复道：“我给你三十万两银子，你给我什么？”

邓飞笑了，他笑得很自信：“我给你安静，我会这一辈子也不再提此事。”

## 第四章 一笑三杀

城西破关帝庙。

庙内，一堆小小的篝火，已熄。篝火边无人，只有一个长长的白布包裹，这包裹很大。天已经到了四更，远远地传来了第一声鸡啼。嗖嗖破风之声响起，有人进了庙。这是七个人，先先后后从各处入庙。

笑笑翁道：“三哥还没回来？”

余符道：“七弟去裴府看了，有什么消息？”

吹破天灵贵道：“进进出出的江湖人物不少，但看不出什么破绽。我想了几次办法，也没进得去裴府。”

余符道：“今夜不行，我们一齐进去看看，找一找三弟和二妹，看来她们一定是出了事儿。”

众人都赞同老大这个主意。贾慧突然道：“这是什么？是谁带来的？”他指着地上

这一长长的包裹。

众人惊愕，都说不知道。

招魂生余符神色一肃，身子一纵，飞身起来，向四外巡视，又道：“六弟，打开它！”

贾慧把这包袱打开。包袱里，赫然是死去的下九流中的老三更夫徐不夜。

灵贵流泪了，扑向徐不夜。

老大招魂生余符一声断喝：“七弟！”

笑笑翁一把扯住灵贵道：“别动，小心有毒！”

七个人热泪流下，静静地看着老三更夫徐不夜。

老大招魂生余符身子一转，突然一吼道：“谁，站出来？”

几个人马上围成成势，向破庙门望去。

淡淡的一点曙色里，慢慢起来一个人。这个人身上披这许多麻布条条，在夜风中徐徐飘动。

一笑三杀许应风。

招魂生余符道：“是你？是你杀死了老三？”

许应风道：“他敲错了时辰，本来是四更，他偏要敲三更……”老七吹破天灵贵握起了拳头：“你得为三哥偿命！”

七个人都站起来，逼向许应风。

许应风睥睨一切，傲然四视道“好，好，很好！”贾慧冷冷道：“什么很好？”

许应风道：“这一次你们有七个，我至少可以笑两次了。”

笑笑翁破口大骂：“笑你娘个腿，你哭也来不及了！”

七个人一齐动手。

下九流是九个人，九个人亲如一人。他们知道他们的出身很贱，他们自己尊重自己。如今没了老三更夫徐不夜，老三是被这个一笑三杀许应风杀死的，这仇岂能不报？贾慧

出手极狠，一掌递过一掌，掌式如风。他一改平日那荏弱柔性，变得性烈如火。笑笑翁白须斑发，飘然而飞，两只手各持一根杆子，细细的杆子很长，但因笑笑翁使时灌注上了内家真力。这杆子出手时也就有了破空的嘶嘶风声。笑笑翁杆子变化极大，姿势大开大阖，象在虚虚地向人比划如何做糖人儿。老七吹破天灵贵用一支喇叭，这支喇叭是金色的，打起来象用槌，横推出去又象是用党，再向回扯时又象用吴钩，这兵器用来诡异，出手部位又很独特，时时向许应风腋下前胸招呼。乞丐无用打起来极狠，他专门冲向许应风这一柄剑，似乎他一双肉掌去拿这剑，他象要拚命去抓剑，似乎他这一抓，其实几个兄弟就可以杀死许应风。算卦先生巫四的功夫比这几个人只强不弱，他只是向许应风的头上一纵，在空中飞纵来去，要袭他的头上。老五店伙计胡端用两只银盘子，银盘子时时由他手中飞出，直划向许应风。众人之中，只有招魂生余符站立较远，只是用一根细细长长的勾魂丝时时地补上众兄弟的破绽。许应风自视甚高。他是江湖黑道上的高手。

江湖人有诗云：“一笑三杀剑，袭人半夜中；但闻鸣镝响，不见剑影踪。”

这是说他这一笑三杀剑的犀利，没有这柄杀人如风的利剑，他怎么会有这“一笑三杀”的威名？没有这柄杀人如麻的利剑，他怎么会披身上那么多麻布条条儿？须知那一根麻布条条就是一条江湖好汉的性命。

饶是下九流中的七兄弟如此用力，也不能杀败许应风。

许应风的脸色很冷。

他的脸色部渐渐变了，冷冷的脸上突然有了一丝诡谲的笑容。老大招魂生余符马上变色，喊道：“小心他的剑！”

他手里的勾魂丝嘶嘶一阵子急急暴响。

许应风还是笑了，他笑得很怪，象枭鹰夜噪，象阴鬼夜啸。这笑声使七兄弟一阵子冷颤，他们的手更快了。但他们知道这无济于事，只要他们不能逼住这一柄剑，这柄剑

就会杀人，就会喋血！

他们围住的不是别人，是江湖豪杰人人谈色变的黑煞星“一笑三杀”许应风！

他已经笑了，他要杀人，要杀死三个人！许应风的一柄剑象狂风。

笑笑翁一愣，他手里的两根长长的杆子没了，齐边被一剑挥断，两根杆子一根插在灵贵的肩头，一根飞得不知去向。灵贵的肩头插上了这杆子，在流血，手臂不灵，挥舞喇叭就十分吃力。贾慧和胡端都被许应风的剑气逼退，胡端手里只剩下了一只盘子，另一只盘子正被许应风震飞，插在关帝爷的膝盖上。

许应风的脸上带笑，他的剑如风，正向乞丐无用头劈来！眼看乞丐无用就要死在剑下！

有人在这打斗声中，竟然说话了，说得轻描淡写：“这个一笑三杀，其实也没什么大本事，下九流的兄弟怎么会费这么大心神？”这话虽然说得很轻，但犹如直接炸响在许应风的耳边。

他的剑停住了。

七兄弟也都站在了一边。

他们都看到了，在关帝庙捧读的那本《春秋》上站了一个人，这人比一片羽毛还轻。

他手握一柄长剑，身穿一套白色衣袍。

这是一剑萧晓，许应风用的是剑，萧晓用的也是剑。许应风的剑用来杀人，萧晓的剑用来止杀。

许应风是江湖上的黑煞风，萧晓却是江湖上人人称道的大侠。有些人在江湖上行走，永远也碰不上。他们一生不碰头，是因为他们不想碰头。他们一碰头，就必有死伤。

“一笑三杀”许应风在江湖上不愿意碰到的两个人，一个便是这个一剑萧晓，另一个是那个一路风雷动雷霆。

他不愿意碰见萧晓，是因为他自忖他的剑未必会是萧晓的对手。他不愿碰见雷霆，

是因为他不愿意向雷霆点头致意，他不愿意承认他比雷霆差。

可今夜，不愿意碰见的人他碰到了，这个人是大侠一剑萧晓。萧晓冷冷说道：“是你杀死了更夫徐不夜？”

许应风点点头。

萧晓道：“是我求他去裴府的，要他去看看那个银子多得没法儿花的裴老爷子一天都忙碌些什么。”

许应风道：“窥人私者必被杀！”

一剑萧晓道：“这里是一座破庙，这是下九流九兄弟的私晤之处。你来了，也窥人私，也该被杀。”

许应风未回答。

如果别人说他该被杀，他会冷冷一笑，那人的头就已经落地。可这一回说他该被杀死的是一剑萧晓，他就无法笑得出来。

萧晓的身子平平一飘，人就站在许应风面前。“拔出你的剑吧！”

萧晓看着他，双目疑成一线，目光如芒。

如果是别人，许应风决不会先拔剑。

萧晓道：“我想杀你，原因有三。第一，你杀大刀神郑因泰，他是我的好友。第二，你血洗了吴家堡，而吴家又是我的世交。第三，你杀了下九流中的更夫徐不夜，他是我委托办事的朋友。所以，你死定了！”

许应风拔出剑来，他看着萧晓，心在狂跳，他的剑很快。因为剑快，他才能在下九流七兄弟的围攻之中也未落败。

他擅“追风六十四式”。

他的心里一阵子狂喜，萧晓的剑仍在背上。

如果他出第一剑，萧晓还不拔剑，他将在许应风密如急风的追风六十四式之中躲

逃，他将没机会拔剑。那样，他决不会战胜许应风。

许应风的脸上不动声色，他慢慢吞吞地拔剑。

许应风道：“听说你伤人只是一剑？”

萧晓看着他，点头道：“不错。”

许应风道：“如果我出剑，你还能拔出剑来么？”

萧晓道：“你为什么试一试？”

许应风道：“好！”话音未落，剑已出手。

他知道这一战很险，他不能停手，一出手就是追风六十四剑，一剑比一剑更快，一剑比一剑更狠！及至许应风出剑，下九流的七兄弟不觉一叹。他们才知道“一笑三杀”的剑比他们想象的更快。一剑快似一剑，他们看不见剑招，只见漫天剑影。一剑萧晓已没有出剑的机会了！

漫天剑幕，一片皆白。

下九流的七兄弟想冲上去，但被这逼人的剑气击退。他们只能眼看着一剑萧晓被杀。

一剑萧晓的血肉之躯被裹在一片剑幕里。他是不是已经受伤？他是不是再也没有机会拔剑？

他是一代大侠，但没机会拔剑，怎么施展他那惊心动魄的一剑？蓦地，满天剑云，一泻而收。

眼前站立着两个人。

许应风的双眼瞪得很圆，他瞪瞪地看着萧晓，似乎不相信在他的如风急剑中还会有一个完整的人。

萧晓在笑，笑得很自信。

许应风的胸前滴血，血从那些挂着的麻布条条上滴落。

“你还是用了你的剑，一剑，一剑……”

许应风在苦笑，这一阵阵笑声似夜枭啼哭。“你为什么不马上杀死我？”

萧晓无语，他的剑仍在背上，他用过他的剑么？他一剑就击中了许应风。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许应风擎剑在手，用力一抖，剑身如蛇，在自己前胸飞过。顿时血如泉涌。

他又把长剑一抖，剑作龙吟，扶摇而上，又直落下来，他身子一振，向上一迎，又重重地摔在地上。

许应风的胸前插着这柄剑，他自己杀死自己。一笑三杀！杀不死别人，可以杀死他自己。

## 第九卷 世外无人知桃源

### 第一章 涧底游魂

雷霆的手一松，人就向涧底摔去，呼呼风响，使他知道他再无法生存下去，在落至他存身的那一个石洞时，他甚至瞧了一眼石洞。他的身子如疾射的弹丸，一直落向涧底。

然后，他就叭地一声，掉在池水之中，失去知觉了。

他是谁？他是那个江湖上人人闻之色变黑道枭雄一路风雷动雷霆么？他只是一缕游魂，游魂出窍，人体已摔成粉碎，游魂却不曾碎。

他的游魂晃晃地起来，想向外爬。可他爬不出。他的游魂已沉入地狱，他的手脚已经被鬼牵得牢牢的。

他一丝一毫也动弹不得。

地狱里很明亮，有一张石床躺倒在他身下，石床上有冰冷的石孔，他的手正被套在这石孔里，他觉得他的身体很疼痛，他的游魂也同他的躯体一起被摔坏了。

他落入地狱之中，鬼魂会来熬炼他么？他发现从他的嘴角，从他的鼻孔，甚至从他的男人的根蒂处开始流血了，血流得很多，很快，他能觉得出那真是他的血，他浑身赤裸着被放在这张石床之上，鬼卒们要在这里熬干他的血，让他成为一张人皮，一具骷髅。

他静静地看着他的血流出来，淌在脸上，淌在前胸，淌在身下，他感到了那血的粘腻，也好像嗅到了血的腥气。

人要死时，才会七窍流血，他马上就会死掉了，会成为一具骷髅，在地狱里游来荡去的骷髅。

有鬼在咯咯笑：“他已经流血了，他的血流得很快，马上就会流干了。”

这是一个女鬼，地狱里竟有这么漂亮的女鬼么？她身上不着一丝布缕，只在羞处用藤花绕了几绕，头发披散如瀑，浑身纯然玉色。她嘻嘻而笑，象看把戏一样看他浑身流血。

这个女鬼站在他面前，没一点羞涩，没一点恐怖，那笑嘻嘻的样儿象是在玩笑。

女鬼的后面，站着一个面容瘦削的老人。老人点点头道：“如果他的血都可以流出来，他就可以好了。”

雷霆心中震怒，世上哪有这种人，看来纯然是鬼怪无疑，要人身上的血流尽，还会有什么好处？

女鬼嘻嘻而笑：“他的眼睛已经睁开了，象是在听咱们的讲话呢。”

老人一笑道：“当然在听。不过，他身上的血流尽之后，要截血止息，让他再深深入睡，才可以服食药物。”

女孩嫣然一笑道：“那就要靠你了。”

雷霆看见，老人和女孩儿的身后，水在游动，有无数的水草在晃动，象有阳光从水里透入，水里一片很亮，又一片发暗。有许多鱼很大，象这个披发女鬼一样长，慢慢地在水里游。



地狱里很静。

老人身子一动，就隐去了。

这里的鬼魂走动都毫无音响。

笑嘻嘻的女鬼就过来了，坐在石床的边上。她的皮肤很白，白得象透明的肉体，他可以看见那白色皮肤里隐隐有血管。鬼还有血么？鬼还会有血肉之躯么？

“你身上的血快干了，如果你身上没了血，就会变了一个人，再也不是原来的你了。”

雷霆心中一叹道：当然是不原来的我的，你以为人抽干了血，还会是人么？

这女孩儿道：“他告诉我，你这个人有大约近百年的功夫，你的功夫很好，差不多可以算上这世上的第一人了，你说对么？”

雷霆对这话并不惊奇，他的功夫当世不做第二人想。

这女孩儿一叹道：“可惜，你从今起，就再也没一点儿功夫了，你再也不会有武功了。虽然你这个人可以长寿，但你没法儿再用内力，因为你已经没有内力可用了。”

雷霆看着他自己的血都流出来了。

时间一久，这些血都干结在他身上。

女孩儿笑了：“你很不舒服吧，是不是？你以后就会好了。”

她用一只面盆，这只面盆是价值连城的翠玉雕成的，玉盆底下还生生雕有两枝并蒂莲花，她用这只面盆舀来清水，一点点洗他身上那些干结的血痂块儿。这些鲜血凝成的血痂块儿很脏，渐渐地水就浸湿了石床。但这石床很怪，浸湿的水一会儿就没了，石床又变干了。

女孩儿一点点洗他的身体，并无一丝羞涩，也没有任何不安。她洗过了，就告诉他：

“你可以睡一觉，明天我再来看你。”雷霆看着她，看着她走出去，看着她在那些游弋着的鱼中间，她的身子也在漂浮，她用手去拍那些鱼的身子，那些鱼也不以为怪，只是

懒懒地摇动一下身子，就晃晃着慢慢游走。

女孩儿在水里游，一会儿也游不见了。

雷霆在想，水里也有明天么？地狱也有明天么？明天也会象世上那样，有朝阳，在雨露，有啁啾不止的鸟啼么？

雷霆睡了，睡得很熟。他再一睁开眼，就又看见了这个女孩儿。“你醒了。”

她看着雷霆，眼光很热。

“你是谁？”雷霆不回答。

地狱里的人掌握着世人的生死符，她怎么不知道他？

女孩儿咯咯笑：“你不说话也罢，我知道你，你是世上的第一高手，一路风雷动雷霆。”

女孩儿很得意，身在阴曹，知道人的这么一点秘密，就值得这么快活么？

女孩儿说道：“你是摔死的。”

雷霆也记得，他是从一个涧谷摔下去的，呼呼风生，他还看见了他藏身的那个山洞，但他只看那洞口一眼，人就直摔落下去。

女孩儿又道：“好在神医叟说，你的脑子未摔坏，你的心脏也未摔坏，又有扯动心机动作的那肌腱不坏，所以三十六叟一齐用功，才让你的心脏又跳了起来。”

这么说，他没有死？那么，这里是哪儿？

女孩儿看那探询的目光，明白了他的心意，就告诉他：“这是汴梁外的济水之根，绿涧。这里是海边，也是涧边，涧底。”

雷霆看着女孩儿，女孩儿笑了，笑得很媚气：“告诉你，我叫绿草儿。”

## 第二章 两世为人难

雷霆能站起来了，他在这屋里走动。这是水底的一个居室。从顶上出去，就正站在

四面是水的一块中间礁石上。水很幽深，在涧底阳光照射下，一块绿，一块蓝。

绿草儿告诉他：“我在这里活了十五年。”

绿草儿今年十五岁，她有父母。但不知她父母在哪儿，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有朋友，有三十六个老人是她亦仆亦友的伴侣。她睡在这张石床上。她看着雷霆，调皮地笑，象窥见了她心中的秘密。“我问你话，你一定得回答我。”

雷霆看着她，点点头。他想，他应该让这女孩儿高兴，因为她救了他。

“那个范蔷儿是你的什么人？”雷霆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绿草儿盯着他，看着他，慢慢说道：“你一有知觉，就念叨着蔷儿，蔷儿，你为什么要念叨她？”

雷霆无语。

她又提起了他的伤心事。

自从那一次他走入去，听到她叫了一声“裴郎”之后，他已经死过了一百次了，他再也没有温馨了。

那他为什么在昏迷时还叫她的名字？

绿草儿一叹，道：“她叫范蔷儿，二十年前她十五岁，本来她应该是你的妻子，却嫁给了这个裴独。你还暗自恋着她，惦着她，对不对？”

雷霆闭上了眼，不愿意听这些话。

绿草儿道：“重阳节那天，是她过生日。”

雷霆只好又睁开了眼，这个绿草儿，对世上的人事她还有什么不知道的？

“我带三十六隻去了。我送上了一张拜帖……”雷霆不禁失声：“拜帖？什么拜帖？”

“绿草儿拜见范蔷儿：九九重阳日，汝可思亲情？”雷霆流泪了，他不知道他还会有泪可流。

女孩儿道：“我做错了么？”

雷霆摇摇头。他终于告诉绿草儿，他要走了。

绿草儿的眼睛睁得很大，你去哪儿？你还能去世上么？江湖上打打杀杀的雷霆已经没有了，你现在连一只兔子都捉不住。每逢月圆之夜，你的身体会象要碎裂了一样疼痛，你会呻吟，你会忍受不住，死不了活不成。只有在这儿，我可以照顾你.....雷霆无语，可他决心要走。

绿草儿把他送出来。他和她站在涧底那一块突出的石块之上，看着这粼粼湖水。

绿草儿看着湖水：“你就摔在那湖水之上.....那一天我在这里看太阳。每天只有半个时辰，太阳会在这涧底照着，那时，这水，这湖，这涧都很好看。”

雷霆很惊讶，这女孩儿的话竟然有一种淡淡的忧郁。她很寂寞么？

绿草儿一叹：“他们教我各种好玩又好看的功夫。我的功夫比你的要好，你知道不知道？虽然你是天下第一高手，但你还不是我的对手。”

雷霆默然，他如今已经没有一丁点儿功夫了。

绿草儿道：“给你这些。”她递给雷霆几张人皮面罩。这些东西都做得很是精巧。

雷霆想拒绝。雷霆被人杀死，也决不会要这些东西。可她那目光莹莹，神情殷切，让他不忍拒绝。

绿草儿又递给他一个小小的圆筒：“这也是巧手叟送我的，可以打三十支袖箭，也送你，好不好？”

雷霆默默地接过来，他不想对这个女孩儿说一声“不”字，怕惹她伤心。

绿草儿带他爬涧崖，这是比他山洞上面那涧崖还缓的一段路。如果是在平日，他只要一纵一跳，落在地上两次，人就可以升上涧顶。可这一回，他爬了足足有一个时辰，爬上了涧顶，已然满头大汗了。

雷霆沉默了，他已经不是那个啸傲江湖，一路风雷的天下第一高手了。他必须习惯这一点。

绿草儿道：“你把好几张人皮面具戴上，让我看一看，好不好？”雷霆不忍拂她的心意，就一一戴上，让她看。

绿草儿一会儿惊讶，一会儿笑，说她真认不出他来了，他戴上面具，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

雷霆看着她站在风里，慢慢说道：“你回去吧，你回去……”绿草儿摇摇头：“不，我要看着你，一直看到你走去，一直走到山下，我看不见你了，就回去。”

她低下头，不再抬头。她活了十五年，十五岁的年纪，她从未尝到离别的滋味。

雷霆转身，大踏步向山下走去。

雷霆又看到了人，看到了尘世之中忙忙碌碌的人，他也曾这么忙忙碌碌的么？他也曾象这些人一样，为了一点点恩怨就苦苦排解不开么？

他走入汴梁城。刚入城门，就见到两个人飞一般的向城里跑去。这是城里的江湖人，用不到今天晚上，整个京都汴梁都会传遍这个惊人的消息：雷霆进汴梁了！一路风雷动，雷霆进了汴梁，恐怕又有人要喋血！

他究竟来找谁？雷霆慢慢走进了一家客店，他要了一间上房。他进了屋，稳稳地坐下，等待，等待着来人，他身无分文，没有付店钱的银两。

他等了一个时辰。进来了一个人，这是个很瘦很瘦的男人，汴梁城都知道他，他是卖肉的屠夫，叫朱奉。

朱奉进了屋，站在一边。

他有些诧异，因为他头一回见到雷霆躺在被子上。

雷霆看着他，只说了一句话：“五十两金子，四百两银票。”朱奉点点头，出去了，他马上转身回来，把金子、银票放在桌上，见雷霆再不讲话，就悄悄退了出去。

雷霆很累，他吃了一点饭，就决定睡觉，但有人有来拜访他。来拜访他的是裴独和莫雨，还有三个女人。

雷霆认得，这三个女人叫弄梅三影，轻功不错，手也狠辣。

裘独派莫雨敲门。

雷霆道：“请进！”

莫雨进来了。

雷霆当然认得这个莫雨。只不过这个莫雨比以前象更快活了些，脸色更红润了些，手里还在摇着那一柄折扇。

莫道：“雷叔叔，岳父前来拜访。”

雷霆一惊。裘独来做什么？二十年了，他只和裘独谈那么一次话，以后他们都互相躲避，很少讲话。

裘独进来了，这已经不是那个畏畏葸葸的裘独了，这是富甲天下的裘独老爷，是威震天下的金银帮帮主。

裘独在笑，这是很阴鸷的笑。

雷霆和这个人本来可以毫不相干。但现在他们的话题很近，因为有一个女人。裘独是不是要提这一个女人？她还好么？她听了绿草儿的话，说雷霆死了，她会不会伤心欲碎，忧郁卧病？

裘独道：“我找你，是想告诉你，金银帮的日子很好过，如果你不干涉它，它的日子就更好过。”

雷霆问道：“我为什么要干涉你？”

裘独笑一笑，他没法儿讲。雷霆是没干涉过他，可自从他把范蔷儿放在裘府做他的裘夫人，他的日子就很难过，他这不是最大的干涉么？

莫雨道：“金银帮的势力如果发展，对雷叔叔也不无好处。雷叔叔为什么不插手？雷叔叔如果帮我们，金银帮可以稳稳成为天下第一大帮派。”

雷霆冷笑，摇头道：“我没法儿帮你们。”

莫雨一笑：“如果雷叔叔出手，一剑萧晓必定没命。”

雷霆抬头，望着屋棚。

他是不屑于回答莫雨，还是他不愿意同一剑萧晓动手？金银想得很好，要他与一剑萧晓动手，就可以除去这个最大的劲敌。

莫雨道：“雷叔叔想必知道‘一笑三杀’这个人物？”

“一笑三杀”许应风？这是江湖上最有名的黑煞星。

莫雨轻轻一叹道：“他死了。他用追风六十四式剑法，还是没有制得住萧晓。萧晓拔出剑来，只用了一剑。这一剑刚刚刺在许应风的心脏处。刺了进去，但没碰他心脏。许应风只好杀了自己两剑，因为他是‘一剑三杀’……”雷霆目不眨，身不动。

莫雨道：“如果雷叔叔不出手，他就可任意纵横，一柄长剑，天下无敌了。这样，黑道上的高手可能有许多人会被他杀死。”雷霆无语，他很疲惫。

莫雨道：“江湖人都说，一剑萧晓再三找雷叔叔动手，是雷叔叔怕一剑萧晓，所以你们从未交手。我当然不信，这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雷霆看着莫雨，这个人脸上堆着一脸奸笑。

雷霆突然想起了绿润下的那间石屋，那张石床，还有那些在水中悠闲地游来游去的大鱼，还有那个一脸纯真的笑的绿草儿。

雷霆缓缓躺下了：“我累了，要睡，你们出去！”

如果是别人说这句话，裘独马上就可以把他杀死，可说这句话的是雷霆，而且讲完这句话之后，雷霆马上就躺下了。

裘独脸色铁青，他急忙转身，大步走出客房。

雷霆躺着，很快就睡着了。他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范蔷儿坐在床边，看着他。她那眼光十分温柔，她轻轻地叹气，吹一股如麝如兰的香气，这香气让他沉醉。

### 第三章 生死须臾

雷霆来到那个有太白匾额的太白酒楼，他慢慢走上了三楼，坐在桌边。他看得清清楚楚，在那两条楹联的“酒”字与“剑”字之上，正正地插着两根筷子。筷子比上一次插得更深。是一剑萧晓情急？还是他的功力又深了一层？

雷霆走过去，试着拔这两根筷子。

店伙计忙来拦他：“客官，客官，这可动不得啊，这人说是京城第一难惹的人物，他说这筷子插在这儿，是给人看的，也不知是给谁看的，不让拔出来。如果你把这筷子拔出来，他就要烧我们的酒楼。”

店伙计左右看看，悄悄对雷霆道：“有人认得，说那人是内侍省的押班，一身好功夫呢。”

雷霆一笑，转身慢走下楼去。

一剑萧晓又一次约他，这一次可决不会是同他谈几句话。一定是一剑萧晓决定同他比武。他想战败雷霆，也好给金银帮一个打击。

雷霆如果是萧晓，也会这么做。如果是以前，这两支筷子会让他的血很勃激，让他知道他终于有了同人放手一搏，痛痛快快拼杀一场的好机会了。可现在，他怎么办？他去不去？到那墓地有十里路。他要走到那里，会气喘吁吁，会很累。他走到那里，一剑萧晓不用出剑，只用他那无尽杀气就可以杀死他。他不去么？可他是一路风雷动雷霆。没了一路风雷动，可他还是雷霆，他不能不去。

他走得很慢，一步一步地走。

江湖人如果此时看见雷霆，他们会说雷霆不愧是天下第一高手，他决不肯把力气用在走路，他一步一步走得既慢又稳。

他走了一个时辰，才来到坟场。

他远远就看见了萧晓。



晨雾已经褪尽，萧晓站在他上次站立的那块石碑之上。朝阳给萧晓的身子涂上了一片血红。

雷霆慢慢走了过去，站在萧晓的身前。

他突然觉得萧晓站在那块巨大的石碑之上，颇有点好笑，如果是绿草儿见了，一定会咯咯地笑，笑他装腔作势。

雷霆一笑，是自嘲的冷笑，他上一次也盛气凌人，站在那一块石碑之上，那样子肯定也象萧晓一样好笑。

太阳在萧晓身后跳，象用鲜血一点点濡染他的衣服。

一剑萧晓一叹道：“我们不能总玩筷子是不是？”他是指用竹筷插在太白酒楼，相互约见之举。雷霆明白他的话意，点点头。

一剑萧晓很激动，他在笑，因为他的心在勃勃地激跳着：“人家都说，雷霆是天下第一高手……”

雷霆沉声道：“你也不差。”

一剑萧晓很是黯然：“说到我，人家只说这一剑。”

雷霆道：“你的剑不慢。”

一剑萧晓笑了，雷霆说他的不剑不慢，这自然比任何褒奖都让人高兴。

萧晓道：“我约你来，是想同你一斗。”

雷霆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说道：“我明白。”

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来了。他看着脚下，他的脚已经湿透了。这在过去是决不可能的。

一剑萧晓道：“我的剑又进了一层。”

雷霆道：“我知道。”

一剑萧晓一叹道：“本来我以为我有了一点儿把握，能够杀败你，但我知道我错了。”

雷霆不讲话。他明白他应该尽量不讲话。

“你在太白酒楼时，已经不再拔那两支筷子了。你已经胸有成竹了，你让两支筷子插在那里。因为你相信，你再也不用看了……”雷霆在心里苦笑。萧晓哪里知道，他不拔那两支竹筷子，是因为他根本拔不动它们。

萧晓道：“你看它们时，不嗔不怒，不喜不悲，已然到了武学的上乘境界。”

雷霆仍在苦笑，除了不嗔不怒，不喜不悲，他还能做什么？

萧晓道：“我知道你是一步一步走来的，你一点儿也没用功夫。”这是武学的上乘境界，除了比武，丝毫不浪费力气。一剑萧晓在笑，这笑仍然苦涩：“我知道，如果我的剑一出手，我就会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雷霆无语。

萧晓又说道：“可我一定要同你一斗，原因想必你也很清楚。”雷霆道：“我明白。”

萧晓长吁了一口气，他轻轻地抽出剑来。他头一次与人搏斗时，先出剑而立。

萧晓道：“我与你动手，就决不是一剑萧晓了。”

他的话意思很明白，他与别人赌斗，是可以一剑致人于死地，但他与雷霆动手，则无法如此潇洒，胜负都无把握，说什么只用一剑？

雷霆觉得他的喉咙发干，他的嗓子有些暗哑，他的心跳得有些快，他的腿因为站得很久有些麻木，他是不是有些支撑不住了？他在等，在等待死亡。

他这时想范蔷儿，她在做什么？她是不是仍在桌前，默默地梳理她的头发？梦姑呢？她还在搂着那个狡猾的莫雨，甜甜地睡着么？这时，从坟场边站起来了一伙人，这些人都是下九流中的七兄弟，他们听说一剑萧晓要战雷霆，就赶来了。

另一边，站着一群人，这些人中有裘独，有括山苍野瓢道人，有弄梅三影，还有莫雨。谁都关心一剑萧晓与一路风雷动雷霆的这一场赌斗。

雷霆有些不耐烦了，他冷冷说道：“一剑萧晓，难道你只会说话，不会做点别的什么吗？”

萧晓哈哈大笑道：“好，好！”

一剑萧晓动了，他捏了一个剑诀，一剑破风，从石碑上纵身而起，剑气冲霄。众人中便喝了一声好来，人们看得血脉贲张，这一剑实在惊人，无与伦比。雷霆呢？一路风雷动自然会动起来了，一啸一吼，挟一路风雷，看来他决不会让一剑萧晓占一点儿便宜。萧晓在空中纵身，扬剑，一式剑法，看来平淡，却含了七个变化，这一剑变七剑，剑剑击向雷霆。雷霆不动，他闻到了死亡的气息。

朝阳升在雷霆的眼前，他的眼前闪过一个身穿白色长衣的女孩子。雷霆的脸上闪光，他在笑。

萧晓以为他的剑会被雷霆闪开，然后雷霆会就势反击，他不知道雷霆会用什么招式，任何人也不会知道雷霆会用什么招式杀人。他能随心所欲，只要他的内力一经发动，便生起隐隐雷声，这就是他的威力。但这一剑已经刺向雷霆的胸口，无边剑气已冲破他的护身之处，他为什么还不动手？范蔷儿果真在梳头，她梳得很仔细，象在梳日月，梳时辰。她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女人在轻轻的叹息。

“你为什么还这么闲心，他快死了……”

范蔷儿的手略停了一停，又梳理起她的头发来。

“我告诉你的是实话，雷霆快死了。”

范蔷儿了一动不动：“你已经告诉过我了，他早就死了。”

那女人一叹道：“上次是我把他救活了过来。可这一次他肯定得死，因为他在同一剑萧晓决斗。”

范蔷儿停手了：“一剑萧晓也不是他的对手。”

那女人道：“你果然很知道他，但这一次不同了。他从山涧跌下去，已经死了，是我救活了他，但他的淤血太多，我把他的髓同血都抽了出来，他现在没有一丁点武功了。一剑萧晓如果出剑，他一定会死……”

范蔷儿停手了，她呆呆地坐在桌前。问：“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没有声音，那个女人走了。一剑萧晓的剑突然刺在雷霆胸前，雷霆仍然不动。

萧晓生地停住了剑，剑尖入胸一分，再稍一用力，这剑便可刺入雷霆的心脏。

萧晓冷冷道“你为什么不动手？”雷霆一笑，不回答。

萧晓道：“你不想与我动手？”雷霆看着萧晓，一笑。

萧晓轻轻问道：“你为什么要笑？”

雷霆道：“你可以回头看看，那么高的石碑上，如果站着一个人，那个人是不是很有趣？”

萧晓回头看了一眼，他突然明白了雷霆的话意，他也笑了：“下次来我决不会站在石碑上了。”

雷霆道：“你只须把剑尖往前一送，就没有下次了。”

一剑萧晓看着雷霆，缓缓抽回了剑。

萧晓转身走了。

在众豪杰的注目下，他慢慢地走了。

雷霆向四周看了一眼，他突然很凄伤，刚才即使他倒下，死去，这里看着他的人也决没有一个人会为他死去而悲伤。他们也许都在等，等他输或者赢。他的死活却没人关心。

没人明白这一战为什么会如此，没人明白为什么一剑萧晓会那么容易得手，这一剑七变并不是不可以避开的，雷霆为什么不避不躲，自认这一剑？他为什么不动手？甚至连他那惊人的内功都不曾发动？没人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 第十卷 至亲方能杀自己

### 第一章 寻找雷霆

雷霆回到了那小小客店。

他一躺下，就再也没有起来，他发烧，说胡话。

有人看守着他，这是那个屠夫，给雷霆送金子和银票的人，他很焦急。

雷霆在咯血，一点一点地咯血，看上去病得很危险。

屠夫无奈，找了两个大夫，号过脉，都摇摇头，说道极怪，这人的脉已无生相，不知什么还活着，都收下银两，起身而去。

雷霆已经两日水米不进了。

裘府之中，裘独正在院子里看鸟儿。他养了许多很漂亮的鸟儿。裘独在学鸟叫，鸟儿没裘独叫得好听。

管家来报：“夫人请老爷去。”

范蔷儿请裘独？裘独心中一惊，她可从来没请过裘独，她为什么要请他去？

裘独进了范蔷儿的屋子。

“你找我？”范蔷儿点点头，她很憔悴。

“为什么不坐下来说话？”

范蔷儿道：“我请你来，只想问你一句话。”

裘独道：“我知道。”

范蔷儿道：“你知道我想问什么？”

裘独道：“我当然知道。”

自从倚梅三姐妹进了裘独的屋子之后，他对范蔷儿讲话，已有些不那么认真了。裘独道：“你想问我，雷霆怎么样？他现在哪里？”范蔷儿缓缓而立：“你告诉我，他现在

哪里？”

裴独道：“你以为我会告诉你？”范蔷儿道：“你一告诉我！”裴独一笑：“如果我不知道呢？如果我不想说呢？”

范蔷儿道：“你肯定知道，你的耳目众多，雷霆又是你所注目的一个人，如果你不告诉我，我只好一死。”

裴独呆呆地看了她半晌，才叹了一口气：“他住在城东的一家小客店，那家客店名叫发祥客栈。”范蔷儿脱下了锦缎衣裳，只穿一身布衣，慢慢走出了院子。院里的人都看着她。

她是裴府的女主人，她很高贵，但人缘又极好，下人们都敬她重她，没人见她有这一身装束，而且头一回见的是，她手里还提着剑。

裴独站在花厅里，眼睁睁地看着范蔷儿走出去，他知道范蔷儿擅神英掌，会三十六式越女剑。

她握着剑做什么？要去与雷霆浪迹天涯么？裴独盯着她，盼着她走出府门时，最少会回一下头。

她可以回头看花厅，因为裴独站在这里，她也可以回头瞅楼阁，因为她在这里住了二十年，但她没回头，低着头，一步一步走出去了，连看门的大汉向她行礼问讯，她也似没有听见。

裴独的手一用力，他身后响起了一个娇嗔的声音：“帮主，你看，你把鸟儿都握烂了……”

裴独看他的手，满手血腥，他握死了平日最钟爱的一只鸟儿。范蔷儿走进了雷霆的屋子，屠夫看着她。他知道她是雷霆的女人，但他也知道她不会来，知道雷霆如果清醒时，也决不会要她来这里。但他只是一揖，不讲话。他知道他没权利同这个女人讲话。范蔷儿象一个刚刚归来的妻子，她脱下长衣，解下佩剑，人静静地坐在雷霆床边。雷霆

醒了，他看着这间客房，慢慢想起了他是在汴梁的一家小客店。他昏迷了多久？他看见了谁？一个女人，一个他很熟悉的女人。这是他睡梦之中也不愿驱去的情影。

“你醒了？”范蔷儿俯向他。

雷霆有些吃惊。范蔷儿竟有些变了，她为什么身穿一件粗布衣衫，她为什么蛾眉紧锁？莫不是她家里有了什么变故？她很不快活么？“蔷儿，蔷儿……你来做什么？”

“听说你死了？”

“你为什么离开裴府？”

“你为什么病成这个样子？”

关心则乱，关心变成了询问，就没有回答。

范蔷儿看着雷霆，这是她关心的男人，他病了，病得很厉害。雷霆看着这个女人，他知道这个女人总会在他心里，总是萦绕不去。

## 第二章 蒙面客

裴独不喜欢黑夜，因为黑夜让他想起一个女人，一个让他不能释怀的女人。

他难道就不能把那个女人忘了么？他难道非得把心思都用在那个女人身上？弄梅三影不是女人么？而且是三个很美的女人，一个娇媚，一个妖娆，一个温情。有这三个女人，难道就不能替代她？

裴独头一回让管家去找，去找三个女人，三个女人应声而至，裴独静静坐在床上。三个女人在等，她们还不知道裴独要她们来做什么。

裴独突然睁开了眼，沉声道：“来啊，来啊，弄出你们那些狐媚子给我看，让我也快活快活！”

三个女人互相看了一眼，就笑，笑得千娇百媚。

叭——，叭——。

有人敲门。

“谁？” 裘独喝问。

“有人要见帮主。”

“告诉他，有事明天来。”

门外人迟疑：“这人身手不凡，守门的兄弟都没见他是怎么进来的。”

“他是什么人？”

“一个蒙面客，口口声声说他要见金银帮的帮主。” 蒙面客坐在大厅里，他手里提一柄长剑。这把剑很普通，决不是名家之剑。

裘独慢慢坐下来，说道：“你要见什么金银帮的帮主，这里没有什么金银帮，这里只是裘府，我是这里的主人，我叫裘独。”

那人一笑道：“裘帮主何必客气？”

裘独道：“夤夜来访，不知有何指教？”

那人道：“特为报消息而来。”

裘独不动声色：“什么消息？”

那人道：“帮主最大的仇人。”

裘独一笑：“你错了，裘独在江湖上，向来不做什么难于见人之事，所以也没结下什么深仇大怨。哪里来的最大的仇人？”

那人冷笑不语。

裘独慢慢问道：“依你看，我最大的仇人是谁？”

那人盯住裘独，双眼目光犀利：“雷霆！”

裘独一阵子心跳，从来没有人告诉他雷霆是他的最大的仇人，他也没对他自己说过雷霆是他最大的仇人。可雷霆是他的仇人么？为什么他一听说是雷霆是他最大的仇人，他就心咚咚直跳？为什么他的心也在哆嗦？手也在抖？他很在乎范蕾儿的出走么？在



乎他为什么不拦住她？他为什么要让她去找雷霆，让她穿一件粗布衣裳，去找雷霆。明天全汴梁都会传遍这一件怪事：裘府夫人范蔷儿跟着雷霆，在江湖上漂泊。

裘独一笑，慢慢说道：“你说错了。”

也许你对我裘独不甚了解，也许你不知道雷霆的为人，你知不知道我与雷霆亲如兄弟，情如手足？

“亲如兄弟，情如手足？”那人突然哈哈大笑，从椅子上站起来，转身向前就走。

裘独缓缓而问：“不知先生要告诉我什么？”

那人道：“既然裘帮主没什么诚意，又何必听这一个消息？”裘独一叹道：“裘独向先生道谢了，但愿意先生能指教我才好。”

那人道：“好，我就告诉裘帮主。你的仇人也好，你的恩人也好，他的身体不好，已经失去了全身功力。他现在只是一个凡人了。”裘独觉得一阵阵冷风气从脊椎处传来。

“你说的是……他？……雷霆……”

那人冷笑一声，向外就走。

蒙面客转入了一条胡同，两个人拦住了他的去路。

一个人喊道：“喂，喂，摘下你那面口袋，让老子看看你是个什么德行儿？”

另一个人道：“把你兜里的银子全掏出来，不然老子宰了你！”蒙面客笑了：“你们想杀死我？干嘛还要装成无赖？”

一个人沉声道：“老子就是无赖，你要怎么着？”

蒙面客笑着道：“裘独打发你们两个人来杀我，你们就来么？真是瞎了你们的狗眼。就凭你们两个，怎么杀得了我？”

两个人冷笑着，掏出了兵刃。一个用双钩，一个用铁尺。蒙面客道：“我如果告诉你们我是谁，恐怕你们两个人想逃走都来不及。”用双钩的人冷冷一笑，挺身道：“你既然知道子大爷的来意，为什么还不乖乖受死？”

蒙面客道：“我告诉你我是谁……”说着，蒙面客的身了向前一飞。

用双钩的是伶俐虫丁杰，他连挥了几个，双钩次次落空。蒙面客已然站在他的身后。

“我是……”蒙面客把嘴附在伶俐虫的耳边，他双手抓住伶俐的虫的手臂，把双钩用力折回，双钩交叉，将伶俐虫的头一下子割脱，头颅一跳，落在地上。

小聪明徐敬转身就逃，他听到了一声风响，看见蒙面客纵飞的身影。

蒙面客的衣服里面，罩着是一身白衣衫。

他惊叫了一声，头滚向了一边，身体却偎在墙边，一点点儿倒下。

### 第三章 逃难之人象只狗

雷霆知道，他现在处在危急之中，不知道都有谁想杀死他，裴独肯定想杀他，别人呢？萧晓？还有江湖上许多人都想杀死他，无论是谁，只要他杀死黑道第一高手雷霆，必会扬名天下。

他劝范蔷儿走开，但范蔷儿只是默默地看着他，口中不置一词。他们决心向南走，去海边隐居起来，他们买了一辆马车，由男人赶车，女人坐在车里。

这将是一次很艰难的旅行，天色已晚，他们来到汴梁城郊一座倾圮的废弃房屋前，这里没有任何人。他们决定在这里住一晚上。把马车拴在屋角边，两个人跳进了破墙内，点着了篝火，范蔷儿为雷霆铺下了一块皮垫儿，让他靠着休息。

雷霆向她笑一笑，感激她的照顾。

范蔷儿心里好温馨，她轻轻一笑，问道：“雷郎，你自己一个人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夜晚？”

雷霆笑一笑，不语。他不愿向范蔷儿讲述他的苦辛。他那些餐风饮露的日子，很少有人能受得了。他在大漠上奔飞，最后是靠一个时辰一个时辰躺在烫人的沙丘上，等着空中飞来的饿鹰，他是靠袭鹰食肉、喝血才活下来的。可他那时很安然，因为他知道，

如果他死了，他心爱的女人会活下去，而且活得很安逸。现在，他看着笑容满面的范蔷儿，心里忐忑不安。他虽然没一点儿内力，但他耳聪目明，隐隐听得见马蹄声，听得到那疾骤的奔驰声中带来的杀机，这是些武林人士，他们日夜兼程，为什么？这些人肯定是来追逐他雷霆！

雷霆细听一听，他们一共是八个人，八匹马。八匹马转眼之间便来到了眼前，八个人都下了马，向这破围墙之内走来，八个人站成包围之势。一个老者向篝火边招呼：“是一路风雷动雷霆雷大侠么？在下燕山八义老大燕平，特来向雷大侠讨教。”

雷霆冷冷一笑：“这时只有雷霆，没有什么一路风雷动，更没有什么雷大侠。”

燕平笑道：“咱们燕山八义听说雷大侠要离开中原，去南方隐居，所以赶来与雷大侠叙叙友情，不知雷大侠是不是肯赏脸？”

雷霆冷冷一笑，不再答语。

象燕山八义这样的小角色，如果在平日，闻听到雷霆的名字，躲还来不及，又怎么能上门来讨死？势必有人漏了风讯给他们。

燕平和七兄弟渐渐走近了来，他们仍然手持兵刃，心中忐忑。虽然他们信服那个告诉他们真相的人，但他们不敢信服他们自己。如果他们杀了一路风雷动，他们将是黑白两道上人人瞩目的英雄了。如果那人所说的是真话，他们可以轻易地杀死雷霆。

燕平道：“雷大侠如果要燕山八义佩服，为何不显一次你那一路风雷动的雷啸虎吼？让我们也明白雷大侠不是浪得虚名？”

雷霆傲然一笑道：“燕山八义自是什么东西？”

燕平脸色涨红，但他们不敢发作，如果雷霆身怀绝技，他一出手，燕山八义就会无一人活命。

燕平突然一阵子啸吼，这声音似狼似熊。燕山八义一齐出手，向雷霆射出暗器来。

暗器如蝗，一齐飞向雷霆。

雷霆只向旁边挪出了一步，他算得很准，所有的暗器都落空了。燕山八义暗暗吃惊，他们忙向马那儿奔去。突然，八义之中的老三燕贺站住了：“大哥，不对！”燕平一吼道：“快走！什么不对？”燕贺道：“大哥，雷霆确实没了武功，我那一枚相思镖打在他后背上。”燕平一怔。

燕山八义不逃了，他们一个个又下了马，慢慢聚拢在雷霆身边。范蔷儿突然一叹道：“雷郎，雷郎，你独自江湖上行走，遇上的就是这些人么？”

雷霆一笑道：“你也太看我了，要杀我的人有的是，哪里会轮到这些臭鱼烂虾！”

燕平冷冷看着雷霆：“看来不错，你这个人今天死定了！”燕山八义眼看着雷霆，心里既惊又喜。

雷霆的背上的确是中了一枚老三燕贺的相思镖，相思镖咬肉而落，所以雷霆的背上有鲜血。

八个人执兵刃，一齐走向雷霆。

雷霆突然高声叫道：“瞎子，瞎子，如果你还不来，你的仇就报不了啦。”

有人一叹应声道：“都说雷霆是条汉子，怎么这样沉不住气？难道凭这几块料，就能杀死你？”

果然从墙后面笃笃笃地走出来一个拄拐的瞎子。

雷霆冲他一笑道：“这几条臭鱼烂虾要杀我，你不早些来，恐怕就没你的份儿了。再说我就是死，也愿意死在你手里，燕山八义算些什么东西！？”

瞎子仰头道：“你说这燕山八义该杀？”

雷霆道：“该杀！如果我遇上他们，我会——宰了他们。”

瞎子不慌不忙，饶有兴趣地问：“你为什么要宰了他们？他们是燕山八义，听名堂好像还不错。”

雷霆道：“我杀人从不向人讲明道理。这一次倒例外了。我可以告诉你。燕山八义，

老大燕平，使一口薄刃剑，轻功不错，为人阴鸷，在三年前曾经以毒酒药死孔庄庄主孔静，连杀孔庄一十六口人，此人该杀。”

范蔷儿看这燕平，手中剑握得很紧，眼里冒火，怒视着雷霆。雷霆不为所动：“老二燕鸣，生死刀客，用一口燕瓠刀。没人知道他这燕瓠刀的三十六式绝技是来自他岳父的。他夜半袭人，杀死他岳父，后来因为他妻子知道了底细，他又杀死妻子和小儿子。听说他最近又要结婚了，不知道这次新人是谁，是不是将来也会被他杀死……”

燕鸣狂吼一声，要持刀扑向雷霆。

老大燕平扯住了他，要他等待，等待雷霆讲完，还是等待一个更好的杀人时机？

雷霆若无其事，慢慢笑道：“这老三没什么大恶，只是灌醉了一个行走江湖的女子，夺去了她的相思镖，奸污了她，后又逼她做他的妻子。他妻子和他在一起两年，就郁郁而终。”

瞎子一墩拐杖：“这人也该杀！”

雷霆道：“你这个瞎子十分罗嗦，要杀人干嘛有这么多讲究，还非要问个明白不可？这世上有多少糊涂账，你怎么能一一算清？”雷霆看着燕山八义：“你们要杀我，为什么还不动手啊？”燕山八义冷笑，他们一定要杀死雷霆。

瞎子冷笑，他袖手旁观。他也要杀雷霆，但燕山八义慢慢走向雷霆，他竟一动不动。

瞎子突然喝问：“雷霆，我问你，你杀了我师兄，他究竟做了什么坏事？”

雷霆傲然一笑：“我说不会告诉你，我就不告诉你。”

燕山八义一齐向雷霆出手，范蔷儿出手拔剑，抵住老七、老五，另外六个人都直扑雷霆，他们决心杀死雷霆。一阵兵刃格斗声。从圈中倏地飞出一人来，这是瞎子刘护，他把雷霆从燕山八义的刀剑之下抢了出来。

瞎子昂然道：“你说得对，即使要杀你，也轮不上这些臭鱼烂虾。”

燕平冷笑道：“瞎子，听说你只认得珠宝，可竟没想到你竟这么不认识人。这人是

雷霆，是一条逃难的狗，天下英豪人人得而诛之，你为什么要护着他？”

瞎子刘护道：“要杀雷霆，有我，别让你们这些臭鱼烂虾污辱了他的名声。”

燕平冷冷一笑道：“好，我们就看着你杀了他好了。”

瞎子刘护道：“雷霆，我可要杀你了。”

雷霆不动，凝神等待。瞎子刘护把拐杖放在雷霆头上，范蔷儿要冲过来。

雷霆喝道：“蔷儿，如果我死在他手，强似让这些蠹贼污了我名声！”范蔷儿持剑不动，她决心同雷霆一块赴死。

瞎子刘护猛地飞起拐杖，拐杖呼呼风响，势如千钧，直砸向雷霆的头！雷霆在笑。

他是在笑对死亡？还是以为瞎子刘护决不会杀死他？

瞎子刘护的拐杖马上就要落在雷霆的头上，突然一拐弯，斜刺里直奔老三燕贺，拐杖生生插入他腹，没入半尺。燕贺狂吼了一声：“大哥，杀……”人便倒地不起了。

拐杖飞得很快，回手又格飞了燕鸣的单刀，一拐杖打在他后脖颈上，颈椎格格直响，燕鸣拄刀跪地，狂喷鲜血，又倒地而死。转眼之间，燕山八义只剩下了六个人，六个人一起扑向瞎子刘护。

瞎子刘护也很吃力。

范蔷儿要上去助他，雷霆摇头，要她不必动手。

瞎子刘护的拐杖使得很怪，出招之时，先全封住自己，然后才向人出杖，这凶猛又缜密的杖法让燕山八义中的六个人不能伤他。雷霆突然说了一句：“他这一杖用‘明驼西来’，下一杖该用‘生死依依’了。”

瞎子一愣，知他见识极高，又且明目，意在指点他出手。

果然一招“明驼西来”，随手又扯出一招“生死依依”。

瞎子刘护一使出“生死依依”，顿时心里一惊，他的后背已抵然在一个人身上，但他忘了拐杖比后背快，他的杖头已经深深刺进那人腹腔里去了。惨叫声又起，又死了一

个老八燕羽。瞎子刘护用一双混浊的双眼盯着雷霆。

“我只想问问你，我师兄他做了什么事，你才杀死他的？”

雷霆似乎怕这一双混浊的瞎眼，“我告诉过你，没什么原因。”瞎子刘护道：“我跟你好几年了，你从来也没想杀我。”

雷霆一笑道：“我还得请为我的女儿买珠宝，我怎么杀你？”

瞎子脸色一沉：“雷霆，你别胡扯！我今天救了你，我知道，你这个人很倨傲，从来不愿欠人家的情，你已经欠了我两次情了，我只想问你一句话，我已经跟在你身后好几年了。你今天一定要告诉我。”

雷霆也神色肃然了，他慢慢说道：“我告诉你。”瞎子刘护头一回听说他师兄是一个盗世奸雄，在江湖上搅起一起一起大风波。

雷霆找了上去，他供认不讳，雷霆才杀死了他。雷霆道：“他那时网罗了一些人，组成‘天杀门’，想用暗杀手段杀死天下英豪。”瞎子刘护低下了头，这件事他是头一次听人说起，瞎子刘护站在雷霆面前，他要告辞了，要回并州，他要赶回去，好好地看管那他那一爿珠宝店。

他看着雷霆，慢慢把手探进眼眶，把两只混浊的眼珠扯了出来。他双目流血，鲜血流满了脸面。

“我不认得你，这只瞎眼无用，我不能为师兄报仇，另一只瞎眼也没用了。我从此和你没恩怨。”

刘护把两只眼珠扔在地上，蹒跚而去。

## 第四章 骨肉难分

雷霆和范蔷儿偎在一，天要亮了，他们是不是该上路了？

雷霆问道：“蔷儿，你为什么要跟我受罪？”

女人无语，只是寻找她的温馨。

雷霆道：“蔷儿，你走时.....去看了梦姑没有？”

女人摇摇头，她没有那勇气，只要再慢一会儿，她怕她会走不出那院子。

雷霆也默然。

他们有一个女儿，一个落在裴府的女儿。

“莫雨不是什么好东西.....”

“可梦姑喜欢。”他又沉默了，只要女儿喜欢，他又有什么办法？

他们走向马车，他们要驾车奔海边去。

范蔷儿很快活，她直奔马车去。

雷霆急忙喊：“蔷儿，站住！”

晚了，已经从车上冲下来三个人，一个人倏忽出指，疾点在范蔷儿前胸的大穴上。

这人是括苍野瓢道人，另外两个人飞身向雷霆扑来，这两个人是倚梅和笑梅，两个女人对雷霆媚笑。

“你的耳朵还很灵，是不是？”

雷霆叹了一口气，他已经被燕山八义这样的宵小之辈欺凌了一次，如今他又要被这弄梅三影凌辱，这让他怒火满腔。但他能怎样？再也无人来救他了，只能靠他自己，他自己救自己，还得救他的女人范蔷儿。

“你们想怎么样？”倚梅一笑道：“要依我自己的主意，我可就把你弄回家去，因为你是一个好男人，可惜，可惜我身不由己，只好等着，等别人来定，是不是杀死你.....”

这时，从路边疾驰过两辆马车来。第一辆马车很气派，虽然不及宋太祖赵匡胤的那一顶皇帝轿子，但也不遑多让。黑色的车身，镂刻得极细的半边金丝半边银缕，雕成了很华美的图案，轿车的车帘是金银各半边的。驾车的大汉显然功夫不弱，双手捉缰，只轻轻一扯，马车就站住了。第二辆马车也随之停下，大汉打开了轿车帘儿，野瓢道人、



倚梅、笑梅一齐向轿车躬身施礼：“参见帮主！”

车内的人声音很威严：“拿到人了么？”

倚梅笑道：“好教帮主得知，这儿有夫人和雷霆，夫人咱们是拿下了，可这雷霆是名满天下的人物，咱们怎么好得罪？”

车中人冷笑道：“是么？难道金银帮也得罪不得他么？”

从车上很威风地走下来了裘独，这是一个很气派的裘独，一个雷霆从未见过的裘独，他身穿一件很考究的长衣，长衣分两边，左边是金黄色的，右半边是银白色的，在他左边的袖口上，绣着一轮明晃晃的太阳，右边袖口上，却绣着一弯月亮。这是金银帮的帮主，想同日月争辉的人。这不是那个一声不吭，只是默默地躲着雷霆的裘独，这是个一言定人生死，在江湖上人人畏惧的枭雄。

裘独看着雷霆，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雷霆冷言问道：“你笑什么？”

裘独道：“笑你，笑你也有象一只狗的时候。”

雷霆无语，他象一只狗么？可能他会象一条狗一样，被这个叫裘独的人杀死。他会被砍死，象一只狗一样扔在荒坡上，没人理睬。“你想把蔷儿怎么样？”

裘独突然一声怒吼：“住口！什么蔷儿蔷儿的，你叫得倒是好亲切。你再叫上一次，我就宰了你！”

裘独的脸色很难看，他忍了二十年，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他要好好羞辱羞辱雷霆。

裘独的声音很得意：“倚梅，你们为什么不好好服侍服侍雷大侠？他可是天下第一高手啊……”

倚梅、笑梅笑吟吟走向雷霆。

雷霆不动。

倚梅一纵身，翻起了一个漂亮的狐步，连踢了雷霆三脚。第一脚他闪过了，第二脚

踢在他的胸上，第三脚把他踢倒在地。

笑梅连连出掌，掌掌击在雷霆后背上。

雷霆的嘴角在流血，但他仍然站立起来，冷冷地看着倚梅、笑梅二人。血从嘴角流出，雷霆一张口，鲜血狂喷在地。他只要有一口气，就不会倒下去。

裘独冷冷地望着他：“为什么停了手？”

倚梅道：“禀帮主，如果再打，他只好死了。不知帮主是不是要他死？”

裘独看看范蔷儿，又看看雷霆，突然冷笑了：“为什么要他死？他活着有什么用？他活着只不过是一只癞皮狗而已。金银帮不杀癞皮狗，别人会杀的，让别人去杀他，岂不更好？”

雷霆看着他，他恨这个裘独，他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变成这般模样，他从没见到过这样子的裘独。

裘独慢慢踱到范蔷儿的身边：“裘夫人，一向可好？”

范蔷儿的声音冷冰冰：“谁是裘夫人？”

裘独笑了：“全天下人都知道你是裘夫人，你做事多多少少该给我一点面子。”

范蔷儿道：“你要什么面子？你要个金银帮帮主也就够了，何况还有这么多狐媚子陪你。”

裘独道：“不错。可她们毕竟不是裘夫人。我想好了，把你带回去，让你一天天过些好日子。裘夫人如今是金银帮帮主夫人，就更该八面威风了，你说对不对？”说罢狂笑起来，他笑得很得意，范蔷儿眼看着雷霆。

这是个硬男人，但没了功夫，就只能任人宰割。裘独不杀他，还会有许多人杀他。江湖就是江湖，无论是黑道白道上的人，谁杀死江湖上的第一高手，必然会名扬天下。为了这个，江湖上的许多人会不惜身家性命。

裘独道：“我告诉你，我要告诉你的一切仇家，让他们来找你算账。你快逃吧，象

一只狗一样逃，他们每个人都可以把你杀死，只要他们一出手，你就必死无疑。那时，我会为你设灵，为你挽丧，我会流泪，我会在灵前发誓，要为我的雷大哥报仇，我也一定要杀死那个亲手宰了你的人。你看，这方法怎么样？”

裴独的眼里闪着光，他想得很周到，既然雷霆已然一无武功，他对裴独又有什么用处？他又何必杀死这一个身无武功的人？

裴独道：“至于你，只好永远做裴夫人了，你回裴府之后，也只好委屈委屈你了。你得住在地牢里，除非你回心转意。”

裴独慢慢上了马车。

## 第十一卷 无情未必真豪杰

### 第一章 无生无死无恩怨

巫四走在街角上，有人对他说话了：“巫四，巫四，有件事你该去办。”

巫四知道这个人，这个人让巫四成为汴梁城的神机妙算之人。巫四道：“我该去办什么事？”

那人道：“去救雷霆。”

巫四吃惊道：“你这一次是不是弄错了？雷霆是天下第一高手，怎么会用我去救？”

那人道：“雷霆已经失去了功力，他被人打伤，眼看要被人杀死了。”

巫四慢慢道：“这件事大概不妥吧？你知不知道，雷霆是江湖黑道上的第一高手，他与下九流根本不是一路人。”

那人一叹道：“除了大相国寺的和尚无心，他所杀的每一个人都是欺世盗名的歹徒。”

巫四道：“为什么要去救他？”

那人道：“救了他，才能报徐不夜的仇，才能救出妓女李二姐。”

雷霆醒过来了，他觉得他不能喘息，一喘息，他的胸便十分疼痛。

他爬起来，一点一点向前挪，他抓住一根木棍，向前拐着走，他仍然朝南走，他知道，裴独不会让他轻轻松松地逃走，他一定会告诉他的一切仇人，让他们追杀雷霆。

他一抬头，眼前站着八个和尚。这八个和尚是大相国寺的住持清静禅师和他的七个心字辈弟子。

清静禅师轻轻一礼道：“雷施主别来无恙？”

七个心字辈和尚都静静地看着他。他们是无心的师兄弟：禅心、凡心、尘心、虚心、俗心、僧心、经心。

雷霆站住了，知道他今日必死。

清静禅师道：“雷施主，大相国寺杀人一事，老僧与众弟子要与雷施主寻一个公道。”

雷霆道：“好……”

江湖人传言，雷霆杀人，喜怒随意，向来不以人命为念，是江湖黑道上的第一个煞星。但谁知道他所杀之人，都有些恶行劣迹，实在该杀？只有这一个无心和尚，并不是他要杀人，梦姑要杀死的人，他怎么能不去杀？他杀死无心和尚之后，心里也十分不安。清静禅师一说向他寻个了断，他只能说出一个“好”字来，除了这个，他还会说什么？

清静禅师一挥手，七个心字辈和尚就围住了他。

清静禅师道：“雷霆，自从你破我大相国寺阵势，我师徒又演成一式，如今来向雷霆施主讨教！”

八个人团团围住雷霆。

人聚如墙，人散如钉，成墙则聚内力，成钉则各自向雷霆猛攻。八个人一齐向雷霆出手，攻势如涌如涛。

雷霆不动。禅心出拳，这拳是太祖长拳，禅心内力不凡，这拳可以开碑裂石。凡心用掌，这掌是般若掌，力可柔止弱水，刚遏强弩。尘心用的是点穴笔法，一出手，是四

笔点八脉的功夫，他先得手，将雷霆的手少阴经脉中的少府、少冲、通里、极泉、灵道、神门、阴郄、青灵八穴一齐制住。虚心、俗心、僧心、经心四人一齐施力，重力击在雷霆身上。这一击必死！

清静禅师突然脸色一变，叫道：“不好！”

他疾忙出手，以手掌抵在雷霆前胸命脉上，护住了他的心脉。雷霆哇哇呕血，将血全吐在清静禅师脸上。

清静禅师问道：“你为什么不还手？”

雷霆苦笑道：“我为无心……抵命。”

七个心字辈和尚都愕然。他们日夜敌忾同仇，但决想不到会一击得手，决没想到雷霆会不还手。

难道真的是雷霆在悔？他不该杀死无心，他错杀了无心，他决心以死抵命？如果是这样，他们何必那样大动干戈？何必一击而杀？七僧向外一退，躬身施礼道：“阿弥陀佛！”

清静禅师道：“如果刚才老僧不护住你的心脉，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雷霆向清静禅师笑了一笑，倒在地上，昏死了过去。

七僧看着清静禅师，他们要不要杀死雷霆？如今他们动手杀死他，易如反掌，江湖上甚至没有人会认为雷霆死得可惜，江湖英豪们甚至会拍手称快，认为他们杀得好。

俗心向清静禅师一揖道：“佛心向善，恶人自有恶果。弟子甘愿堕入地狱，也要杀死他，为无心师弟报仇，为江湖上除害。”

清静禅师道：“俗心，俗心，你俗心又起，决非佛之本意。佛也云度人，然佛之度人从容，即成血腥，也不置炼狱。你看佛陀向俗，血海之中，也浮莲座，你何必杀机多生？”

俗心合什，一揖而退。

凡心道：“师父，为恶之徒，务必度他弃世，佛祖也作狮子吼，这般恶人，容他在世，又做下多少恶事？”

清静禅师道：“我不是说雷霆不可杀，我是想你们八人，以无心入世最后，俗事最多，反而能临难从容，得体会佛之本心，这让我好生难受。”

七弟子向清静禅师合直而揖：“谢师父教诲。”

清静禅师看着雷霆，道一声佛号，口中作偈语道：

“勿做雷霆怒，  
此生善行稀。  
前行向佛处，  
再世为人急。  
无心且无行，  
从容一诺易。  
但见伏魔事，  
尽我佛心意。”

念诵之后，清静禅师向雷霆身体长揖。

俗心，凡心都走上去。他们要一拳击下，击断雷霆的心脉。这时，有人讲话了：“你看你看，我告诉过你，大相国寺的和尚也杀人，你不信。”这声音很清晰，但没有人。

另一个人声道：“别胡扯，别胡扯！你知道那几个人是谁？我告诉你，那个老和尚可不一般，他是敕封大相国寺住持禅师清静，天下少有的得道高僧。他身边那七个和尚你知道是谁？那是大相国寺七个辈分最高的和尚，那是凡心、俗心、经心、禅心、僧心、尘心、虚心。人家都是得道高僧，怎么会杀人？你看错了，人家那是在救人吧？”

清静禅师沉声道：“哪位施主到了，请出来说话！”

还真走出了两个人。

清静禅师道：“原来是下九流中的无用和巫四，老僧在这里见礼了。”

乞丐无用和算卦先生巫四急忙还礼。

巫四道：“清静禅师，大相国寺是护国禅寺，大相国寺僧都是得道高僧，为什么竟要在这里杀人？”

清静禅师道：“大相国寺与雷施主自有一段尘缘未了，所以要与雷施主在这里盘桓盘桓，二位无事，还望暂避为是。”

巫四一笑道：“和尚杀人，乞丐和算卦先生回避？这不行，这不行。”

清静禅师道：“如果二位不愿回避，只好由老僧和几个徒弟把这雷施主带回大相国寺了。”

乞丐无同道：“不行，不行，这事可不能那么办。你们是敕封护国禅寺，可不能随随便便就杀人，这雷霆还是让我们来杀吧。”凡心道：“你们也要杀雷霆？”

巫四道：“你以为我们要干什么？难道不杀了他，让他再杀我们不成？我们的三哥徐不夜已经死在他手上了，二姐李小钰如今也不知去向，我们不杀他，杀谁？”

说着，二人已冲至和尚之中，抓住了雷霆。

众僧见两个人欲杀雷霆，都不想与他们争吵。

出家人不愿见血腥，自己仇人，由别人杀死人，也报了无心之仇，岂不是更好？

无用扯住雷霆，喝道：“你为什么不讲话？”

雷霆昂然一笑道：“无话可说。”

巫四道：“你是黑道第一高手，想来杀人必多。如别人杀你，想必也不冤枉。”

雷霆道：“我杀人虽多，却是除了这大相国寺僧无心之外，所杀之人都其恶当死，所以就是死，也愿死在这大相国寺僧手中。”

无用一笑道：“你又何必心存侥幸，即使你不落在我下九流手中，入了大相国寺，也是一样命运，你的命一定是没了，你何必挑拣死于何人之手？”

雷霆一叹，低头不语。

清静禅师道：“巫四，你们想怎么样？”

巫四笑道：“多谢禅师垂问，我与八弟想把他带回去，然后杀死，给三哥报仇。”

清静禅师道：“好！”

巫四和无用很是得意，因为他们很容易就把雷霆弄到了手。

众和尚给他们让了路，低头而揖。

突然，清静禅师一声断喝道：“且慢！”

巫四道：“莫非清静禅师又改了主意？”

清静主持道：“不是老僧改了主意，而是刚刚有人用极强内力向老僧传音，告诉我，下九流这一次带走雷霆，是想救他。”

凡心，俗心等和尚一听，马上纵身冲上去，又把巫四、无用和雷霆三个人包围在中间。这时，有人哈哈大笑，笑毕，就听得人唱歌：

“糖人儿稀，糖人儿粘，

笑笑翁的糖人儿非等闲。

你想吃，莫疼钱，

一串铜钱买半盘。”

白须蟠发的笑笑翁站在和尚背后。

又听得有人嚷道：

“莫吵，莫吵，菜来了！”

这是店伙计胡端。

随后，吹破天灵贵、戏子贾慧、老大招魂生余符都出来了，他们围住了大相国寺和尚。

清静禅师一揖道：“阿弥陀佛，不知下九流人都在此，想要做什么？”



招魂生余符道：“带走雷霆！”

清静禅师道：“有人告诉老僧，说下九流人想带走雷霆，要救他，不知这话是真是假？”

招魂生余符道：“人有渊缘，下九流与雷霆素有积怨，清静禅师为什么不相信我们？”

清静禅师道：“有人告诉我，你们只是想救雷霆。”

招魂生余符道：“既然有人向大师传音，这人必是高人，为什么不站出来一见？”

清静禅师道：“他说是羞见故人。”

羞见故人，是指谁？

不能是见和尚羞，也不会是见下九流之人羞，那就是羞见雷霆了。

招魂生余符道：“如果这人是大师故人，自然不会羞于相见，如果是与同下九流有旧，自然也可站出来。如果是与雷霆有旧，这就难怪了，一定是江湖黑道上人物，说不准是特地为解雷霆之难而来的，大师何必相信他，而不相信我们呢？”

只见清静禅师也喃喃自语着什么，似与人在低声喁语，然后见他神色一肃。

他向招魂生余符道：“这人在江湖上，也是极有名头的人物，名声也大，他不愿老僧向你们讲出名字，老僧只能相信他，而不相信你们，望下九流莫怪。”

众僧见清静禅师这样说，就向三人逼近。

招魂生余符道：“清静禅师，下九流人在江湖上名头虽然不大，但也该是有一点好名声。如果这一次不能容情，我们决不惜同大相国寺生死一拼！”

招魂生余符的话说完，长啸一声。

笑笑翁、贾慧、胡端、灵贵和余符五个人都逼向众僧，眼看要厮杀一场。

清静禅师突然一叹道：“恩恩怨怨，生生杀杀，无恩无怨，无生无杀。”

清静禅师又念了一声佛号，转身向外就走。

众僧亦身随其后。

转眼之间，大相国寺僧已走尽，只剩下了下九流中人与这雷霆。

## 第二章 更夫老三

城西关帝庙。

破庙之内，团团坐着八个人：下九流中人与雷霆。

他们静静坐着，话已讲完。

他们有了一个新兄弟，这新兄弟是老三，也是更夫，他原来是名动江湖的黑道第一高手，他从来没想到有一天会做一名更夫，他想去裘府，一探虚实。

这时，金银帮已成气候，裘独已经在江湖上建了两处巢穴，裘府中已经没了裘独的身影。

他要去，因为他惦念着裘府中人。

老大招魂生符一笑道：“你可以去，但你必须易容之后再去，让老六为你妆扮妆扮。”

雷霆想起了他口袋里的那人皮面具。

更夫老三，名叫廷顺。更夫廷顺很是勤谨，裘府里的下人都很喜欢他，但他不愿意讲话，时常一个人呆呆地站在楼下。他倒是不忘他的梆子，他的时辰很准。府里的人劝廷顺，劝他不必天天夜里在外面晃，一夜出去几次就够了，何必冷冷地站在楼下？

廷顺笑一笑，不语。

他笑得很是憨厚，让下人们再也不讲话了。他是个好人，他呆呆地站在楼下，看楼上的人。

西小楼里住着他的女儿，那个一生下来就心慧手巧但是不会讲话的女儿梦姑。梦姑如今还同莫雨在一起，她很快活么？她不知道雷霆是她的父亲，这让她少了许多困苦。她现在在做什么？

廷顺梆——梆——敲了两下，二更天了。

这时，一只手拽住了他的肩膀。

他回头一看，呆住了，这人是梦姑，她愁眉紧锁。她愁什么？她不是有一个如意郎君莫雨么？

梦姑手里拿着一只酒瓶，向廷顺示意，让廷顺随她来。廷顺犹豫了一下，进了小楼下客厅。

梦姑向他比划。

廷顺想了半天，就也慢慢比划起来。

梦姑道：“你会比划哑语？”

廷顺点点头。

梦姑很快活，很高兴，问道：“你家里有什么人？”

廷顺迟疑了一下：“我家里没别人，只是我自己。”

梦姑比划：“你是孤儿？”

廷顺点点头。

梦姑道：“那你太不幸了。”

廷顺问道：“你有丈夫么？”

梦姑流下了热泪：“有，可他不在家。”

廷顺道：“你别伤心，他是去做生意去了？”

梦姑道：“他又有了女人，新的女人。”

廷顺叹气，他不愿意看见梦姑流泪。

如果在平时，他会马上冲出去，去杀死那个负心贼夜鹤莫雨。可现在他什么也做不到，只能陪梦姑坐着。

大厅里鬼魅似的走进了一个人：夜鹤莫雨。

他看着喝得醉醺醺的更夫老三和哑女人。

夜鹤莫雨冲上去，踢了更夫老三一脚：“你是谁？你干什么要到这里来喝酒？”

更夫老三被他一脚踢倒，躺在地上爬不起来了。

莫雨抓住了哑女人的衣衫，把她拎起来：“我宰了你！你为什么要同这个醉鬼喝酒？”

梦姑笑了：“我只是同他喝酒，你同别的女人一起时，可不光是喝酒。”

莫雨大怒，打梦姑的耳光。

更夫冷笑道：“打女人耳光，算什么好汉？”

莫雨转身：“你是好汉？你是好汉？那我就来领教领教你这好汉……”

他狠命踢更夫老三，直踢得他自己满头大汗，直踢得更夫老三昏死过去。

莫雨喊来了人：“把他扔到更夫那小屋里，明天不死，让他守夜；如果死了，扔出去埋！”

两个大汉把更夫老三抬进了更夫的屋子。

更夫老三还会醒过来么？

夜半三更，更夫廷顺醒了过来，他很口渴，他知道他已经快死了。有一个人飘进了屋子，一个很神秘的女人，廷顺知道床前有人，这正是他魂牵绕的女人。

“蔷儿，蔷儿……”

这女人转过身来，轻轻一叹：“难道你就只记得范蔷儿，不记得我么？”

这女人很年轻，也很俊俏，一双眼星眸含怨，望着更夫的脸。更夫老三道：“你不是……蔷儿，你不是蔷儿。”

女人仍很宽容，笑道：“你为什么不仔细想一想，我是谁？”

女人的声音中有企盼，有渴望，她希望这个濒死的男人会记着她，只要他记着她，她不知道该有多高兴。

他在头脑中寻找记忆，她是谁？他在想从涧顶摔下去，摔下去，想着他落在一张很奇怪的石床上，想着深深的潭水和潭水里游动着的大鱼，在无数悠然游动的大鱼中间，

有一个赤裸着的女孩子，那就是她，就是这个女孩儿，她叫绿草儿。

“绿润，绿.....草儿，你是绿草儿。”

女孩儿很快活，她对身后一个老人念叨：“他记得我，他还记得我呢。”

### 第三章 一剑断臂

一剑萧晓慢慢往家里走，他的家很冷凄，象无人居住之室。一所很平静的院子，里外三层，门不上锁。

无赖们不敢偷一剑萧晓，每当一剑萧晓出门时，他们只好来为他看门，因为萧晓如果丢了东西，一定会去找他们，被一剑萧晓找上门来，并不是好事。

萧晓推开门，他知道这时必然会有一个街巷无赖，或是两个，一齐从屋里冲出，向他匆匆施礼，然后离家而去。但这里没人，萧晓很是诧异，他走进屋里。椅子上端坐一个老人，是商山三十六叟之中的神剑叟。

萧晓忙上前施礼道：“师父来了？”

神剑叟点了点头。

萧晓施礼之后，站在一边。他知道，一向不闻世事的师父来这里，一定是有话要跟他讲，这些话一定很重要。

神剑叟道：“你这些年在江湖上行走，也做了不少好事，我听得你名声一日比一日盛，心里很高兴。”

萧晓一躬而礼道：“全靠师父教诲。”

神剑叟道：“这也是你自己做人的结果，可是.....”

萧晓神色一肃，他知道，师父找他，必是因为这个“可是”。

神剑叟一叹道：“可你也自矜不得，自以为天下第一剑。须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

萧晓神色肃然，躬身道：“师父说得是。”

神剑叟看着他：“萧晓，你莫要心口不一。”

萧晓施礼道：“徒弟不敢。”

神剑叟道：“你为什么要杀雷霆？”

萧晓道：“师父不知，在坟场一战，我剑已逼入他胸腔，只要我再刺入一分，他就死了。”

神剑叟道：“你当时不想刺死他，是因为你已经知道他已经没有一点功夫了。”

萧晓默然，如果雷霆仍是那个天下第一高手，仍是那个一路风雷动，他怎么会那么轻易得手？他必然会同雷霆斗上百余招，才会分出胜败，而且他明白，那时落败的多半是他一剑萧晓，而决不是一路风雷动雷霆。他当时明白了雷霆身上一无功力时，心里一阵子狂喜，他把剑刺入雷霆胸膛时，心咚咚乱跳。他可以一剑刺死雷霆，决不会有人知道他是在杀一个浑身无一点内力的人。但如果有人知道呢？更有利的该是他不杀雷霆，雷霆浑无内力，这样的人何必要他去杀？江湖人都会以杀了雷霆为荣耀，他不杀雷霆，但必须有人杀雷霆。他不知道雷霆何时会恢复他的功力，他会不会恢复他的功力？但他知道，决不让雷霆活下去，一个没有功夫的雷霆仍是那么猖獗，这让他又惊又怕。他想象他用那惊天动地的一剑去击杀雷霆时，雷霆仍从容自若的情形。如果那时是他，会不会那么镇定？

神剑叟道：“怪不得天下人都称你为大侠，这一举恐怕连我也要佩服你了。”

萧晓一笑，很得意。

神剑叟神色肃然：“可我不明白了，你既然认定雷霆已浑无内力，不该去杀他。为什么却要告诉大相国寺僧人去追杀雷霆，为什么要跑到裴府，告知裴独？”

萧晓脸色变白了，他盯着神剑叟看，答不上话来。

神剑叟不瞅他，怕看他这尴尬神情，只冷冷而吟道：“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

萧晓，你野心极大，想一心除去雷霆，是不是？”萧晓慢慢道：“师父错了。萧晓之所以想杀死雷霆，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江湖。”

神剑叟瞪眼看着他。

萧晓慢慢分辩道：“雷霆这人，虽然没了武功，但他为人奸恶，是江湖白道人人想诛杀的一个心腹大患。我想杀他，易如反掌，但我不想因为他而污了我的剑。我去告诉裘府，想让他们黑道之人互相残杀，也为江湖上少那么几个祸害。我告诉大相国寺僧，是因为雷霆为了他自己，滥杀无辜，让无辜寺僧无心喋血，这仇必报。”神剑叟道：“你是江湖上的大侠，一定知道雷霆这人在江湖上杀人虽多，但从来也不是滥杀无辜。”

萧晓道：“师父该明白，我与他誓不两立。”

神剑叟道：“师父劝你罢手，难道不成么？”

萧晓摇头，神色也很痛苦：“别的事尽可以依师父，但这一件恐怕没法儿做到。”

萧晓的手边有剑，身上突然有了无穷杀气。他想杀谁？他想杀死神剑叟么？他想杀死以一柄剑名动天下的神剑方觉么？神剑方觉毕竟已经是三十年前的江湖人物了，三十年来，他只谈剑，而不动剑。商山三十六叟从来不问世事，也就没有动剑的机会。

神剑叟低头不动，只是轻轻地叹一口气。他为什么而叹？是为萧晓的杀机，还是为他不肯饶过雷霆？

萧晓突然拔剑，剑光一下子掩没了神剑叟。

神剑叟身子疾动，在剑光追逐下逃避着死亡。

萧晓挥出了一十六剑，刺破了神剑叟宽大的袍袖，他心中已经很有把握，知道再刺上十六剑，神剑叟必然会成为一具尸体。萧晓冷笑了，冷冷地看着神剑叟。

两个人都不讲话，讲话已是多余。

这时，忽然有人轻轻一叹。

“谁？”

萧晓一惊，这叹息声好像来自背后。他不敢回头，怕回头时给神剑叟一个机会。

身后的人道：“商山不老，商山知情，在下知情叟。”

这是一个白衣老人，同神剑叟一模一样的打扮，神情很是冷漠。他身后还有一个老人，声音低沉：“商山不老，人难老，在下难老叟。”

这老头颜色很红，脸上带笑。

萧晓脸色一沉。他早就应该料到，神剑叟并不是一个人来的，也可能是这两个老儿随后而至。不管怎么样，他绝对杀不死神剑叟了。

知情叟道：“我知道你一定想杀死他，因为杀死了他，你就真的是天下第一剑了。”

萧晓低下了头，无限萧索：“你愿意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商山有三十六叟，商山三十六叟不理俗世之务，他们为什么要下山来与他萧晓为难？

难老叟冷冷道：“七弟，你错了，你说他是一个大侠，而我只看到了一个禽兽。”

神剑叟嗒然若丧。

难老叟道：“如果不是我同三弟来这里，他会用剑杀了你。难老叟的脸色肃然，没了一点儿笑容，他向萧晓走去，走得很慢，知情叟和神剑叟看着他，难老叟只是盯着萧晓。”

萧晓突然明白了，这个老人想杀他。老人身上突然涌过来一阵内力，这内力象山象海，无边无沿，直摧他心肺，萧晓感到气息不畅，脸色苍白。

神剑叟在后面突然叫道：“大哥！”

难老叟站住了。

“他……还不该死。”神剑叟说得很艰难。

难老叟冷冷说道：“他连你也想杀……”

神剑叟一叹：“他刚才那一十六剑并不是最……”

难老叟与知情叟都听得明白，萧晓刚才那一十六剑并不是剑剑绝招，剑剑杀手。如



果是那样，也许刚才那一十六剑施过，神剑叟就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神剑叟黯然道：“再说，他又是江湖上有名的大侠，……”

难老叟盯着萧晓看，明白神剑叟的心意，他不想让人伤害萧晓，萧晓毕竟是他的徒弟，虎毒不食子，萧晓知道这是他的关键时刻。难老叟看着他，突然一笑：“如果他也同雷霆一样，没了武功，他会怎么样？”

萧晓明白，难老叟想废去他的武功。那样，他生不如死。萧晓冷笑了，他知他自己。他走错了一步路，他不该向神剑叟出剑。叛师之逆，此人该杀！萧晓把剑递交左手，他看着神剑叟：“师父，我不该对你动剑……”

一道光闪，萧晓猛然挥剑，齐根斩去了他的右臂。

神剑叟疾忙点他肩上大穴，为他止血。

萧晓脸色苍白，掷剑于地，冷冷笑道：“没了，没了一剑萧晓，只剩下一个独臂人，师父，这一柄剑还你，你看这好不好？”

他痛得昏厥过去了。

## 第四章 救人不救己

严复坐在酒楼。他传信与邓飞，约他酒楼见面，有事相商，已经一个时辰了，如果邓飞不来，他会一直等下去，等到天黑日落。因为他只有一次机会了。

邓飞慢慢上了酒楼。

很多人同邓飞打招呼，上前去寒暄见礼。身在江湖，不认识邓飞，不仰慕中州大侠的人很少。

邓飞坐了严复对面，在笑：“你最近瘦了许多。”

听他讲话，象同严复是多年的老朋友。

严复看着他，慢慢说道：“我找你来，是想求你帮我一次。”邓飞道：“要我帮你做

什么？”

严复道：“做贼。”

邓飞笑道：“严局主不是开玩笑吧？严局主狮吼镖局开得好好的，为什么又要去做贼？”

严复道：“我妻子没了，她在裴府里失踪了。”

邓飞脸色肃然，盯住严复道：“我听说，裴府有一间很大的地牢。”

严复道：“我还可以告诉你，我妻子叫李小钰，她是下九流之中的老二李二姐，娃娃李小钰。”

邓飞道：“好！”他这一声赞是称赞严复的直爽，也许他早知道严复所说的这一切。

邓飞又道：“不知严局主要我干什么？”

严复道：“我在江湖上没有朋友。下九流是小钰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我找你，想让你做一回我的朋友。”

邓飞笑：“我能成为你的朋友？”

严复道：“我把你找到这里来，你不愿意做我的朋友，就喝下一杯酒，转身走开，就全当我从来没向你讲过这件事。”

邓飞慢慢斟酒，为严复斟酒一杯，又为他自己斟满了一杯。他看着严复：“我决不是你的朋友。严局主，你找错人了。你该找下九流的人才对。他们虽然死了一个更夫老三，听说又添了一个新更夫，听说这个人又不会一丁点儿武功，他们会去救李二姐的，是不是？严局主，我要是你，就坐在狮吼镖局里静候佳音。”

严复不动，也无话。

邓飞喝下了自己一杯酒，向严复一揖，转身向外走去，他走得很慢，他已经走到了楼梯口，突然身子一转，人一飘，就又站在严复面前。

邓飞道：“你很失望，是不是？”

严复点点头。

邓飞道：“好，我答应你，去救她。”

严复的脸上掠过一丝惊喜，他望着邓飞，缓缓说道：“我想找你时，就想，一个人如果把抢来的偷来的银子都用来救灾，这个人肯定不会比我自己更坏。我这一回想对了。”黑夜如磐，裘府阴沉如漆黑夜兽。

两个人影飞上了墙，落入院内。他们隐起身子，一直窜到楼前，这是裘府夫人的居室，如今已经没人居住了。裘府上下的人都知道夫人走了，在一个白天提剑走出府门，从此就再也没回来。裘府老爷子裘独再也不住在这里了，他要的是快乐，他不愿意住这栋冷冷清清的楼。另外一栋楼是裘府女儿哑女人梦姑的居室。如今她正呆呆地坐在她的房间内，在等，在等她的男人。夜鹤莫雨在另一间屋内，这是裘府的一间密室。

莫雨坐在椅子上，看着对面的女人。

这女人全身穿一件小小薄纱，一身妖媚，向着莫雨。这女人全身上下，只要是着一丝布缕，无一不是艳艳的红色。这女人叫红梅。莫雨盯着她看：“你为什么不省下一点气力，用你这一身功夫对付老头子？”

红梅嫣然一笑：“你知道我们三姐妹谁最好？”

莫雨不动声色：“什么叫最好？”

红梅笑而不答。

莫雨一叹道：“你们三姐妹不要看错了人。我再也不是那个夜鹤莫雨了，只是一个看别人眼色行事的当差人。”

红梅冷冷一笑道：“可你并不想当差，你也想混个帮主什么的干一干。”

莫雨道：“你怎么知道我想这样？”

红梅道：“因为你可以恢复功力，阴、阳二脉受制并不是不治之症。”

莫雨脸色变了，盯住红梅，慢慢说道：“弄梅三影看来对我期望不小。”

红梅道：“弄梅三影，天下销魂。江湖上这句话，想你不会忘记。”

莫雨道：“你们想做什么？”

红梅道：“金银帮一统天下，让我们做副帮主。”

莫雨沉吟了许久。

这很难，这也是一个奇迹。会出现奇迹么？莫雨如果能恢复武功，他就做不得这金银帮的帮主么？

他笑了：“做副帮主并不难，难的是无人可医好我的阴、阳二脉……”

红梅在媚笑：“商山三十六叟中，有一位神医叟，据说此人医术可通鬼神，可以生死人而肉白骨，你为什么不去求他？”

莫雨一叹道：“胡说，胡说，三十六叟不闻世事，怎么会管我这事儿？”

红梅笑道：“不去求他，怎么会知道他不会管？”

莫雨笑道：“好，就凭你这一想，也可以做得到副帮主了。”两个人影仍在院子里走，巡夜人不时走过，但大都无精打彩的，没人可以从裘府中夺走什么，虽然有场虚惊，但那劫地牢之人死了，而且从那以后，一切都风平浪静。

两个人走入地牢，邓飞一掌，拍死了守地牢的家人。

地牢很长，他们沿着甬道，一直走了进去，这里果然关着一个女人。这就是他的女人么？就是那个为裘府夫人夜话暖衾而一去不返的小钰么？

严复心中一热，喊道：“小钰小钰”

那个女人慢慢回过头来。

严复呆了，邓飞也呆了。

这女人不是下九流中的老二妓娃李二姐，她是那个娴雅文静的裘府夫人范蔷儿。

她静静地看着严复，目光中没有惊奇，没有悲哀。

身后响起了笑声，笑声之中，有男人，也有女人。裘府老爷裘独，弄梅三影中的倚

梅、笑梅，还有一个阴沉着脸的括苍山野瓢道人。

裴独道：“严局主，我想告诉你，这个女人不是你的女人，这是裴府的夫人，裴夫人。你千万不要认错了。”

严复冷冷道：“裴独，我妻子陪你夫人，几日未归，到你夫人过完生日，我妻子却没人回来，你为什么不给我一个交代？”

裴独冷冷道：“严局主，你的老婆没了，你到这里找什么？我终不能把我的老婆让你.....”

严复断喝道：“裴独，你少说废话，你把我妻子弄哪儿去了？”裴独笑道：“你回头看一看。”

严复回过头来，他看见了李小钰。这是他的女人，她被绑在囚室内的木柱上，伤很重，但双眼很亮，看着他。

李小钰道：“你来了？”

严复点点头。

李小钰道：“我盼着见到你，我想告诉你两件事。”

严复点头：“我知道。”

李小钰道：“我对不住你，我把西门寿走镖的事儿告诉了下九流中的兄弟。”

严复点头。

李小钰道：“我是杀死你大哥西门寿的凶手。”

严复道：“不是你，是贾慧，是你们下九流之中的老六贾慧。”李小钰脸色苍白：“你都知道了？你找他们寻仇了？”

严复摇摇头：“我没有。”

李小钰默然，她明白，如果严复想向下九流动手，他也决不会是他们的对手，他不动，是因为他无法战胜下九流。

李小钰：“这不怪六弟，是我要他杀西门寿的。”

严复还想说什么？他恨这女人么？这个女人与西门寿无怨无仇，只是为了让他可以做狮吼镖局的局主，就杀死了西门寿。她为什么这么做？他想让狮吼镖局的日子难过，他想替代西门寿做狮吼镖局的局主，他决不想杀死西门寿。可他不杀死西门寿，做得成狮吼镖局的局主么？他该恨她，还是该感激她？

裘独看着严复，这是一个心魂俱丧的男人，他再也没机会振作了。裘独笑了，他希望看到别人落魄。

“严局主，你如果想救这个女人，自然可以救她。但她杀死你狮吼镖局局主西门寿，你能再同她在一起么？人同西门寿情同手足，她杀死了你的兄弟，你为什么还要冒险救她？如果想让她死，我倒可以成全你……”

裘独示意让倚梅去打开囚室，解下李小钰。

裘独冷笑道：“严局主，狮吼镖局在汴梁城内也是大镖局，在江湖上也赫赫有名。你想让狮吼镖局在江湖上更有盛誉，决不能以这下九流中的妓女为妻，何况她又是你的杀兄仇人！你今天杀了她，就可以走去了。”

严复提剑，一步步向囚室走去。

裘独的目光在看着范蔷儿，他要范蔷儿看着，让范蔷儿知道，世上一切真情，都不过是一场戏而已。关键时刻，严复也会杀死自己最钟爱的女人。

严复提着剑，入监去杀人，他这一步很险。如果裘独这时变了主意，同野瓢道人一齐发难，倚梅、笑梅就可以把他同李小钰一起锁在这囚室之中。但他还是走进了囚室，是因为他拿定了主意，一定要杀死李小钰？是因为他顺从了裘独的意愿，裘独会不同他难，不同狮吼镖局为难么？

他静静地站在李小钰面前，嗅到了这女人熟悉的气味。李小钰受刑了，她浑身伤痕，肩上有血，衣服也破了。她闭上了双眼。如今，她情愿死在这个男人的剑下。她没睁眼，

严复的剑尖正在向她胸前移动，剑动得很慢，剑尖停在了她胸前，她猛然睁开了眼，她一定要再看看严复的眼光，他在杀死她之前，是快活，还是仇恨，还是很伤心？她看见了严复眼中的热切，她明白了。

严复挥剑在前，李小钰随后冲出，两个人动作很快，一齐冲出了囚室，冲到了裘独面前。

裘独的脸色很难看，他决心让范蔷儿看一看男人女人在生生死死之时会变心，他白费了心机。

他怒吼一声：“杀！”

野瓢道人、倚梅、笑梅三人一齐扑向严复。

严复疯狂出手，一边吼喊道：“小钰，快走！”

李小钰不理他的呼喊，她不能自己走出去，何况她并没有机会走出去。

邓飞面对着裘独。裘独不出手，他也不动。

裘独笑道：“看来中州大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也会爬墙逾户。”邓飞道：“你擅自关押人家的女人，更是无法无天。”邓飞向野瓢道人走去。

野瓢道人、倚梅、笑梅都闪开了。

邓飞对严复道：“你说，你想把我当朋友，才找我来救你的女人的。”

严复点点头。

他知道邓飞的手段，如果邓飞出手，他与李小钰或者会有希望逃出这里。

邓飞道：“裘帮主，为什么不让他们走开？让我来同你有一个了断？”

裘独看着邓飞道：“好！我对中州大侠当然更感兴趣。”

邓飞回头看着严复：“你们先走。”

严复很感激邓飞，但他决不愿同李小钰先走。

邓飞道：“走吧，只要你们走开，我才会有办法脱身。”

严复道：“好，邓大侠，我们走了。”

他拉住李小钰，从邓飞身边走过。他的心很欢畅，他可以带他的女人从这里逃出去了，突然，他怔住了，站在邓飞身边一动不动，睁大了眼睛，惊讶地看着邓飞，他象从来也不认得邓飞。

李小钰惊问：“你怎么啦？你怎么啦？”

严复的手一松：“快走！快……”

他躺在地上，死了。

邓飞的手里有一柄滴血的匕首。

李小钰看着邓飞：“是你杀了他？”

邓飞点点头。

“他把你当成朋友，他可真是瞎了眼睛。”

邓飞慢悠悠地笑：“世上很多人把我当成朋友，他们是不是都瞎了眼？”

李小钰一声怒吼，扑向邓飞。

但邓飞的步法很快，李小钰的每一招都落空。

邓飞把手里的匕首扔给她：“你可以用匕首，用它报仇！”

李小钰狂挥匕首，但邓飞一出手，刁住了她的手腕，邓飞用内力逼她，把这匕首向回弯，让匕首一点点刺入她的胸膛。

邓飞在笑：“如果你松了手，你还不会马上死。”

李小钰不松手。

匕首深深刺入她的胸膛。

邓飞看看裴独，又看看野瓢道人、倚梅、笑梅，匕首一掼，掷入地中，他慢慢向外走。

野瓢道人想冲上去拦他，裴独一挥手，示意不要拦他。



## 第五章 义薄云天

汴梁城内有了新鲜事儿，在城门外见到了狮吼镖局局主严复的尸体，在他的尸体旁，有下九流中的老二妓娃李二姐的尸体，两个人同时被害。

狮吼镖局的镖师们只好连忙去把两个人的尸体运回来，向各大镖局发丧，送帖，告知凶讯，备办丧事。

灵堂设在狮吼镖局的大厅内，有中州大侠邓飞一身丧服主祭，黑道白道自然有许多朋友前来捧场，一时门前十里丧棚，院内哀声阵阵，很是风光排场。

中州大侠邓飞——向前来致祭的人还礼。有人同中州大侠邓飞寒暄：“不知邓大侠也与严局主有旧，这倒叫咱们失敬了。”

邓飞一笑道：“我与严局主虽不是至交，但狮吼镖局先后死去两位局主，如今镖局无人主持，众镖师找我为严局主主丧，我自然不好推辞了。”

人们都道敬佩。

灵堂之上，设着严复与李小钰的灵位，如果灵魂真正有知，不知严复与李小钰会不会跳起来，斥骂这个中州大侠？来祭奠的人络绎不绝，有的是与狮吼镖局有旧，与严复、西门寿有交情；也有的是听说了中州大侠邓飞主祭，就想与邓飞结交，与他盘桓，想一睹中州大侠风采的。他们羡慕严复，羡慕狮吼镖局，人之将死，结友也善，能结交下中州大侠邓飞这样的朋友，此生不虚矣。这时，一个镖师来报：“报邓大侠，门外有下九流的人前来致祭！”

邓飞一惊，知李小钰为下九流中人，他们来致祭，自然不好拒绝，就朗声一呼道：

“好，有请！”

下九流中的人来了七位，这七个人是招魂生余符、算卦先生巫四、店伙计胡端、戏子贾慧、吹破天灵贵、乞丐无用和、卖糖人儿的笑笑翁。七个人昂然而入，七个人皆穿重孝。

抬魂生余符向灵位行礼，其余六兄弟也向灵位行礼，他们泪水长流。有知道灵上的李小钰就是下九流中的老二妓娃李二姐的，便暗暗一叹，下九流中折了人，少了老二妓娃，下九流的人不再是江湖上一路顺风的门派了。

中州大侠在一边执主人礼。

乞丐无用抬头问道：“不知道你是谁？”

中州大侠看定他，不讲话。

众呆客都吃了一惊，中州大侠邓飞，人人皆认识。乞丐无用为什么要问他这么一句？他是不是故意寻衅，但中州大侠邓飞是狮吼镖局的主祭人，下九流再怎么无礼，也不该闹这玄虚啊！

邓飞笑了一笑，显然不想与乞丐无用计较。

乞丐无用道：“只听说狮吼镖局有一个西门局主，之后又有一个严局主，什么时候又出了一个新局主？中州地方那么大，难道不够中州大侠来去的？为什么又要涉足狮吼镖局？”

狮吼镖局中的两位镖师忙上行礼道：“请中州大侠来主持严局主丧事，是我们狮吼镖局众镖师的主意，不是邓大侠想染指我们狮吼镖局。”

乞丐无用大笑道：“是么？那他为什么匆匆来了，在这里做出一副主人的样子来？”

中州大侠邓飞只是含笑不语。他为人豪爽，每年向灾区人赈灾就花去一百万两银子，他怕谁说他要染指这狮吼镖局？

乞丐无用道：“不瞒你们大家，我们下九流人这一次反倒来了新奇劲儿了，咱们要接管这狮吼镖局，我当够了乞丐。”

笑笑翁突然一笑道：“我也不卖糖人儿了。”

店伙计胡端也朗声道：“我不愿意端盘子去侍候别人了，我想让别人侍候侍候我。”

众吊客都吃惊，他们知道这下九流虽然人卑位贱，可都是江湖上的一些豪杰。他们

本该同中州大侠邓飞义气相投，却为什么偏偏要和这中州大侠过不去？他们想做什么？

招魂生余符道：“邓飞，有人说，狮吼镖局要推你做新局主？”众吊客吃了一惊。如果邓飞只是为狮吼镖局张罗丧事，这是一回事。但要邓飞来主持狮吼镖局，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邓飞答应主持狮吼镖局，一定是众镖师撺掇的结果，不然，以邓飞这样名满江湖的大侠，必然不屑于做这狮吼镖局的局主的。

邓飞昂然道：“不错。狮吼镖局新丧两位局主，他们镖局在江湖上的名声渐渐衰微，我答应他们，让狮吼镖局的名头在江湖上重振，我答应做他们的局主，且以三年为限。”

众豪杰喝彩道：“好！”只有中州大侠才会在这时候站出来维持镖局，只有中州大侠才会收拾这破烂摊子。他要让镖局在江湖上重振声威，他要让西门寿和严复的仇人喋血，他把这一切责任都揽在身上，这就是中州大侠邓飞！

乞丐无用问道：“不知中州大侠想怎么改变镖局的处境？是不是要换一个镖局名称啊？”

邓飞道：“当然，要用一个新名称，我想用‘狮虎’镖局为好。”众呆客中有人默然，看来邓飞也不光是为了维持狮吼镖局，他要改换门庭，这大概不是西门寿、严复的本意了。

邓飞道：“西门局主在时，镖局尚可维持，到了严局主时，镖局就很少接大的镖货了，所以镖局坐吃山空，已然入不敷出了，为了这个，我特地备好了十万两银子，为镖局今年上上下下的费用。”中州大侠邓飞道：“来人！”

就从外面来了几个大汉，抬着箱子，把箱子放在正中。

邓飞道：“打开！”

打开箱子看，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邓飞对镖局镖师道：“这是白银十万两，就算做我送与镖局的一点心意。待得接到了镖货，镖局的日子好过了，咱们就不在乎这十万两银子了。”

邓飞的话说得很得体。

巫四一叹，他这才明白邓飞就是邓飞，就是中州大侠邓飞。他当众拿出十万两白银，一言就送给了镖局。他很大方，很慷慨，可谁知道他这十万两白银要换去什么？狮吼如果改了名字，成为狮虎镖局，他中州大侠还愁没镖可走么？如果镖局的日子好过了，镖师们会白要他这十万两白银么？他算得很周密。

下九流中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突然明白他们被这个中州大侠给耍弄了，他们成为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他们还说什么？

乞丐无用道：“有谁同西门局主去过邓大侠的庄子？”

有一位镖师欠身行礼道：“我去过。”

乞丐无用道：“西门局主告诉你，他去那庄子做什么？”

那镖师低头垂目，不敢讲话的样子，便知道他心中畏怯，就又问道：“据我所知，西门局主带四个人去的，那三位镖师在哪里？”那镖师回道：“吴镖师死了，死于暴病，张梦飞与路亭去走镖了。”

乞丐无用一叹，不再问话了。

中州大侠邓飞突然扬声大笑。

众人都吃惊地看着他。

邓飞缓缓说道：“听说下九流人物在江湖上是恩怨分明的英雄，不料今日竟看走了眼了。邓飞要做这局主，也并不只是一时心里快意，也是有人委托我的。来人，有请局主夫人！”

就有一个大汉施礼之后，打开后门。

从后门走进来了一个女人，这女人领着一个孩子。

邓飞道：“这是西门局主的夫人，这是西门局主的儿子。”

女人领着孩子，看着众吊客，她很镇定，脸上几乎没什么表情。

“有人告诉我，我丈夫是被下九流中的人杀害的。我不相信，但听严局主那天同我丈夫喝酒，我丈夫在他院子里就被人杀死了。我不知道严局主寻找没寻找凶手，我知道他从妓院里找回来一个女人，这女人成了他的妻子。严局主没找出杀我丈夫的凶手，邓大侠告诉我，他可以找出来杀死我丈夫的凶手，我就同意他做狮吼镖局的新局主。”

有西门局主的妻子同意，该是最好的委托。如今，狮吼镖局的主持人该是这个女人了，她所说的所做的自然可以替代狮吼镖局主事人。

这女人一个个看下九流中的七个人，慢慢说道：“有人要我相信，你们这七个人中有一个一定是杀死我丈夫的凶手，但我听说下九流在江湖上名声不恶，大约做不出这样的恶事。我要邓大侠找出凶手，为我丈夫报仇。”她又推出孩子：“儿子，给邓大侠磕头，谢邓大侠为你爹伸冤！”

那男孩趴在地上，向邓飞磕头。

邓飞热泪盈眶，他扶起孩子：“好，好，你起来，邓叔叔一定为你父亲报仇。”

招魂生余符才明白，他们并不能制住邓飞。

“好，好！好一个义薄云天的中州大侠啊，让在下佩服，佩服！”他一声喝令：“走！”七个人起身就走，向外飘去。

远远的，还听得笑笑翁在唱：

“卖糖人儿，卖糖人儿，  
笑笑翁甩个大奸臣儿，  
这人是宰相李林甫，  
一肚子坏水没人味儿。  
没人味儿，真稀奇，  
你吃他的时候还甜叽叽。  
你说他坏，偏有人爱，

爱吃这坏蛋糖人儿李……”

歌声越唱越远。

邓飞向众豪杰一揖道：“邓飞来这狮吼镖局，为的是道义，不想与人争财，狮吼镖局日子极难，在下想邀一两位好友办这镖局，为的是日后的日子红火，为的是给西门局主和严局主报仇，今日天下豪杰都在这里，还望帮忙周全。”

他一挥手，一个镖师从里面拿出一面镖旗来，这不是狮吼镖局的镖旗了，这不是狮子大开口的标帜了，这是一头狮子一头虎，狮虎镖旗。

邓飞道：“一狮一虎，原是两个用意。原来镖局的旗帜是一狮，为了纪念西门局主和严局主，这狮子仍在。这一虎就是我的旗号，狮虎镖局的日子要靠天下豪杰鼎力维持了。”

众豪杰都称赞邓飞，中州大侠，义薄云天。

## 第十二卷 挚情盼月圆

### 第一章 死里求生

裴府里没了那个更夫老三，汴梁城里也没了那个更夫老三。

他奄奄一息，被人送到绿润，又躺在了那一张石床之上。他只象是在做梦，在梦里，身边有一个总流泪水的赤裸孩儿。他记不得这女孩叫什么名字了，也记不得他自己是谁了。

他是谁？他为什么躺在这里？那些水草在他眼前晃动，那些很大很大的大鱼都瞪着眼，望他。他躺在床上，身体不知道疼痛，他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在人世间。

一个老人同女孩儿在讲话，他能听清他们说的每一句话，但他不明白这些话的话意。

老人问：“你为什么总要救他？你知不知道，他很难活下去。”女孩儿叹气：“世上没有他这样的人，他对女人真心，这可不容易。”

老人道：“可他那是别的女人，不是对你。”

女孩儿的声音低了：“我喜欢他这样，他是个痴情男人。”

老人叹气道：“你没在这个人世上活，你就不明白这个道理，一个人不能心里有两个女人。”

女孩儿笑：“为什么不能？你们三十六个人，心中只有我一个女人，这有什么不好？”

老人笑了：“疯丫头，疯丫头，又开始说疯话了。”

女孩儿道：“我喜欢他，我就是天天看着他，也行。”

老人叹气，不再讲话了。

裴府里，暗夜。裴独坐在床上，很快活，他觉得他以前很傻，既然世上有许许多多可以向你笑的女人，你为什么要去看不愿向你笑的女人？裴独从弄梅三影身上找到了男人的快活，也找到了男人的自尊。于是，他自认为他已经是一个很强的男人了。

女人向男人献媚，一种很快活的，很卖力的献媚。

裴独突然笑了。

倚梅靠在他身上：“你为什么笑？快活么？”

裴独道：“我想起了那个女人，想起了她，为什么不让她看一看，你们有多卖力气？为什么不让她看一看？”

倚梅的身子变得慵懒，声音也变懒了：“看就看，看看又有什么要紧？”

裴独在冷笑：“让她看一看，她会不会吃醋？”

笑梅咯咯而笑：“老爷子，你可别后悔啊，如果你那夫人吃起醋来，恐怕没人可以抵得住的。”

裴独的眼里在闪光，他想了多久？他为什么想起这么一个主意？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是为了报复雷霆，为了报复范蔷儿？还是为了要满足他自己？他要寻找什么？他想要范蔷儿生气么？想要范蔷儿后悔么？还是想要范蔷儿痛骂他？他很有信心，他要看，他忍耐了二十年，他要折磨范蔷儿，他已经不想折磨雷霆。对于他，那个一路风雷动雷霆已经死了，如今只剩下一个象狗一样的雷霆，他要让别人杀死他。

可这个范蔷儿，他一定要慢慢折磨她，他应该折磨她二十年。范蔷儿被带进来了，她进了屋子，很从容地坐下了。

裴独发现，她仍是那么冷峻，仍是那么娴雅，而且仍然很漂亮，同她一比，倚梅、笑梅就没了漂亮，而只有淫荡。

裴独坐在床上，他看着范蔷儿，他恨，恨这个女人在地牢里，竟然也一头青丝，没有一点紊乱。

裴独在笑，脚边偎着一个披散着头发的笑梅，怀里抱着一个倚梅。

他说道：“我把你请来，想让你看一看，我活得很好。”

范蔷儿不动声色，不看他。

裴独笑道：“你看，我有好几个女人，她们都比你强。我让她们笑，她们就笑；我让她们哭，她们就哭。我说得对不对？”

裴独在揪着笑梅的头发，把她揪到自己怀里来。

笑梅仍在笑。

裴独道：“你自以为你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你傲得不得了，自以为象个王母娘娘，其实你狗屁不是。你那个雷霆更是一条狗。他恐怕早就死了，再也见不到他了，你为什么不哭？为什么不替他哭一回？你看，没有你，裴独活得更好。我说要哪个女人，就要哪个女人，是不是活得很畅快？”

范蔷儿不看他。



裘独道：“倚梅，你去，让她看着我！”

倚梅扭着腰肢走过去，疾点范蔷儿的穴位，让她只能痴痴地看着裘独。

裘独一笑：“好！来吧……”

他心里很急迫，他让这个女人看他同别的女人在一起，他想看这个女人有什么表情。她是恨？她是在怀念？还是想怒骂？

范蔷儿的目光滞然不动，脸上一无表情。

裘独的脸气歪了，走上去叭叭地打范蔷儿的耳光。

范蔷儿不动，她的头发披散下来，让她更有一种幽幽的美。

裘独狠狠地掐住她的喉咙：“你叫啊，叫得甜甜蜜蜜的，再叫你那个王八蛋雷郎啊……为什么不叫？”

范蔷儿的脸涨红了，仍是冷冷地看着裘独。

倚梅在裘独身后讲话了：“帮主，你已经把她掐死了。”

裘独慢慢松开了手。

范蔷儿倒在了地上没一点儿声息。

倚梅和笑梅想去看看范蔷儿的尸体。

裘独怒吼道：“过来，过来，别管她！”

倚梅和笑梅看到一个发狂了的裘独。

## 第二章 恨死这男人也想爱

梦姑在等待男人，她只能把她的心思都放在这个男人身上，从莫雨成为她的丈夫时，她就认定了男人只有这一个最好。她从莫雨那里知道了，一个男人是如何爱怜一个女人的。如果莫雨肯用心，他比别人更会说话，他比别的男人更懂温柔，这温柔就醉了梦姑的心。

在那一次莫雨痛打更夫廷顺之后，她伏在莫雨的膝头痛哭。

她告诉莫雨：“我只喜欢你一个人，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回来？”莫雨冷冷地看她，她是莫雨用旧的弃物。

他有点畏惧的是，她是裘独的女儿，可她不是裘独的女儿了，他莫雨也知道了这个秘密，更有些惧怕的是，那个在静夜里悄悄来至床头的天下第一高手雷霆用一双明亮的眼睛注视着她与他，可现在雷霆没了武功，他再也不是天下第一高手了，他和夜鹤莫雨一样，没了武功，他能把莫雨怎么样？

莫雨很放心，他也很快活，因为有一个红梅天天告诉他，他可以做金银帮的帮主。他期待着那一天，他盼着倚梅她们都来服侍他。他使劲踢了梦姑一脚，这一脚把她的嘴踢出了血。他去和红梅睡在一起，他已经离不开这个女人了。

红梅道：“你为什么还要在夜里匆匆回去，因为哑女人不会讲话么？”

莫雨不讲话，他不想讲话。

他并不想天天偎在这个女人身边，他很清楚，为什么裘独没精力管许多事儿，有那个倚梅和笑梅在他身边，他自然顾不上许多别的事儿。

弄梅三影，迷死男人的妖精。

红梅笑道：“你可以好好讨好她，因为你马上要去求她了。”莫雨看着这个女人，他不明白她这话是什么意思。

红梅道：“上一次范蔷儿过生日，来了一个女孩儿，你知道这事吧？”

莫雨点点头，他明白红梅的意思。跟随那个女孩儿来的三十六个老人，就是名震天下的商山三十六叟，这商山三十六叟之中，就有一个神医叟。

红梅在慢慢讲：“那个女孩儿的面子很大，居然有商山三十六叟为她奴仆，你如果求到了那个女孩儿，你就可以治好你的阴、阳二脉了。”

莫雨道：“可我并不知道她是谁。”

红梅道：“她是来找范蔷儿的，她是为另一个男人来找她的。”“雷霆？”

“对，她一定同雷霆相熟。而你那个哑女人就可以找到她，只要哑女人求她，她会让那个神医叟救治你的阴、阳二脉，那时你便可以恢复功力了。”

莫雨笑了，他笑得很快活。

莫雨回到了楼上。

他要用心机，要让这个哑女人为他去拼死，去寻找那个神医叟，他唉声叹气，倒在床上。

哑女人很快活，不管怎么样，他终究是她的男人，他在夜半三更，还知道回来。

“你愁什么？”

“我想报仇。”

“你已经报了仇了，那个大相国寺的和尚不是已经死了么？”

“还有那个算卦先生，我一定要亲手杀死他。”

“你没有武功了，怎么去杀人？”

“我可以杀死他，如果我恢复了武功，我就可以报仇了。你是我的妻子，为什么不帮我报仇？”

“我怎么帮你？”

“你可以帮我恢复武功。”

“我不知道怎么做可以让你恢复武功，你告诉我，怎么做？”

莫雨叹息道：“算了，那很难，非常难，也可能会让你丧命。”梦姑的眼睛很亮：“死我并不怕，我只怕你离开我。你告诉我，我怎样做，才可以帮你？”

莫雨知道，他应该在这时告诉她，她一定会为他做这一切的，他能不能恢复武功，全在于她这一次努力。

莫雨告诉她，那个女孩儿，那个来寻找她母亲的女孩儿。

她点点头，看来，哑女人也知道这一件事。

莫雨告诉她，那个女孩儿带着商山三十六叟来裘府，看来商山三十六叟是很听她的话的。

哑女人不明白，她怎么才能找到那个女孩儿，找到那个女孩儿，她会答应让神医叟跟她来么？

莫雨道：“她与雷霆叔叔很熟。你一定要告诉她，你与雷霆叔叔的关系，然后你求她，她才会答应你。”

哑女人很郑重地点头，她明白这件事很难办，但她一定要办，为了莫雨，她决心去办。

莫雨说：“上次，是你救了我，也许你会又一次救我。”他搂住哑女人，他又一次让哑女人体味到那久违了的温柔。

### 第三章 断臂之恨

神武殿上。

仁宗皇帝在读书，他读得平心静气，他每天只读很少的几行字，但把这几行字读来读去，在写御旨时总把这几行字的精髓写入圣旨里去，让翰林院的学士们一看御旨便知道圣上现在正在读着什么书。

这时，太监来报，说内侍省的押班萧晓求见，内侍省的押班，本来是一个小小的头目，但因为在内侍省，就时常随侍，在皇上身边听差的，就有更多的圣宠。仁宗皇帝看重这个萧晓，是因为他一柄剑天下无敌。可已经入夜了，萧晓为什么要匆匆来宫中？难道他有什么要事要见？

仁宗皇帝命令传萧晓来见。

萧晓的脸色苍白，象患了一场重病。

仁宗皇帝马上注意到了，一剑萧晓没有右臂。

“你同那个一路风雷动交手了？”

萧晓摇摇头。

“是我师父和两个师伯。”

仁宗皇帝惊讶道：“商山三十六叟？”

萧晓点头称是。

“他们是老大难老叟，老三知情叟和我师父神剑叟。”

仁宗皇帝心中震惊，他知道商山三十六叟已经二三十年不涉江湖，不履尘世。如今他们又出手伤了萧晓，他们想做什么？

“你师父为什么伤你？”

萧晓道：“因为我在内侍省当差。”

仁宗皇帝点点头。他明白萧晓只是搪塞，一定另有缘由。但萧晓不说，他又何必问？

仁宗皇帝看着萧晓，心中很是惋惜，他为他自己惋惜，内侍省官员虽多，但如萧晓这样好功夫的却没有，如今他断了手臂，成为一个废人，这让大宋失去了一个得力官员，让他少了一个干涉江湖帮派的杀手。

仁宗皇帝想道，该让他离开内侍省，但他决不会在这时说出，他缓缓说道：“萧押班，我派太监送你白银一千两，望你好好将息身体才是。”

萧晓跪下谢恩。

仁宗皇帝又去看手边的书，等着萧晓告退。

但萧晓不动，他站在那里，站得笔直。

仁宗皇帝有些不悦，他轻轻一咳，问道：“萧押班，你为什么不出殿去？”

萧晓道：“微臣有一请求，特来请陛下恩准的。”

仁宗心中道，他大概是畏惧江湖上人的报复，想在朝廷中寻找个清静之处。

仁宗皇帝笑道：“萧押班，有事请讲。”

萧晓看着皇上，明白皇上此时的心意，他想把萧晓打发走，去一个地方躲风，过他的苟延残喘的日子。

仁宗皇帝也想错了，他不是别的什么人，他是一剑萧晓。

萧晓道：“我想请圣上降旨，提升我为内侍省的副都知。”

仁宗皇帝大惊，这个萧晓莫非疯了不成？他原先是一剑萧晓，确实有想把他提为副都知之意，可现在他没了右臂，成为一个伤残之人，提他为副都知做什么？他能做什么？难道皇上左右身强体壮的人还少么？非要他这么一个独臂残人来做副都知？

仁宗皇帝沉吟不语。

萧晓笑道：“莫非圣上以为我这是疯人之举么？莫非圣上以为我这个人再也不中用了么？”

仁宗皇帝无语，心里是这么想，但他是皇帝，决不会这么说。萧晓一叹道：“圣上，你以为我真的成了残废不成？”萧晓的左手向前抬了一抬。

仁宗皇帝的龙案离萧晓足有丈余远，只见桌上的十八支蜡烛都一齐跳了跳，然后就缓缓地一节一节跌下来。

十八支蜡烛都跌下来三截，都只余一小节，上上下下地坐在那龙爪烛台上，这是上乘剑法“一式四十八剑”。

仁宗皇帝笑了：“看来萧爱卿这一支独臂抵得住内侍省的千百条胳膊。”

萧晓不语，看着仁宗皇帝。

仁宗皇帝仍在笑：“萧都知，你也该回去休息了。”

萧晓向皇上跪拜，他一语不发，向外走去。

他不再回他那院子了，如今他另有一个新的住处。

他有许多事要办，他要复仇，要报这断臂之恨。

他进了一间密室，秘室内坐着一个人，这个人是个女人，她是弄梅三影中的老三红梅。

她仍然是一身红妆，身上丝丝缕缕没一点儿不是红色。

红梅在看着他。

“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红梅一叹：“我从来没和独臂的男人亲热过……”

萧晓道：“你马上就会明白，就是一条胳膊，也会比那些废人强。”

红梅道：“是么？”

萧晓道：“你来做什么？”

红梅道：“裴府人很忙，金银帮很忙，他们想杀尽天下的豪杰。”萧晓道：“蠢货，这个裴独是个蠢货。”

红梅道：“他很喜欢他老婆。”

萧晓道：“不会吧？喜欢她会把她放进监狱？”

红梅道：“这有什么奇怪的？你还说喜欢我们三姐妹呢，却把我们都推入火坑……”

萧晓无语，他怕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又辣又泼。

红梅道：“如果莫雨找到了神医叟，说动了他，就可能恢复武功，那样他就可能想弄到那个金银帮帮主的地位。”

萧晓道：“好！”

红梅慢慢说道：“萧大侠，最近找没找到什么好的女人？”

萧晓一叹道：“天下女人，除了弄梅三影外，哪儿找好女人去？”红梅道：“你小心一点儿，我们三姐妹说过，如果你找了别的女人，我们要剜你的心，割你的肝，把你喂狗……”

萧晓看着她，这女人说这事时，没一点儿撒娇，一点儿也不是开玩笑。

## 第十三卷 血金腥银

### 第一章 风干的蜡人也述恩仇

汴梁城外，有个情人谷。情人谷里每逢春日踏青，总有一群群红男绿女来这里幽会。情人谷里很热闹，熙熙攘攘的人流车马喧闹不息，成为汴梁城的八大景致之一。

没人走进情人谷深处，因为你走入情人谷，那漫坡的花花草草便使游人尽兴，再向谷里瞧去，蔓扯藤绕，象是无人踪迹的荒野世界，谁还进去寻趣？

从这蔓藤牵绕之处向里走去，走上三里五里路，便可以见到一丛丛巨大的岩石，在岩石后面，不知什么时候盖起了一群群房舍，这些房舍隐隐按九星排列，中间有一核心大屋，外列九星回廊，茅舍在外，瓦屋正中，看上去象是村人樵夫的居室，但这里是金银帮的总舵所在，它叫金银山庄，时常有人出没这条山谷。除了春日那一日情人谷内人声喧嚷，车水马龙之外，其余的日子里，这情人谷里静悄悄的，没一点儿人声，也没有人知道，这里变成了金银帮的总舵。金银帮已经成为天下一大帮派了，江湖人都知道有个金银帮，但没有多少人知晓它的底细。它有多少人，帮主是谁，他们在江湖上做些什么？

金银帮的日子很兴旺。

裘独现在天天坐在这里，安排帮内的事务。他用金银去收买天下的杀手，杀死那些江湖上最有名的侠客。他已经在天下设了五十处分舵，很多分舵都由当地极有名的黑道高手任舵主，或者由那些极负盛誉的白道豪杰做舵主。

金银帮的规矩：如果雌伏，则收罗在门下。如果不服，杀无赦。江南大侠公孙雨名声很大。

裘独只对野瓢道人说了句：“要他做江南分舵的舵主。”

野瓢道人便应声去办。



公孙雨在家中闲坐，忽然看见桌上有一封信。

公孙雨把这封信打开。

“金银帮致意公孙雨：如果能归顺金银帮，则可做金银帮江南分舵舵主。如不能归顺，十日之内，取汝首级。”公孙雨觉得很好笑。

金银帮？金银帮是个什么东西？大侠如公孙雨这样的人，一生最鄙视的就是黄白之物。叫什么名字不好？偏叫个什么金银帮，俗不可耐。这金银帮中的那些人也必然是一些俗不可耐的人物，公孙雨怎么会同他们共事？公孙雨把信撕了。他觉得没有理会这金银帮的必要。公孙雨认定凭他一对夺命日月环，凭他那一身内功，可以同任何人抵对。所以他不在乎什么金银帮。

公孙雨照旧去酒楼喝酒，听歌妓唱唐人词曲。

丝弦咿哑，在女人的柔柔歌声中，有一个人向公孙雨传音道：“公孙雨，公孙雨，你还能活七天。”

公孙雨马上放下酒杯，向窗边那一桌冲去。

那一桌上，有一男一女在喝酒，男人的样子让公孙雨心疑。

公孙雨一把揪住那男人：“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那男人脸色惨白，身子直抖：“我，我，我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说……”

公孙雨松开手，这个男人没一点内力，根本不象是个武林高手，公孙雨松开了他。

他慢慢踱向墙边，那边有一个很矮小的男人在自斟自饮，象在借酒浇愁。

公孙雨慢慢在他对面坐下了。

这是个很脏的、卑琐不堪的小男人，这样的小男人也会有愁事么？

公孙雨盯着这小男人看。他倒酒时手在抖，是在装模作样，还是他的手确实在抖？

公孙雨问道：“你为什么要喝酒？”

小男人一叹道：“没有钱。”

公孙雨又问：“没钱用什么喝酒？”

小男人道：“喝酒用的是钱虫子，钱虫子会爬，也许原来就不属于你。”

公孙雨一笑，用手抓住那小男人握酒杯的手，内力便一涌而出。那小男人浑然不觉，只是嚷道：“你握得我手疼！”

公孙雨一笑，放开了手。

这个小男人只是个酒虫子，他不是杀手。

公孙雨下了酒楼往家里走。

他就又听到了那个人向他传音：“公孙雨，公孙雨，你只能活七天了。”

公孙雨身子倏地飞起，站在围墙上，向四周看去，没一个人影，是谁？到底是谁想杀他？

七天之内，天天有人告诉他他还可以活多久。

最后一天，公孙雨从在床上，把夺命日月环放在手边。他等，等着那个天天向他传音的人来杀他。果然有人向他讲话道：“公孙雨，公孙雨，你还可以考虑一会儿，如果你愿意做金银帮江南分舵的舵主，你就还有活命。否则，今日便是你的死期了！”

公孙雨冷冷一笑道：“你藏头缩尾，已经七天没让我见你面了，今日既然想杀我，为什么不站出来？”

那人一叹道：“如果你归顺金银帮，自然可以见到我。如果你不想归顺，只会成为一具尸体，见我何益？”

公孙雨傲然大笑道：“金银帮是什么东西，也敢在这世上狂傲如此？”

那人道：“告诉你也不要紧，金银帮是天下第一大帮派，早早晚晚，它会欺武当，压少林，成为领袖天下武林的大门派。你如果做了金银帮的江南分舵舵主，自然有享不尽的富贵……”

公孙雨的脸上仍带着冷笑，人如鹰隼，抓起日月双环，直飞向门边，他已经知道那

个人藏在哪里。

他的日月双环出招凌厉，想一击而杀。

但他的身子只扑击到了半空，便身形一滞，人如飘羽，坠落在地上。

公孙雨的双眼圆睁，他不相信他会死。

江南大侠公孙雨死了，他死状很惨，有人用极锋利的锋刃在他前胸轻轻地划了一刀，这一刀让他胸腔大开。

公孙雨的尸体边放着一小块黄布，一小块白布。

裘独坐在金银山庄，他身穿着一件真正的金丝银线缕成的衣服。他的左袖口上绣一个明晃晃的太阳，这太阳是一块金灿灿的金块。他的右袖口上绣一个月亮，这月亮是一块晶莹的暖玉。

他是至高无上的帮主，他该没什么遗憾的了。

裘独静静地坐在大厅里。他在想什么？

裘独走进后屋，这里是一间密室，密室很暗，点着一串串蜡烛，蜡烛光在闪耀，在烛光闪耀中，椅子上坐着范蔷儿。

裘独坐在椅子上，静静地看着范蔷儿。

范蔷儿没一丁点儿表情，只是呆呆地看着他。

裘独叹了一口气，说话了：“我告诉过你，我会证明给你看，我比雷霆更有势力。我会让江湖上的人一听到金银帮就心惊肉跳的，我做到了，我做到了！”

裘独冲上台阶，站在范蔷儿面前。

“人总认为我不行，你总看不上我，你从来也不正眼儿瞅我。为什么，为什么，雷霆有什么好？他有什么好？他不就是个江湖第一高手么？我要杀死他，象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你信不信？”

裘独对着范蔷儿挥着拳头。

范蔷儿不讲话，她甚至连眼皮都不眨上一眨。

裘独突然流泪了，他哭得很伤心。

裘独呜呜哭着，哭得很伤心：“我告诉过你，不要离开我。你为什么不听？你那天为什么拎着剑就走？你为什么不回头看一看？我就站在回廊下面。我把那一只‘叫天儿’捏死了。你如果回头看一看，我就不会捏死它……”

范蔷儿仍然一动不动，她已经死了，她早已经死了。

死了的范蔷儿被裘独制成了蜡人，她的睫毛，她的脸，她的头发都闪着一层亮亮的光泽。蜡制的范蔷儿对一切世情都淡然置之。

## 第二章 梦姑的痴情

梦姑不会讲话，不会讲话的人心里的话一定很多。她有很多话要对莫雨讲，但她讲不出，她只是向莫雨一笑。

她走了，告别了莫雨一声，她就走了。

她去汴梁城外，寻找那个女孩儿，寻找她带领的商山三十六叟。她带着人，带着很多银子。如果找不到商山三十六叟中的神医叟，她决不回裘府。

她逢人便问：“商山三十六叟在哪里？”

梦姑走了十几日，她在汴梁城周围转。她听说商山三十六叟都离开了商山，这些年都在汴梁城周围转，有人见到过这些老人。这些老人之中有没有那个神医叟？

梦姑想了个办法，她在自己胸前挂了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的字很简单：哑人寻神医叟。

这天晚上她宿在一片树林里。

她正要睡去，突然听到了人的笑声。

“这小妞儿说她是哑巴，你信不信？”

“她很俊哪，哑巴怎么会这么好看？你看没看她那一双眼睛，那双眼睛会说话呢。”

从树丛边闪出两个人来，这两个人很卑琐。一个很圆，肚子圆滚滚的，胖得让人只能看见肚子，这个人叫袁丁儿。另外一个细高个，头长得象个枣核，这个人叫鱼片儿。这两个人专占人家女人的便宜。

袁丁儿笑：“你知不知道这女人是谁的？”

鱼片儿也笑：“不是夜鹤莫雨么？”

袁丁儿笑：“夜鹤莫雨可是占尽了天下女人的便宜，他可绝没想到咱们会占他女人的便宜。”

鱼片儿淫笑道：“这是报应，你说对不对？”

跟随梦姑的六个人都是金银帮的人。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高手。

六个人都齐声吼，扑向袁丁儿和鱼片儿。

袁丁儿用风雷铛，鱼片儿用一条铰链，袁丁儿很快就把风雷铛推进了一个人的腹腔，又把风雷铛敲在另一个人的头上。鱼片儿连用铰链绞死了两个人，另外两个人急急逃走。

袁丁儿在笑。

鱼片突然一吼：“追！他们穿着金银帮的衣服！”

袁丁儿脸色大变。

如果这六个人是金银帮的人，他们逃回去，袁丁儿和鱼片儿一定没了性命。

袁丁儿飞身一纵，几步赶了上去。

那两人也很聪明，分头逃走。

但风雷铛呜呜叫着追了上来，从他后背切了进去。这个人仆地而倒。另外一个人跑着跑着，面前突然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是瘦削削的鱼片儿。

那人一吼道：“你们要杀死我，金银……”

鱼片儿的铰链套在了他脖子上。

他决不会让这个人讲出“金银帮”三个字来。

这是一片很寂静有树林。

梦姑头一回见到死人身上在汨汨流血。

没有人来，没人可以救她。

她怎么办？她要死么？她可以从地上抓起来一柄刀，给她自己一刀。

她想这么做，但她不能这么做。她答应过莫雨，一定要为他找到神医叟，她能在找到神医叟之前就结束她自己的生命么？她不能，她只好看着那两个恶人一点点向她走近。她咬着牙，把嘴唇咬出了血。她必须承受屈辱，她一定要找到神医叟.....

### 第三章 痴人之梦

裴独有一个很大的计划，他想派人诛杀七大门派的掌门人，他想挑起天下武林各门派之间的仇杀。

他需要派人去杀少林、武当、崆峒、华山、淮阳、峨嵋、南天七大门派的掌门，他要号令天下。他已经把他的计划告诉了范蕾儿。尽管范蕾儿永远那么枯坐着，永远那么无动于衷，裴独还是决心这么干下去。

有一个人来拜访他。

这个人是个独臂客，直直驱入情人谷走到金银山庄前面。这人只有一条左臂，他的剑无鞘，只是背在右肩后。这人告诉金银山庄的守门人，说他要见裴独。

裴独皱了皱眉，只说了一句：“杀了他！”

这一声令下，那人顷刻之间就该成为一堆尸骨。

但那人没死，那个人直闯到了裴独面前。

裴独冷冷说道：“如果你报出你是一剑萧晓，他们就用不着白费气力了。他们怎么

能拦得住一剑萧晓？”

萧晓冷冷看着他：“我要见金银帮的帮主。”

裴独突然笑了：“你为什么不坐下来讲话？”

萧晓道：“我从来不愿坐着。”

裴独道：“那你可就不会享受了，如果一个人愿意坐着，他做事倒可以稳一点儿，他可以平心静气地想好如何办一件事，可以把事儿办得更好。”

萧晓一笑。

裴独道：“萧大侠想来这里做什么？不知道可不可以告诉我？”萧晓道：“有一件事想告诉你。”

裴独冷冷看着萧晓：“不知萧大侠要告诉我什么事？”

萧晓道：“雷霆。”

裴独的脸色变了，虽然他贵为金银帮的帮主，虽然他可以杀人不眨眼，但他不能听了“雷霆”这两个字而不动声色，谁也不能听了这两个字而不动声色，连裴独也不能。

“听说萧大侠已经不屑于杀他了，他已经成了一条癞皮狗，你为什么还要讲起他，难道再也没什么可讲的了么？”

萧晓一叹道：“如果你想在江湖上纵横，如果你想在武林中称霸，你不必怕少林，你也可以不必畏惧武当，但你不可不重视雷霆，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恢复武功？”

裴独一惊，如果雷霆恢复了武功，他裴独可不会有一点儿好处。雷霆会第一个杀死他，那时他将不会再成为江湖上的第一大帮派的帮主，他只会是一具尸体。

他决不能让雷霆活下去。

裴独问道：“不知萧大侠为什么不杀了雷霆？”

萧晓冷然道：“师命难违。为了雷霆，我在师父面前自断一臂。”裴独看看萧晓，笑了。

裴独道：“听说皇上又封萧大侠为副都知了，可喜可贺啊。”萧晓的脸上阴晴不定：“金银帮果然有些门道。”

裴独道：“我知道萧大侠的一切。”

萧晓一吐气道：“好。”

他和裴独互相望着。

他们都明白，他们自己有野心，他们也都明白，对方是他完成野心的障碍。

这是不是时机，是不是除掉对方的好时机？

裴独明白，如果一剑萧晓的剑不比以前更犀利，皇上不会在他断臂之后加封他为内侍省的副都知的。萧晓明白，他杀入内室，是因为裴独的得力人并未出手，否则他不会这么顺利的。他们互相看着，眼中闪着饿狼一样的目光。但裴独和萧晓突然又都笑了，他们笑得很欢畅，象一对老朋友，一对肝胆相照的老朋友。

裴独明白，他没有机会对付萧晓，何况萧晓后面还有个皇上呢？他现在要对付的是江湖上的各大门派，而决不是这个一剑萧晓。为了这一点，他笑了。

一剑萧晓也知道，他要利用这个金银帮，如果他想在江湖上掀起更大的浪头的话。

为了这一点，他笑了。

裴独道：“如果你向皇上讲明金银帮的事儿，你可以再加官晋级。”

萧晓笑了，他明白裴独的忧虑：“如果我向皇上讲明金银帮的事儿，他要我来杀你，我杀不死你，怎么办？”

两人就一齐哈哈大笑。

萧晓对裴独道：“雷霆曾经装成一个更夫，叫更夫老三，进出你的裴府。”

裴独看着萧晓。

“他后来走了，听说他加入了下九流那一伙人中，他们是你的仇敌，你为什么不先杀死他们？只有他们知道雷霆在哪里……”



裴独点了点头。

萧晓道：“依我看，你应该先杀雷霆，让汴梁城内外安静一点儿，然后你才可以再图江湖上的各大门派。否则，你绝不会有机会的。下九流会让你动不了江湖上各大门派的主意。”

裴独一笑，他这一笑，便是主意。

裴独送走了萧晓，又回到密室。

他看着范蔷儿出神。

这个女人让他二十年无所作为。又是这个女人，让他成为金银帮的帮主。

他是该恨这个女人，还是该感激这个女人？

裴独向她诉说着心事。

“我想，应该先杀了下九流中的人，让他们在汴梁也无处可以寻我的仇隙。这样我就可以放手对付中原各大门派了。你说对不对？”

范蔷儿的双眸凝神，看着他。

这双眼睛竟然仍然那么生动，有一种痛苦的光彩。

裴独在冷笑：“你好像对什么都不满意，对不对？如果我成为天下武林第一人，你是不是知道，我比雷霆就更强了，那时你该正眼看我了吧？那时你该知道，武林中第一人，这荣誉我也会得到。你该后悔，你该爱我，而不爱那个把你扔给别的男人的雷霆。他有什么好？”

## 第四章 情丝缠绵

梦姑不知道她如今身在何处她已经走上了一座山坡。

她找不到神医叟，她无法找到神医叟。她这时才明白，莫雨让她走出来，完全是一种试一试的态度。他一点也不关心她的死活。否则他为什么不自己陪她来？他为什么不

派几个功夫好一些的人来陪她？

如果她侥幸找到了那个神医叟，莫雨就会恢复武功，他恢复武功，只会再去做恶。

梦姑不怕他去做恶，但他是不是还喜欢梦姑？只要他仍可以让梦姑抱着他的头，让他枕着梦姑的腿去睡，梦姑就什么也不在乎。因为她一开始就是一个可怜的女孩儿，她一开始就是一个哑女孩儿。

她没银子，没有地方可去，她不知道到哪里可以找到那个商山三十六叟之一的神医叟。

她现在爬在一道山涧上，山涧下面是一波绿潭。

她想，她只好一死。否则她回去，如何向莫雨说？她如果死了，莫雨会不会哭？她如果回去了，莫雨只会冷冷一笑，从此更不把她当人。如果她一死，如果她再也没回去过，莫雨在静夜中宵，总会惦念着她，总会想起她。那时的莫雨，或许在回顾中有一点点儿的眷恋，这对于她已经很是满足了。

她决心一死，要投身在这绿涧之中。

她看到了，这绿涧水离悬崖足有上百丈深，她跌下去，一定会成为一具尸体。她的尸体将躺在这静静的涧水之中。

梦姑笑了，她笑得很凄凉。

雷霆和绿草儿又回到了那石屋之内。

绿草儿从此不再盯着雷霆看了，她只是低着头，一声也不吭。偶尔她会突然满面通红，象个羞涩的怀春少女。偶尔她也会飞快地瞟雷霆一眼，然后装做若无其事。

雷霆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这样。

这时，来了一个老人，那老人只是笑着，看绿草儿。

雷霆已经能分出来了，这个老人叫知情叟。

知情叟把绿草儿叫出去了。他们在外边讲了一阵子话，绿草儿就回来了，她象是有

一点儿惊惶。

不过她马上就镇定下来了，对雷霆笑道：“我要你出去，陪我在外面坐一会儿，好不好？”

雷霆点点头，他要尽情让这女孩儿快乐。

两个人走出了石屋，坐在了石块上。

绿草儿道：“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雷霆点点头：“我一定告诉你。”

他早已明白，他与她之间已无一点儿秘密了。绿草儿要问他什么？这女孩儿从来不是这么一本正经的。

绿草儿问道：“裴府的那个哑姑……梦姑，她……是你的女儿？”雷霆吃惊地看着她，点点头。

“她比你还大两岁。”

绿草儿一笑，这一笑笑得很凄凉。欢雷霆，她不喜欢他讲她岁数，她宁肯今年三十岁，四十岁，也不愿让雷霆认定她只是一个孩子。

雷霆突然很想和绿草儿讲一讲梦姑。

“她从小就哑了，但她的一双眼睛会讲话。她只知道叫我雷叔叔。她叫雷叔叔的时候，叫得很甜很甜的。她一叫，你心里就象有一块糖在化……”

绿草儿在听，她眼里突然贮满了泪水。

就在这时，从悬崖上坠下来一件东西，那东西坠得很快，马上就要摔在绿涧水上了。绿草儿身子一纵，人横飞了出去，迎面抱住那件东西，又直着飞了一会儿，人才扑通落入水里。

雷霆仍在石块上坐着，他想，那可能是一个人，绿草儿又救了一个人。想当初就坐在这里，她一定会抱住他，让他不至于摔死过去。他也不会没了那一身惊世骇俗的功夫，

他就会仍然是那个一路风雷动雷霆。

可他又会怎样？如果有那一身武功，他会这么静静地呆在绿涧么？他会象一个小儿女那样在这里同一个女孩儿喁喁谈情么？

那他会冲上悬崖，就会仍然是那个一路风雷动雷霆了。

他慢慢走入了石室。

那个被绿草儿救上来的女人正躺在石床上，静静地休息。她象雷霆一样，静静地看着外面那摇曳的水草，看着那慢慢游动的大鱼。她看见了雷霆，眼里闪着光，手慢慢动起来了。

“雷叔叔，雷叔叔……”

他和她都明白这“雷叔叔”的呼唤里有另外一层意义。

“你救了我？”

他摇摇头。

雷霆问她：“你为什么来这里？你想做什么”

梦姑的眼睛失去了光彩，她似乎才想起来她应该找到绿草儿，找到那个神医叟，为了救治那个夜鹤莫雨。

雷霆慢慢走出了石室，进入了一间很黑很暗的小屋。

这小屋子里挂着许许多多的玩具，有小布娃娃，有布袋老虎，还有一双小老虎鞋，有灶神，有门神，这些东西伴着绿草儿孤寂的童年。

绿草儿背对着雷霆。

雷霆走过去，说道：“谢谢你，救了梦姑……”

女孩儿仍一动不动。

雷霆很为难。

他很高傲。如果为了他自己，他宁死也不会向别人开口。但为了梦姑，他必须向绿

草儿求情。

雷霆道：“我想求你一件事……”

女孩儿猛地回头，他看见了她眼中的泪水。

他一阵子心跳。他折磨了这女孩儿很久了。

绿草儿幽幽地问：“你别说了，我已经知道了。”

绿草儿很聪明，一下子就看透了他的心思：“我只是后悔，后悔你掉下来那一天我没坐在石块上。”

雷霆心里一热，低下了头，他觉得他也要流泪了。

绿草儿道：“你想要我求神医叟，去救治好那个夜鹤莫雨是不是？让他恢复武功？”

雷霆点点头。

绿草儿盯着雷霆，她的目光很温柔。雷霆忽然心里一酸。这目光中有一种母性的温柔。

绿草儿一叹道：“莫雨不是个什么好东西……”雷霆点了点头。

绿草儿道：“他如果恢复了武功，他会害死更多的女孩子。”雷霆低下了头，他无话可说。

她不明白雷霆的心思么？对梦姑，对这一个受尽了苦楚的哑女儿，她要什么，他就给她什么，哪怕要的是月亮。

绿草儿道：“如果夜鹤莫雨真的恢复了武功，他会杀了梦姑的。”雷霆抬头看她，他不敢看这清澈的目光。

她因为涉世不深，所以她会把她一切别人难于启齿的话都讲出来。

绿草儿道：“如果夜鹤莫雨要杀她，你能不能救她？”

雷霆不语。

他救不了她，夜鹤莫雨现在怕别的一切人，但他决不会再怕他雷霆了。

绿草儿和梦姑坐在一起，这是两个年纪相若的女孩儿，但她们对人对世的看法不相同。绿草儿盯着梦姑看，她想从这个女人身上看出雷霆与范蔷儿的影子。她很嫉妒，因为她看到了那影子，而且那影子很重。

但绿草儿在笑：“你好一点了么？”

梦姑点点头，她已经好了。向绿草儿笑，比划，感激绿草儿。两个女孩儿中间有一场很吃力的谈话。

绿草儿又走进了那间小屋，如今，是雷霆一动不动地坐在绿草儿原来坐的那位子上。他不动，也不问，他知道是绿草儿进来了。绿草儿一叹：“她一定要让莫雨恢复武功，她为了这个，宁肯死。”

雷霆早知道这答案，他转过身来，向绿草儿跪拜。

绿草儿大惊，马上去扶他：“你.....你干嘛要这样？”

雷霆道：“我是一个废人，只好求你了。”

绿草儿眼圈红了：“你从来不肯为自己求人，哪怕你要死了也不肯，可为了她.....你什么都肯做？”

雷霆点了点头。

梦姑看着那扇门，那扇门是她的希望，门开了，从门里走出来雷叔叔，他身后是那个绿草儿。奇怪的是，梦姑这时并不最关切她要找神医叟的事儿，她最关切地是想好好看一看绿草儿，她用女人的目光看这个绿草儿。这女孩儿有比她更美的地方，那就是她纯洁无瑕。

梦姑的心里突然升上来一阵子怒气，如果这时是绿草儿对她讲话，梦姑一定会哇哇地对她狂叫一通，可是雷霆走在她前面，他向她笑着：“梦姑，可以让神医叟同你一起回去，为你的莫雨疗伤，神医叟可以救治好他的伤病。”

梦姑眼一酸，她很伤心，她明白，这不光是为了她自己，因为她看见了，那个绿草

儿望着她的雷叔叔的目光，那目光中是一种爱慕，一种梦姑极为熟悉的爱慕。

## 第五章 狂杀下九流

秋夜，一弯冷冷的上弦月。

在汴城门口，有几个人站着，这是几个管家模样的人，他们贿赂了守门的官吏。

他们打开了城门，一个人身穿白色孝衣，孝衣飘飘，手持一白蜡杆子，杆子上系几张招魂幡纸儿，这人头系丧带，腰结麻绳，神色木然。

一管家向这人施礼道：“余先生，相府小公子的魂魄就靠您招回了。相爷说，如果余先生抬回小公子的魂魄，咱们相府一定好好酬谢余先生。”

这位被称为余先生的人就是下九流中的招魂生余符。

他只是淡淡的一笑，他回守门吏道：“开着门，等我把小公子的魂魄带回来！”

守门吏连连点头答应。

管家也道：“就烦余先生去招魂，我们都在这里等候就是了。”余符道：“不许关门，不许进屋，就在外等着。”

众人连连点头。

一抬头，余符已经没了身影。

一片坟场，一片淡银月光。

招魂生余符象一片鬼影，飘忽在坟场里。

他开始招魂。

“呜——呼——魂啊，你归来么？你莫去东方，东方有苍狼，还有那白象。苍狼咬你的骨头，白象去吸人骨髓，你去东方，没生路啊，回来吧，相府日子强，钟鼎玉食，温暖安康！”

“呜——呼——魂啊，你归来么？你莫去西方，西方有大淖，还有丛林。大淖冒

泡，吞你无影。丛林恶臂，抱你成骷髅。你去西方，没生路啊，回来吧，相府日子强，锦缎绣衣，美女罗裳！”

招魂生余符手里的招魂幡在风中变幻飘舞，人如白色鬼魅，在坟场飘来荡去。

突然坟场中有桀桀的鬼啸声，招魂生余符站住了：“谁？”那声音阴冷如风：“我是鬼魂，你招魂半生，难道听不出鬼魂的声音么？”招魂生冷冷一笑道：“鬼魂哪来人语？站出来，让我看看你是谁？”

“从坟场的一块墓碑后面，缓缓站出来一个女鬼。这女鬼青面獠牙，披头散发，着一身红衣服，在坟场的树上，随风荡着的树梢上坐着另外一个女鬼，这个女鬼一身黄衣服，也披头散发，在坟场的另一边，坐着另外一个披发女鬼，这女鬼穿一身白衣服。三个女鬼，阴风习习，鬼影森森。”

招魂生余符道：“为什么不把那头发捋上去，好好扎束起来，也象个女人模样？”

白衣女鬼道：“象模样是生人时，做鬼时哪有那么多讲究？”红衣女鬼道：“咱们今天来找你，就是要让你到去地狱。你那鬼唤声，让阴世间的鬼也不安宁，咱们哪能让你天天这么叫唤？”招魂生余符道：“那你想要干什么？”黄衣女鬼咯咯道：“什么也不做，只要让咱们冲你那嘴或心窝吹上那么一两口阴风，你就一命呜呼，人入鬼籍了。那时你想做什么都可以了。”

招魂生突然大吼一声：“谁要听你这鬼话？”

他人身直飞出去，直扑那墓碑，扑向墓碑之后的红衣女鬼。鬼衫飘飘，红、黄、白三色在招魂生面前飘舞。

城门大开着。

相府管家同守门吏都在等，他们盯着清冷的月光。人在这时，不能不想到生死两依依的阴间阳世。他们听到了招魂生那催人心魄的招魂声。

守门吏一叹道：“人都说，招魂生一唤，判官心也颤。看来相府公子的病有救了，



可喜可贺。”

管家道：“如果相爷公子病好了，我一定送你两坛美酒。”

守门吏陪笑道：“看来，这酒喝定了。”

天已渐渐拂晓，已经隐约看见了城门的轮廓，招魂生该回来了。城外趑趄地奔来了一个人，他们忙迎上去。招魂生的身影很快，他手里没有招魂幡，为什么没了招魂幡？

他扑通一声跌倒在地上，管事去扶他。

招魂生余符浑身是血，他断断续续说道：“鬼……红……黄……白……鬼衫……女鬼……”  
招魂生余符头一歪死了。

这时，相府的丫头们急忙呼叫：“老爷、夫人，快，快看哪，少爷，少爷……”

相爷和夫人忙看少爷，少爷只咯咯在嗓子里咯了几口气，就断气了。

相府内一阵子痛哭。

戏子贾慧很从容，他一步步上了酒楼，店伙计问道：“不知道六爷有什么吩咐，告诉小人，小人吩咐厨子为六爷去做。”

贾慧一笑道：“我想要你们的胡端来服侍我。”

店伙计笑道：“好，果然好眼力。胡端，皇宫里的相公贾六爷要你服侍。”

胡端来了，面带笑容，两个人一站着，一坐着。

“老大死了。”

胡端身子一抖：“你说什么？”

“老大死了。”

胡端把手里的那只银盘子叭地握成块块儿。

“怎么死的？”

“他为相府公子招魂，人在坟场上，遇上了鬼。说是红、黄、白三个女鬼，这是相府的管家说的。相府公子早晨也死了。”

“去没去坟场看一看？”

“没去。等你，一起去。”

胡端手里握着两只银盘子，贾慧摇着一柄扇子，两个人来到了坟场。

他们找到了那块墓碑。墓碑的碑头被打去了一块。

胡端道：“这是老大的掌力。”

一棵树被生生勒断。

“这是老大的勾魂丝。” 这里有招魂生扔下的招魂幡。

贾慧看了一眼，他心情很沉重。老大一出手，就被那三个女鬼制住，无法逃走。他的勾魂丝没有杀死那女鬼，他的掌力也不曾伤到那女鬼。

胡端与贾慧都很吃惊，他们没发现什么新线索，只好回汴梁。贾慧轻轻地敷粉，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女人，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

贾慧是宫中的优伶红人，有四五个宫女为了看贾慧，日夜痴等着不吃不睡。

有一个宫女看过了贾慧，夜里为他绣了一个荷包后上吊自杀而死。

贾慧是男人，宫中的男人都喜欢他，因为这是“男人耐看扮女人”。贾慧是男人，宫中的女人都喜欢他，因为这是“女人爱看男人扮。”

贾慧穿过小胡同，向后宫角门走去。后宫角门亮着一盏宫灯，宫灯是淡淡的黄色，贾慧的手里扔摇着扇子。

这时，他身边有人叫他的名字：“贾慧，贾慧！”

贾慧站住了，他四处看一看，没人。

“贾慧，你说你杀了狮吼镖局的西门寿？其实，西门寿并不是你杀的，是你们那个会走天罗鬼步的乞丐无用杀的。你为什么要代人受过？”

贾慧一惊，知道来者不善。

“既然你那么精明，为什么不露面让我看一看你是谁？”

贾慧静静聆听，他在辨别声音的来向。

那人道：“下九流完了，用不了几天，就会全部死光，连一个也剩不下。”

贾慧道：“是你杀死了老大？”

那人一叹道：“我没杀他，我只是来杀你！”

贾慧手中的扇子一点，十枚扇骨一齐射向墙的暗处。他听到了有人受伤的哎哟之声。

贾慧笑了，他很聪明。

但他这时听到了剑声，他突然觉得心里一阵子刺疼，低下头来，在暗暗的夜光中，他看见了从胸前刺透出来的剑尖。

他知道杀他的是谁了，但他吧嗒着嘴，想说，没说出来。

店伙计胡端坐在家中。

他同贾慧分手之后，一直心惊肉跳，下九流在江湖上名声不恶，也很少仇人。为什么要杀死老大？他们想做什么？他们是谁？

胡端想，他应该同老四、老八、老九联系，告诉他们，有人要向下九流出手。

他起身去后屋，在后屋屋檐下，胡端养着一群鸽子。他决心把鸽子放出去，让它们告知老四等人。他在鸽子脚上系一白色布条，这是向下九流示警。

有人在他身后说道：“你这又是何必呢？”那人在叹息，象在叹息胡端的心思白白浪费。

胡端转过身来，他看见了三个人。一个是很瘦很瘦的男人，这是黑杀陆平。一个是满身红衣的女人，这女人在笑吟吟地看着胡端。另外一个穿白衣的女人，她脸色很忧郁，象在为胡端的命运发愁。黑杀陆平冷冷说道：“胡端，你的死期到了。”

胡端笑了，一笑脸上堆起了一堆肉。

“你怎么会知道？”红衣女人笑吟吟问道：“店伙计，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雷霆

在哪里？”

胡端仍在笑，他面对客官的时候，总是在笑。

“你们要找雷霆？那为什么不去裘府找？为什么不去找范蔷儿？你们找到她，才可能找到雷霆。”

陆平冷冷道：“胡端，听说你们下九流又物色到了一个更夫，这个更夫老三也是一个大有来头的人？”

胡端一笑道：“他没什么本事。”

陆平道：“没本事做得了下九流中的老三？他在哪里？说出来可以饶你不死……”

胡端笑得很讨好：“哎哟，原来你们三个人闯入我家，是想杀我？”

他手一松，飞出去几只鸽子，他的手很快。第一只鸽子是飞给老大的，第二只是老四的，第三只是老八的，第四只是老九的，第五只是飞给老三的。

黑杀陆平冷叱一声，手中倏地飞出几枚暗器，红衣女人也随手飞出暗器。

鸽子已经冲天而起，又直直地载下来，一只、两只、三只、四只，只有一只鸽子向上而飞。它只被削飞了两枚羽毛，这是一只灰雨点，是老九的鸽子。

店伙计胡端笑了，笑得很畅快。

“看来你那暗器的手法也很差。”他决心同这几个人好好盘桓。

算卦先生巫四这时正在酒楼上饮酒，他自斟自饮，喝得很畅快。他把全部精神都用在了酒上。

酒楼上有许多人在喝酒。巫四谁也不瞧，世人与他无关。但巫四的身子很警觉，他对面桌上，有一个道人，在斟酒。那个道人的酒壶是满的，但他总是斟不出酒来。

道人就喊店伙计：“来人哪，给我斟酒！你看，这壶酒一点儿没喝，就没酒了？”

店伙计也暗暗称奇，因为这道人把酒壶底儿朝天倒过来了，还是一滴酒也倒不出来。

店伙计陪笑道：“道长，还是小人来斟。”

道人嘀咕道：“好，好，还是你来斟，还是你来斟。”

店伙计抓起酒壶，一斟，酒马上流满了杯子。

道人笑道：“好，好！还是你行。好了，就你来斟酒吧。”

店伙计不敢不从，他明白，这道人必有蹊跷，他得小心从事，千万不能出差错。

巫四在看着他自己的酒杯，象是无动于衷，心想，他应该走下酒楼去。但他耳边这时又响起了那传音：“你不能动，只要你向前走一步，他一定会杀死你。”

巫四道：“他是谁。”

“括苍山野瓢道人。”

巫四明白，他远不是这个道人的对手。

“他为什么要杀我？”

“他们要杀尽下九流的人。”

“他们是谁？”

“金银帮。”

巫四的脸色一变，但他仍未动身子，仍在死死盯着眼前的酒杯。“他们杀死了招魂生余符，又杀死了戏伶贾慧。如今他们正在杀你，杀店伙计胡端，杀笑笑翁，杀吹破天灵贵。”

巫四的眼睛湿润了，他的心里很凄伤。

“难道下九流就这样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了么？他们为什么要杀下九流？”

“因为雷霆。”巫四无语，他其实可以反诘这个传音与他的人，这个人对于江湖上的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是他告诉巫四去救雷霆的。如今，下九流有难，他会坐视不管么？他一向总是给算卦先生巫四出主意，如今在巫四与他的兄弟们性命攸关的时候，他为什么一言不发？那个人沉默了。

巫四很自尊，下九流即或被杀，也不轻易张口求人。

巫四轻轻说道：“我必须下楼，我要去找老八、老九。”

那人道：“如果下楼去，你的命就没了，你静静地坐这里，喝上三壶酒，可以保住你的性命。”

巫四冷冷一笑。为什么要保住他的性命？他已经知道老大没了，老二下落下明，老三又是一个新人，不会半点功夫。如今下九流之中他是大哥了，兄弟们罹难，他不去救援，守在这里保命么？

巫四慢慢站起来，向楼下走。

那个道人放下了酒杯，眼睛眯成了一条线，盯着巫四。

巫四很沉着，很慢，一步步走向楼梯。

那个人告诉他，他这是一步步在走向死亡。

括苍山野瓢道人是黑道上少数的几个高手之一，野瓢道人的手抓住了酒杯，他可以用这一只酒杯杀死巫四。

他身上渐渐蓄满了内力。

但这时，他耳边响起了一个声音：“如果动手，你必死。”

野瓢道人冷冷一笑，他根本不相信这个，他鹰目一扬，见到了酒楼窗边坐着一位老人。

那老人趴在桌上，看着酒杯。

野瓢道人不理睬他，他决心杀死巫四。

那人又向他一叹道：“野瓢，野瓢，你忘了我么？”

野瓢道人道：“你是谁？”

那人一叹道：“商山不老，人难老。”

野瓢道人身子一震。

别人要杀他，他尽可以一笑置之，可如果这人是商山三十六叟中的难老叟，他就不能轻举妄动。他低下了头。

野瓢道人喝道：“你为什么还不倒酒？”

店伙计觉得心情倏忽一松，那股逼人的劲道早已无影无踪了。野瓢道人喝了一杯酒，眼盯着巫四，看着他慢慢走下楼去。野瓢道人把酒杯抓起来，慢慢走向窗前那桌边。

“老人家，请了！”他向那个老人招呼。

老人抬头，向野瓢道人一笑。

野瓢道人脸上变色了：“你不是难老叟。”

野瓢道人只是惧难老叟，而这个老人却不是难老叟。

这老人一笑：“商山群峰争竞，有三十六座奇峰，也不只是有一座难老峰。你说对不对？”

野瓢道人的脸上升起了怒气：“我可不怕你。”

这老人一笑道：“我又没要你怕我。”

野瓢道人心中踌躇，他知道商山三十六叟人人都有过人的本事，不知这老人是谁？

野瓢道人道：“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谁？”

这老人心一笑道：“我是知情叟。”

野瓢道人心中一震，商山三十六，知情叟的功夫最差。他可以杀死这个知情叟，只要没有别人在场。他可以杀死他，而不被商山三十六叟追杀。

野瓢道人握紧了酒杯。

知情叟看出了他眼中的凶光，知情叟一笑道：“你想杀我？”野瓢道人笑道：“杀了你怎样？”

知情叟道：“刚才你还可以杀了我，如果你看巫四下楼时，你还可以杀我，如今你

可就杀不成了。”

野瓢道人道：“为什么杀不成？”

知情叟一笑：“你身后有人，你一动，就先被别人杀了，怎么会杀死我？”

野瓢道人的身子平平一移，人已移绕过三张桌子。他身后果然有人，但不是商山三十六叟之一，这只是一个笑吟吟的很漂亮的女孩儿。她身后还站着一个男人，这男人就是名震天下的一路风雷动雷霆。

野瓢道人冷笑道：“果然是个大人物，一路风雷动雷霆。”

雷霆望着他，只笑了一笑。

野瓢道人道：“你恢复了武功，也尽可以杀我了。”

那女孩儿笑了：“如果你遇见这个野瓢道人，你杀不杀他？”这是在问雷霆。

雷霆寂寞一笑：“如果我遇上他，只断他一臂，因为他杀人并不多，也没太多恶迹。”

那女孩儿抚掌笑道：“好，那我就断他一臂。”

女孩儿这一句话惹恼野瓢道人，他飞身而上，直扑向女孩儿，转眼三招。

野瓢道人只见女孩儿的身影飘忽，瞬间三逝，突然觉得右臂一麻，一阵疼痛。他的右臂断了，他静静地站在女孩儿面前，他知道他错了，他错得很厉害，这女孩儿简直比难老叟还可怕。

他问道：“你是谁？”

女孩儿一叹道：“我叫绿草儿。我在江湖上没一丁点儿名气，你不认得我。”

笑笑翁站在街角。他选了一个好位置，把糖人儿挑子放下，点着了小炉子，熬好了糖稀，就开始唱曲儿。笑笑翁左手摇扇，右手拎着吹管，一边比划一边唱，招徕客人。

“糖稀儿粘，糖稀儿甜，

笑笑翁的糖人儿非等闲。

你逛汴梁，有奇观，



笑笑翁的糖人儿不能不看。

这是糖稀儿，装满吹管，

漫漫散散吹满天。

一条条龙，一条条线，

龙走空中线盘旋，

条条线线落石盘。

石盘上，真好看，

汴梁城景真可观。

天街市，神武殿，

熙熙攘攘人中间。

你不舍得吃，你只想看，

一串铜钱花得不冤。”

笑笑翁的嗓门很响，很亮。他的声音招徕了许多闲人，看他吹出漫天金钱缕缕，都落在石盘上，画成了汴梁街景。

这时，一只鸽子倏地从空中直钻下来，落在笑笑翁的糖人儿担子上。鸽子昂然直立，盯着笑笑翁，鸽子的脚上拴着白布条。

笑笑翁的脸色变了。

他转身对几个孩子道：“帮我看着担子！”他冲出人群，没影儿了。

吹破天灵贵正在吹祭哀歌儿，他的喇叭很响，他站在这几个吹手前面。

这是今天早晨约他们来的一户丧家，这家死了一个女人。

吹破天灵贵正在吹“哀冤家”。

他面对着丧家的主祭人，那人的手很白，双手似乎不知放在什么地方才好。

吹破天灵贵注意了他这一双手，这一双手如果杀人，吹破天灵贵也不会是他的对

手。吹破天灵贵的喇叭呜呜咽咽，一会儿象男人孑孑轻语，一会儿象女人幽幽怨怨，吹痴了哭丧的男人女人，吹欢了丧家人的泪水。

他吹得很得意，仰起脖子来吹，渐渐陶醉在他自己的喇叭声里。他的咽喉正对着棺材，他的眼神仍然盯着那个主祭人的手，他在琢磨那人的一双手。

那手很可怕，很白，手指很细，没有一点儿血色。

突然，这双手动了，动得很快。

吹破天灵贵马上把喇叭口放低了，他的喇叭一声炸响，一声呜咽，吹散了飞向他咽喉的三枚毒针。

但还是有两枚毒针射在了他肩上，毒针使他臂膀发麻，不疼。他眼看着丧家突然出手，把这几个人吹手一个个杀死。

那个主祭人一步步向他走过来。

那个人声音很冷，涩似冷冰：“灵贵，你说，雷霆在哪里？”

吹破天灵贵道：“我不知道，我与雷霆根本就什么来往。”

那个人笑了，笑得很冷：“如果你不告诉我，马上就会死去。”吹破天灵贵道：“你就是杀了我，也找不到雷霆。因为他根本不是我们的人。”

那人道：“雷霆成了下九流的人，你以为我们不知道？”

灵贵道：“我不知道。下九流的人只有招魂生、妓娃、更夫、店伙计、卖糖人儿的，没有雷霆。”

那人道：“你们那个更夫老三哪里去了？”

灵贵道：“你问我，我问谁去？”

那人道：“灵贵，这是解药，你只要说出来，你就可以活命。”

灵贵道：“我告诉你，我不知道。”

那人走到灵贵面前，伸出手来。

“这是阴魂手，如果我用阴魂手摸你的经脉，你就会死不成活不得，受尽了罪。你说不说？”

灵贵摇摇手，打了一个寒颤，他知道，阴魂手的滋味活人无法儿忍受。

那人的手伸向灵贵。

这时，灵贵的面前突然站了一个人，是算卦先生巫四。

那人很惊讶，惊讶巫四竟会逃脱，野瓢道人的手下该不会再有活口。

巫四道：“七弟，你走。”

灵贵一笑，他不知道灵贵已经身中毒针。

灵贵道：“他们要杀九兄弟，你快走，去找八弟，九弟。”

巫四道：“一齐走！”

灵贵道：“不行，快走！”灵贵一扑，吼声随之而起，他那柄喇叭击向主祭人。

主祭人只扬了扬手，又有几枚毒针射向灵贵。

巫四飞身而上，向那人出掌。

灵贵一吼道：“快走！”灵贵被那人用阴魂手一提，吐出几口鲜血，人又狂吼而上：

“快走，他用阴魂手，你胜不了他。”

巫四转身，向外纵飞。但已经晚了，灵贵在地上，被几个丧家人用刀剑踩倒，眼见没命了。

主祭人已经站在巫四面前，冷冷一笑道：“你过了野瓢道人那一关，却过不了我这鬼门关。”

乞丐无用现在赌场上，他在同一个圆滚滚的胖子对赌。赌场里已经没人再赌了，都来看乞丐同这胖子一搏。

乞丐无用今天的手气很好，他已经赢了三千两银子了。他同这胖子赌掷骰子。

一掷两瞪眼。

乞丐无用掷了个三点，三枚骰子掷了个三点儿。

身后一群围观之人马上一阵叹息：完了，这一回输定了。

乞丐无用转身要走。

对手一把扯住他：“为什么走？还没掷完呢。”

无用一笑：“让你怎么掷，也掷不出我这个倒霉的三点来。”只有那胖子掷出个三个点来，乞丐无用才会赢。

胖子笑了：“你何必那么没有耐心，就是输，也该看清你是怎么输的才好。”

无用一想也对，就停下来看着胖子掷骰子，看着他自己输。胖子把三只骰子扔到了碗里。

骰子在滚，胖子在笑，他不看无用，也不看碗里的骰子。骰子停住了。

无用一看，不禁呆住了。

三点！胖子也掷了个三点。

同点不追。无用赢了。

他马上去抓银票，他有六千两了。他的双手都伸了过去，他太快活了。

身后的人突然出手，点了他的足厥阴肝经脉中的期门、章门、曲泉穴。

无用的笑僵在脸上。

胖子脸仍在笑，笑得很快活。

“无用，如果你告诉我，雷霆在什么地方，我就可以让你活命，不然，你只好一死。”

无用叹气道：“我可不想死，尤其是在你有了六千两银子的时候，你怎么愿意死？”

胖子喜出望外：“那你可以告诉我，雷霆他躲在哪里了。”

无用摇头，叹气道：“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胖子变了脸色：“那我只好杀了你。”

他用胖胖的手指点向无用的双眼。

“乞丐有一双眼睛，别人不会可怜你，你还是先做瞎子的好。”就有人一叹道：“你想找雷霆，为什么不来找我，却去问他，这会问出什么来？”

这声音好温柔，又脆快，让众人不得不马上移过眼睛去看。这是一个艳绝天下的美人，看样子她决不会超过十八岁，她怎么会知道雷霆在哪里？

胖子仍在笑，对这样的美人，男人很少会发脾气：“你知道他在哪里？”

这女人拍手而笑：“你看，这人人是谁？”

她身后果然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曾经名动天下的雷霆。

胖子笑了：“果然是一路风雷动雷霆。”

雷霆说话很冷淡：“为什么不放了乞丐无用。如果你们放了他，我可以束手就擒。”

胖子在冷笑：“你是一路风雷动雷霆，谁知道你又会耍什么花招？你为什么不自己走过来？”

乞丐无用道：“你别动……”

雷霆一笑道：“你何必紧张，他们要杀的是我又不是你。”

雷霆慢慢走了过来。

胖子一挥手，他们放开了乞丐无用。

雷霆看着乞丐无用走了过去，他突然对那女孩儿一笑道：“他们封住了他的足厥阴肝经脉中的期门、章门、曲泉穴，你可以为他解开穴位，带他走了。”

女孩儿为乞丐无用解开了穴道。

雷霆叹气道：“你们为什么还不走？”

女孩儿笑了：“我不愿意看着你被这些混蛋杀死，要杀你，也得我来杀，怎么能让他们杀？”

胖子一挥手，身边三个人一齐动手，吼杀声震天。

一柄剑，一双钩，一柄曲尺。

雷霆明白这杀机所在，他只是身子一动，他心里很明白，但他的动作不够快。

一柄剑贴胸前飞过，双钩中一只勾去了他肩头上一片肉，一柄曲尺落空了。

雷霆看得明白，剑致命，曲尺重伤，只有让那一双钩钩住，才是轻伤。但他肩上也血肉飞溅。

那女孩儿脸色变了，她身子很快，冲入了人群之中。

没人见到她如何出手的。

一双吴钩勾在了那人的双肩，双肩上溅血，那人一声惨叫，人飞向一边，跌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了。那柄剑插在使剑人的肩上，从肩头插过，透琵琶骨而出，那人显然已成为一个废人，一柄曲尺打在使尺人脸上，他一连吐出六七粒牙齿。

女孩儿笑吟吟站在胖子面前。

她仍在笑，在向雷霆笑：“你说，这个人该死不该死？”

雷霆说话声音很慢：“这个人在幽州地带，杀人劫货。我曾经也劫过他的东西。他叫干手韦陀许络云。他最大的罪孽是为了燕山北寺佛塔上的三块明净高僧的舍利子，竟杀了全寺一百零四个僧众，连一个五岁的托寄孤儿也没放过。”女孩儿道：“他是该死。”女孩冲向那胖子，胖子双掌齐推，本来是用足了力气，直推向那女孩儿，不知怎么竟然推了一个空。

那女孩儿只在他胸前三穴上点了点。

胖子就嘴角流血，倒地而死。

## 第六章 仇人相见眼不红

巫四、无用、笑笑翁三人站在坟墓前。

日之间烟消云散。

他们埋了招魂生余符，他们没了老二妓娃李二姐，没了老三更夫徐不夜，没了老五

胡端，没了老六贾慧，没了老七吹破天灵贵，只剩下他们三个人。

他们身边还站着那个老三更夫廷顺，也就是那个没了一身功夫的一路风雷动雷霆。

还有一个女孩儿，和雷霆一起来的女孩儿。

雷霆看着墓碑，流下了泪。

他对绿草儿道：“你告诉我，裘独在哪里？”

绿草儿只用一双幽幽的眼睛看他。

雷霆的双眼冒火，他仍是一字一顿地说道：“你告诉我，裘独在哪里？”

绿草儿无语。

他能去找裘独么？就凭他一个人？就凭他这已失去功夫的一个人去冲金银帮山庄？

她不能告诉他，她决不会告诉他。

雷霆盯着绿草儿，他怎么对这女孩儿讲话？他从来不欠人家的债，他活在这世上只欠范蕾儿一人的债，他再欠哑女儿梦姑的债，这债好重，让他一生一世也难还。如今他又欠下这女孩儿绿草儿的情债，这女孩儿救了他的命。他怎么还这女孩儿的债？

可现在，他又欠下了下九流中的人命债。招魂生余符、店伙计胡端、戏伶贾慧、吹破天灵贵都为他而死。他怎么办？他要去找裘独。

他声音暗哑：“求你告诉我，我去找裘独。”

绿草儿要流泪，她无法劝转这个男人，这是个铁性子的男人。她只好一叹道：“情人谷里，有个金银山庄，裘独在那里。”雷霆向绿草儿一揖：“绿草儿，你的恩情，来世雷霆再报。”他又回头，向巫四，向无用，向笑笑翁深深作揖，向招魂生余符、吹破天灵贵、店伙计胡端，戏伶贾慧的墓碑磕头，然后他站起身，走了。

巫四、无用、笑笑翁都看着这个女孩儿。

这女孩泪水涟涟。

他们能讲什么？他们会讲什么？他们只能看着这个女孩儿，一声不吭。

女孩儿拭去了泪，向那些墓碑行礼，然后也转身走了。她走得很急，她走的是同雷霆相反的方向。

雷霆直奔情人谷而去，他知道一种最简单的方法，这就是直接走入情人谷，去见那个杀人如麻的裘独。

那人裘独做了天下第一大帮的帮主，他身边肯定有无数杀人的好手。雷霆不愿躲避，他要直接去找裘独。

情人谷的秋天很美，坡上开满了鲜花。

情人们为什么不在这个收获的季节来，偏偏要在流溢绿色的春日来这里寻情？秋天是收获的日子，收获情感，也收获仇怨。

雷霆向那些石丛爬去，他爬得很累。他是一个凡夫俗子，已经不能在这些石丛中纵飞自如了。他双手攀住一块巨石，向上攀登，巨石上有一双腿。这是一个瘦瘦的黑衣人，是黑杀陆平。

黑杀陆平冷冷地看着他。

“你是谁？到这里来干什么？”

雷霆的手攀着黑杀陆平脚下的岩石，他慢慢说道：“我是雷霆，我要找裘独！”黑杀陆平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你是雷霆？你是那个一路风雷动雷霆？你别让人笑话了，你们看，这个疯子，他竟然自称他是天下第一高手雷霆！”

就在这岩石上嗖嗖飞过来几个人。

这是野瓢道人、红梅、笑梅、椅梅，还有三个杀手。

几个人看着雷霆。

雷霆很狼狈，他在用力，他在这几个人脚下爬。

黑杀陆平道：“你不是雷霆，雷霆已经死了。”



雷霆一笑道：“雷霆没死，一路风雷动死了。”

黑杀陆平慢慢踩在雷霆的手指上，手指被踩破了，流血不止。手掌骨快被踩碎了，但雷霆仍在用力。

他的手不管用了，他用牙咬住岩石，用力向上攀。

野瓢道人突然一叹道：“他就是雷霆……”

几个人都纵身而去。

雷霆慢慢攀上了岩石，终于看到了九星拱列的金银山庄。

这里就是名动天下的金银帮总舵么？这里就是裘独的王国么？那人裘独如今是不是很得意？他把范蔷儿关在哪里？哑女儿梦姑在不在这里？

他慢慢走进了金银山庄。

大殿上，一排排杀手左右罗列。

雷霆走了进去，他闻到了死亡的气息。

他走过一排排人，站在了裘独面前。

裘独已不是昔日的裘独，他鹰目凜凜，人如泰山，坐在椅子上。他冷冷地看着这个前来送死的男人，他只要说一句话，或者只说一人字：杀，这个男人就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他的心一阵阵跳得快起来。二十年来，他盼的不就是这一天么？“你来做什么？”雷霆看着他，他一天天诧异裘独的变样，如今的裘独已经是威风凜凜的武林霸主了。

“算账，我同你有一笔账要清算。”裘独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你有什么账要算，不妨说出来给我听听。”

雷霆道：“你为我而杀下九流中的好人，这笔账该算。”

裘独一笑：“算吧。”

雷霆道：“你劫走了范蔷儿，把她下在地牢里，这笔账该算。”裘独惊奇地看着雷霆，

雷霆没了武功，但他仍然是那个威风凛凛的一路风雷动雷霆。

裴独问道：“不知这账怎么个算法？”

雷霆道：“你可以杀死我，但决不能再伤下九流中的一个人。”裴独冷笑道：“你也得死，下九流之人也都得死。”

雷霆无语，心里突然一阵子悲哀。如果他仍有武功，这个裴独还会这么狂妄么？

裴独站起来，他决心好好看一看这个雷霆。

他突然想到，他从来没有好好看一看这个人。过去，他是不愿意看他，还是不敢看他？还是不想看他？如今，雷霆象是笼子里的病虎，他可以一举击杀他。他为什么不好好看一看他？裴独看够了雷霆，这个男人折磨他二十年。

裴独慢慢回到了他的椅子上。

他说道：“我还是挺感激你的，没有你那些金子银子，哪来的金银帮？”雷霆脸色涨红，他突然明白了，金银帮早就生在他自己手里了。裴独道：“我还是要杀了你，用你教给我的双阳神掌杀了你。”裴独一纵而至，双掌推向雷霆心窝。

雷霆不动，他寻找的就是这个。

裴独突然缩回了手。

雷霆冷冷道：“你为什么不出手？”

裴独在笑：“你在盼早死，对不对？可你死不了，我要让你看到一样好东西，一样你从来没见过过的好东西，那时你一定不乐意死了。”

裴独一挥手，左右的人又都退了下去。

裴独带雷霆走向密室。

裴独道“我让你看一样宝贝，这是我的宝贝，我可以让你看，让你好好看一看，让你好好看看，你一定也会喜欢这宝贝的，是不是？”

裴独在笑，笑得很得意。

他转身走出去了，从黑暗中传来了裘独的话语：“你可以好好看一看。”

屋里很暗，雷霆什么也看不清楚。

裘独要他看什么？倏地，屋内突然亮起了灯烛。

屋内很亮，很亮。这是一间金碧辉煌的房间。

雷霆的目光在寻视，他在寻找。

范蔷儿，他看见了范蔷儿，范蔷儿坐椅子上，愁眉带怨，星眸流盼，在望着他。

## 第十四卷 活人的渴望

### 第一章 昊天令

绿涧内，石床上，坐着绿草儿。

她不饥不食，已经三天了。她手里捧着一块晶莹的玉，这是象皇帝玉笏一样的一块玉。她象塑像一样坐着，脸上的神色很安然。她在等待，很平静地等待。

从石屋外走进来七个人，这是商山三十六叟中的难老叟、云天叟、知情叟、神箭叟、飞天叟、后土叟、神剑叟。七个老者都齐齐跪下。

难老叟道：“绿草儿，你自小长大，从来也没有用过这一枚昊天令。你父母所托，要你小心用它。你知道，昊天令一行，三十六叟必动，这在天下实在非同小可。不知你想要什么？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绿草儿仍双手执着这玉笏，不动。

“我要雷霆活着，要他恢复武功。”

难老叟回头看看知情叟，知情叟摇了摇头。

难老叟道：“我们可以让他活着，但他无法恢复武功。”

绿草儿惨然一笑：“那好，我只好砸碎这昊天令，也死在你们面前！”

说着，绿草儿双手要把这玉笏仍向石床。

七叟忙上前点她穴道。

绿草儿仍冷笑。

“你们不能总点住我的穴道，你们也不能从我手里拿去这昊天令吧？”

七叟互相看着，他们实在没办法，只有她可以执掌这昊天令。只有她可以把这昊天令打碎。

难老叟道：“我们已经有三十年不理江湖上的是非了。”

知情叟道：“如果别人不杀我们，我们不能同别人动手。”

绿草儿一笑道：“不动手还活着做什么？什么事儿也不做，但由江湖上恶人横行，算什么三十六叟？”

难老叟道：“绿草儿，我们答应你，救下雷霆，让他恢复武功。待我们三十六人一齐用力，或许会想出办法来的。”

绿草儿道：“好，我等着。”

她问知情叟：“雷霆知不知道范蔷儿已死？”

知情叟道：“他这次去金银山庄，裘独一定会折磨他，让他伤心欲死，让他后悔欲死。他不会不让雷霆看到那范蔷儿的蜡人尸体的。”

神箭叟道：“如果他看了范蔷儿的尸体，伤心欲死，痛不欲生。我们也救不了他。”

绿草儿低着头，脸色突然绯红，她在笑：“不会的，他如果见到了范蔷儿，他一定会想活着，想好好地活着。他一定会急着回来的。”

绿草儿突然泪水如泉涌，她在石床上向七个老人跪倒：“师父，师父，你们原谅我，我用了昊天令……”

七叟都轻轻叹气，难老叟抚着她的头：“孩子，孩子，你病了，病得不轻啊，已经病入骨髓了。”

绿草儿破涕为笑了，她知道她病得不轻。但如果雷霆能活着，她就有病愈的希望。

难老叟同六叟了走出了石屋，他们站在石块上，从这儿可以望见那个山洞。

难老叟一叹道：“我早说过，不能让他在这儿弄一个石洞……”知情叟道：“谁知道，他小小年纪……”

众叟也叹息，谁知道，她小小年纪就陷入情网，对雷霆一片痴情？

难老叟道：“三弟，告诉你的人，把他领回来。别让他死了。”知情叟躬身道：“遵命。”

神剑叟道：“大哥，我和二哥、五哥去接应一下。”

难老叟一赞：“好主意。”

难老叟道：“把他弄来，咱们三十六人在绿涧下聚齐，再想主意，总得尽心完了她的心意才好。”

后土叟摇头道：“难，难呵。”

难老叟神色一肃道：“她用了昊天令，想她小小的年纪，这这么痴情。我们三十六叟办不到的，神仙也没有办法了。难道我们三十六叟就这么无能么？”

## 第二章 为恶虎添翼

夜鹤莫雨仍住在裘府，他是金银帮在汴梁城内的留守。

有人告诉他，在树林里发现了一些人的尸体，那是随哑女梦姑去的几个人的尸体。

他只是沉思了一会儿，挥挥手让下人走开。没有梦姑的尸体，她就一定还活着，她活着，就一定会为夜鹤莫雨奔波，也许她找到了神医叟呢。

他看到了那下人的目光闪烁，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不敢向他讲。

他就回头唤这人进了书房，给了几锭银子。

那人很快活，向他行礼。

莫雨笑道：“如果你告诉我，你还听到了什么，这些银子就是你的了。如果你不讲话，你马上就会成为一具尸体，一具尸体，把你放入棺材里，这些银子也全放进去。不过你只是想着它，犯不着了，连摸一摸都没法儿办到。”

那人脸色变了，他明白莫雨说到做到。

那人就讲了，梦姑曾被两个人奸淫过。

莫雨仍然在笑：“那两个人是谁？”

“袁丁儿和鱼片儿。”

夜鹤莫雨明白，这是两个比他还下三滥的江湖贼子。

他心头无名火起。如果是什么象样子的人物也就罢了，这两个混蛋也可以欺负他夜鹤莫雨？他们算是什么东西？从前夜鹤莫雨寻香窃艳时，他们只配听他事迹的份儿，哪有他们伸手之处？如今他们居然敢向夜鹤莫雨下手？他们还想不想活了？夜鹤莫雨心中很恼怒，但脸上仍带笑。

“谁看见的？”

“小人在酒楼内，听那两个王八蛋讲的。”

“对别人讲过么？”

“小人不敢。”

夜鹤莫雨笑了，拍着这人的背道：“好，你可以回去了。”

那人很快活，手里抓着几锭银子，乐颠颠地向外走。

他脑后没眼睛，就没看见夜鹤莫雨用扇子对准了他的后背，十六枚扇骨全打进他的后背。

有人在冷笑，是一身红衣的红梅。

红梅盯着夜鹤莫雨，一叹道：“你真做得了这金银帮的帮主。只有你这个人，才可能统一天下武林。”

夜鹤莫雨道：“我连老婆都没了，还统一什么天下武林？”

红梅的眼睛瞪得很大：“你错了，她不是你老婆，我才是你老婆。”

夜鹤莫雨很轻松，他与红梅在一起时，总是很轻松。

他让红梅走了，他永远不会象裘独那样留女人在身边过夜。他是夜鹤莫雨，不是裘独。

他很快就睡了，他在梦中觉得有人又抱起了他的头，这是哑女人梦姑，只有梦姑才会做这种傻事，一夜一夜地抱着男人的头不眠不睡。

他怎么会梦见梦姑？他从来不梦见梦姑的，他的梦中总是有别的女人，正象梦姑的梦中从来没有别的男人一样。

他醒了，他看见了流泪抱着他的头的梦姑。

他轻轻问道：“你回来了么？我好想你。”

他会讲话，一句话就把梦姑的苦楚讲得烟消云散。

她笑了，她笑得很甜。

“我给你找来了神医叟，他讲他能救治你的阴、阳二脉。”

夜鹤莫雨抚着梦姑的头，说道：“真的么？我可真想你啊。”梦姑的心里很甜，不管是真是假，男人的话让她激动。

夜鹤莫雨知道如何哄女人，他喃喃地讲着一些情话，这是让佛也动凡心的热心话儿。他讲着讲着就睡熟了，他知道，这个女人无论多疲倦，也会一夜抱着他的头的。

天亮了，夜鹤莫雨醒来，他的眼神很温柔。

梦姑变得很憔悴。

他问道：“你为什么睡不着？你可以好好睡一觉。”

梦姑向他比划：“你今天可以治好病了，我怎么会去睡？”

夜鹤莫雨笑了，他笑得很欢畅。他想，人有一个哑女人做妻子，也很幸运。

神医叟来了，他站在夜鹤莫雨面前。他神色肃然，显然他并不情愿为莫雨疗伤。

神医叟道：“我来为你治伤。还望你好了之后要自重一些。”夜鹤莫雨道：“多谢，我自会珍重，神医叟何必多言？”

神医叟看一看梦姑，他要梦姑走开。

梦姑很痴情，他搂住夜鹤莫雨的头，一句一句地比划道：“你不能忘了，要治好病。你别怕，如果有事儿，就喊我一声，我会在你门外等着。”

她出去了。

神医叟看着他道：“你想当金银帮帮主？”

夜鹤莫雨摇摇头。

神医叟道：“你为什么不讲实话？”

夜鹤莫雨道：“我知道你是为谁而来的，你如果再要劝我什么话，不如你走出去。我会告诉梦姑，说你已经尽了力了。”

神医叟一叹道：“好，其实，我又何必多说？”

神医叟在莫雨身上用针。他在用内力替莫雨治疗阴、阳二脉。莫雨凝神用力，用内力去冲阴、阳脉。

他很疼，汗如雨下。莫雨问道：“听说，商山三十六叟不问世情？”

神医叟一叹道：“这不是世情么？”

可见，三十六叟也有动心的时候。

神医叟用内力打通莫雨的经脉，他一边忙碌，一边叹息，他这一救治，莫雨功力又比以前高出许多了。

莫雨道：“神医是不是不愿救我？”

神医叟一叹，不语。

从早晨，一直到日落，神医叟才慢慢站起来。



他对莫雨道：“你已经好了，只要歇上两三日，你可以恢复武力了，甚至比从前更有神速的进境。”

莫雨笑了，端上来一盘金银珠宝。

神医叟一笑，不望这金银。

莫雨说道：“我有好酒，神医为什么不喝上一杯？”

神医叟见哑女梦姑也向他点头，就笑了，点点头，答应喝上一杯。

莫雨躺在床上，他没有一丁点儿力气。

梦姑问：“你好了，还要去杀那个算卦先生么？”

莫雨笑了，摇摇头：“我好了，就要好好待你了，让你天天都快活，哪有心境杀人？”

梦姑笑了：“你好了，人又改了脾气，我多快活！”梦姑睡着了，她偎在莫雨怀里睡了。

莫雨抚摸着她，他那姿势，象心里充满了柔情。

身后冷冷道：“你那样子，活是一对真情夫妻过日子。”

莫雨笑了，笑得很阴森。

身后的女人是红梅。

她走上来，点了梦姑的睡穴。

“你恢复了功力，而且又有进境了？”

莫雨点点头。

红梅一笑：“好。”

莫雨道：“这都是你的功劳。”

他凑上去，要搂这个女人。

女人身子闪得很快。

“这是哑女人的功劳，她为了你，还不惜失身呢。”

莫雨的脸上掠过了阴影。

“别向我讲这个，不然你会后悔的。”

女人咯咯笑：“你还没当上帮主呢，就有了帮主脾气了，这可不大妙。”

莫雨道：“别胡扯，我有事要告诉你。”

红梅神色一肃，看着莫雨。

莫雨的脸上有了深思，他说道：“我恢复功力一事，不要向任何人提起。”

红梅眼睛眯夹着，一笑道：“好主意。”

莫雨又说道：“我刚才奉承了神医叟几句，又给了他一坛美酒喝。”

红梅窃笑：“他是你的恩人。”

莫雨仍缓缓说道：“他有一点醉了。我问他，象雷霆那样失去功力的人有什么办法可以恢复功力。他说那可以找到办法，不过要比我这麻烦得多，你明白他这话的意思么？”

红梅一惊，吃惊地看着他。

莫雨道：“我要是你，就告诉倚梅、笑梅，马上让他下令，先杀死雷霆，一会儿也不耽误。而且马上派人去追杀神医叟，决不让他再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说对不对？”

红梅点点头，她转身走出去了。

### 第三章 追杀神医叟

神医叟慢慢走出裘府，他有些醉了。

夜半三更，去哪里歇息？他不愿呆在裘府，他一刻也呆也不下去了，他不愿见莫雨那个混蛋。

他一边蹒跚而行，一边骂他自己是一个混蛋。他一定要找一个地方去好好再喝几杯，他心里很不好受，他头一回给一个混蛋救治。他看见了一个小酒馆，这小酒馆叫个

很好的名字：“女人骂。”

神医叟看着酒馆这招牌，笑。

“女人骂？女人为什么要骂？这不可不去瞧瞧。”他就进了酒馆。酒馆里很热闹，很兴旺，很多人都在喝酒。这酒馆不同于别的酒馆，男人在这里可以很舒服，你有钱可以喝酒，没钱也可以喝酒，只要你告诉老板你用什么抵酒就行。除了活人，房子、地、家私都可以抵酒钱。

男人当然很快活，因为这很方便。这里有藤椅，你可以喝过了酒，躺在藤椅上，睡上那么一会儿，醒过来再喝。

有一个男人把他的房子抵给了酒馆，他已经坐这藤椅上喝了六天酒了。

神医叟进了酒馆，找了一个地方坐下了。

就来了店伙计：“是现钱，还是赊账？”店伙计一笑道：“如果是现钱，就用不着费事儿了，您付银子喝酒，喝一碗算一碗，喝一天算一天。如果是赊账，就得叫二掌柜的来，只有二掌柜，才知道你赊账抵当的东西是不是对。”

神医叟笑了：“赊账。”就从后面柜台里走出了二掌柜。

“您是谁？”

“江湖郎中。”

二掌柜笑了笑：“您要赊账，有什么东西可赊？您要喝多长时间的酒？”

神医叟一笑：“喝到天明，喝到日上三竿头，我还要赶路。”二掌柜笑了：“您用什么赊账？”

神医叟从怀里掏出一块鹿皮兜子，把兜子里的东西一件件放入怀里，把兜子推至二掌柜面前：“就用这个。”这是一个破旧的鹿皮小袋。

“您用这东西抵账，只能喝上两杯酒。”

二掌柜一叹，他知道这个老头儿没什么油水可榨。他转身要走，有人一叹道：“糊

涂，糊涂，人家把宝贝递给你，你硬是不认，这有多糊涂？”

二掌柜和神医叟都抬起头来，他们看见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个独臂人，他只有一条左臂。二掌柜当然认得这人，这人不用抵当，他可以在这酒馆里喝上一年酒，也没人敢向他要账。

这人是一剑萧晓，一剑萧晓看着神医叟。

神医叟一笑道：“一剑萧晓？”

萧晓肃然道：“不是一剑萧晓，而是独臂萧晓。”

神医叟无言。

一剑萧晓是神剑叟的弟子，他在向师父出剑后被难老叟、神剑叟、知情叟制住，他只好自废一臂，否则难老叟会出手废去他的武功。

萧晓似乎忘了这段恩怨，他对二掌柜道：“你为什么不要这皮兜？”

二掌柜无言，他不明白这皮兜有什么好处。

萧晓道：“一个人总会有病有灾，如果你有了病，只有一个人可以让你死里逃生，这个人你总该听说了吧。”

二掌柜的眼珠子在发亮：“神医郝平？”

萧晓一叹道：“那是三十年前的事儿了，如今他叫神医叟。”二掌柜忙去抓皮兜子，他知道这兜子可以有说不尽的价值，最贵重的就是人的生命了，如果能有命在，这皮兜子为什么不要？但他手抓空了，皮兜子已经没了，二掌柜手里抓到的只是一锭银子。皮兜子已入了神医叟怀里。

萧晓道：“你错过了机会，你可以保命，如果病入膏肓，你可以让神医叟把你从地狱扯回来，再活上十年阳寿。如果你想发财，用这皮兜子召他来，为皇上看病，皇上病好了，可以给你半个江山也说不定呢。你后悔不后悔？”

这个一向精明，天天在这“女人骂”酒馆里评估人的二掌柜后悔得几乎要撞墙了。

一剑萧晓对神医叟道：“为什么不过来喝一杯？”

神医叟走过去，坐在萧晓对面。

神医叟道：“为什么叫‘女人骂’？”

一剑萧晓道：“如果有个女人在等你，你在这里一喝就是几天，把房子也抵出了，女人骂不骂？”

神医叟也笑。

萧晓一叹道：“但这里是男人的世界，因为这里没有女人。你知道不知道，没有女人的地方总是很静的？”

这里果然很静，有的人在看酒杯，只是呆呆地看。酒杯中有酒无酒，并不重要，他只是看酒杯。他在看什么？从杯中看日月，看人生？还是看失意、怅惘？有的人在浅浅地啜酒，似有无限滋味，一口下去，留在心头。这里从来不打烊。

神医叟在喝酒，他仍然很不痛快，他从来没给象莫雨这样的人治病。

他治了这个人的病，这个人会再去害人。一想起这个来，他就不痛快。

萧晓道：“你为什么不痛痛快快地喝几杯酒？”

神医叟道：“我在喝，喝得很痛快。”

一剑萧晓道：“你不快活，因为你刚刚救了一个你不愿意救的人。”

神医叟看着他：“你怎么知道？”

萧晓道：“我知道你救的那人，那人是夜鹤莫雨。”

神医叟的脸色很难看：“我可不想跟你讲这个。”

萧晓道：“有人想跟你讲……”

神医叟抬头，看见了一身红衣的红梅。

神医叟道：“不错。夜鹤莫雨让我们来追你，他忘了送你礼物了。”

神医叟冷冷道：“我可不稀罕他什么礼物。”

红梅咯咯笑着，朝神医叟扭着腰肢：“你以为他会送你什么礼物？他要咱们宰了你！”

神医叟很是意外，他面前站着几个人：阴魂手、红梅、倚梅、笑梅、伤折了一臂的野瓢道人。

红梅笑道：“瞧你面子多大，让这么多人来侍候你。”

神医叟冷冷地看着这些人，轻轻一叹。

他为什么叹气？他是仍想着商山三十六叟不入世的那誓约？还是想他不得不同这些人动手？

神医叟道：“三十六叟可从未给人杀过，三十年来，还没有人想杀商山三十六叟。”

如果只是这阴魂手、红梅、笑梅、倚梅，和那个伤了一臂的野瓢道人，还不能杀死他。他是神医叟，他也是商山三十六叟中的智者。

他回过头来，看见了一剑萧晓。

萧晓正慢慢从背后抽出剑来。

萧晓那神情十分冷漠：“我刚才忘了告诉你，我一剑挥去了右臂，从此与神剑叟无缘了。商山三十六叟，该还我一臂。”

他的剑握在手里。

神医叟一叹道：“看来这酒馆不光该叫‘女人骂’了。”

他缓缓坐下。

## 第四章 逃出山庄

雷霆醒过来了，他仍然在那间秘室里，仍然面对着那个蜡人范蔷儿。

雷霆坐在范蔷儿对面，他低着头，不知道时间在飞速流逝。

有人在劝他死：“雷霆，你为什么不死？你可以和她死在一起。我可以把你制成蜡人，让你与她遥遥相对，互相凝望着，那有多好？”

这是裴独么？这是那个仇视二十年的裴独么？

他很累，也许他该死去。同范蕾儿我相对而会，岂不是很好？做蜡人就做蜡人，蜡人有什么不好？

那人仍在劝他：“在桌子上，有一柄剑，这是范蕾儿的剑。这是你送给她的剑，这是一柄蔷薇软剑，她用这柄剑，使三十六式越女剑。你为什么不用这柄剑杀死你自己？”

雷霆回头看，桌子上果然有一柄剑，果然是范蕾儿那柄蔷薇软剑。

他颤抖着抓起这柄剑，他已经没有活下去的欲望。

裴独看着雷霆，他在等，在等雷霆自杀。

他不愿意承认，不愿意向人承认他不想杀雷霆。

他为什么不想杀雷霆，是因为他仍在心里惧怕雷霆？还是他心里仍有那个教他武功，让他成为天下一富的武林第一高手雷霆的威严？他等这一刻，等了二十年。

这时，他身后有人在叹息。

他知道这人是谁，这是他很看重的一个人，这个人很有头脑，他不光是一个杀手。

裴独问道：“你可怜他？”

那人道：“他还可以利用。”

裴独一笑，他没讲话。一个雷霆，无魂无魄的人，浑无功力的一个凡夫俗子，他还有什么可利用之处？

那人道：“雷霆有一个死敌，他是一剑萧晓。”

裴独的心平静下来了，他回头看着那人。

那人道：“雷霆有许多死士，他如果被人杀死，他的人不会不寻仇。”

裴独点点头。

那人道：“应该是一剑萧晓杀死雷霆，而不应该不是你。你可以为他举哀，向天下黑道之人报丧，然后用雷霆的人杀萧晓，灭天下各大门派，而不是你杀死他。”

裴独道：“好，他应该死在哪里？”

“汴梁城内，萧晓的院内。一个提着一柄蔷薇软剑的雷霆，死在一剑萧晓的院内。”

裴独道：“好，这事儿交你去办。”

那人躬身听命。

雷霆坐在范蔷儿对面，他的心渐渐清醒了，他在想他自己，是他弄出了这么一个金银帮，他该去把这金银帮灭掉。是他把范蔷儿和梦姑推向了火坑，他应当亲手为她们复仇。

他不能死，如果他死了，所有的邪恶都不会结束。他不能死，雷霆坐起来，默默闭上了眼睛，他眼中已经没有了泪水。

一个人走了进来，是黑杀陆平，黑道上第一杀手。从前，他该是除了雷霆之外，黑道上人人畏惧的人。如今，他是不是可以在江湖上纵横来去，快意恩仇的第一人？

他望着雷霆。

“我想知道，你是愿意死在裴独手里，还是愿意死在一剑萧晓的手里？”

雷霆看着他，默默站起来。

他毫不犹豫，他愿意死在一剑萧晓的手里。

黑夜漫漫，黑杀陆平带着他，在丛石之中飞越。

两个人走出了情人谷。

裴独坐在大厅里，他在冷笑。

雷霆死了，他与雷霆、范蔷儿一切都可以结束了。从这里起，他就只是一个威风凛凛的金银帮帮主了，他没注意到，夜鹤莫雨走了进来。

裴独抬头看着他。

“你没杀死雷霆？”

裴独摇了摇头。



“杀死他！”

裴独仍然看着莫雨。他不明白莫为什么这么急切想杀死雷霆。莫雨慢慢说道：“我听过有人说，商山三十六叟之中的神医叟说过，他可能会让雷霆恢复武功……”

裴独站了起来。

“神医叟？他在哪里？”

莫雨道：“他在汴梁城内，我让野瓢道人、倚梅三人和阴魂杀手去杀他，他活不到天明。”

裴独长吁了一口气。

莫雨道：“马上杀死雷霆，决不能让他活着。”

裴独道：“他今夜必死。”

莫雨一笑：“好。”

他长吁一口气，坐下来，等裴独发令。

但裴独只是默默坐着。

“雷霆在哪里？”

裴独道：“黑杀陆平带他下山去了，他要去一剑萧晓那里，让他死在萧晓院里。”

莫雨盯住裴独：“这是你的主意？”

裴独摇摇头。

莫雨脸色阴沉：“是谁？”

“黑杀陆平。”

莫雨一叹：“你中计了，他走了多久？”

“一个时辰。”

莫雨道：“追！带上山庄所有杀手，追上去，杀死黑杀陆平，杀死雷霆，决不让他回到商山三十六叟手里。”

情人谷外，有一辆马车，黑杀陆平带雷霆上了马车，马车驰骤，直向汴梁西奔去。雷霆明白，如果要带他入城，让一剑萧晓杀死他，应该去汴梁城内，而不该绕城而去。他望着黑杀陆平。

陆平看着他，说道：“你杀过人？”

雷霆点点头。

陆平道：“杀人也是这样，该他做的，就去做。他自己的事，决不留给别人去办。”

雷霆看着黑杀陆平，江湖上的人只是猜测这人那人之死是黑杀陆平所为，没有谁亲眼见过黑杀陆平杀人。

陆平道：“你没资格死，你弄出一个金银帮，你该解决它，你与裴独之间的恩怨，也不能让别人代你了结.....”

雷霆听明白了他的话语。

黑杀陆平道：“你可以回绿润去，你不能死，商山三十六叟可以想办法恢复你的功夫。你要恢复了自己的功夫，可以办好自己的事。”

雷霆望着黑杀陆平，他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入了金银帮，他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叫黑杀陆平，他也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帮他。

黑杀陆平道：“你答应我，帮我办两件事。”

雷霆道：“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办？”

黑杀陆平道：“我办不了，因为我救了你。”

这岂不是最好的理由？

雷霆道：“好，你说。”

黑杀陆平道：“杀死一剑萧晓。”

黑暗之中，雷霆听了这话，是不是很吃惊。萧晓是大侠，为什么要杀他？一剑萧晓在江湖上很有名，同雷霆一样有名，又是大侠，为什么杀他？

黑杀陆平道：“他奉皇上之命，杀死了江湖上许多豪杰，他还杀死过我一家，江南巡按陆文恩……”

雷霆知道那件血案，那是十年前震惊天下的一件大案。

雷霆道：“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皇上为什么要杀巡按？”

“直言进谏。”

雷霆一叹，朝廷之上，也见血腥。

雷霆道：“我答应你。”

黑杀陆平道：“另有一件事，月余之后，中州大侠邓飞就要带一百万银两去川陕赈灾。我求你去保护他一路无事，待他赈灾归来，便可以不管他了。”

雷霆道：“好，我答应你。”

黑杀陆平一笑，不再讲话。

天仍在昏黑，马车在黑暗之中驱驰。

黑杀陆平道：“你答应过我，就一定得做到。”

雷霆心中暗暗诧异，这个黑杀陆平也是江湖名声极响的人物，为什么这么罗嗦？

黑杀陆平道：“听说你有几张人皮面具带着，为什么你不戴上它？”

雷霆脸变色了，他明白黑杀陆平的用意。

但他看着陆平，一动不动。

陆平道：“你答应我，代我做两件事。”

雷霆点点头，他已经听到了马蹄驰骤声，飞骑而来的是十二个人。

黑杀陆平道：“你戴上面具，穿好衣服，自己下去走。”

雷霆细心听着这马蹄声，来人都很快，马背上若无人之轻，他们距这里也就只有两三里远了。

都是些一流高手。

黑杀陆平道：“你无论如何，一定要走到绿涧，去找商山三十六叟，你一定要替我办那两件事。”

雷霆突然轻轻一吐气，说道：“好，我答应你。”

他慢慢换上了衣服，戴上人皮面具。他跳下了车，向路边走去。黑杀陆平道：“陆四，你也可以走了，你走回去，再带上这一包银两，可以娶个妻子，好好过几年安稳日子。”

赶车人惨然一笑道：“少爷，我要银子有什么用？我能看着你活到现在就很快活了。少爷，你说，雷霆能替老爷报仇么？”

黑杀陆平一叹道：“天下如果还有一个人能杀死萧晓的，那就一定是雷霆。”

陆四笑了，他笑得很纯真，象一个孩子。

马车慢慢走着，象在逛集市。

黑杀陆平和陆四谈笑风生，他们谈陆家做孩儿时的事儿。

陆平道：“你打了我，我去告诉爹，他说活该。我把你叫到一边去。问你：我是不是少爷？你说是。我说：你打少爷犯罪不？你说犯罪，我就叫你自己打自己嘴巴。”

陆四也笑：“幸亏老爷来了，他站在一边讲话了：陆四，你怎么不问问他，少爷怎么和别人打架？打架的人都是混蛋，哪有什么少爷？”

两个人都哈哈大笑，他们笑出了童时的温馨，笑出了眼泪。

十二匹马箭一般飞了过来，马匹把这辆车围了起来。十二人之中，竟然有金银帮帮主裘独。

裘独冷冷地看着黑杀陆平。

火把光中，陆平的脸上带笑。

“不知帮主匆匆忙忙要去哪儿啊？”

裘独的脸色愠怒：“陆平，雷霆在哪里？”

陆平一笑：“稟帮主，雷霆已经死了，他这会儿怕是正躺在一剑萧晓的院里呢。”

裴独道：“你根本没去汴梁城。”

陆平道：“可雷霆确实死了。”

裴独冷笑道：“你这是要去什么地方？”

裴独道：“中州。我要去杀一个仇人。”

裴独道：“陆平，你走得了么？”

陆平在冷笑。

马上的十一个人都下了马。

他们围住了马车。

一个人上前，叭叭两下，就把马头拍成粉碎。

马儿就哀鸣而死。

裴独道：“交出雷霆，可以免你一死。”

黑杀陆平冷冷一笑，不再讲话。

三个人逼向陆四。

“你为什么不讲话？雷霆去了什么地方？你何必陪着陆平去死？”陆四突然大笑：“你们这些狗东西，能让我陆四讲话？别做梦了！”

陆四掏出匕首，往自己心窝上一刺。

黑杀陆平不动。他知道陆四必死，他今天也许会死。因为这十一个人都是山庄里最好的杀手。

陆平慢慢站了起来，走下了马车。

没有马拉的马车，只是死人的坟墓。

陆平把陆四的身体放倒，拔出他胸前的匕首，把陆四放在车内。他慢慢走向十一个杀手。

天已经亮了。十一个人手持利刃，都在注视着他。

## 第五章 生死一发间

神医叟明白，他已经非死不可了。既然一定得死，为什么不死得从容一些？

他对着那几个人笑，这笑让野瓢道人他们有些疑惑。

神医叟必死无疑，有什么好笑的？

一剑萧晓道：“我告诉你，从今之后，江湖上再也没有一剑萧晓这个名声了，只有个独臂萧晓。”

神医叟这才明白，那断臂之仇不死不解。

独臂萧晓道：“我想告诉商山三十六叟的是，我杀人时也仍只用一剑。”

红梅、笑梅、野瓢道人等只是默默等待。

既然一剑萧晓乐于出手，他们何不坐待神医叟被杀？

萧晓一抖剑，剑芒闪着无数道光芒。

神医叟身子疾动，在小桌之间来回闪动。

他的脚步极快，但萧晓封住了他的退路。

神医叟冷冷说道：“我想告诉你的是，商山三十六叟并没想让世人杀死他们也不还手。”

一剑萧晓道：“那你为什么不出手？”他逼向神医叟。

神医叟出手了。

他有三十二根神针，这三十二根神针一齐射向萧晓。

萧晓剑花一挑，剑气无边，把这三十二根神针挑得无影无踪，萧晓的剑尖离神医叟只有尺远。

他冷冷一笑道：“从今天起，商山就没有三十六叟了，商山易老人亦老，商山三十

六叟会一个个都死去。”

他的剑就向神医叟一击，这剑平平刺去，很平淡的一剑，无任何变化。但神医叟如动，剑亦动，神医叟已躲不过这一剑去。

死了神医叟，那个雷霆会永远只是个人人可杀的凡夫俗子。萧晓一啸，心中极为快意。叭——，他的剑不出去了。

是谁，可以使他的剑刺不出？

萧晓看到了他师父，神剑叟。

神剑叟用两指夹住了他的剑。

萧晓冷冷一笑道：“我已经还给了你一条胳膊。”

神剑叟一叹道：“我也没有你这么一个徒弟。”

萧晓冷笑：“你以为你能夹得住我的剑么？”

神剑叟冷冷一笑。

萧晓内力陡增，这一柄剑夹在神剑叟指上，向神剑叟咽喉刺去。突然神剑叟身后多了两个老叟。

这是云天叟和飞天叟，他们两人都把手掌抵在神剑叟后背上。神医叟背一抵，身子靠住云天叟与飞天叟。

萧晓的剑再也刺不下去，剑柄一点点回收，直击向他的腹部，如果三叟再用力，剑柄会没入他腹中。萧晓不动声色，双目圆睁，他宁愿死，也不愿撤剑。

神剑叟一叹，松开了手指。

萧晓收回了剑，转身走出这“女人骂”酒馆。

酒馆里只有瓢道人、红梅、笑梅、倚梅、阴魂手几个人，面对着商山四叟。

野瓢道人等都手持兵器，准备一斗。

云天叟一叹道：“野瓢，野瓢，这又何必呢？”

野瓢道人道：“你们那个女孩儿折我一臂，此仇必报。我杀不死你们，情愿被你们杀死。”倚梅笑了：“野瓢道长，这又何必？就让他们走开，又能怎么样？就是他们用尽了气力，也未必会把死人医活，雷霆已没有一点儿内力，他们就能医得好他么？”

野瓢道人一叹，他们转身就走。

“女人骂”酒馆里只剩下了四叟。

神剑叟道：“老九，你差一点儿死在畜生手里。”

神医叟一笑。

如果三叟不到，他必死无疑。

云天叟道：“大哥还不知道，一剑萧晓，金银帮都已经向我们商山三十六叟动手了。”

神医叟道：“未必，也许是我那一句话惹的祸。”

飞天叟问道：“你说了什么话？”

医叟无精打彩：“我救治好了夜鹤莫雨。他问我雷霆可不可以恢复武功，我说能，但要更费事儿.....”

云天叟突然抓住神医叟：“老九，老九，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神医叟大惊，喊道：“二哥，二哥，你别用这么大劲儿，你都这么大一把年纪了，不害羞么？”天已大亮了，四叟离开了汴梁，离开“女人骂”酒馆。神医叟还回头念叨：“这地方不好，这地方不好，净碰上些怪事。难怪叫‘女人骂’，连老头儿也要骂了。可你夜里没处去时，这倒是一个好去处.....”

因为神医叟为莫雨疗伤乏力，所以三叟只好陪他，慢慢而行。他们回绿涧。

三叟告诉神医叟，绿草儿如何动用了昊天令。

神医叟摇头道：“胡来，胡来，胡来啊.....”

云天叟道：“你说过，雷霆之伤可治，他的功力无法再恢复了。”飞天叟道：“你说，



他能这样活着就不错了。”

神医叟念叨着：“我不愿治他，我不愿治他。他是黑道上第一高手，我不愿治他。”

云天叟一笑道：“你更不愿治那个夜鹤莫雨，可你也干了。”神医叟突然破口大哭：“王八蛋，王八蛋，我是一个王八蛋。我治这个夜鹤莫雨是个王八蛋，我也是一个王八蛋……”三叟见他那捶心痛苦之色，不禁心里暗暗好笑。

云天叟突然道：“看！”

他们放眼望去，见路中间倒着一辆马车，拉车的马匹浴血，头颅被拍击粉碎，倒在路上。

四叟忙奔过去。

车里有人，是一个死人，看样子象一个驾车人。车周围有许多马蹄印痕，有人在追杀这辆车里的人。

那人是生是死？

四叟向前奔去，他们走着走着，突然明白了：这车是奔绿涧去的。

是不是雷霆在这车上？

云天叟道：“快！”如果是雷霆被人追杀，他们将前功尽弃。十一个人围住黑杀陆平，谁也没想到他会起身逃逸。

黑杀陆平的动作很快，他先是向裘独这里一扑。

十一个人暗暗吃惊，他们不知道裘独是不是可以抵得住黑杀陆平，他们一齐来护裘独。

裘独在冷笑，他一动未动。但黑杀陆平找到了空隙，他以更急的速度反弹了回去，双脚在车辕上一蹬，人如飞隼，向外飞去。

十一个人只好回头去追，他们以为黑杀陆平是想逃走，他们想错了，黑杀陆平是想找时机杀他们。

第一个杀手很快，他用一双护手钩，护手钩已经搭在黑杀陆平的背上了，他已经要听到陆平皮肉开裂声，但陆平身子又向前挺了挺，这一钩只划破了他的衣服。黑杀陆平只踢了一脚，这一脚反踢在这杀手的膀胱上。

第二个冲了上来，他用一柄单刀，泼风刀法，只听呼呼风响，却看不见刀。黑杀陆平转身，把一条右臂递进刀影里去。他疯了么？就是一条金胳膊，也会被这泼风刀绞碎。使刀人一愣，刀慢了一慢。黑杀陆平两指夹住了刀背，然后是四指，叭——，掰折了刀，刀尖向那人胸口飞去。

还剩下九个人，九个人后面是那个裘独。

裘独冷冷喝道“围住他，杀！”

九个人把黑杀陆平团团围住。

太阳升起很高了，雷霆该快走到绿润了吧？

黑杀陆平突然笑了，围住他的九个杀手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笑。他快死了，快死之人无论如何也不该笑的。

裘独站在远处，声音很冷：“陆平，我只再问你一遍，雷霆他在哪里？”

陆平冷冷一笑。

裘独狂吼一声：“杀！杀了他！”他已经不能容忍别人轻视他，他已经不能容许别人忤逆他。

九个人一齐扑向陆平。

陆平一吼，双掌击向面前一个杀手。

那个杀手被他打得飞了起来，他躲过了一柄剑，一条链子枪，但一根拐打在了他腿上。

他的腿骨被打折了，他慢慢坐了下来，仍怒目而视。

八个人静静地看着他，他们突然想到，江湖上第一杀手黑杀陆平死在了他们手里，

他们既惊且惧。

陆平看见了人，他看见了从远处飞奔而来的四个人，那是商山三十六叟中人。

四个人，这些杀手决不是他们的对手。

陆平突然奋力一啸。

这啸悲愤，苍凉。

拐、剑、链子枪一齐飞舞。

剑刺入他胸中，链子枪绞在他脖颈上，拐打在他肋下。四叟来到了面前，黑杀陆平已经死了。

四叟看见了黑杀陆平的尸体，他们不知道这人是知情叟的人。

## 第六章 顿悟

雷霆仍在走，他可以在午时走到绿涧，就是爬，他也要爬到绿涧。

他戴着面具，象一个猥琐的小老头儿。这样子根本没人会注意，他知道，他只要走到绿涧，找到绿草儿就行了。他早就看出了她与商山三十六叟之间那微妙关系，她可以说服商山三十六叟，让他们恢复他的武功。他一定要恢复武功，为了一切帮助他的人，为了范蕾儿和梦姑。绿涧石屋内，绿草儿坐在石床上，看着那些摇曳的水草，看那些悠闲来去的大鱼，它们游得太慢了。

她悄悄起身，走出石屋，坐在石块上，望着雷霆的那个石洞。她已经无数次把那石洞想成她与雷霆的新房了，她如今在天天念叨的这些莫名其妙的话：“我十五，你四十二；我二十五，你五十二；我三十五，你六十二。哟，你可有点老了呢，我四十五，你七十二。瞧，我也老了，是不是？”

她不能等，怕雷霆会生不测，她要悄悄上悬崖去，去汴梁接雷霆。

她刚刚要纵身而飞，就听到了一声问话：“绿草儿，你做什么去？”

是知情叟。

“我想上悬崖上去玩玩。”她脸色绯红，没人教，她也学会了撒谎。

有人说，女人会爱与会撒谎是一齐学会的，是一齐不教而会的，这话大概是至理名言。

知情叟笑了：“你撒谎，你想去汴梁，去接雷霆。”被人当面揭穿谎话，羞不羞？

绿草儿咯咯笑了，笑得很欢畅。

知情叟也笑，说道：“你坐下。”

绿草儿只好坐下。

知情叟告诉她，雷霆现在很危险，有人在追杀他。

“那为什么不去救他？”

知情叟笑：“他必须自己来，他必须来求你，他这一次一定会求你，他求你，你千万别轻易答应他，要让他很难很难，然后他才会成功。从此，他会感激你。”

“我不要他感激我。”

“他感激你，才会喜欢你。”

“为什么感激我，才会喜欢我？”

知情叟一叹，孩子们的为什么，叫智者无法解说，因其平白而无法解说。

知情叟一笑：“你只要这么做就是了，你就在这里等着，等他来求你就是了。”

绿草儿笑，一说到雷霆，她的心就跳得厉害。雷霆走向绿涧，他又饥又渴，满口是燎泡，他已经死过去了一次。

绿涧并不很远了，他面前突然站了一个人，这人是一剑萧晓。一剑萧晓的脸上满是揶揄的神色。

“喂，你是谁？你干什么去？”

雷霆的嗓子一下子干渴似火烧，他突然变得很衰弱，很蔫靡了。萧晓会不会认出他

来？

雷霆说：“我是杜二，我要去草集取锅。”

草集是绿涧前边的一个小小集市。

萧晓的眼光盯着他看，他突然说话了：“好吧，你走吧。”

雷霆慢慢向前走，他的步子很蹒跚，心头鹿撞。他的人皮面具很好，萧晓看不出来，他的心里装着怒火，他一定要压住。他要为下九流报仇，为黑杀陆平报仇，为范蔷儿梦姑报仇。他不能抬头，他一定要镇定……萧晓突然笑了，冷冷一笑：“你错了，草集今日无市，你去取什么锅？”那是个逢十大集，逢五小集的市集，平日无集。

雷霆愣了一下，没讲话。

萧晓笑了：“雷霆，我差点儿被你瞒了，你如今有进境了，可怕啊可怕。”能受羞辱的人比一触即怒的人更可怕。

雷霆心一横，回过头来：“你说什么？我不明白？”“今日无集。”

“我是去阿大家取锅。”萧晓盯着他看。

这是个卑琐老人，他眼里闪着恐惧，这人不会是那个一路风雷动雷霆。雷霆的眼里有愤怒，有羞辱，但决不会有恐惧。

萧晓慢慢低下了头：“你走吧。”

雷霆继续走，他怕死，是因为他想着别人。

萧晓在他身后，如芒刺在背。

他不能走快，他要慢走，一定要沉住气。一、二、三……他这时不知怎么竟想起了绿草儿的话，他一字一句地在心里念叨，也许他把这话搁在心里太久了。

“我十五岁，你才四十二；我二十五，你五十二；我三十五，你六十二；我四十五，你七十二……”

他离开萧晓已经有五十步远了，他知道，对于萧晓，五十步也只是一箭之地。

萧晓突然一纵而飞，他很不舒服，从来没这么不舒服。

他的心一动，他一定要杀了这个卑琐的老人，杀错了又怎么样？他又不是没杀错过人，他纵飞至雷霆面前。

他的剑很快，刺向雷霆的心脏。

雷霆的心跳不止。

这是探刺，还是真杀？

他决心冒险一试，剑已刺进他胸膛。如果他不动，马上就会死。雷霆马上倒下，用手捂胸吓得大叫起来。

萧晓又一剑刺来，刺入雷霆右臂。

他心一松，知道这个人不会武功，他一定要杀了这个人。

这时，雷霆的右手抬了一抬。

几支箭射向萧晓。

萧晓太大意了，他飞身而起，但还是慢了一步。

他的右肩上中了袖箭。

这是绿草儿给雷霆的护身武器。

萧晓又惊又怒，他的手在抖。

“雷霆，雷霆，看来我不会杀错人。”

雷霆一叹：“你这个王八蛋，你谁也想杀。”

萧晓持剑向雷霆走来：“我受了伤，一样可以宰了你！”雷霆不动，动也没用。他没了袖箭，有袖箭也没用了，萧晓不会给人第二次机会。

他叹了一口气，他对不住范蔷儿，对不住下九流的兄弟们，对不住陆平了。他只好死在这个萧晓手里。

萧晓一瞬间惊喜交集。

杀了雷霆，他的一半心愿就了却了。雷霆是他一生的劲敌。可如今，轻轻一剑就可以杀死他。

他的剑在抖，他身边突然多了一个人，一个白衣老人。

老人的神情忧郁。

“你又想杀人？好剑不出手，出手现光华。你如此好杀，日后剑染戾气，恐生不祥啊。”

萧晓抬头，他看见了难老叟。

商山三十六叟，三十六叟之首就是难老叟。

萧晓心一抖，他杀不死雷霆了。他再出剑，只会杀死他自己。他转身向回走。

难老叟看着他的背影。

他没见到萧晓的泪水，只见到他用力拔出深扎在肩头的袖箭，掷入土中。

雷霆抬头看着难老叟，他站起身来，向难老叟行了一个礼。难老叟笑了：“你从来倨傲，这次为什么这么彬彬有礼？”

雷霆道：“谢谢你救了我。”

难老叟道：“好，好。”他看着雷霆，那目光意味深长。谁见过如此谦恭的雷霆？他象了一个人，象变成了一个胆小鬼。他随着难老叟，一步一步跟在他的身后。

他走向绿涧。

## 第十五卷 卑微是人格

### 第一章 叩求

绿涧仍是那个绿涧。

雷霆又住进了那石屋，他又看到了外面那摇曳的水草，悠闲地来去的大鱼，他又一

次次看太阳光在那一刻把绿涧照亮，让绿涧里的鱼啊水啊草啊都成了梦幻一样晶莹。自从回到绿涧，他没见到绿草儿。他告诉知情叟，他要见绿草儿。

知情叟摇摇头：“她不想见你。”

绿草儿不想见他么？她生气了，为了他一心要去寻找范蔷儿？她气馁了，为了他那么无用，谁都可以杀他羞辱他？她羞于见他，怕他难受？

想到这儿，他心底里有一种深深的怅惘。

雷霆终于见到了绿草儿。

她坐在她那间小屋子里，屋子里仍然是那些小玩艺儿到处吊着，摆着。

雷霆——看着，心里突然一热：这女孩很寂寞。

她自己过了十五个春秋，她和这些老人都讲些什么？她们教她书本，教她功夫，却无法教她如何排遣寂寞。

绿草儿一脸笑，没一点儿邪念，很纯真。

雷霆于是神色肃然。

她问道：“你的伤好些了么？”

她的问话中有一种深深的忧郁。女人忧郁，一定是心受了伤害。雷霆点点头：“谢谢你救了我。”

女孩儿只是一笑，她再也不是那个咕咕呱呱，向他讲述情感的女孩子了，她一下子长大了。

长大的女孩儿变得生疏，他好难启齿。

绿草儿道：“我明白了你的心思，伤要养好了，你是不是还想走？”

雷霆惊呆了，她仍这样想他么？

半晌，他道：“我想求求你。”

她笑了，笑得仍然很可爱。



“要我帮你什么？找回梦姑么？”

雷霆突然一下了心酸，这个女孩儿没嫉妒之心。她是天生如此，还是她已经不喜欢他了？

绿草儿笑了，拍拍他的肩。

“好，我可以把我梦姑替你找回来，让你带她走，去一个远远的地方，你会再想不起这些噩梦。”

她是不是真的这样笑，是不是从心里在笑？

雷霆摇摇头，他什么也讲不出来了。

他回头向外就走。

他没回头，如果他回头，他会看见那一双小鹿一样的眼睛里闪着泪水，闪着不安。雷霆不再讲话。

除了吃饭，他不再讲话。他只是静静地看着那水草和鱼。只有太阳照亮绿润的那一会儿，他脸上才有了笑。

雷霆想了许久，他或许想到了办法？他去找神医叟。

“我来求你。”

神医叟看着他：“你已经求我一次了，尽管我骂自己一千次王八蛋，不愿意，但我还是干了。”

雷霆向他行礼。

神医叟淡然道：“你再行礼也是白搭。”

雷霆道：“上一次是为了我自己，这一次是替别人求你。”

神医叟笑了：“说说看。”

雷霆道：“金银帮杀死了无数江湖豪杰，杀死了下九流中的几兄弟，他们为了我而死，我必须为他们报仇。”

神医叟点点头。

雷霆道：“我还得为黑杀陆平报仇，是他救了我。他托我两件事，一是杀死萧晓，一是要让邓飞把那百万两银子送到赈灾的川陕。我答应了他，他为我而死。”

神医叟点点头。

雷霆道：“金银帮由我的错误产生，我该自己去平了这乱子。”神医叟又点点头。

雷霆大喜道：“你答应帮我了？”

神医叟一叹道：“你忘了，三十六叟不过问江湖世事。”

雷霆嗒然若丧。

绿润无日夜，心多时辰长。

他呆了多久了，现在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他不能等了，他直接撞入门去。

绿草儿吃惊地站了起来，从来没男人直撞入她的小屋。

她正在玩一只小布老虎。

雷霆心中升腾起了怒火：“你在玩？你在玩么？”

绿草儿一叹，千般柔肠：“我在一个人玩。”

她想有两个人，她想让四十二岁的雷霆陪她玩么？

雷霆大怒，他忘了该好好求这女孩。

“你这个笨蛋，你这个混蛋，外面乱成了一锅粥，你不管，别人杀人你不管，你只顾你自己玩。你玩好了，你玩吧，你看来只是一个笨丫头……”

她呆了，长这么大，有人对她大声吼过么？有人骂过她混蛋么？她气得直哆嗦。

雷霆瞪看她，不想骂这个女孩儿，但为什么他偏要骂她，而且骂过了她，反而心里舒服了一些？雷霆向外走，一步一步地走了出去。

他要走了，没有绿草儿的帮助了，他没有三十六叟的帮忙了，他得自己去想办法做那些事儿。即使他死了，也得去做。但他能有这个机缘么？雷霆开始向绿润的岩壁上攀

登。

他必须攀上去。

这一次，他如果再爬不上悬崖，他就只会摔死。

雷霆爬上了悬崖，终于可以离开绿涧了，可以从此不再见这个绿草儿了，不再回来了。他要把这个绿涧，把这摇曳的水草、悠闲来去的大鱼和那一个女孩儿都留在梦里。

他凝望着绿涧，把最后一眼留在心里。

他面前站着一个人，绿草儿。

她来这里做什么？

绿草儿幽幽说道“我救过你，对不对？”

雷霆看着她，点点头。

绿草儿道：“我救过你，你不能没有表示就走了。”

雷霆看着她，她要他有什么表示？

绿草儿道：“我要你陪我玩，你陪我玩一回。”

雷霆已经四十二岁，他要陪这女孩儿玩，年纪不是太大么？玩什么？在这悬崖上？

女孩儿道：“你就和我玩这布老虎鞋。”

“怎么玩儿？”

绿草儿的脸色忧郁：“把它套在脚上，往天上踢，落下来是布老虎鞋面就是赢，是鞋底就输。你用左脚，我用右脚。谁输了，就听另一个人的话。”

雷霆心里一动，她一个人闲极无聊，就只是这样往天上踢鞋子么？

这布老虎鞋子很小，雷霆只能把他的脚趾套进去两个，向天上扔，落下，是鞋底。

绿草儿很得意：“现在，你该听我的了。”

她在沉思，她要看雷霆做什么？她要雷霆做她的仆人么？天天陪她玩这布老虎的把戏？绿草儿笑，天真的脸上升起了狡黠：“我让你陪我死！从这绿涧上跳下去，咱们

一起去死,你看这方法好不好?”他有深仇大恨未报,不能陪她去死。这女孩儿很任性,他知道她的个性,她如果想死,任谁也拦不住她。

雷霆道:“你没从这掉下去,如果你掉下去,就真的会摔死。”绿草儿一笑道:“好,就是要死,不然活着有什么意思?”

雷霆看了她一眼,她无限幽怨的神情让他心里很是难受。他能告诉她,他不再去想范蔷儿么?他能告诉她他不再走出绿涧么?他不能。

绿草儿道:“我要你陪我一死。”

绿草儿凑上来,抱住了雷霆,她抱得很紧。

雷霆向下面望去,绿涧隐隐在望,石块上没人,只有石块上有人,他们才会有被救的可能。

绿草儿的话语呢喃:“你不想陪我死?如果你不想,就放开我,让我一个人跳下去。”

雷霆苦笑了笑,应该跳下去的是他而不是绿草儿。

神医叟不救治他,世上再无人可以救治他了,他如果不恢复武功,怎么去替范蔷儿报仇?怎么去替下九流的兄弟们报仇?他如何去办黑杀陆平冒死救他托付他的那两件大事?他如不能恢复武功,只好一死了之。

雷霆看着绿草儿:“你还小,你何必……”

绿草儿摇头:“我十五,你四十二……我四十五,你七十二岁了。现在,我已经四十五了,你已经七十二岁了。”

她决心已定。

雷霆笑了,他抱紧绿草儿。

她是不是想试试他想不想同她一起赴死?他向下又看了一眼,那石块上没人。

雷霆一笑道:“好。”

两个人抱得很紧,绿草儿闭上了双眼。他们的身子滚下了悬崖。这时,绿涧上唢呐

响起。

从绿润的碧波中忽然冒出了四个人，这四个人都是年纪很大的老叟，他们分站在四边位置上。奇的是这四个人都站在碧波之上，缓缓走动，仍然不溺不沉，仍然成四方位置。

雷霆和绿草儿竟然抱在一起，向绿润跌来。四个老叟倏然出掌，掌击向水面，从四个人中间旋起一条水柱，渐渐迎去。水柱迎在了两个人身上。四人的掌力沉凝，雷霆和绿草儿的身形一滞，才渐渐地落入水里，水面上便再也没了一个人影儿。

## 第二章 女儿心肠

绿草儿坐在神医叟面前，等他讲话。

神医叟闭着眼睛，不理睬她。

绿草儿在笑：“师父，师父，你说话呀？”神医叟不讲话。

绿草儿笑：“师父，你再也不讲话，我可就要弄怪了，你可别怪我。”

这女孩儿自小骄性，常常想方设法捉弄三十六叟，弄得三十六叟哭笑不得。

神医叟道：“我告诉你，我不管他，就是不管他。我听了你的话，救了那个莫夜鹤雨，差一点儿被他杀死。如今又要我去救他。我不管……”

绿草儿笑：“雷霆不是夜鹤莫雨。”

神医叟看着她：“你呀，你要对师父好一点，师父或许会帮你。”绿草儿笑：“我给师父烹一顿水草鱼。”

没人知道，用这绿润中的水草喂这大鱼，滋味有多鲜美，但这烧鱼的方法只有绿草儿会。

雷霆走进了石屋。

石床上，坐着难老叟，他身边是另外七叟，这七叟是云天叟、知情叟、神箭叟、飞

天叟、后土叟、神剑叟和神医叟。

八叟都静静地看着他。

雷霆等他们讲话。

他们召来雷霆，一定有话要问。

难老叟问：“雷霆，你想恢复武功，为的是别人，你以前做事，总想着别人么？”

雷霆摇摇头，他以前做事，总是想他自己。他把范蔷儿托付给裘独，是不是因为他只想他自己？他心里承认，但不敢总去想这一件事。

知情叟道：“你想出去做什么？”

雷霆的眼里涌出了泪水：“金银帮为恶天下，是由我而起。裘独所说不错，我给了他财富，他才有了金银帮，这件事一定要我亲自去了结。”

八叟都看着他。

“还有下九流的兄弟们，老大招魂生余符，老五店伙计胡端，老六戏伶贾慧，老七吹破天灵贵都因我而死。我上了金银山庄，裘独还想诛杀下九流的所有人，现在老四巫四、老八乞丐无用、老九笑笑翁，他们都很危险。都对我有恩，我一定要为他们报仇，一定要救巫四、笑笑翁和乞丐无用。”

八叟无语。

“还有黑杀陆平，他舍命救了我。他死之前托我两件事，一是诛杀一剑萧晓……”神剑叟身子一抖。

“……还有就要护送邓飞的那一百万两银子到川陕赈灾，这两件事我已经应下了。”

八叟无语，一路风雷动一向快意恩仇，一向做事只凭自己好恶。如今肩负了这许许多多的恩怨债，他无法再顾他自己了。

雷霆道：“我不想让绿草儿求你们，我只是我自己，雷霆求各位前辈，治疗我伤，让我恢复武功，去了却恩怨债。”

雷霆向八叟缓缓跪下，他又向人跪下了，这一回是为了别人，而决不为了他自己。绿草儿坐在这石块上，她知道这是一个关键时刻，他们会不会答允雷霆，他们会不会出手治雷霆？她等得不耐烦了，她听见石块后面的脚步声，来人一定是雷霆。她不敢回头，她怕看见他失望的眼神。

“他们……答没答应你？”

雷霆好半天没回答。

她只好回头，她盼着听见他的回答。

这是太阳照在绿涧水上的那一瞬时光，太阳光把她和雷霆都染成金黄，人映在绿涧上，象一帧奇异的图画。

她看见了雷霆眼里的泪花。

八叟都走出了石屋。

他们一齐掠在水上，人凌清波，一齐走出绿涧。

绿涧里，如今只剩下了雷霆和绿草儿两人。

绿草儿无话可说，她想问雷霆：如今，你的心愿了却了么？但她不敢问。

雷霆看着她，眼中的泪水要流了出来，他慢慢扯住了她的手。绿草儿一阵子心跳。

雷霆很想告诉绿草儿，如今他又是一人刚强的男人了。

他扯着绿草儿的手，向石屋走去。

他要做什么？

绿草儿是女孩儿，女孩儿就有女孩儿的羞涩。绿草儿又是女人，女人又有女人的期待。她的脚步有些沉醉，脚下不稳。

雷霆扯着她，一直走进了她的小屋。这屋里挂满了她的东西，小布袋老虎，小老虎鞋，布口袋的丑娃儿，泥人儿……这一切，是她的童年梦幻。

雷霆仍不松开她的手，他把一块布放在她床上，开始把这些玩具一件一件装在这块

布里。

绿草儿惊诧地看着他，他想要做什么？

雷霆用一只手，竟能把这块布包起来。他的手很娴熟，但他是第一次为女人打包裹，他第一次想为女人打包裹。他为什么要包裹这些东西？他用两只手，轻轻扳过她的肩头，看着她的眼睛。“你十五岁，我四十二了，我已经很老了，是不是？”

绿草儿摇摇头。

“这些东西，是孩子玩的，你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了，你不该玩这些东西了。”

他的目光中是火。

绿草儿轻轻地偎在他怀里。

雷霆说得很轻，但一字一字都说到了她心里：“如果我做完了那些事，还活着，就回绿润来，我可以在绿润，陪你，陪你一辈子。你说得对，你十五，我四十二；你二十五，我五十二；你三十五，我六十二；你四十五，我七十二，那时，咱们真的都很老了……”

绿草儿不说话，她已经不想再讲话了。

## 第十六卷 善善恶恶尽人世

### 第一章 夜鹤独去来

裘府阴沉，没人知道夜裘府会是怎样的冷寂。

夜鹤莫雨从裘府中飞出。

他白天已经寻好了一处仇所，他要去找那儿的仇家，杀人。

他飞过了许许多多的屋脊。

他如今已然是江湖上的一流高手，绝不再是那个旧日的夜鹤莫雨了。



他来到了仇家门前，一掠而入。

主人同夫人正在客厅闲谈。

夫妻有时会有些不很紧要的话，一句一句地说，用这个打发漫漫的长夜。

突然面站了一个人：夜鹤莫雨。

主人冷冷一笑：“夜鹤莫雨？”

他是江湖上的豪杰，是汴梁城内的孟尝君，江湖人人钦敬的金刀王鹏。他同大相国寺僧无心一样，曾打扰过夜鹤莫雨夜闯闺楼的淫梦。

莫雨笑了：“金刀王鹏，你的死期到了。”

金刀王鹏冷笑：“别说你废了武功，就是你还有那三脚猫的本事，也绝不是我的对手，你来这里讨死么？”

莫雨冷笑道：“我要杀你全家！”

金刀王鹏怒叱道：“你这个王八蛋，今天不幸了你，怎么能让老天开眼？”

金刀王鹏性子暴躁烈，他以手化刀，直砍向莫雨。

莫雨笑了，他两指如勾，去夺金刀王鹏的臂脉，只三个回合，金刀王鹏就倒下了，他被莫雨用扇骨打进了胸腔。

莫雨看着金刀王鹏的妻子：“我要杀你们全家！”

王夫人冷冷一笑：“神明不开眼，让你这个混蛋仍活在世上，害死多少人？”

莫雨道：“夜还长，你怎么不继续骂？”

王夫人昂然看着莫雨，骂声不止。

夜鹤莫雨猛地一掌，拍在了她的头上。

夜鹤莫雨见一人，杀一人。一共杀死了十六个人。

最后，他来到了金刀王鹏女儿的闺楼下。

楼上，灯烛通明，传来了女人的温柔语声：“娘，是你么？”

夜鹤莫雨一声不吭，上楼。

他看见了披散头发的王家女儿。

这女孩儿很俊俏。

夜鹤莫雨心里才明白，他这一次来金刀王鹏家，并不只是想杀人。莫雨飞身回裘府。

偌大的汴梁，如今他已在夜里，来去如走无人之境。

他回到了裘府，他回到了梦姑住的那间屋里。

梦姑躺在床上看着他。

他很快活，心情也极佳，他坐在梦姑身边，抚摸着她的脸：“好梦姑，你为什么还不睡？”梦姑无语。

他笑了：“我很累，一会儿，是不是还要你搂着我的头去睡，只有你抱着我的头睡，我才会睡得很香。”

梦姑点点头，她很快活：“你做什么去了？”

莫雨一笑：“我去看看汴梁夜景。”

梦姑的神色很惊疑。

她抱着莫雨，莫雨果然很快地入睡了。

她看着莫雨，她的脸上满是柔情，她喜欢这个甜言蜜语的男人。男人不懂温柔，还算什么男人？

她突然怔住了：莫雨的衣袖上，有血迹。

他杀了人么？他的手上，有牙痕。他被女人咬过，女人咬了他，他杀了人。

梦姑流泪了，她的泪水落在夜鹤莫雨脸上。

莫雨觉得有人，他睁开了眼。

床头果然站着一个人，身穿白色衣服，戴了面具。

莫雨道：“你是谁？”

那人轻轻从脸上拿下了面具。

这是雷霆，那个比以前更瘦削，更冷酷的雷霆。

莫雨很聪明，他一举手，点了梦姑的睡穴。

“你要做什么？”

雷霆看着他：“杀你。”

莫雨突然笑了起来：“杀我？……”

“你杀了金刀王鹏一家，奸了他的女儿，又吊死了她。”

莫雨笑道：“你不是江湖豪杰，你也不是大侠一剑萧晓。”

雷霆脸如冷霜：“我要宰了你！”

莫雨阴笑：“那你为什么不动手啊，杀啊，杀啊，杀了我，你女儿就成了寡妇了。你也看见了，她喜欢我，她刚刚为我杀人而哭，哭得很伤心，可她还是抱着我的头，你杀吧，杀死我，你女儿也活不成了。”

雷霆愣住了，他无法下手。

天下该杀的第一个人，就是这个莫雨，但他无法一手杀死这个莫雨。

莫雨笑道：“你又成为那个天下第一高手雷霆了，是不是？可喜可贺啊，我也就成了天下第一高手的女婿了，从今起再也没有人来杀我了！你说这好不好？”

莫雨笑得很放肆，笑得快活。

雷霆看着他，他以为一切都过去了。没有，还没有。还有他的女儿梦姑。

他只好转身向外走。

红梅又站在莫雨的面前。

“你好快活啊！”

莫雨看着她，面对这个女人时，他似乎没了那一点温柔，他无法装出温柔。因为这个女人知道温柔是他在作戏。

“雷霆也不会杀你，可他一定要杀裘独，也会去杀萧晓，这样你岂不是会很快活？”只要雷霆活着，他就会成功，雷霆会替他杀那些人，让他成为金银帮的帮主。

莫雨的淫心大起，搂抱住红梅。

“如果斩了裘独，我做了帮主，一定杀死梦姑，娶你们三姐妹做我的女人。”

红梅咯咯而笑：“你舍得这美貌多情的哑女人么？”

莫雨也笑了：“这破烂女人，让那个下三滥的袁丁儿、鱼片儿也捡过便宜，我又何必顾惜她？”他搂紧了红梅。

红梅突然一声尖叫。

莫雨松开了手。

红梅看见了什么？

莫雨慢慢回过头来。

梦姑正静静地坐在床上，眼怔怔地盯着他与红梅。

莫雨居然会笑，点颦儿示意，让红梅走开。

红梅冷冷一笑，人从窗子飞出。

莫雨凑近梦姑：“这是个疯女人，她总缠着我……”

梦姑冷冷地看着他，她从来还没有过这样的眼神。

莫雨心中暗道糟糕，他已经点了梦姑的昏睡穴，是谁让她又醒了过来？是雷霆，还是红梅？莫雨用尽了温柔，话语甜如蜜，情意浓如酒。

哑女人梦姑无泪，也不讲话，她为什么不再向莫雨比划手势？她坐在梳妆镜前，她一点点梳理她的头发。

母亲范蔷儿的头发就是一丝也不凌乱的，她的头发也该没一丝儿凌乱。

她穿好了衣服，梳妆打扮好了，坐在窗前。

这是那扇莫雨打开的窗子，莫雨从这扇窗子外进来，从此进入了她心扉。

莫雨不再讲话，望着这个冷艳的女人。

他突然发现这个哑女人十分美艳，遇到的所有女人都更美。他有过天下最美的女人，他是不是会失去这个女人？

梦姑终于对他比划，只一句：“你下楼去！”

莫雨在哀求她：“梦姑，梦姑，我真的很喜欢你，真的，对别的女人，我都是逢场作戏……”

梦姑仍是那一句：“你下楼去！”

莫雨流泪了，他的泪水流在脸上，他的痛苦也在脸上，他向梦姑跪下了：“梦姑，梦姑，我向这个女人所讲的一切，都是骗她的，你何必当真？你难道不相信我么？”

梦姑不看她，还是那一比划：“你下楼去！”

莫雨知道他再也无话可说，慢慢走下楼去。

他的脚步很慢，他希望梦姑会唤他回去。

他的希望落空了。

他走到了楼下，站在院子里，听到梦姑关门的声音，梦姑也把窗子全关好了。

莫雨望着楼窗，他决心等一等。

梦姑会流泪么？女人一般都会流泪，失悔，然后沉沉睡去，直到明天，一切都照旧原样。

他等了一个时辰，还是两个时辰？他从来没等女人等这么长时间。

他觉得他该去看一看了。

他飞上了楼阁，打开了窗户。

梦姑仍坐在桌前，她莫非就那么睡着了不成？

莫雨仍然温柔：“梦姑，梦姑，到床上睡，夜凉……”

他摸到了冰冷的身体。

梦姑的怀中插了一柄匕首。

## 第二章 男人女人色

红梅走进了一所院子，这院子很寂静，夜色之中，有一股死寂。她急急地进了一间屋子，屋子里没点灯。

红梅一步步走进去，放下剑，很熟稔地脱衣服。

她觉得她的身体在变热，她抖散了她的头发。

她走到了床前。

她摸到了床上的人，这人只有左臂。

她不去摸他的胳膊，她知道这样会让他伤心。

她轻轻地偎在这男人怀里，觉得很暖和，她轻轻地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气。

男人讲话了：“你为什么来晚了？”

“莫雨今晚见到了雷霆，雷霆要杀他。”

男人没一点儿惊疑，他只是轻轻一叹。

雷霆恢复武功，本是意料中事。但没早早杀死他，是不是让这男人很懊悔？

他如果在那墓碑上纵身一击，不顾忌许多，不就早早杀了这个雷霆了么？

他如果在绿润附近，见到了那个卑琐老人就下手杀人，那难老叟不是只好叹气而返么？

他失去了最好的机会，他不会再有机会轻易杀死雷霆了，如今他与雷霆只好拼力一搏，他胜算不多。

男人轻轻道：“雷霆决不会杀死莫雨。”

红梅一叹道：“他没杀，起身走了。我解了梦姑的睡穴，与莫雨调情，让她看到了一切。”男人道：“梦姑死了？”

红梅一叹：“死了。”

男人无语。

红梅道：“我不喜欢那个莫雨，我想让雷霆早一点儿杀了他。”男人道：“他不那么简单，如果那样，他就不会是夜鹤莫雨了。”红梅呢喃道：“你什么时候让我们姐妹回来，你什么时候让我们离开那个金银帮？那个裘独没什么本事，他只是一个自大狂。他能成什么气候？”

男人笑道：“他想欺武当，压少林，你为什么不看着他，让他干一下试试？”

女人在絮语：“你不该把我们三姐妹送人，你这个狠心家伙，我们三姐妹最喜欢的是你，你知道不知道？”

### 第三章 大侠本色

邓飞来到了恶人亭。

他很欣赏这一座亭子，这亭子能让他快活，他站在这亭子里，才知道他是他自己。

他是中州大侠邓飞。

他是劫镖杀人的大盗邓飞。

他是恶人邓飞。

可现在，他要到沙洲上去见他的三位师父。

他跳上了小舟，掉舟向沙洲而去。

竹舍更破，竹舍内，愁和尚肩上仍然有那么一个鸟巢。鸟巢已空，鸟儿已长成，飞去空留一巢。空巢何用，为什么他仍然要留这一巢在肩上？

淡和尚更瘦，笑和尚脸色更红，笑得更快意。

邓飞向三位师父施礼。他拿出了三坛酒，放好了三个食盒。

每逢他要去赈灾，行前总要来聆听三位师父教诲，来同三位师父喝上一顿酒。

三位和尚戏称这一举为“入世”。

既能“入世”，岂能脱俗？

邓飞举杯道：“三位师父，徒弟这一次又要去川陕赈灾了，但愿有三位师父洪福护佑，一路风顺。”

愁和尚一饮而尽道：“好！”

淡和尚喝光了酒，道：“好酒！”

笑和尚一笑：“好酒！”

当然是好酒，果然是好菜。

三位师父不能脱俗，一年又只能这么畅饮一次，自然就容易醉了。

邓飞也喝光了一坛酒。

邓飞道：“师父，弟子醉了，可不可以唱上一曲儿？”

淡和尚道：“唱！”

邓飞一醉，便生狂态，拔剑弹铗，引吭而歌：

“恶人亭，

生人恶。

一生只把剑来磨。

风光杀人易，

刎颈溅腔血。

有人赞，称风节，

有人叹，多罪孽，

善善恶恶谁评说？

我自由心做！”

唱罢，挥剑而舞。



剑舞成剑气，浑洒，豪放，当世已无几人能敌。

愁和尚一叹道：“邓飞，邓飞，你已成天下高手，当世已无人能敌。”

邓飞一怔，慢慢道：“还有一剑萧晓。”

淡和尚道：“他可敌你二十招。他怕，就杀不过你。”

“他怕什么？”

“怕丢了富贵。”

笑和尚一笑：“如果雷霆活着，你敌不过他。”

邓飞不介意：“他没了武功，只是死狗一条。”

邓飞突然停下了剑。

淡和尚、愁和尚、笑和尚都看着他。

愁和尚道：“邓飞，你舞剑时，有杀气。你想杀死我们三人。”淡和尚道：“你在酒菜中下了毒，那是无色无味之毒。”

笑和尚一笑：“我早知道，每劫人钱财，你都把最好的东西留给自己。这么做去，心一天比一天大，你已经不甘心再这样活下去。”

邓飞惊愕，——看着三位师父。

他们怎么会什么都知道？

他冷笑着，他们已经中了毒，又会把他怎么样？

愁和尚一叹：“邓飞，邓飞，你以为你会毒死我们么？”

愁和尚以食指指地，突然一股酒箭直射向地面，地面噗噗冒尘烟，这是喝下去的酒毒。

三位和尚的酒毒都射向地面。

邓飞知道他错了，错估了三位师父。

他毒不死他们，他必然会被他们杀死。

他摸过剑来自刎。

叭——，愁和尚隔空点穴，点住了他曲池、上廉、三里三穴。剑落在了地上。

淡和尚问道：“邓飞，如果你走出竹舍，还去不去川陕赈灾？”邓飞低头道：“只此一次了，明年不再做这个了。”

三位和尚也明白邓飞不再赈灾，想做些什么。他想做天下黑道的梟雄，想与武林中的豪杰一拼。

愁和尚道：“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

邓飞默然，三位师父一定会杀死他。

淡和尚道：“邓飞，你一定把这次赈灾做完么？”

邓飞心里一松，道：“当然。”

笑和尚道：“你不说谎？”

邓飞冷笑，生死攸关，他何必说谎？

愁和尚道：

“人生有千愁，

尘世不曾留；

善恶终须报，

荒唐亦春秋。”

愁和尚闭目不视，也不再讲话。

淡和尚道：

“恶人终须恶，

善人难到头。

一念归邪恶，

轮回落我头。”

笑和尚一笑道：

“一笑不计较，

善恶任人酬。

风波不须念，

世事皆阳秋。”

三位师父看着邓飞，齐齐自断经脉而死。

愁和尚尸身不倒，仍是一副愁容。

淡和尚尸身不倒，仍是一脸淡漠。

笑和尚尸身不倒，仍是一脸笑意。

竹舍更为破旧，早已不堪风雨。

邓飞站在沙洲上，看着风中摇曳的竹舍。

他脸上突然流出了泪，跪在沙洲上，向竹舍磕头。

他站起身来，走过去，点着了一把火。

他看着竹舍烧着了，火势熊熊。

庄里的人都隔湖相望，但没一个人敢上沙洲来，因为邓飞有过严令。

他看着这竹舍烧成了灰烬。

邓飞转身想走，他突然发现在灰烬之中，有光芒闪现。

有什么珠宝在这里？三位师父从来不顾尘俗，自然不会留下什么宝贝，一定有什么武林宝物不曾传与他。

邓飞进灰烬之中查找。

他呆住了。

在灰烬之中，熠熠闪光的，是三位师父焚尸之后的头骨、腿骨，这儿有数十块骨殖，化成了舍利子，闪着奇异的光。

舍利子如珠贝，内中的纹象雪花。

愁和尚的舍利子中的花纹象霞，象粲然的笑意。

淡和尚的舍利子色彩极浓，象虹彩般绚丽。

笑和尚的舍利子旋着花色，极白，很纯净。

邓飞知道，世上很少有人可以焚尸之后得到舍利子，除非这人是道行极高的高僧。

三位师父与他邓飞皆做恶事，他们教出了他这一个恶人邓飞，他们为什么还是高僧？

舍利子终是宝物，邓飞很贪婪地收捡起来。

他在笑，只要是宝物，师父的骨殖他也敢要。

## 第四章 梆声黎明

夜很寂静。

城西关帝庙已经很长时间无人光顾了。关老爷不论有人无人光顾，总还是在捧卷读书，读《春秋》。

据说《春秋》能教人学得正派。

有人夜行。

进来的是乞丐无用。

他把关帝前的蜡烛点燃，在殿上生一堆火，人就坐在地上，闭目用功。

又有夜行人来。

这人进了庙，走在乞丐无用面前。

无用不睁眼。

这人是巫四，算卦先生巫四，他也在无用对面坐下。

又有人嗖嗖纵奔。

这人进了庙，与无用、巫四两人鼎足而坐。

三人不发一语，在静静地等。

脚步声慢慢响起来。

走进殿来六个人。

这六个人以阴魂手为首，他向巫四三人笑道：“好，果然不愧是下九流的人物，你们敢来赴约，这让我没想到。”

巫四愤然道：“你们杀了我们兄弟数人，我们总有账可算！”

阴魂手傲然冷笑道：“你不必生那么大的气，你们老大、老二、老三、老五、老六、老七都死了，留下你们三个活在这世上，该有多寂寞，不如随他们一起去，你看好不好？”

巫四站了起来，无用与笑笑翁也站了起来。

他们三人背脊相抵。

阴魂手笑道：“告诉我们雷霆在哪里，不然交出你们那个更夫老三来！你们不是新交了一个更夫老三么？他怎么没来，下九流中的人不齐，我怎么送你们上西天？”

巫四一叹道：“你找不到他。”

阴魂手恻隐一笑道：“下九流到阴世间会齐，少了一个更夫，你们哪里会知道到了什么时辰，那样岂不误事？”

巫四、无用、笑笑翁都不回话。

阴魂手呼道：“杀！”

这是金银帮的杀手，是些江湖上的一流高手。

巫四、无用、笑笑翁三人背相抵，苦苦血战。

一个杀手剑刺在了巫四的肩头，立时血流如注。

无用打得眼红，笑笑翁的吹管舞得呼呼风响。

但他们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阴魂手一声呼啸，冲了进来。

他几掌挥去，便把三人杀开，让其余五个人围住笑笑翁与巫四，他扑向无用。

他的阴魂手鬼气森森，无用浑身内力便一无用处，浑身绵软。阴魂手抓向他的咽喉。

笑笑翁一吼道：“小心他那鬼手！”

无用一闪，阴魂手抓在他肩上大穴上。

他的肩膀耷了下来。

这时，天已经亮了。

梆——梆——，两声梆响。

拼杀的人都心神一怔。这梆声内力极深，象震响在他们心底，是谁在天亮时还敲二更？莫非是更夫徐不夜的鬼魂来了么？只见了一个白衣人站在庙内。

他就站在阴魂手身边，左手持槌，右手拿着一个梆子。

阴魂手一吼：“你是谁？”

那人道：“下九流中的老三，更夫廷顺。”

阴魂手一惊，这就是他们要找的雷霆，一路风雷动雷霆。

更夫廷顺道：“你杀死我大哥，杀死我五弟，六弟，七弟，还想杀死我们的四兄弟么？”

阴魂手凝神看他，不讲话。

更夫廷顺道：“天已二更了，你为什么还不睡觉？”

他又用槌敲了两下梆子，这声音很刺耳。

只见阴魂手戟指更夫廷顺：“你.....用.....一路风雷.....来敲.....我.....”

阴魂手突然七窍流血，倒地而死，一地死尸。

只站着四个人。

巫四向更夫一揖：“雷大侠……”

更夫的声音很慢：“你为什么不称我三哥，我不能做下九流中的更夫老三？”

巫四和无用、笑笑翁都一揖：“三哥……”

他们眼中有泪。

更夫一笑道：“我这个三哥是你们救的，做什么事儿一定别丢下我，我听四弟的吩咐好了。”

他向巫四一揖：“但有所命，宁死不辞。”

## 第五章 皇帝也想赈灾

神武殿。皇帝在画画。

皇帝都雅好琴棋书画，用此来打发那些无事可做的时光。

萧晓站在了殿前。

仁宗皇帝道：“萧都知，我想找你聊聊。”

萧晓躬身听命，他知道皇帝可以跟大臣聊聊，可以跟妃子聊聊，也可以跟太监聊聊，但决不会找他来闲聊的。

仁宗道：“听说江湖上有个中州大侠邓飞？”

萧晓明白了，点头道：“有这么一个人。”

仁宗道：“他功夫怎么样？”

萧晓道：“他不行。”

仁宗皇帝一笑，只要萧晓说上一句他不行的话，很可能都不会久留在这个世上。萧晓说他不行，就是说他可以一剑杀死那人。仁宗皇帝道：“他好几年都用一百万两银子去赈灾，是不是？”萧晓道：“他干了五年了。”

仁宗皇帝道：“古人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话说得好，天下的人都是我的子民，既然是我的子民饿死冻死，干他邓飞什么事？”

萧晓不语。

仁宗皇帝道：“听说他去赈灾，老百姓还送了他一顶万民伞，万民伞是给大臣的，也是给皇上的，只有皇上才有万民啊。听说他还知趣，把那一顶伞儿埋了，不然那一年我就让你关顾他了。”

萧晓无语。

仁宗皇帝笑道：“萧都知，我也想赈灾，可我又没有一百万两银子。我的银子总也不够花，可邓飞的银子倒有的是。你能不能让他把这一百万银子给我，让我去救济救济灾民，也好混个什么万民伞啊.....”

萧晓点头，要起身走去。

仁宗皇帝唤住了他：“如果他肯把银子给你，就让他活下去，明年再去赈灾么。”

萧晓躬身听命。

仁宗皇帝继续画画儿。

他这一幅画的画料也要几百两银子。

这幅画画的是皇宫，是鹤翔九天的金碧辉煌。

仁宗皇帝心里还有点遗憾，皇宫远没有画上那光彩夺目的样子，皇宫的宫殿已经很旧了。

他也需要银子，很需要。

仁宗皇帝自言自语道：“他从哪来那么多银子呢？”



## 第十七卷 生杀劫

### 第一章 各家心事皆难言

狮虎镖局原来是狮吼镖局，因为有了大侠邓飞主事，狮吼镖局成了狮虎镖局。狮虎镖局很兴旺，上上下下一片忙碌。

如今镖局人都在忙一起镖，向川陕去的一起镖。

明说是有人托保的镖货，但镖局的人都知道，这镖货是大侠邓飞去救助川陕灾民的银子。

一起镖从汴梁出，是坐标七十万两的银鞘。

另有一起货从中州出，是价值三十万两的银子。

中州大侠邓飞随汴梁这批镖货走。镖题们心里也有底儿，你随中州大侠邓飞走，一路上没人劫这镖银，连黑道上的人也知道，这是造福百万人性命的大事儿，不能劫这镖，穷死也不能劫。这一路镖会很安全，而且是光彩路儿，上上下下的人都很快活。他们眼睛看邓飞那神色，象看神仙，满是敬仰。

这才是中州大侠的本色。

破庙内。

笑笑翁、无用、巫四三人在等雷霆。

他们第一次约雷霆来。

雷霆来了，对三位兄弟一揖，坐下了。

巫四慢慢分说：“中州大侠邓飞带有一百万两银子去川陕赈灾了。”

雷霆看一看巫四，他目光中有惊奇：难道下九流对这银子有兴趣？

巫四苦笑：“咱们和邓飞有仇隙，他杀死了咱们的师父，咱们下九流是他不共戴天的仇敌。”

雷霆黯然：“不瞒兄弟们说，我有一个朋友，临死时交托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同萧晓的恩怨，第二件事就是要保邓飞的银子平安到川陕。”

巫四道：“咱们找你，也是这事，师父交代，切勿找邓飞结怨报仇，要保他的银子勿被人劫走。”

雷霆道：“好兄弟！”

下九流忍辱负重，让他钦敬。

巫四道：“有两起镖货，一起从汴梁出，直奔川陕。另一起从中州出，也直奔川陕。两起镖货各走各的。中州那一起镖货交托由快剑云飞、摘金手吴凤押送。”

雷霆点头，这两个人在江湖上名头都不小。

巫四道：“我和八弟、九弟随这邓飞走，想暗中助他一臂之力。中州那边，恐怕有闪失，是不是三哥去一次川陕？”

雷霆一诺道：“好！”

他向巫四、无用、笑笑翁一揖，起身便走。

三人看着他的背影。

笑笑翁道：“萧晓也算大侠，狗屁大侠！雷霆这个人，才够一个大侠。”

巫四、无用也一叹。

就有人搭话道：“笑笑翁，你是在骂我么？”

三个人回头，大吃一惊。

原来萧晓正坐在关帝爷手捧的那本书上。

萧晓道：“我真想告诉你们，杀你们下九流，告诉他们雷霆成了你们这群王八蛋中的更夫的，就是我。”

巫四、无用、笑笑翁漠然看着萧晓。

萧晓一叹道：“你们三个，死定了。”

三个人突然一声狂吼，一齐冲向关帝塑像。

《春秋》这书被打碎了，关帝爷也没了一支手臂。

萧晓身子一飘，人就站在三人身后。

无用怒吼：“你这个王八蛋……”

他眉心沁血，这一剑刺入了他头中。

笑笑翁和巫四一齐扑向萧晓。

只见剑光一闪。

巫四扔了扇子，笑笑翁扔了吹管，两个人抱住了。

巫四道：“他杀了咱们下九流……”

笑笑翁笑：“不对，还有老三……”

巫四也笑：“老三准宰了他这个王八蛋……”

两个人倒地，吐血而死。

裘独把他那件金丝银线缕成的袍子放在椅子上，他很小心，他让倚梅、笑梅好好侍候他，两个女人会让他忘了自己。他很快活，也很舒畅。这时，正是两个女人为他出主意的时候。

他越来越喜欢听这两个女人的话了，因为他相信，只有这两个女人，才相信他的威力，才相信他能当武林的霸王。

倚梅道：“中州大侠邓飞又要川陕赈灾了，他有一百万两银子送人呢。”

裘独只是冷哼了一声，他可不搞这沽名钓誉的玩艺儿。

笑梅偎着他：“帮主，你喜欢不喜欢这一百万两银子？”

倚梅道：“银子多了不咬手。”

笑梅道：“有人说，中州大侠也有野心，最近也在网罗人，白道上的人都在帮他，这次他的一起镖从中州走，就由快剑云飞、摘金手吴凤押送。”

裴独的脸色很难看。

倚梅和笑梅明白，他曾想出重金收买这两人，可这两人不动心，如今他们都去帮邓飞了，这让裴独难堪。

裴独冷冷道：“把他的两起镖货拿过来，让他威风扫地，看他中州大侠怎么过？”

裴独一想邓飞那难受的样儿，就哈哈狂笑起来。

红梅在穿衣服，她穿衣服的时候动作总是很慢，她眼睛看着莫雨。

莫雨没表情，他的眼里已经浇熄了欲火，只懒懒地看着红梅。红梅笑道：“你不看看中州大侠的镖货么？他的镖货可有一百万两银子……”

莫雨道：“你说错了。从汴梁走的是七十万两银鞘，从中州走的是三十万两银子。这些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红梅道：“你对这些银子不感兴趣？”

莫雨冷冷一笑道：“对这些银子感兴趣的人太多了，何止是我？”红梅道：“我明白，你已经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了。你已经忍耐不住了。”

## 第二章 劫镖

狮虎镖局的镖车在大路上走动。

快剑云飞、摘金手吴凤两个人押镖。

他们很快活，因为中州大侠邓飞信任他们，把这赈灾的三十万两银子交由他们押送川陕。

他们要一路小心，一定把这些镖银好好押到灾区，既完成邓飞的交托，也做了一件善事。

快剑云飞、摘金手吴凤也不怕有黑道人来讨麻烦。

天下很少有人会来讨他们麻烦的，除非他们不要命了。

镖车十辆，有三个镖师，加上十个趟子手，还有二十个推车人，浩浩荡荡，一路热闹。

趟子手当然要喊镖：“狮子一吼，老虎大开口！”

这镖局喊镖，为的是提醒黑道上的人：镖来了！告诉他们，凭交情，他们该退避三舍，不来劫镖。凭手段，押镖的人也不惧你黑道高手，你如来劫镖，定要你好看。

这一趟镖车走了三十里，在路边一个酒店打尖。

这是一家很小的路边酒店。

酒店是半边篱笆当墙，竹篱只到齐胸高，店内沾一路灰尘。店里有那么三四张小桌，桌上摆着筷子和小盘，都脏得很，让人看了生厌。酒店掌柜的是一个老人，一个龙钟老人，行动迟缓，好像能坐在他店里的人都可以坐上三日五日，不急于赶路似的。

他行动极慢，慢得象脑袋都停滞了。

快剑云飞和摘金手吴凤进到酒店里喝酒。同行的三位镖师坐在下首相陪。

镖车就停在小店外面，趟子手和推车人都在路边休憩，从小店里讨来热干粮，喝着大碗热汤，一个个汗津津地躺着、坐着休息。云飞和吴凤，三个镖师在等着上菜。菜好半天才炒好，端了上来。

旅途劳顿，这几盘野味也让云飞、吴凤精神一振。闻上去味道不错，看上去色儿也佳，云飞便快活喊道：“店家，拿酒来！”

这酒拿的却慢。

一位镖师不耐烦，去灶屋取酒，见那老店主正在用一块脏兮兮的抹布擦酒坛子，怎么也擦不净。

镖师不耐烦，捧起酒坛就走。

菜也香，酒味儿也不错，云飞很快活，喊道：“来，来，喝上几杯再上路。”

三位镖师口渴，就急着喝酒。

吴凤突然道：“慢！”

她从头上摘下银簪，一一放在酒杯之中一试，见酒无异状，又放在那几盘菜里，见菜也没什么异样，才向众人莞尔一笑道：“好，吃吧。”

云飞一笑道：“还是你细心，但谅这村野小店，也没有什么邪门歪道。”

五个人就放心吃喝。

秋太阳很毒。

从路上驰过来一批马，马中间护着一辆车。

马上有三四个汉子，这都是些很剽悍的男人，他们脸色冷漠，对这镖车和一群护镖人看也不看。

他们有的背着长剑，有的马鞍上挂着双钩、单刀，骑的都是骏马。

马上一人欠身对车中人行礼道：“夫人，这里是有一个小店，是不是在这里吃上点儿东西再走？”

马车很是华贵，单是那四匹驾车的踏雪乌骓就极难得，一色乌黑发亮的黑色毛皮，都是四蹄攒雪的白色。

马车是用银镂刻出来的，饕餮云纹围绕车身，紫金丝帘悬垂车前。

看来这马车的主人一定是一个很华贵的夫人。

就听得车中人莺声燕语，轻轻说道：“既然有小店，为什么不停下来，让大家吃点东西，喝点酒，再赶路？”

大汉躬身答应，回头道：“下马，吃点东西再走。”

吴凤看那四个汉子下马的姿势，心中暗暗吃惊，这四个汉子的功力不凡。他们下马时，只用手轻轻一摠马鞍，这一摠，就让一匹良马宝骥身腰一沉，一动不动，他们飞身下马，那马又都能马上展腰而动，身上的压力瞬间变得一无踪影，于是那马都向上一纵，跳起来嘶鸣。

这是些一流高手。

四个大汉躬身而立，等待着那夫人从轿车里走下来。

就闻到一阵香气扑鼻。听得见细碎的裙裾声响。就见一个袅袅婷婷的女人走下了轿车，她的头上蒙着轻纱。

她慢慢走进小店去。

她知道屋里的人都在注视着她，她也喜欢让男人们都注视着她。

她仪态万方，走过去，在一张闲桌上坐下了。

四个大汉围站在她身边，问：“要吃一点什么？”

女人在沉吟，她是那种很挑剔吃食的人。

她柔声细语道：“荒野小店，也没什么好东西可吃，还是把我车上的那两个食盒端来，将就吃上一点就是了。”

两个大汉领命而去，从车上取来两只食盒。

这是两只古色古香的雕木沉香食盒。

打开盖子，从中取出几个很精细的瓷碗来。

碗里有一些谁也叫不出名堂的菜肴。

云飞五人都注意这女人，如此行事的女人，一定是很漂亮，很尊贵的人。她是什么人？

女人撩起面纱，他们就会见到这个神秘女人，可她并不撩起面纱，她只是用手轻轻撩起它，把她那樱唇小口凑上来，慢慢吮一口菜，就放下面纱。只吃了几口菜，她就撂下筷子，不吃了。

吩咐这四个大汉：“把菜拿下去，你们去吃。”

四个大汉躬身答应，把菜拿到一边桌子上，四个人匆匆吃起来，这女人静静坐在桌边，在眺望大路，看那一无行人的大路。

云飞和吴凤、三个镖师又开始喝酒。一坛酒已经喝下去了，他们准备喝完这些酒就上路，他们已不再对这贵夫人注目了，可这女人站起来，袅袅地来到他们面前。

云飞、吴凤都放下了酒杯。

女人身上有那股奇异的香气，这香气让他们很不舒服。

女人问道：“快剑云飞，摘金手吴凤？”

云飞和吴凤都点点头。他们冷冷看着这个女人。

他们直到此时，还没看清这女人的面目。

女人笑了：“快剑和摘金手想护送三十两银子去川陕赈灾，是不？”

云飞和摘金手吴凤想拔出兵刃，但怎么也站不起来了。

他们中了毒！

酒中无毒，菜里无毒，难道是这个女人身上有毒么？难道是她身上那香气有毒？

云飞冷冷问道：“你是谁？”女人慢慢摘下了面纱。

果然是个很漂亮的女人，这女人云飞和吴凤都认得，她叫冷艳公主牟彩虹。

冷艳公主一笑：“三十万两银子不少，去川陕赈灾也要去，但就不须劳动你们五位的大驾了，自有我们五个人去，你看好不好？”云飞道：“胡说！这是中州大侠邓飞交来的镖银，怎么会交给你去赈灾？”

牟彩虹一笑道：“中州大侠风光了好几年，也该轮到别人去做做好事了，你说是不是？”

云飞、吴凤怒目不语。

他们已经中了毒，无法同这个女人动手。

牟彩虹道：“既是这样，你们就好好坐在这里，让我们去送镖银，我们去送，也会和你们一样好。”

冷艳公主又慢慢说道：“人家都说快剑云飞和摘金手吴凤好一双人人艳羡的世间伴



侣，看来果然不假，不知道你们二个去阴世间应该谁先谁后啊？”

云飞、吴凤恨恨地看着这冷艳公主牟彩虹。

这个女人的心肠很毒。

冷艳公主抽出云飞的快剑，笑道：“好，我想出一个主意来了，我用你的快剑杀死吴凤，再用吴凤的那奇门兵刃摘金手来杀了你，这是不是最好的方法？”

她出手很快，把剑向吴凤刺去。

吴凤不动，双眼眨也不眨地盯住这剑。

这是云飞的快剑，她从没想到这柄快剑会向她心窝刺来。但她不能动，她浑身已经瘫软，只能这样坐在桌子边，动也动不得。

她心里很悲凉，只是恨恨地盯住这个冷艳女人。

叭——，一根筷子打在这柄剑上。

这剑刺空了。

这时，冷艳公主牟彩虹身边站了一个人。这是那个老得不能再老的店主人。

他双目仍然昏目毛，喃喃说道：“大路边，小客店，你杀不得人的。”

冷艳公主吃了一惊，她变招很快，回手这一剑便向吴凤的头上削去。

她想占个先机，只要她杀死吴凤，这老人又能奈她何？

她身边四个大汉一齐出手，两个扑向这老人，两个扑向云飞和三位镖师。

这老人就是手段再强，也不会有分身之术。

但这老人突然一声厉吼。

这吼声从冷艳公主耳边炸起，轰轰鸣鸣响了半天。

她只一怔神工夫，手少阴经脉中的极泉、少海、通里三穴被制，手中剑已然到了那老者手里。

老人身子一飘就落在云飞前面。

四个大汉从空中扑跃而击，是心中操了胜算的，这几个人中了毒，他们必然会一击而杀，所以出手部位全是要穴。但他们怔神了，他们面前站了那个老者。

老人道：“如果你们滚回去，或者还会有命在。”

四个大汉当然不能缩手，四个人一齐声吼，扑杀这老人。

老人手里握着云飞的快剑。

这是一柄很薄很窄的剑。因为它快，就用不着很厚，很重。它出手迅疾，不等你动手，剑已入骨咬肉，又疾然而退，你哪里去找这一柄剑的破绽？

老人的手只是抖了抖。

云飞看呆，不禁轻轻一叹。他是快剑，但他没看清老人这一剑是如何出手的。

那一剑变幻成数剑，四个大汉的身形都迟滞了一下，几乎同时站定了。

他们都被老人点住了穴道。

冷艳公主轻轻叹了一口气：“你是一路风雷动雷霆？”

老人点点头。

牟彩虹道：“你何必管这闲事？这银子是邓飞的，又不是你的。”老人一笑：“我也喜欢三十万两银子。”

牟彩虹冷笑道：“这银子不好吃，你吞不得，别人比你的来头更大。”

老人冷笑道：“我知道你是谁派来的，我不怕一剑萧晓，我不怕那个皇帝。”

牟彩虹无语，雷霆连皇帝也不怕，她还能讲什么？

老人让厨子给云飞、吴凤他们端汤。

他们喝下汤后，渐渐地头上发了汗，可以站起来了。

云飞向吴凤看了一眼，他们侥幸没死，全靠这个雷霆相救。但雷霆是黑道第一高手，他们难于向雷霆言谢。

老人冷冷一笑，转身就走。

云飞脸变得绯红：“雷大侠……”

雷霆站住了：“我不是大侠……”

云飞道：“我代中州大侠邓飞，在这里向雷大侠致谢了。”

雷霆道：“邓飞算是个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理他？”

云飞本来以为雷霆救人，是为了保邓飞这一趟镖，但听得雷霆这么一说，顿时一愣，知雷霆根本看不起邓飞。

既然看不起邓飞，他又为什么救他与吴凤？

吴凤心中也满是疑惑：“莫非你想劫镖？”

雷霆冷笑道：“我从来不劫这种钱。”

吴凤道：“只要你不劫这趟镖，我就替川陕的灾民向你行一个礼了。”

吴凤深深一躬。

雷霆笑了：“好，不愧是摘金手，祝你们好运！”

雷霆走了。

吴凤出去招呼趟子手，把镖车拢起来，赶路。

三位镖师问道：“云大侠，这几个人怎么办？”

云飞看看吴凤。

吴凤道：“让他们自去吧，咱们走！”

云飞想杀人，但说不出口来。他明白，如果牟彩虹等几个人等上几个时辰，穴道自解，那时他们或许会追上来劫镖。但他不能说杀人，因为他是白道上的豪杰，不能轻易杀人。吴凤一说，他只好点点头，但他对那三位镖师道：“把他们的马带上。”

云飞向冷艳公主牟彩虹道：“得罪了。在下云飞，把你们的八匹马带走，如果此去川陕无碍，异日云飞将带这八匹骏马璧还，那时再来登门谢罪。”

吴凤本不想让他带走这马匹，但一想他那心意，原是为了镖银，就不再言语，任由

他吩咐镖师去做。

云飞和吴凤默默上马。

他们听说过雷霆，也知道他是黑道上的第一高手，也知道雷霆失去武功，在江湖上被金银帮追杀一事。既然雷霆恢复了武功，江湖上怕又要血腥四起了吧？金银帮行事险恶，雷霆又是睚眦必报，看来该有一场拼争了。

云飞脸色阴沉。

吴凤明白他心意，道：“你不该沮丧，天下也只有一个一路风雷动雷霆。”

云飞感激地看看她，她明白他的心情。一个被人称为快剑的人，见到别人用剑，看都没看清，那心情一定很不好受。

### 第三章 七十万两镖银

狮虎镖局的镖上路了。

邓飞走在中间，前面有狮虎镖局的六个镖师，后面又有六个人在护镖，邓飞自己走在中间。每年他去赈灾，一路上都很热闹，有想劫镖的人，也有专门来保护这趟镖的英雄豪杰。邓飞有时暗暗好笑，笑那些想劫镖人的痴心，笑那些来保镖的人多事。

有中州大侠邓飞一个人保镖，这镖也会万无一失。

他怕谁？愁和尚三位师父已经断言，天下人没人可以在他剑下走过二十招的，连一剑萧晓也不例外。

只有一个人让他害怕，那就是一路风雷动雷霆，但雷霆已经没了武功，形同废人。他还怕什么？他什么也不用怕，他什么也不怕。如果这一趟赈灾成功，他将要号令天下武林英豪，要在江湖上争武林霸主的地位。

只有他才可以做到这一点。

镖车走在山岗上，这一趟镖车足有二十五辆。

一趟镖，连镖师、趟子手带推车人共有上百人。邓飞喜欢热闹，喜欢排场。

上了岗，有一块大石立在路边。

这块石头叫饿虎石，象一只饿虎，蹲踞在路边。

饿虎石上，坐着一个人。

这人一身白色长衣，一动不动，风吹衣袂，飘拂着一只空袖。这人背后插一柄长剑。

路中间三块小石子，鼎足而放。

镖师都是行家，一见这小石子，就如临大敌，马上停住镖车，上前问话：“喂，你是谁？你想劫镖么？”

那人不语。

一位镖师性子急，大声吼道：“混蛋，就凭你一个残废，还想劫镖么？”

那镖师拎一口泼风刀，直跳上饿虎石，挥刀就砍。

只见那人挥了挥左臂，也未拔出剑来，这镖师便一个角力斗从饿虎石上滚下来。

两个镖师忙去扶他，一柄刀插在他腹中，血流不止，人已不活了。

镖师大惊，忙叫一个趟子手去喊中州大侠邓飞。

邓飞来了。

他心里很快活，没人知道他听说有一个人要劫镖，心里竟然很快活。他这是最后一趟赈灾，他不愿意这一趟镖很平静，情愿出点事，也好显显中州大侠的威风。

他心里想道，一人就来劫镖，看来这人好胆量；又能一招把狮虎镖局泼风刀许亮杀死，这人的功力看来不同寻常了。

他又惊又喜。

邓飞拍马来到饿虎石前。

邓飞冷笑了：“是你？”

那人点头道：“是我。”

邓飞道：“这年头真的变了，谁会想到，一个好好的大侠一剑萧晓竟然也成了劫镖贼呢？听说萧大侠不是在皇宫里做大官么？做大官的人，自然俸禄不缺。怎么萧大侠不去做官，反来做贼？”

一剑萧晓笑了：“其实，所有的大侠都是贼。有的偷名，有的偷利。偷得巧些的，象中州大侠邓飞，杀人越货，偏偏无人知晓。谁会相信中州大侠送去赈灾的银子上满是血腥？谁会相信中州大侠邓飞只是一个欺世盗名的贼子？”

邓飞冷笑，他不想搭话，他不想让人家谈论他是贼这个话题，道：“既然萧大侠要这一批银子，为什么不下来取？”

萧晓道：“好！我就来取！”

他身子一纵，衣袖飘袂，人如大鹤，一飞而下。

剑如匹练，直刺向中州大侠邓飞。

如果在一年前，邓飞根本无法接住这一剑。但现在的邓飞已经不是从前的邓飞了。他飞身迎上，两人都出剑，剑在空中飞速来去，直斗十个回合。

两人又都倏然分开，凝然而开。

一剑萧晓道：“好！”

他这一个“好”字，是赞扬邓飞的剑法。他很吃惊，一年多不见，邓飞的剑法极有进境，他已经不能轻易胜得邓飞了。

一剑萧晓道：“邓飞，你的剑法不错。”

邓飞一笑道：“我劝你还是回头，免得后悔。不然你杀不死我，反而被我杀死。岂不让天下英雄耻笑？而且又坏了你的名声，大侠萧晓要劫这川陕赈灾的银子，被人杀死，那时你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有什么好处？”

萧晓冷笑道：“你果然会说，竟然说得我也相信你这混蛋象是个人了。”

邓飞道：“你为什么不再试上一试？”

萧晓道：“当然要一试。”

他慢慢走向邓飞。

萧晓的剑，最好贴身用剑，自古剑客多喜用长剑，匹练若虹，人如飘羽，剑光剑气袭人，可以伤人立死。但萧晓之剑，越是遇上高手，他则越喜欢近斗。他的剑长短随意，手臂若伸若缩，有无穷的变化与玄机。

他想与邓飞贴身而斗。

萧晓出剑了。

剑光绞杀着邓飞的身影，转眼之间，邓飞就会被剑光绞碎。

这时，邓飞走起了“金刚八法”。

金刚体重蹒跚，行步便不与人同，趑趄歪曲，斜倚扭侧，就十分诡异，萧晓的剑快，但“金刚八法”步子也快，且时时占着先机，向萧晓剑所不及处走，使萧晓剑落空。

萧晓惊出了一身冷汗，他疾忙向外退，仍是晚一步。

他的腰侧一凉，心里一冷。

他以为邓飞一剑已经杀死了或重伤了他。

但没有，那一剑的剑气刺得他肌肤隐隐作疼，那一剑只是削去了他那条飘飘的空袖。

萧晓的脸色变得一会儿白一会儿红，他知道邓飞手下留情了。他叹了口气，手一抖，一柄剑如嘶响蛟龙，扶摇直上，又一头栽下来，插在饿虎石上。

他转身慢慢走了。

邓飞很快活，他快活得有一点儿得意。

镖师们一声欢呼，他们从心底里佩服中州大侠邓飞。

江湖上的人谁会相信，一剑萧晓竟然败在邓飞手下？但狮虎镖局的镖师和趟子手亲眼见了这事实，他们热泪盈眶。

跟着西门寿局主，跟着严复局主，他们哪会有这扬眉吐光的时光？他们欢呼着，然后一齐向邓飞邓大侠跪下了，他们甘愿为邓大侠出生入死。

邓飞笑了，他知道师父说得对，他已经天下无敌，他成为天下武林的第一人了。

他要君临天下武林。

## 第四章 兔死狗烹

一剑萧晚晓空着双手往回走。

他走进一家酒店。

酒店里坐着几个人，这几个人是冷艳公主牟彩虹和那四个大汉。

萧晓静静地走进酒店，坐下来。

冷艳公主和四个大汉看到了他没有了宝剑，看到了他脸上那颓丧神色，牟彩虹不讲话，只是呼唤那大汉道：“拿酒来！”

大汉们迅速拿来了酒。

牟彩虹笑得很媚：“萧都知，我们来喝个一醉方休，你看好不好？”

萧晓一笑道：“好。”

他不愿得罪这牟彩虹，据说她是仁宗皇帝的宠人儿。不然宫外人也不会沸扬扬称她为公主。冷艳公主这称号不光武林中人知晓，连汴梁城内的官吏们也都知道牟彩虹不好惹。几杯闷酒下肚，萧晓仍然闷闷不乐。

牟彩虹淡淡一笑道：“这一次来动手劫镖，你我都失了手，回去怎么向圣上交代？”

萧晓呷酒不语。

他怎么向仁宗皇帝复旨，他向仁宗皇帝说了一句邓飞“他不行”。但邓飞的剑术很厉害，让他也受不了，他怎么办？

冷艳公主挥挥手，让那四个大汉退出去。



她抚摸着萧晓的肩：“萧晓，萧晓，萧晓，你难道不知道我的心意么？”

萧晓心里一阵了激动，这个女人很喜欢他么？她想要他做什么？冷艳公主道：“我知道你，自从你入了皇宫，做了官以后，你的剑便没了锐气，多了骄气。锐气不足以致人命，骄气多使人自生倦怠。你如果和我走了，咱俩到一个人都找不到的地方去，你好好练好你的剑，再出来寻邓飞报仇，好不好？”

萧晓在心里思忖，他要不要听这个女人的话。他想做武林霸主的时日已久，还有弄梅三影在等他，他能跟这个女人走么？

他摇摇头。

牟彩虹道：“你准备回去向皇上复旨？”

萧晓又摇摇头。

他不回皇宫去了，他要去办他自己的事儿，他要找他自己的机会。

冷艳公主偎着他：“好，那我跟着你。”

萧晓心神一荡。这女人同弄梅三影不同，她端庄，象个华贵美妇，而弄梅三影却是江湖女人习气太重。她很娴雅，让他更生一种爱慕之心。

他用他的左手去抚摸她的头：“好，好。”

蓦地，牟彩虹点了他的肩井穴。又疾动如飞，点他六道大穴。冷艳公主嘿嘿笑了，她笑得很冷，“萧晓，萧晓，你知道皇帝为什么派我跟你来么？”

萧晓不语，他心里明白了一切。

“如果你杀死了邓飞，可以完成这次赈灾，回去皇上就会封你为内侍省都知了。那时你是皇宫里的大红人，连我也奈何你不得了。但这次如果你输了，想走，皇上则只有一个秘旨：杀死你！”萧晓一叹。他早就想过这个结局，但他以为他的左手照样可以用剑，而且可以用得更好。他错了，他以为除了雷霆，他不会败给任何一人，他错了。

冷艳公主在冷笑，一只纤纤玉手托起了他的下巴。

“实话告诉你，如果不是皇上看中了我，我真说不定哪一天会倒在你怀里呢。我喜欢你这一张脸……”

萧晓不语，如果能动手的话，他一定宰了这个女人。

冷艳公主一叹：“可你那天丢了胳膊，我一看见你就愣了，我一句话也没说，但我回屋后却哭了，那天我哭了半夜……”

她的眼睛很大。

她说话声音很轻：“皇上喜欢我，但他有许多女人。你呢？你是不是也有许多女人？”

萧晓低头，他实在无法看这女人美丽的脸庞。

冷艳公主道：“萧晓，萧晓，你要记住，是皇上要杀了你，是他要杀死你的……”

她拔出一柄短剑，柄短剑一尺三寸长。

她凄然一笑：“我会一剑把它刺进你的心窝，让你没丁儿点痛苦。”

她真的流下了泪水。她闭下了眼睛，用力一刺。萧晓不能动，他只好眼睁睁被她刺死。

冷艳公主剑快如风。

剑滞住了，被人握住。

握住他短剑的人是雷霆，一路风雷动雷霆，雷霆的手居然不怕这柄吹毛断发的利刃。

雷霆道：“萧晓该死，也轮不到你这人出手。”

冷艳公主一叹道：“你以为我舍得杀死他？”

雷霆道：“你这一剑用足了力气。”

冷艳公主幽幽一叹：“你不明白我的心。他一死，我也不会活下去。”

雷霆一笑：“是么？那为什么你不先死，这个萧晓由我来杀？”冷艳公主笑得淫荡。

“真的么？如果你说的是实话，我一定先死，我在阴世间等他。”她脉脉含情地看

着萧晓，把剑对准了自己的心窝，她真的要陪萧晓死？她真的能自杀么？她是因为真心喜欢萧晓，甘心为他而死，还是见雷霆到来，知道她处境不妙，决心一死？

雷霆抓住了她的手。

剑落在了地上。

“你为什么不让我死，难道你也喜欢我这个女人么？”

她斜着眼问雷霆。

雷霆道：“他不想让你死。”

萧晓道：“如果你真喜欢我，你就回去，找一个时机逃走，别在为皇上卖命了。”

她没点头，是她不愿意这么做？还是她不想骗萧晓，不忍心再欺骗他？

她走了，带走了那四个刚刚被解开穴道的大汉。

她仍回汴梁去，仍回到她那个寂寞清冷的院子里去，她还要等么？等着那个忙忙碌碌的皇上偶尔想起她来就驾幸一次么？她需要等多少个凄风苦雨的夜晚？

雷霆看着萧晓站起来。

他又是一个笑得很自信的一剑萧晓了。

雷霆注视着他，这是他的一个对手，雷霆很尊重一剑萧晓。

如今，他与萧晓都那么随随便便地站着，他们再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做站在墓碑上那种虚势了。

他与萧晓都精进了一层。

雷霆道：“十年前，你杀了江南巡按陆文恩一家？”

萧晓点点头道：“不错。”

雷霆道：“你为什么杀他？”

萧晓道：“皇上秘旨，因为他收到了三顶万民伞。一顶上有‘为民父母’，还有一顶是‘青青苍天’，最后一顶是‘贤如尧舜’。”

雷霆黯然。

“为民父母”还可以，只说众民百姓的父母官。说“青青苍天”，就有一点不妙了，你是青青苍天，皇上是什么？最后那一顶伞就更大了，“贤如尧舜”，你是尧舜，皇帝是什么？

萧晓道：“皇上等了他三个月。如果三个月内陆文恩把这三顶伞送来，皇让就会褒奖他，升他的官。三个月不送来，就杀他全家。”

雷霆凛然道：“他没有送那三顶伞？”

萧晓一叹：“送了，但来人在途中病了。我杀了他一家，回到汴梁，那三顶伞和江南巡按的那道贺表一齐都上来了。皇上敕封他死后哀荣，哀极人臣。”

雷霆一叹道：“我爱朋友之托，为陆文恩一家报此血仇。”

萧晓道：“好！”

他十年居官，究竟杀死多人？只有他自己知道。

雷霆道：“你好自为之，也许我杀不死你，而只能被你杀死。”萧晓一笑。

雷霆道：“你的剑呢？”

萧晓道：“人在，剑也在。”

雷霆道：“也好。”

十年期一搏。

雷霆的心也在咚咚跳着，他想起绿润，他以前从来不在与人生死搏杀时想范蕾儿，想梦姑，如今在怎么儿女情长起来？

他想那一个笑吟吟的女孩儿绿草儿。

他因为心里在挂牵着一个绿草儿就心中踌躇么？他因为挂牵那绿草儿就有些不敢面对这个一剑萧晓么？

萧晓站在他对面，萧晓身上突然猎猎飘袂，充满了杀气。

雷霆眼看着萧晓。

萧晓手中无剑。但如萧晓这般的大家，手中无剑也是有剑。

雷霆道：“你和我，十年期一遇.....”

萧晓道：“早晚得一战。”

雷霆道：“早晚一战，不如此时一战.....”

雷霆浑身骨节格格炸响，他长吁一口气，从他身边隐隐响起风雷。

一路风雷动！

他扑向萧晓。

他知道萧晓那一柄剑，一旦萧晓出手，定会有无边剑气冲天而起，那剑气坚不可摧。

他挟一路风雷，双掌劈山成式，直砸向萧晓。

萧晓待雷霆飞身而击，一纵而落其势已衰时马上出掌，挟漫漫剑气，向雷霆纵击而上。

萧晓的手成剑，直划雷霆。

雷霆也直冲至萧晓面前。

萧晓的手划在雷霆脖颈边，他停住了。

雷霆的掌已经拍在萧晓的胸上。萧晓的嘴边一点点沁血，雷霆双眼睁圆，眼中是不信：“你为什么不动手？你想死？”

萧晓道：“只有你杀才行。我只该死在一路风雷动手里。你不觉得这样挺好？”

他缓缓地倒下。

## 第十八卷 人算不如天算

### 第一章 计胜一筹

中州大侠邓飞很小心。

他明白有人想向他这七十万两银鞘下手。

既然一剑萧晓无功而退，难道就不会有别人？

他让手下的镖师在街买些米、菜，自带炊具，在客栈里也自做饮菜，不让别人有机会下毒。

他决心把这一次赈灾做完，因为他怀里还揣着三位师父的舍利子。

他让镖车慢慢行走，在到达川陕之前，一点点的疏忽就会丢失七十万两镖银。

趟子手们仍高呼：“狮子一吼，老虎大开口！”

中州大侠邓飞在冷笑。如果有谁来劫这趟镖，他一定要杀死那个人。

连大侠萧晓也被邓飞击败，还有谁敢来讨邓飞的便宜？

镖车正在大路上，趟子手正高喊镖号，镖师们正得意扬扬时，前面迎面来了三个人，这是三个女人。一个穿白，一身白衣素孝，风姿绰约；另一个一身红衣，妖冶无比，嘻嘻而笑；还有一个浑身黄裳，淡淡浅妆，另有一番风韵。镖师不认得三个女人。

“闪开！”

穿红衣的女人笑：“为什么要闪开？你们有车，我们也有车，你们的车多一点儿，咱们的车少一点儿。可你们的车小，咱们的车大，凭什么咱们要给你让路？”

从三个女人身后突然冲出来一辆马车。

这是一辆很讲究的马车，马车边有十几个大汉在护持。

马车里一阵哈哈大笑声。

随着笑声一落，马车的车棚叭叭都折倒，马车正中，赫然坐着一个人。

这人是裘独。

裘独身穿一件金丝银缕的袍子。这袍子左半边灿灿闪光，是用金丝织就，左袖口上有一个太阳；右半边是纯白银丝，袖口上有半片月亮，是一块暖玉嵌织而成。他威风凛凛，不怒而威，冷冷望定这些镖师，说道：“与这些人罗嗦什么？为什么不把邓飞找来？”邓飞看到了这些护持在裘独身边的人，虽然这些人都以纱遮面，但他能看出，这些人绝对都是江湖上的一流高手。

邓飞笑了：“莫非大名鼎鼎的金银帮也对这七十万两镖银有兴趣？”

裘独笑道：“为什么中州大侠能赈灾，金银帮就不能做一点好事？”

邓飞冷笑道：“这可就奇怪了，我从来没听说金银帮在江湖上做过什么好事。”

裘独道：“这一次要做了。我要用你这七十万两银子，去买几个人，让他们杀死我恨的人。你看，这是不是好事？”

邓飞冷笑道：“恐怕没那么容易。”

裘独身子一纵，人飞如鹤，轻轻落在地上：“为什么不试上一试？”邓飞慢慢跳下了马，静静地站在裘独面前。

裘独笑道：“你以为我会同你一刀一剑地比试？”

邓飞诧异了，不一刀一剑地比试，怎么试？

裘独道：“我知道你这个中州大侠，虽然你每一次的行踪都极诡异，但我知道你那些银子都是从哪里来的。”

邓飞道：“知道又怎么样？”

裘独道：“你每一次得手之后，把好的都留给你自己，每年的一百万两银子，只不过是你的残羹剩饭而已。”

邓飞道：“你知道不少。”

他的心里充满了杀机，他知道他应该杀死这个裘独，但他是不是能杀裘独？裘独身

边的这些人个个身手不凡。

裴独道：“我不知你怎么打算，但我也知道你不会耐烦年年做菩萨了，你也想弄个什么门派来，金银帮岂不是会很难受？”

邓飞道：“你怎么知道我会弄个什么门派？”

裴独道：“因为我知道，你那个山庄很大。”

邓飞默然，一个人如果有很大的山庄，是不是觉得它太冷凄了一点儿？如果想让它热闹，江湖上岂不是又该多出许多风波？

邓飞道：“你想怎么样？”

裴独道：“我想买你的七十万两银子。”

邓飞一愣。

谁知道这裴独有什么心思？他想买银子，用什么买邓飞的七十万两银子？银子也能用东西来买么？他究竟想用什么买邓飞的七十万两银子？

裴独道：“你欢喜珠宝，为什么不看看我要买你银子的东西？”就抬上来三只箱子。

玉珊瑚，高五尺四寸，形状奇特的玉珊瑚三株。

白如绝色纯玉，红如淡妆美女，艳如粲然赳霞。

这玉珊瑚一株已是难觅，三株同在，何处去寻？

邓飞看着，笑笑，摇头。他不喜欢这玉珊瑚。

裴独一挥手，大汉们抬下去这三只箱子。

又上来三个大汉，一个手捧一柄剑，一个手捧一只小小匣儿，另一个手中握着一件小小什物。

邓飞看着这一柄剑，一件匣儿，和那一个手中攥着不知何物的汉子，他有一点兴趣了。

邓飞明白一句话：金银望大，珠宝看小。



金子银两自是越大越好，可珠宝玉器很可能是越小越珍贵，越精致。

头一个大汉手中的这一柄剑是寒玉剑。大汉随手拔出剑来，剑边冷冷生寒风，他将剑一抖，用力刺在一辆辆镖车车木上，便见那车木边聚起一片寒气，渐渐冷凝成冰。

寒玉之剑，天下利器。

第二个大汉把那一匣儿打开，匣中是一件茧丝银甲，这是名动天下的韩家银甲，身着银甲，暗器利刃无伤。

这又是一件好宝物。

第三个大汉一展手掌，双掌中各有一物。

左掌里是一只冰蟾，这冰蟾通体银色，只有一双眼是红色的，浑身有隐然青青血脉不动。冰蟾解毒，可解江湖上暗器之毒，是武林中人人盼望的解毒至宝。这大汉右掌之中另有一玉，玉成五色，粲然夺目。

邓飞神色一振，道：“五色玉佩？”

裴独点点头。

这五色玉佩是练功人强身健体的一件宝物。据传人在睡觉之时，气血不能行动，酣息之睡，使人不能气血再行三十六周天，便把白日一日辛勤化去大半。如果不是这样，那人行功练气，岂不是一日千里？但人如睡觉，手里握这五色玉佩，便可使气血如白日正行功之时，行三十六周天，进境神速。

这三件都是不可多得之宝。

邓飞心里暗暗思忖，这裴独为什么要用这些珍宝“买”他的七十万两银子？

他问道：“不知裴帮主为什么肯舍弃这些珍宝？据我所知，裴帮主并不缺少这些黄白之物。”

裴独冷冷道：“这很简单，我只是不耐烦再看见你这人硬充善人那嘴脸，我看那假模假样就恶心。”

邓飞突然哈哈大笑。

“不知裘帮主要怎样买我这七十万两银子？”

裘独道：“四件宝物，邓大侠可以任选其二。”

邓飞心中一震。

这很公道，也很便宜，他要不要答应裘独？没了愁和尚淡和尚笑和尚三位师父，他为什么还要去赈灾？他已经赈灾了许多年，明年不赈灾，今年又何必赈灾？

他虽然向三位师父允诺，但三位师父已死，他又再向谁承诺？冰蟾可救命，五色玉佩可使他武功进境一日千里，那柄寒玉剑可以让他纵横天下，银甲可使他免受别人暗算，这几件宝物他都需要，他并不需要这七十万两银子。

邓飞道：“好！如果你用冰蟾和五色玉佩买我这七十万两银子，我就卖与你！”

狮虎镖局的镖师们心中震惊，这七十万两银子如果被用五色玉佩和那一只冰蟾“买”去，还用什么去赈灾？

众镖师看着邓飞，不知他这句话是真是假。但他们相信邓飞，中州大侠几次赈灾，遇到的风波自然不小，不知他这次又要用什么方法，让这金银帮受挫呢。

邓飞突然觉得胸前灼热，一阵刺痛。莫非是谁暗器射中了他？没人。

他向怀中摸去，灼热的是三位师父的舍利子，他慢慢掏出来一块舍利子。

这只是一块发臭的人骨殖，决不是什么舍利子。

邓飞脸色大变，他从怀里掏出口袋。

口袋里的舍利子都变成了带尸首恶气的骨殖。

邓飞忙把这些骨殖都扔在地上，这些骨殖气味恶臭，众人掩口不迭。

裘独认为邓飞在用毒，忙一挥手，车子及人都向后退去。

他们远远地看着邓飞。

恶臭之味突然没了。

邓飞道：“我把七十万两银子交给你了。”

他一挥手，让所有的趟子手，镖师都向后退去。

他真的决定用这七十万两银子买那五色玉佩和冰蟾？

有人突然出现在镖车面前。

这人衣着邈邈，左手持一木槌，右手拿一木梆。

邓飞问道：“你是谁？”

那人道：“更夫廷顺，下九流中的更夫廷顺。”

邓飞笑了：“下九流之中，有一个更夫徐不夜，哪有你这一号人物？你来做什么？”

更夫廷顺道：“要这七十万两银子顺顺当当去川陕赈灾。”

邓飞道：“你忘了，这些银子是我的……”

更夫廷顺笑了：“邓飞，你好大脸面。这一百万两银子，三十万两是狮吼镖局局主严复被你勒索弄去的。二十万两是你劫山西玉成银庄的，还有五十万两是你洗劫金家堡与天龙门的赃物。当然，你弄到的不止这一百万两……”

众镖师一愣，尽皆变色。

这人说得这么肯定，如果中州大侠所得的银两都是劫人钱财得来的，那他为什么要赈灾？看来这人的话不可信，但那人所说的山西玉成银庄、金家堡、天龙门三案，都是今年震惊天下的大案，做案人手段高强，不留一点儿痕迹，那做法与往年洗劫相同。这人言之凿凿，说得那么肯定，也让这些镖师怀疑。

邓飞突然哈哈大笑：“你说得再好，也没人相信。你见到过用命去抢人家银子的人，为的是要去救别人的灾荒么？”

众镖师齐声喝好，他们认定邓飞的话很对。

裘独笑了，他冷然面对着那个更夫廷顺。

“何必还戴着你这个面具？为什么不让人们看看你的真面目？”更夫廷顺慢慢的

摘下了他的面罩。

这是江湖上人人畏惧的人物，一路风雷动雷霆。

裴独并不意外，邓飞也不觉意外。

邓飞道：“一路风雷动，不是比什么更夫廷顺更威风么？何必要装那假模假样？”

雷霆道：“我忘了告诉你，雷霆如今也是下九流中的人物了，老三更夫廷顺。”

邓飞一笑。下九流算什么？他根本未把下九流看在眼里。

雷霆道：“如果你变了主意，我只好杀了你。”

邓飞一笑：“你以为我那么好杀？一剑萧晓也要杀我，可他走了。我可以杀死他，但我没杀他，因为他是一剑萧晓。如果你同我动手，我一定要杀死你！”

雷霆道：“你变了主意，我可以不杀你。”

邓飞道：“我本来可以改变主意，但你这一来，我可就拿定主意了，一定要把这七十万两银子卖了。”

雷霆道：“好！”

他慢慢走向邓飞。

“如果我杀了你，这七十万两银子由我负责，带去川陕赈灾，仍然以你中州大侠邓飞的名义去做，这事你可以放心。”

邓飞突然一阵子大笑：“如果你杀死我，仍用我的名义去赈灾，岂不很是好笑？”

雷霆静静地站在中州大侠邓飞面前。

邓飞慢慢抽出了他的剑，他的脸色很冷。他是不是想起了师父笑和尚的那句话，想他可能斗不过这个一路风雷动雷霆？

邓飞并不傻，他明白，如果他动手，裴独决不会让雷霆有杀死他的机会，即使雷霆杀死了他，也必然力竭，会被裴独的手下杀死。

这是他的好机会，他决不放弃这一次机会。

一旦他杀死雷霆，他就会成为天下第一人。

两个人跃跃欲试。

无风而舞，邓飞的衣袂飘飘，这是金刚八法的步势未出时的姿势。

雷霆浑身静止，连衣袖也不动一动。动则如一路风雷，不动则静如处子。

邓飞的手抖了一抖，很轻的一抖。这一抖没漏过雷霆的眼，这一抖也被裴独看在眼里。

他怕了么？

这时，在邓飞身后突然站出了一个人。

这人仍握着一柄扇子，脸上带笑，这人是莫雨。

莫雨向雷霆一揖：“雷叔叔，一向可好？”

雷霆冷冷地看着他。

他想问莫雨几句话，他想问梦姑怎么样，但他不能问。

莫雨笑了，莫雨看透了他的心意。

“梦姑病了，病得很重，恐怕这一次连那个神医叟也没什么办法了。”

雷霆心中一阵乱，他突然觉得心中一空。

没了范蔷儿，他就失去了他的一半，再没有了梦姑，他还有什么？梦姑病了？他为什么不去瞧梦姑？他还在这里做什么，他要看看他的女儿，坐在她的床前，望她一眼也好。

他低下了头。

“梦姑在哪里？”他声音喑哑。

莫雨很伤心：“她现在正在汴梁，在裴府楼上。”

他那样子，很象是个痴情公子。

雷霆在沉吟，他是不是该马上赶奔汴梁，去见一见他那病重的女儿？

有人在冷笑。

雷霆抬头，他看见了冷艳公主牟彩虹。

冷艳公主道：“如果你相信夜鹤莫雨的话，你就错了。夜鹤莫雨只会夜里去爬女人的窗子，他还会做什么？这样人的话你也信？”雷霆看着她，不知该相信谁的话。

冷艳公主道：“如果我告诉你，是夜鹤莫雨杀死了你的梦姑，而且在夜半三更一个人悄悄把她埋在园子里，你信不信？”

莫雨失色道：“你胡说！”

冷艳公主道：“有人见到了你埋尸体。”

夜鹤莫雨不自禁地看了一眼红梅。

红梅笑吟吟地看他。

雷霆心中一阵子悲愤。

他明白了，梦姑真的已死。

他在这世上已没有亲人了。

夜鹤莫雨仍想欺骗他，想在他与邓飞的一战中乱他心神，他一定要杀死夜鹤莫雨。可他现在要对付的不光是莫雨，有中州大侠邓飞，还有金银帮裘独，另外冷艳公主牟彩虹带人来，对他也不利。

## 第二章 杀鹤

没人能知道雷霆这时的复杂心情。

他突然明白，他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很多。

他能做到么？

他从来没怀疑过他自己的能力，可如今他真的在怀疑了，他只能尽力。

中州大侠邓飞杀败了一剑萧晓，他实在是雷霆的一个大敌。

两个人如果动手，将是一场惊人之战。

雷霆只能同他一搏，因为邓飞已经先动了，他剑芒攒动，已经向雷霆滚来。

剑带嘶嘶风响。

雷霆也纵身飞上。

这一击必然是石破天惊。

可邓飞的身子突然斜斜向一边飞去。

他落在夜鹤莫雨面前。

莫雨很快乐，他知道这一次雷霆恐怕要死定了，因为他的心已经乱了。他会在心里担忧梦姑，担忧他自己女儿的死。心中不定，高手争斗，必败无疑。如果雷霆死了，就使他少了一块心病。

他笑得正畅快。

一柄剑点在了他的眉心。

只有一点儿红。血从眉心冒出，一点点流在脸上。

他的脸上是惊讶，是不信。

他想起了他已经恢复了武功，他想起了他手里还有一柄可以射出十六枚扇骨的扇子，他只要一摠扇柄，十六枚扇骨就可以射向邓飞。但他已没有一点儿气力。他想说话，但说不出。

雷霆一扑扑空，落在地上。

他惊讶邓飞杀死夜鹤莫雨。

“你为什么杀死他？”

邓飞一笑：“我突然改变了主意，我替你杀死他，替你报了女儿之仇，你岂不是该感激我？我这七十万两银子就交给你了，你看好不好？”

邓飞身子一纵，人向路边飞去。

七十万两银子就这样交与了雷霆。

裘独笑了，笑得很快活：“雷霆，邓飞比你聪明。”

这七十万两银子送到川陕，是一件麻烦事儿，这麻烦事儿扔给雷霆，岂不更好？

红梅盯着夜鹤莫雨的尸体，竟无喜无嗔。

裘独在看着她。

“莫雨恢复了武功，但他决不是雷霆对手，也决不是一剑萧晓的对手，更不是中州大侠邓飞对手，所以他死了，你说，可惜不可惜？他自以为他聪明，所以他才死了，是不是？”

红梅望着裘独，无话可说。

裘独会说些什么？他知道些什么？

雷霆看着狮虎镖局的镖师、趟子手们。

他笑了，笑得很诚挚。

“不管谁来押镖，只要镖车向川陕走，是把银子送给川陕受灾之人，你们就会帮他，是不是？”

镖师们无话，他们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这个一路风雷动雷霆。

雷霆笑道：“这边是金银帮帮主裘独。这一边是冷艳公主牟彩虹。裘帮主想独吞这笔银子，用它去杀人。冷艳公主也想弄去这笔银子，替皇帝赈灾。我想，冷艳公主一定会帮我，因为你也不想让这笔银子落在金银帮手里，对不对？”

冷艳公主笑了：“雷大侠说得对极了。”

她身边的四个大汉也围住镖车。

裘独冷冷一笑：“谁说我想劫镖？我只不过是想买下这趟镖，你卖不卖它？”

雷霆摇摇头。

裘独笑了：“好。你既然不卖它，我又何必要买它？”



他一挥手，他的人都围在车边。

裘独的声音很冷：“红梅，把莫雨的尸体放在马上，走！”

金银帮的人都撤走了。

### 第三章 弄梅三影

裘独坐在他的居室。

他有许多密室，这里是川陕边境的金银帮分舵。

他在密室里已经坐了很久。

没人知道裘独已经手里握了十二年这块五色玉佩。

他的功夫精进，他的功夫绝不是一剑萧晓可以抵得住的，但他从来没出过手。

连金银帮的人都不知道这个帮主究竟有多深功力。

他在深思，在笑，笑得很阴沉。

一个女人走进他的密室。

这女人一身素衣，蛾眉紧蹙，人淡淡有一种闲愁，双眸如星，怨怨地看着裘独。

裘独冷笑。

“你来了？过来！”

女人走过去，轻轻地依偎在他怀里，长吁了一口气。

裘独从来不大接近女人，自从有了弄梅三影，他才知道女人千姿百态，各有异同。

这一个女人很淡，有一种轻轻的羞怯，一种类乎少女的羞怯。这羞怯更可以勾起裘独男人的欲望。

她静静地一言不发地盯着他看，看他象野兽一样忙碌。

裘独的声音很威严：“你为什么不说话？”

倚梅浅浅一笑：“不知道说什么。”

裴独道：“你应该有许多话可说，再给我出出主意啊。不然就讲讲你们弄梅三影同那个一剑萧晓的关系……”

倚梅心中吃惊，但脸上仍然是那浅浅的笑：“你都知道了？”裴独道：“为什么我不知道？”

倚梅一叹，依偎在裴独身上：“萧晓已经死了。再说，你也很需要我们，对不对？”

裴独看着这个女人，永远平静如水的女人，永远愁眉紧蹙的女人，这是一个愁美人。

倚梅没了萧晓，会更依附于他。弄梅三影，迷死江湖上一切男人的弄梅三影都依附于他，委身于他，他岂不是会很快活？

倚梅突然出手，她的手很快，摸向裴独的归阴、游魂、血阴、捉命、斩命、黑虎心，她一击中，裴独必死。

裴独已经来不及动手了，他眼睁睁地看着倚梅。

但他的脸上仍然在笑。

倚梅脸上升起了狰狞的笑意，她成了，她制住了这个金银帮的帮主。

她的手重重点在裴独的六大命穴上。

但裴独没动，人仍静静坐在她对面。

倚梅吃惊地望着他。

裴独冷笑道：“我忘了告诉你，我擅移穴动位，你如果要杀我，最好在我睡着了之后。你只要把我弄得昏昏沉沉，自然就有机会了。你不是个迷人的妖精么？”

裴独叭叭打了倚梅一顿耳光。

“来人！把她毒死！”

那人走上前来，去抓倚梅。

倚梅身子一动，人已突然飞起，扑向门口。

弄梅三影的轻功天下有名。

但她身前站着裘独。裘独一叹道：“这又何必？”

他出手如风，疾点倚梅的穴道。

笑梅一步一步走进密室。

一路笑声，脆脆快快地先飘进密室。

] “你又想我了么？倚梅不是来了么？她在哪里？”

裘独一笑道：“我已经不是齐宣王了，我只是齐宣王的儿子。”笑梅咯咯笑：“你已经受不住两个女人了么？不，你是金银帮帮主，你能受得住的，你可以和倚梅、红梅和我在一起欢度一个良宵。”

裘独摇了摇头：“不，我只要你。”

笑梅走到裘独身后，她话语轻轻，情意浓浓：“你喜欢听我笑，是不是？”

裘独说道：“不错，你为什么不好好笑一笑？”

笑梅就笑了。

没听过这样的女人笑，就不知道什么叫女人。

笑梅的笑先是很纯真，很欢快，象一个纯情少女在笑，在欣悦她的欢情；继而又笑得放肆，象一个已入成年的女人在享受她的欢乐；慢慢又变成一种激男人心血的荡笑，这笑让男人知道了女人的放纵，想同女人一样心血欢流。

裘独没等笑梅笑完，就抱住了她。

女人始终在笑，快活的呻吟也带笑。

笑迷了金银帮的帮主，他那脸上终于也有了一点儿笑。

笑梅咯咯笑问：“你把倚梅藏哪儿去了？你是不是让她又在哪里等你？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她那愁模样？”

裘独看定她，慢慢说道：“我毒死了她。”

笑梅一愣，随即又笑了：“想不到帮主会这么风趣。”

她在咯咯笑声之中动了杀机。

她的手摠住了裴独的大椎穴。

她笑得很得意，笑得千娇百媚：“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杀她？”

裴独一叹道：“因为她和你，还有红梅想杀死我。因为你们三个人本来是一剑萧晓的人……”

笑梅仍在笑：“你晚了，太晚了……”

她手下用力，她必然一击而使裴独瘫软，从此再也站不起来。但裴独竟然行若无事，慢慢把手放在她的大椎穴上。

笑梅的笑更妖冶：“你会移穴？”

裴独一叹道：“想不到在这时，你还会笑。”

笑梅仍笑道：“我不笑，难道要哭么？”

裴独的手一用力，笑梅就软软地瘫倒在地。

裴独仍坐在密室之内。

天已经晚了，他还在等谁？

一个红衣女人飘进了他的密室。

“你找我？你很少找我，你已经忘了我长得什么模样了吧？”女人身子一飘，去抚摸裴独的脸。

“没有女人，你会很寂寞。”

裴独一叹道：“有了女人，照样会很寂寞。”

女人一笑道：“有我在，你怎么会寂寞？”女人道：“有女人在的时候，不可以没有酒。你难道没有听人说过‘醇酒妇人这句话么？’”

裴独长吁道：“好，就喝酒。”

红梅把酒瓶放在桌上，这是一瓶上好的佳酿。

她只拿来了一只酒杯。

红梅笑道：“你难道没有同女人喝过酒？”

红梅狎浪地笑，她把酒噙在嘴里，又喂给裘独。

奇怪的是这酒滋味更好。

裘独喝得微醺：“你们弄梅三影只是三个妖精，迷死人的妖精。”红梅道：“不知帮主更喜欢我们三姐妹中的哪一个？”

裘独笑道：“都喜欢，弄梅三影，绝世佳人，我为什么不喜欢？”

他的手很重，很狂热。

裘独笑着问：“你是不是很喜欢莫雨？”

红梅淫笑着，摇摇头。

“夜鹤莫雨，在女人身上下的功夫比我多，你说对不对？”

红梅摇头不语。

裘独道：“他想成为金银帮的帮主，还答应你们弄梅三影，如果事成之后，让你们三个人做副帮主。”

红梅斟酒的手停住了。

她笑吟吟道：“这话听上去不错，可不知道他当不当得成帮主？他已经死了。”

裘独冷冷道：“莫雨死了，还有一剑萧晓，是不是？你们同一剑萧晓相亲相近，你以为我不知道么？”

红梅抬起头来，她醉酡了红颜，满脸是笑，醉意十足。

“是吗？谁和一剑萧晓相亲相近？”

裘独不语，他去抓酒杯。

红梅倏忽出掌，击向裘独。

裘独不动，似乎一无所知。

红梅的掌拍去，拍碎了一只酒杯。

裘独一回手，抓住了她的腕脉。这一抓疾似闪电。

红梅笑了：“我们都看错了你……”

裘独点好了灯，一个人提灯向内室走去。

这里是他每地出巡时的密室。

密室很暗，有几点灯光在闪烁。

椅子上，赫然坐着蜡人范蔷儿。

旁边的大床上，并排摆着倚梅、笑梅、红梅的三具尸体。

她们都面色苍白，静静地躺在那里。

裘独放下灯，他神情颓丧，象个垂暮老人。

“范蔷儿，范蔷儿，你是不是恨这三个女人？是她们勾引了我，是她们勾引了我啊……你是不是也喜欢我，你要是没有那个雷霆，一定会喜欢我。对不对？”

他冲上去，双手哆嗦着，要扼住范蔷儿的喉咙。

但他不能，他的手不敢碰那蜡人。那毕竟只是一个蜡人。

“范蔷儿，范蔷儿！”

裘独老泪纵横。

他又回头看那一张大床。在他的密室之内，总会有这么张大床，他时时同倚梅、笑梅，或者还有红梅在这大床上狎浪。他要让范蔷儿看着，亲眼看着他同女人在一起。没有范蔷儿，别的女人对他百依百顺，曲意奉迎。

如今，这三个女人都被他杀死了。

裘独的目光盯着这三个女人。

这三个女人都是绝世佳人。

他为什么要杀死她们？他为什么要杀死她们？

他应该让女人在怀里缠绵，他还去哪里找一个浅颦淡蹙的倚梅，一身素孝、飘然若仙的倚梅？哪里去找一个能淫荡欢笑、狎浪旖旎的笑梅？他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善解人意、偎依可人的红梅？他失神地看着三个女人：“我为什么要杀了你们？为什么？”

## 第四章 惊变

裘独很伤心，伤心倚梅三人的死，伤心不复再有可偎依亲热的女人。

他身后突然有人冷冷说道：“既然伤心，又何必如此绝情。你应该记住，对待女人，永远不该绝情的。因为世界上肚量最小的是女人，女人从来不肯饶恕绝情的男人。”

裘独一惊。

这是他的密室，是金银帮川陕分舵专为帮主设的密室，平日绝无人敢入内的。

这人是谁？

他慢慢回过头去，他看见了夜鹤莫雨。

夜鹤莫雨不是死了么？他怎么又出现在这里了？

裘独马上回身看三个女人，三个女人都一跃而起，两人拿住他的穴道，一个从他从怀里掏出冰蟾和五色玉佩。

倚梅仍然眉黛含愁。

笑梅仍是吟吟而笑。

红梅仍是妖冶放浪。

裘独很吃惊，他已经被制住了穴道。

“你们想怎么样？”

莫雨傲然一笑道：“也不想怎么样，就是想杀死你。”

裘独冷笑道：“你以为这金银帮主，谁都做得么？”

莫雨道：“我已经知道了你的财富，我把它们全掌握在手中，你说我做不做得这个

金银帮帮主？”

裘独冷冷一笑，他并不相信这个莫雨的鬼话。

倚梅看着他，那目光象看她要抛弃的情人。

红梅笑了：“要不要我告诉你那三十五处存放金银的地方？”裘独一叹道：“你们都知道了？”

莫雨很得意地盯着他。

莫雨笑了，笑得很得意。

“杀死他！”

他命令弄梅三影。

三个女人凑近裘独。

三个女人互相看看，她们决心杀死这个男人，因为他对弄梅三影很是绝情，她们要好好“服侍”他。

莫雨去坐在椅子上，他要好好看看裘独是怎样死在女人手里的。

倚梅凑近了裘独，笑梅也凑近了裘独，红梅也偎在他身边。

这三个女人也曾一齐偎在他身边，因为他是一个男人，一个威风凛凛的金银帮帮主。那时三个女人的依偎是曲意逢迎，如今三个女人虽然也情意殷殷的模样，但人人满身杀气。

倚梅仍然是眉尖紧蹙，她看定裘独道：“你该明白，风流乃是少年事，你已年近半百，何必枉学风流？你这么劳碌，头上又有了白发，我为你摘去那些白发，好不好？”

她的声音很温柔。

裘独未讲话，他知道他不必讲话。

倚梅的手很快，她倏忽出手，拈指如飞，转眼间便把裘独的两鬓拔光。

倚梅一叹道：“其实，拔光了鬓的男人更好看，你说是不是？”笑梅双手柔荑似蛇，



在裘独的肩头上滑动，她说话的声音也颤着笑：“裘帮主，你是不是不喜欢被人拔去鬓角啊？你如果不喜欢，就不该拔去你的鬓发，而应该用别的方法讨裘帮主喜欢啊。”

说完话，笑梅的笑声咯咯响起。

她双手成爪，一下下抓向裘独的肩头。

裘独动不得，马上沁出了冷汗。

笑梅双手执爪如鹰，一下下掐破了裘独的那件金丝银线的外衣，把他的肩头掐破，叨下一块块肉来，顿时血流起来，染得他前胸后背一片血渍。

裘独只是圆睁双眼，瞪着笑梅。

红梅道：“为什么不让我来侍候侍候帮主？”

她慢慢走上来，哗哗撕去裘独的这件金丝银线的衣服，把那块太阳金块一捏，捏成一块金饼，又把那块暖玉一掬撕下，揣起来，笑吟吟道：“帮主大富大贵，何必在身上挂金镶玉，这岂不是有点做作？”

红梅双手扳肩道：“弄梅三影同帮主情深恩重，红梅要好好报答帮主了。”

说完这话，红梅竟狠狠咬在裘独胸前。

这一咬把裘独的前胸咬成血迹斑斑。

裘独大叫一声，痛得张大了嘴。

红梅手指一挥，食指和中指钳住了裘独的舌尖。

裘独的脸上仍是淡漠的神色，只是很难受地张着口，合不拢他的嘴。

红梅道：“如果我这两根指头一用力，你岂不是马上就死掉？否则我轻轻一剪，你没了舌尖，那滋味肯定很不好受。你要不要试一试？”

裘独头一回明白，女人的心很歹毒，虽然她昨日还在锦衾之下和你柔情缱绻，今天她就会用刀子一刀一刀割碎了你。

他恨恨地盯住这三个女人，他是不是这时仍想着范蔷儿？他这时如果想起了范蔷

儿，他会恨她，还是仍有那么一缕缕的思念？

这里是他的密室，没有呼唤声，弄梅三影把他弄死，也不会有人进来。

他只好默默地死在这三个女人之手。

他没有一点儿机会。

他突然明白了，他天天勤练武功，夜里紧紧握着那一块五色玉佩，想在江湖上成为第一人，只是一场梦，一场转眼即逝的梦。

没有人可以救他。

莫雨突然一声喝叱：“谁，站出来！”

一个人慢慢从门边走出。

这是中州大侠邓飞，是那个把七十万两镖银一下子推给了雷霆，一走了之的中州大侠邓飞。

莫雨轻轻长吁：“是你？”

邓飞一笑道：“是我。”

倚梅、笑梅、红梅三人只好住手。

邓飞恍若不见这四个人，只是向裘独笑道：“裘帮主，你现在想做什么？”

裘独看定莫雨：“我只想宰了他！”

邓飞看看莫雨：“这小子狼心狗肺，别说让他做什么金银帮帮主，就是让他活下去，我也会很难受。我替你宰了他，你该怎么谢我？”

裘独冷冷道：“我为什么要谢你？”

邓飞道：“因为我给了你一个机会，让你可以同雷霆一较雌雄。你是不是很盼着这么做？”

裘独默然，他内心里是不是盼了二十年，想同这个雷霆一较雌雄？他为什么要放弃这个机会？范蕾儿死了，他活在这世上，多半是为了这个雷霆，他怎么会放弃它？

裴独道：“好！我答应你。”

邓飞大笑道：“我知道你会答应。”

莫雨不讲话，他知道他现在陷于困境。

邓飞盯住他，他要杀死莫雨。

莫雨无法抵得住他。

莫雨一吼道：“杀！”

他这一吼不光是对他自己，也是在喝令弄梅三影，喝令她们上前围杀邓飞。

但弄梅三影未动，老大倚梅不动，笑梅与红梅就凝立不动。

莫雨一挥折扇，击向邓飞。

莫雨已不是昔日的夜鹤莫雨，自从神医叟救治他，使他恢复武功之后，他的功夫精进了许多。

但他忘了他这一次面对的是邓飞。

他的折扇未等挥出，一柄剑疾如电射，直刺向他的心窝。

他只好回扇去击拨长剑。

邓飞的步法很怪，三步五步，就把莫雨击倒。

莫雨的臂膀上流血，他倒在地上不动了。

邓飞一剑刺去，想杀死他。

这时，莫雨的扇子一点，十六枚扇骨全射向邓飞。

邓飞剑已出，只好用左掌击出，击飞了几枚扇骨，但仍有三四枚扇骨射向他。

红梅突然身子一掠，人平平飞了过去。

四枚扇骨被她握在手里。

莫雨不相信他自己的眼睛。

弄梅三影不仅不帮他，反而帮这个中州大侠邓飞！

莫雨恨恨地骂：“淫妇！淫妇！”

红梅笑道：“你才知道么？你才知道我是淫妇？”

红梅随手一抛，三四枚扇骨射向莫雨。

莫雨倒在地上，躲过了三枚，一枚射在他肩头上。

邓飞看着红梅：“我不喜欢有人管我的闲事，你以为他那几枚扇骨会射中我？”

邓飞手一抖，剑向前飞出，剑发龙吟，直刺向莫雨，把他钉在墙边。

莫雨吼道：“你们这几个王八蛋，臭女……”

莫雨头一歪，死了。

邓飞看看裘独，说道：“我已经替你约了雷霆，明日正午，在听雨楼见。”

邓飞向外走去。

倚梅身影一飘，随他走出。

邓飞站住了：“你们为什么要跟着我？”

倚梅道：“你也许会需要我们。”

邓飞冷冷一笑，继续向前走。

笑梅道：“你以为我们没用？”

邓飞不语。

红梅走过去，扳住邓飞的肩：“难道你没听说过‘弄梅三影’的本事？你难道不想试试你做男人的本事？”

邓飞一笑道：“好，跟我走。”

## 第五章 听雨楼

听雨楼是一座很平常的楼，川陕境内有许多这样的楼。现在没雨，但楼上仍有许多人在小酌。

雷霆坐在楼上，等人。他在等裘独，等那个金银帮帮主裘独。他的心是不是很平静？他是不是在那遥远的汴梁城外，悬心思念着那一片悬崖之下的绿润之水，思念着那一个纯净如玉的女孩儿？他似乎又回到了同范蔷儿相见时那二十年前的日子。他要同裘独一战，他不在乎这一战，但他很在乎裘独。

听雨楼前来了一辆马车，这又是那辆很华贵的马车。

马车边有十个大汉，每个人都用面纱遮颜。

马车打开了车帘，从马车上走下来了裘独，那个穿着金丝银线织成的半边金黄半边纯白的衣裳。他的左袖口上嵌一块金，象太阳；右袖口上镶一片暖玉，象月亮。

裘独抬头看看这听雨楼，摇了摇头，似乎嫌这楼忒破旧了，他慢慢走上楼，站在雷霆面前。

他身边那十个大汉都肃然而立。

裘独看着雷霆。

他忽然想，二十年前，如果他不那么畏惧眼前这个男人，下定决心，远远离开他和他那个女人，他是不是会更快活，更幸运些？他那时为什么要答应雷霆？

他是害怕这个雷霆，还是因为他太喜欢那个范蔷儿了？

雷霆仍在斟酒，他重重说道：“好，你来了。”

他在等裘独，自从他看见那个蜡人儿范蔷儿，他就等这么一天，他是雷霆，他不是等得太久了？

裘独道：“你头一回等我，我可是天天等你，一等就等了二十年。”

他长吁了一口气。做为范蔷儿的丈夫，随时要等着听那更深灯残时的一声声雷吼似的长啸，他心中的滋味如何？

雷霆道：“你为什么不坐下喝一杯？”

裘独看看他：“我不会再同你喝酒。”

雷霆一叹道：“好，果然是大帮帮主风范！你要早就如此，我又何必当初？”

雷霆低下头。他也懊悔他当初那荒唐决定么？他也知道他那么做的结果悲惨至极么？

裘独冷冷道：“听雨楼中无雨可听，为什么不走出去？”

雷霆起身就走。

他从裘独身边那十个大汉中间走过，他视这十名大汉若无物。

雷霆与裘独相对。

雷霆二十年来没想到会有这一战；裘独二十年来天天想着梦着这一战。

他总是把这一战的结果想成自己倒在地上死去，想成范蕾儿流泪在一边看着他与雷霆一战。现在没了范蕾儿，他与雷霆终不免一战。

站在雷霆面前，裘独才明白，成立金银帮，杀死江湖上无数豪杰，杀死范蕾儿，这些都不能使他血热，只有这一战能使他热血沸腾！

十个大汉围住了雷霆。

只要裘独一声令下，他们会一齐扑向雷霆。

也许他该用这十个大汉去战雷霆？也许他要在雷霆同这十人血战之后，等雷霆精疲力竭时再出手？不，他决不让雷霆小瞧他！裘独望着雷霆：“我要用大摔碑手功夫同你一搏……”

他这句话是说，他决不用雷霆教他的双阳神掌功夫。

裘独缓缓走向雷霆。

他出手了！

真是静如处子，疾迅如豹。

裘独双掌直拍向雷霆，转眼之间，已一连递出五招。

这五招是“双手摔碑”、“回头挽斗”、“挽勾牵龟”、“蹬鹰搏豹”、“一箭入壶”。

雷霆连闪了五次，躲过了他这五招。

雷霆也很吃惊，他从来没想到，这个裘独的本事居然不弱于一剑萧晓。

裘独住手了：“你为什么不出手？”

雷霆一叹道：“我要让你五招。”

裘独恨恨地道：“让，让，你何必假惺惺？你让我这个，让我那个，实际上只不过是把我看成你的奴才就是了。雷霆，我告诉你，我决不是你的奴才……”

裘独又扑了上来。

这是一场好斗。

围观的大汉们目不转睛。

裘独的双掌凌厉，出手极为快捷，一掌更比一掌凶猛。他那大摔碑手功夫已臻化境，十个大汉看着，心中暗暗吃惊，尽管他们从来没见过这帮主的功夫，但他们心中是大大低估了裘独的本事。

雷霆仍未出手。

他想起了范蔷儿，想起了梦姑，心里一阵子酸楚。

他为什么要把她们母女俩交与裘独，他为什么要餐风饮露，东杀西奔？难道他不能和她们在一起，度一度那天伦之乐的好日子么？三年，二年，即或是一夏一秋也好。

他的肩头被裘独抓到了，裘独的手是大摔碑手！

他被裘独甩了出去。

雷霆在空中飞旋了三四个角力斗，才站住了。

他肩头上流血了。

裘独一声怒啸，吼道：“雷霆，你这个王八蛋，你这个活王八，你为什么不动手？你为什么不动手？你为什么不动手？你想让我宰了你吗？”雷霆看着裘独，裘独这时没了帮主那威风凛凛的气势，活象一匹怒豹。

雷霆想起范蔷儿。

一切都可饶恕，他决不该把她制成蜡人.....把她制成蜡人，那个睫毛也象蜡的人是一个死尸，是一个死了也不能安生的女人。那个女人是我的心肝，是我的一切。

雷霆低声一吼。

一路风雷动！

他向裘独冲去。

裘独总是在他自己那屈辱之中拼命领悟上乘武功，他一次又一次地想象他与雷霆的搏斗，但他那想象总也没这实际动手平淡，也没这动手惊险。他知道死神正渐渐地直走近他，正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抚摸着他的身躯。他明白，无论他有多大的进境，他也决不是雷霆的对手。他斗不过雷霆，他这一生用尽了气力也斗不过雷霆。

他终于被雷霆打倒在地。

裘独很坦然，他一口一口地咯血，双眼怒视着雷霆。

雷霆的双手距他的心口只有一尺，内力微吐，他便一命呜呼了。“杀死我！你为什么不杀死我？”

雷霆瞪眼看着这个男人。

他一次更比一次后悔，他当时只见过这个人向他低下头，低着头听他的吩咐那情景，他从来也没想过这人的头脑里天天蓄积着对他的仇恨，这仇恨竟积攒了二十年！

“我就是要把她制成蜡人。如果你死了，我也会把你制成蜡人，让你跪哭，让你伤心欲绝，象死了爹娘似的.....”

裘独恶毒地哈哈大笑。

雷霆为什么不杀死他？他为什么不杀死裘独？既然他那么仇恨他，为什么不马上宰了他？

雷霆的双眼中似乎有泪。



他轻轻说道：“你怎么做都行，你杀了她也并不奇怪，但你决不该让她变成那样……”

雷霆向他猛然出掌！

他决想不到，裴独比他更快。

裴独把一柄匕首刺进了自己的胸前。

裴独在笑：“我发誓，我决不让你杀死我，你这辈子杀不死我……”

他在喘着，他的眼里闪出恶毒的光来，这是仇恨，是能熔化一切的仇恨。

十个大汉围在周围，没一个人动手。

是他们知道他们绝不是雷霆的对手，还是他们听从了裴独的吩咐，不向雷霆动手？

雷霆看着裴独，这人做过江湖第一人美梦的金银帮主已经要死了。

裴独道：“你以为我是有意杀死她的么？我同她吵，我是一失手，掐……掐死了……她……”

裴独在笑，这笑是苦笑。

他是在笑他自己？还是在笑雷霆？

十个大汉都跪下来，跪在裴独的身边。

他们看都不看雷霆。

他们在痛悼裴独的死亡。

缓缓过来了那辆马车。

裴独的尸身被放在了那辆车上。

赶车人把车顺了过去，马车向汴梁方向慢慢驶去。

十个大汉要跟车而去。

雷霆慢慢说道：“野瓢道人，何必要遮着脸面？”

十个人之中的一人站住了，十个人都站住了。

这人扯下了面罩，果然是野瓢道人。

野瓢道人冷冷说道：“雷霆，我一命归你，待把裘帮主安葬好了，我随时会来找你，把这一条命送你.....”

另外九个人也把面罩扯下，让雷霆看到他们的真面目。

“雷霆，你记好了，十条性命，你早晚会收到。”

十个人转身而去，跟在那一辆华贵的马车后面。

雷霆呆呆地站在那里。

他喃喃自语道：“我为什么要你们的命，难道我是嗜杀如命的人么？难道我非杀人不可么？”没人回答他，只有他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那里。

## 第六章 虎狼同巢

雷霆不知道他在那鏖战之处站了多久。

天黑后，他才慢慢回到了客店，他还要把邓飞的那七十万两银子送到地方，要用邓飞的名义赈灾。

他的床上坐着一个人。

这人是邓飞。

邓飞的身前身后还有三个女人，这是三个很妖冶的女人。

这三个女人是弄梅三影。

邓飞左手搂着红梅，右手就着笑梅的纤纤玉手，在喝那醉人的女儿红。

邓飞看见他进了屋，就笑道：“看来你这人没多少福气，总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忙忙碌碌的，有什么好处？”

雷霆不语，他默默坐下。

他不愿意看见这个中州大侠，他厌恶这个邓飞。

但邓飞兴致很高，他让倚梅递给他一个酒杯，让红梅为雷霆斟酒。

邓飞向雷霆笑：“你是天下第一恶人，你喜欢美酒，还是喜欢女人？”

雷霆不语，他不愿意开口。

邓飞道：“我有一事拿不定主意，想请教你。你说做一个人人痛恨的恶人好呢？还是做一个人人喜欢的大好人好呢？”

雷霆不语，只是看着邓飞。

邓飞一叹道：“做一个好人不难，你看看我做了这么些年了。可惜江湖上没人怕我。江湖上谁最威风？自然是一路风雷动了，只要一提一路风雷动雷霆的名字，谁不害怕？所以我还是想做严人，要做江湖上第一大恶人。你说这好不好？”

雷霆端起杯来，一饮而尽。

邓飞又说道：“我找到了裘独的金银，又有我自己的，我振臂一呼，就有黑白道上的无数人会随我来。那时我可以成立一个比金银帮更气派，更威风的门派。如果你听我的，我就让你活下去；如果你不听我的，我就杀了你。慢慢江湖上就所有的门派唯我独尊，你说这样好不好？”

雷霆又为他自己斟酒。

他的手微微有些抖。

邓飞诧异道：“你的手为什么抖，而且抖得越来越厉害？你是不是在心里打主意，想杀死我？你可以杀死裘独，也可以杀死一剑萧晓，但你决不能杀死我。你杀死了我，江湖上的英雄们会找你报仇的，中州大侠岂是你随便杀的？”

邓飞哈哈大笑。

雷霆无语，他又为自己斟了一杯酒。

邓飞笑道：“你为什么自己为自己斟酒？岂不闻：美酒美妇，千杯不醉？你如果让美人为你倒酒，你一定会喝得更有味儿，一定会喝得更多。”

红梅袅袅走上来，风情万种，为雷霆斟酒。

雷霆的双眼只看着酒杯。

邓飞在笑：“你为什么不看一看美人？你该明白，最难消受美人恩。这女人正如前朝诗句‘回头一笑百媚生’。你不看看，怎么知道女人漂亮？”

雷霆仍不抬头。

邓飞道：“我知道，这三个女人比不上你那个干娇百媚的范蔷儿，可她被裘独杀死了，连尸体也制成了蜡人儿。蜡人儿终不如这美女鲜活，她们是热的……”

雷霆冷冷道：“住口！……”

邓飞笑道：“看来，你这人有情有义，是个忘情的情种呢。你为什么不好好看一看这三个女人？弄梅三影，倾国倾城；迷上男人，欲仙欲死啊。”

雷霆的手握成了拳头。

邓飞很悠闲，看着雷霆。他很快活，没人会象他这样戏弄雷霆。他不怕雷霆杀死他。

雷霆缓缓放下酒杯：“银子已经到了川陕，你自己去赈灾吧。”邓飞笑道：“我把银子交与你了，对不对？如果你不愿意管，我马上把银子收回来。反正我已经想好了，明年再也不赈什么灾了。明年不干，不如今年就不干，对不对？如果你不管，我马上把银子收回，我回去干我自己的事儿去，那样儿是不是更好？”

雷霆明白邓飞说的不是假话。

他早就不想干了，他为什么要用一百万两银子买那中州大侠的名声？他声名赫赫，不买已足，他又何必把银子撒给川陕灾民？

雷霆想起了他答应黑杀陆平的两件事，他不能让邓飞把银子收回去。

邓飞悠闲地说道：“如果你还干，就押着银子走，把它都发下去。你当然不会贪天之功了，一定会向川陕之人说这银子仍是中州大侠赈灾所用。我不用操心，又赈了灾，又不用花费自己的力气，这该有多好？”

雷霆起身向外走。

邓飞道：“如果你要酒，或者你想要女人，都可以回来找我。”雷霆站在院内。

他在想什么？

他盼着走回去么？他想起了他与绿草儿的绿润之约了么？

他只好把这七十万两银子——送至灾区。他从来没有那份闲心，他从来不愿意看别人那感恩戴德的脸面，不愿意看那闹哄哄的赈灾场面。

可他这一次不能不看，他不能不办这些杂事儿。

他身边站着一个女人。

这女人一身素孝，这是弄梅三影之中的老大倚梅。

她的声音怯怯的，但有几分真诚。

“你不该……不该把女人交给另外一个男人。女人情愿为你死，为你吃苦，但决不会情愿被抱在另一个男人怀里的。”

雷霆心一动，他明白这些，但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才明白，明白也晚了。

倚梅一叹，她象在叹范蔷儿的不幸。

“你为什么不说话，难道你不想她么？”

雷霆不语，因为这个眉尖紧蹙的女人说中了他的心事。

能说中男人心事的女人不讨人厌。

雷霆无语，他不愿让人直接说中他的心事。

“你为什么不走开？你以为邓飞会让你好好喝酒，让你稳稳当当地赈灾么？他——有机会，准会杀死你……”

雷霆道：“他没这个机会了。”

倚梅一叹道：“你刚才喝的酒中就有毒……”

雷霆不动。

他刚才喝了四杯酒，那酒不浊不变味，难道那醇香的女儿红竟是毒酒？

笑梅也站在他对面。

“那些酒可以毒死一千个人，要毒死你一路风雷动，也足够了。”红梅站在他身后。

“你为什么不回到屋子里去？邓飞已经走了，你就是被毒死，也得好好死在屋子里，对不对？”

雷霆一叹道：“说得对。”

雷霆慢慢走回屋子内。

他很目困，昏昏欲睡。

倚梅偎在他身边：“你是不是很想睡？”

雷霆点点头，他目困得厉害，脑袋隆隆地震响。

倚梅的脸上脸是淡淡的神色：“你为什么不睡？你一睡过去，再醒过来，就再也没烦恼了，为什么不好好睡一觉？”

雷霆的头很沉，一点点垂向倚梅，垂向白衣欺雪的倚梅身上。他要昏睡，从来没有这样疲惫过。

笑梅的手如尖尖玉笋，攥住了他的手，她轻轻抚摸着雷霆的手指：“你是江湖上第一高手？是不是？江湖上再也没有人能威胁到你的，你为什么不放心睡一觉？明天起来，好好地去赈灾，人家都会敬你……”

红梅披散了她的头发，把这一头垂瀑都流溅在雷霆脸上。

雷霆的眼皮如有千斤重。

三个女人缠绕着他。

这三个女人都很白皙，都很迷人。

他是不是该长吁一口气，好好地休息休息？

他想起了范蔷儿。范蔷儿已经是蜡人儿了，裘独说他也没想掐死范蔷儿，他是不是一时气愤失手掐死了她？那么说裘独也喜欢范蔷儿？他听了裘独这话是快活还是悲哀？

他是不是心里更气愤？

范蔷儿死了，梦姑也死了，他心里已无挂牵。他是不是该好好地放浪一次？

雷霆坐在床上，他的身体仍然坐得笔直。

他的眼皮几乎要闭上了。

他身后不远，站着一个邓飞，邓飞手里有剑。

邓飞握剑的手很稳定。他在等，等雷霆躺下去的那一瞬间。

邓飞相信，女人可以让雷霆躺下。因为雷霆是在为女人报仇的焦渴之中劳累他自己的，也只有女人可以让他放松。

一旦放松，他的死期就到了。

邓飞的话果然不错，这女人的身体是热的，雷霆已经在这温热之中昏然欲睡。

他象是回到了绿润，躺在那一张极舒服的石床上。

他身边坐着一个女人。

那女人是不是一个赤裸的女孩儿？她叫什么名字？

他渐渐闭上眼睛。

倚梅的手抚摸着雷霆的肩，她能感受到那一触而奔涌不止的强大内力，她在等待这内力沉睡。笑梅偎在雷霆的怀里，她已经触摸到了雷霆手太阴经、足太阳经脉的好几处穴道，但雷霆浑然不觉。他只要内息涌动，自然就护卫着他身上的要穴，随时可移穴动位，让别人无法点他的穴道。红梅靠在他背后，她暗暗吃惊，只要雷霆意念一动，一路风雷便会低低吼起，把她震飞出去。

她们用女人的手，用女人的身躯安抚雷霆，只要他一目困倦入睡，邓飞的剑就会刺向他的胸膛。

雷霆闭上了双眼。

他马上要睡了，他梦见了一个赤裸裸的女孩儿。

他想起来了，石床外是那悠闲游来游去的大鱼，还有那些慢慢摇曳不定的小草。那个依偎在他身边的女孩儿是谁？那女孩儿在呼唤他。

“绿草儿，绿草儿……你是绿草儿……”

雷霆睁开了眼。

他看见了一道剑光。

他看见了倚梅、笑梅、红梅三个女人，她们的手虽然仍在抚摸他，但身子都躲着避着，一道剑光从她们身边直刺向他！

雷霆猛然张口一啸……

邓飞知道他斗不过雷霆。

他从山庄走出时，三位师父就告诉他，他的剑法天下无敌，连一剑萧晓都不是他的对手，但他斗不过一路风雷动雷霆。

他那时并未在意，因为那时雷霆已失去武功。

可他现在知道，不杀死雷霆，他就会死在这人手里。

他已经找到了最好的时机，雷霆昏睡过去，这毒可以让雷霆两个时辰不能醒来。

用不着两个时辰，他只要一瞬间就可以杀死雷霆。

他的剑击刺向雷霆，这是全力一刺！

雷霆看见了剑尖，正刺向他的胸膛。

三个女人已经躺下，但她们的手象蛇一样缠住了他。

他已经无法躲避。

这时他猛吼了一声。

倚梅的身子飞了起来，剑芒伤了她，她叭地被震飞出去。笑梅的身子向后平平飞出，直摔在墙上，又重重地落在地上。红梅象被人当头一拳，象箭一样射向门口。

雷霆一张口，咬住了邓飞的剑尖。



邓飞的内力一阵阵逼去，内力如山似海，一阵阵涌向雷霆。

雷霆嘴里咬着剑，慢慢站了起来。

邓飞突然笑了：“你是不是不舍得我这一柄剑？好，我就送给你，好不好？”

邓飞竟然笑着，施施然双手抱肩，笑吟吟看着雷霆。

他这时真象是雷霆的生死之交。

雷霆叭地一吐，剑象一支急弦弓箭，直射向房门，钉在门上。剑柄洞穿门扇，剑尖在颤抖。红梅的脸吓得没了血色，定定地望着雷霆。

邓飞笑道：“你看，你一点儿也不怜香惜玉，把这三个美人都吓坏了，人家尽心尽意地服侍你，为什么你要把她们摔开？”

邓飞慢慢转身走到门口，用两根手指一夹，把剑拔了出来，提剑走了出去。

倚梅看着雷霆：“你要杀就杀，我决不皱一下眉头。”

她仍是眉尖紧蹙。

雷霆不语，他慢慢闭上了双眼。

倚梅看看笑梅，看看红梅，三个女人都站在雷霆面前，向他深施一礼，慢慢退了出去。

她们轻轻带上了房门。

客房内，只剩下了雷霆自己。

他静静地看着他的手指，手指都变成了黑色。

他把十个手指都捺在桌面上，桌面开始变黑，蚀成末末儿，最后蚀出了十个手指洞来。

他的手又慢慢放下了。

他去躺倒在床上。

远处响起鸡啼，天已经要大亮了。

尾声 绿涧

一个人慢慢走向悬崖。

这是个很瘦削的中年人。

他双目炯炯，站在悬崖边，望着下面的绿涧。

绿涧很深。

他在看着绿涧。

太阳正升起来，一点点爬过悬崖。

他望着绿涧水。

他不是很着急走下去么？他为什么又停在这儿不动了？是不是“近乡情更怯”？

他想起了那个女孩儿，那个让他不能被毒死的女孩儿，她赤裸着，象一条纯净的大鱼，她在笑，在等着他。

他突然大声念叨：“不对，不对，你十五，我四十二。永远是你是十五，我四十二……”

“你说什么不对？”

他回过了头。

他看见了那个女孩儿。

正是绿草儿，冲他调皮地笑。

他竟然有些局促，脸红了。

他是不是也变得象个孩子了？

她静静地望着他。

“你可要想好了，你一走下去，就再也不能上来了，只好天天陪我了……”

他的眼睛很亮：“我们跳下去？”

她扑来，抱住他，抱得很紧很紧。

“我说过，别人杀不死你，杀不死。只有我，才能杀死你，你说对不对？”

正是太阳照彻绿涧的那一时刻。

他望着绿涧水。

他能躲在绿涧，不再上来么？

野瓢道人要杀他，那十个江湖高手要为裘独报仇。

邓飞会找他，邓飞决不会让他过好日子的。

他看着绿草儿，大声说：“不管怎样，我决不会让你离开我，一步也不离开.....”

(全书完)